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宏皓
◎ 著

股坛风云

storm of the stock market

他，

体验世事炎凉，
曾经人上之人，
结果阶下之囚，
到底因何而起？

他，历经股海浮沉，曾经一夜暴富，结果瞬间覆灭，
究竟事出何因？

展股坛风云变幻，悟股海投资真谛，且看他留给我们的种种……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宏皓
◎
著

股坛风云



中国经济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股坛风云/宏皓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1

ISBN 978 - 7 - 5136 - 0006 - 4

I ①股… II ①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0793 号

责任编辑 吴航斌 赵静宜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任燕飞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5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0006 - 4/F · 8399

定 价 36.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68359418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12390)

服务热线:010-68344225 88386794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24
年少疯狂时代

万叔的“青帮”给我的震撼是十分巨大的，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不属于我以往所经历的事物，我估计万刚、万强和敬生当时也是和我一样的想法，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势力”这个词所代表的强大意义。没有势力，就只能任由别人宰割。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自己强大的势力。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明白了自己的人生将要走一段不平凡的路。几十年后叶凡乎这么回忆着。

第二章 25 ~47
巨大潜在商机

那个时代有很多让人搞不懂的东西。1976 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伟人走了，“文革”结束了，卖什么都开始赚钱了，东西一下变的紧缺起来，人们的钱也开始多起来。叶凡乎明白，他等的机会终于来了，1991 年秋，海北淮海路一栋大楼里，“商业投资海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

目 录
CONTENTS

第三章 49 ~57
股市初获暴利

“说老实话，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相信股票，这个事物是我们没有接触过的，大家都在犹豫，尤其是那些职工股漫天抛售，我们也不知道该不该抓住这次机会，还好，我们选对了，才有的今天。”叶凡平后来回忆到。A股的历史性机遇让叶凡平在资本市场尝到了甜头，他的财富积累在经商几年后开始了爆发式增长。

第四章 59 ~93
巧设连环局

“这个问题你不用知道，但是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虽然我们仅仅是生意上的伙伴，但是胡灵是我的女人，你这样做未免太过头了吧？”面对着惊慌失措的齐雨，万强心里一阵得意。

科技股“腾龙科技”自一月前被“万和”公司整体收购后，“万和”公司暗中虚炒股票，水涨船高的股票价格在42元的时候崩盘，股价狂泄不止，“万和”老总齐雨人间蒸发。

目 录
CONTENTS

第五章 95 ~116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扑……”，黄嵩倒在尸体上，黄嵩连滚带爬地后退，脚不停地乱蹬在尸体上面，尸体估计死的不久，原来蹦紧的肌肉忽然一下松弛开了，人也分开了。中间人的尸体翻了过来，双手间一个黑色的皮箱。黄嵩心里忽然“崩”地一下，他把手伸了出去，死命地把皮箱拽了出来，然后屁滚尿流地逃离了现场。发了后的黄嵩正好赶上了1988年A省建省，他和大多数淘金者一样，炒起了地皮。

第六章 117 ~130
军师加盟如虎添翼

“大同，跟我到海北去吧，你才40多岁，不晚”。临走的时候，黄嵩对罗大同说。

目 录
CONTENTS

第七章 131 ~149
养精蓄锐蓄势待发

“这个先冲锋的，就由我来做吧，可能我会失败，但是，总会有人接着我的脚步的。”黄嵩轻轻地说。“现在他们开始明显地公开反了，也就是我们出手的最好时机”。2001年的5月末，“宏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悄悄地在海北成立了，谁也不清楚这个公司，很多人仅仅当他是海北千千万万小公司的一个。某些人也愿意别人越不注意这个公司越好。

第八章 151 ~169
枪打出头之鸟

“耗子才刚出洞多远呢，你能这么快就出手吗，到时候我怕你还来不及伸手，他就一下窜回窝了。”叶凡平躺在巨大的藤床上，闭目养神道：“先让他有点甜头，慢慢地将他的大头资金引出来，完了再收拾他。

目 录

CONTENTS

第九章 171 ~194

遭人暗算过河拆桥

“火上浇油……火上浇油……完了，完了。”赵连新看着电脑屏幕，垂头丧气地说道。到此，赵连新想起巴菲特的一句话，“短期股市的预测是毒药，应该要把它们摆在最安全的地方，远离儿童以及那些在股市中的行为像小孩般幼稚的投资人。”

第十章 195 ~221

两兵相交明争暗斗

黄嵩站起了身，眼睛里流露出狡黠的光芒，伸出手对着坐着的叶凡平：“我欢迎你们的加入。”2001年沸沸扬扬的“新大地收购”事件看似以一个戏剧性的结尾结束了。叶凡平他们，还有那些旁观者，以及众多的投机者，都没有想到自己频频设局，到最后还是进了别人的局。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223 ~228
昔日朋友变敌人

“我和他们的友情早在1997年前就已经断了。”周敏生眼睛望着远方的风景：“有一句话真是很贴切，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共同利益。”

第十二章 229 ~236
长河危机全面爆发

国企害怕掉进长河的黑洞之中，叶凡平失去了翻盘的机会。
叶凡平三年前有一个梦想，45岁就正式退休到欧洲打猎，遗憾的是，45岁长河崩盘，他真的在45岁的时候成为穷光蛋。

第一章 年少疯狂时代

万叔的“青帮”给我的震撼是十分巨大的，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不属于我以往所经历的事物，我估计万刚、万强和敬生当时也是和我一样的想法，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势力”这个词所代表的强大意义。没有势力，就只能任由别人宰割。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自己强大的势力。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明白了自己的人生将要走一段不平凡的路。几十年后叶凡平这么回忆着。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公元 1968 年的中国，一个海滨城市——海北市，一个小女孩被几个男孩围着。

“哥，你在哪？”

叶万平穿着一身改小过的蓝色工人装，脚下套着一双胶凉鞋，头发扎成马尾辫，这是海北 60 年代普通人家孩童们的普遍装束。

此时的叶凡平，手中拿着一块砖头，身后跟着万刚、万强两兄弟，两人手中各自拿着一根木棍，正杀气腾腾地往里弄走着。这是 1968 年的海北，大多 14 至 20 岁的青年，那一批人，他们在接受“文革”前期的大洗礼后，打起铺盖卷，接受“再教育”。

此时的海北城，年龄层就好像一条鱼，无意地或者是刻意地被人为地一刀从中给切断，身子中最肥硕的一部分被拿走了，仅仅剩下鱼头和鱼尾，成了叶凡平这帮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孩子的乐园。

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看，凡平！就是他们刚才欺负你妹的！”万刚一步赶在叶凡平身前，万刚的眼尖，一眼就瞅见里弄距离他们二十多米那几个蹲在台阶上玩弄着叶凡平书包的小孩，还没等他回身，突然感觉有东西刷地一下从自己耳旁飞过，不用看也知道，那是叶凡平手中的砖头，砖头“啪”地一声砸在一个穿着蓝色海军条纹线挂衫的孩子的背上。“哇”伴随这一声哭腔，那帮小孩人作鸟散，“外来户崽子打人了！”孩童稚嫩的伴随着哭腔的声音响彻整个里弄，叶凡平咬了咬牙：“给我追！”三人朝着敌人们奔去。

叶凡平不是土生土长的海北人，他的母亲卢培媛原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的一名干事，随着“百万雄师过大江”，她跟部队来到了海北。本来他们解放了南京，解放了南京并且要随着大部队解放全中国的，可是后来转业留在了百废待兴的海北，支援了百废待兴海北的建设，卢培媛就在南市供销社当了一名普通的采购员，其他各个兄弟部门的战士们也被分配在了各种岗位上从事着最基本的工作。换一句话说：他们都是对国家有巨大贡献的。但是这些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他们仍旧若有若无地被海北的某些“土著”居民排挤着，叶凡平自打记事起，就没少为了这个“外来户崽子”的称号和别人打过架，除了万家这俩兄弟。他们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海北人，但是却天生好像和叶家兄妹俩就是要走到一起的，开始是叶家兄妹

俩保护着自己，后来变成是三个人保护一个人。今天叶凡平的这场架，仍旧是老调重弹：叶万平受了欺负，哥仨给她报仇去了。

叶万平再次看到叶凡平的时候，首先看见的是叶凡平手中拿着的她的书包，再次就看到了三张通红的笑脸，“呵呵，呵呵……”叶凡平三人就这么笑着，好长一会儿，万刚从叶凡平手中夺过书包，一步抢前走到叶万平跟前，“万平，给你书包”。

“哥，你们别再为我打架了，要是让妈知道了，又要骂你了”。叶万平对哥哥说。

叶凡平不以为然地道：“怕什么，回去挨骂也是自己妈骂，总好过在外面被别人欺负。”

万刚突然插话：“对呀对呀，要是我们三个连你一个也保护不了，那我们还怎么当你哥呀。”

“丢人，就你打的最狠。”叶万平羞万刚。

万强也说：“回去别告诉卢姨我们今天的事情，要不我们回去也少不了被我奶奶一顿说。”

万平说：“哦，知道了，不说就是了。”

叶凡平笑到：“这才对嘛，呵呵，走咱们回家去，”十几岁的孩童，情绪变化地快，刚才还经历了一场打架，转眼间就象没事一样，四人手拉手，一窝蜂地朝家的方向奔去。

叶凡平的家在南市的上里弄，一个典型的沪式弄堂，杂七杂八地住着几十户人家。正是晚饭时间，家家户户都一片忙腾。海北的房子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住宅，像这样老式的海北石库房子，旧式的阁楼式建筑，狭窄的楼梯和地板，没有厕所，一般都是几家和用一个厨房和水房，家家户户洗菜做饭，顺道唠唠家常，什么街坊里呀厂子里呀最近有什么新鲜事情之类的。也就是这个时候住在楼下人家能容忍你楼上走路脚步声，要不是这个时间段你要稍微重点走路，那迎接你的将会是楼下用拖布的木把当棍子咚，咚，咚，咚！的敲击着天棚，向你抗议的声音。

在那个相对物资匮乏的年代，几乎家家户户的菜式，不用看，闭上眼睛想也就是来来去去的那几样。

“凡平你今天又打架了吧？”叶朝荣往碗里夹了一筷子青菜，顿了一顿说：

“再这样下去不行，成天在外面惹是生非，别人怎么看咱们，一个老师连个孩子都管不好，怎么教育别人？”叶朝荣放下碗，摘下眼镜，从裤兜里掏出手帕，擦了擦眼镜，又顺道擦了擦脸。

卢培媛也说道：“你以后要是在外面惹事，你自己一个也就罢了，可每次都带上万刚万强他们，要是有什么意外，我看你怎么跟你万叔说去。”

叶凡平望着妹妹，万平一边往嘴里扒着饭，一边含糊不清地说：“哥，我什么也没说，我跟你一道回来的，你忘了？”叶凡平想想也是。卢培媛说：“就你那点破事，还没等你回到家门口呢，都传遍整个弄里了，还不长长记性。”

“老远就听见你们讲话了。其实凡平不错哦，知道保护自己妹妹，看来我让阿刚阿强和跟你们在一起这点对的了”。万大海掀开门上的竹帘走了进来，“老万呀，你要是再这么说他，他可就更野了。”卢培媛眼里含笑。

“哦，是老万呀，回来了？吃饭了么？坐哦。”叶朝荣连忙起身拉过一个小矮凳，屋子在多了一个人之后显得更狭小与局促，万大海就倚靠在门框旁坐了下来，接过叶朝荣递上的一支经济烟，掏出火柴，先给叶朝荣点上，然后再借着火柴屁股给自己点上，深吸了一口心事重重说道：“今天又送走一批，全是十四五岁到二十多岁的小青年，他们去的更远，去云南。叶老师，我就是想来问问你，要是一照这样下去，凡平还有我家阿刚和阿强是不是过几年也要走呀？我倒不是怕他们走，男孩子哪有赖在家的，我是担心要是按照我们送路的远近这个样子发展下去，那样到了他们走的时候就得比云南更远了，那会到哪里去呢？他们要是走了那么远，什么年头能回来一次呀？”

叶朝荣也沉默了，半晌才道：“这世道真是弄不懂，读了一个小学、中学就算是‘有知识了’，没有哪个朝代不让孩子们读书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干等了，兴许过个三五年的，可能会好点。”

卢培媛也说：“是呀，盼吧，兴许到时候能让他们当兵就送他们到部队去，到时候出来也不愁一碗饭吃。”

万大海也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到时候我找找人，把我家阿刚阿强弄进我们铁路去。虽然苦点累点，但是起码有口饭吃，不过我想两个人进去估计难哦，不过能进一个算一个的了。”

再下来就是一些闲话家常，还有万大海旅途上的一些新鲜事情。从六六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文化娱乐少地可怜，以前老海北最出名的“大世界”现在已经变成各种造反势力龙蛇混杂的居所。淮海路，这个全海北乃至全中国最繁荣的商业中心，也是宣扬新生活的中心。每个月的娱乐就是万大海回来的这寥寥几天所带回来的所见所闻，虽然在那个年代，全国各地的状况几乎都一样，但是相对于生活条件较好的海北人来说，外地的状况还是非常新鲜的，哪个地方饿死了人，哪个地方有发生逃荒的现象，都足以让叶凡平他们这些小孩子惊讶一阵。

叶凡平还记得他三年级的时候，一天他领着妹妹与万刚万强走过淮海路上的“老大昌食品商店”，与相隔不远的“哈尔滨食品厂”、“上海食品厂”门口前一样，黑压压的全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老大昌的门口，大大的喇叭声与时不时响起的“万岁”交织在一起，一个20来岁模样的青年正在往“老大昌”的门上贴着大字报。

万刚伸了身头，开口念到：“老……大……昌……为谁服务？老大昌为谁服务？！”

“屁话，为我们的肚皮服务呗！”万强接了口。

叶凡平说话了：“不对，老师说过的了，他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万刚纳闷了：“什么是资产阶级呀？”

万强说道：“谁上他那儿买蛋糕，谁就是资产阶级呗，哎呀不对，我早前还吃过一次老大昌呢，难不成我也成了资产阶级？”

“对呀，难道我们也成了资产阶级了？”小孩们都有吃过“老大昌”的糕点，所以他们有点百思不得其解。“要是毛爷爷也吃过老大昌，那他不是资产阶级了？”叶凡平心里这么想着。与正在“义正词严”地批判资产阶级的红卫兵大姐姐们相比，围观的孩子们却是一脸的茫然，他们实在弄不懂，“造”了“老大昌”的反，今后还会有好吃的奶油蛋糕吗？

没有人知道答案，就好像不远处的“淮中大楼”一样，门口的“淮中”两个字早已经没了，墙上通红的两个大字在太阳底下映出一片刺眼的光。

1970年8月的海北，13岁的叶凡平与12岁的万刚万强两兄弟正在漫无目的地走着，学校现在已经不是学校了，通常就是自习。教室里经常呼啦就冲进来一群红卫兵，押着一两个戴着高帽的老师。红卫兵先是大喊一通那些教条式的口号，然后就是程序式的，当着学生的面大讲一通他们自认为群情激昂的

话语，再下来就是对在场老师进行言语或者人身上的伤害。对这些，叶凡平由开始的惊诧，慢慢变成冷漠地旁观。叶凡平也没少和这些红卫兵们打架，其实不是为了老师，他就是觉得自己不打就会被别人看不起，他们谁也不亲近，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已经看过了太多的类似的经历，不想被别人当枪使。

“要做，我们就做大的。”这是万刚说的，叶凡平也这么认同。

进了家里的弄堂口，发现有一家人新迁了进来，斜对门的张奶奶前个星期过世了。以前叶凡平惹是生非的时候，张奶奶没少给家里告小状，叶凡平觉得像解开了枷锁似的。但是又回想张奶奶生前没少给他兄妹俩和万家兄弟俩好吃的，张奶奶故去的前一天还亲手给叶凡平做了他喜欢的小菜泡饭，回忆起种种，叶凡平眼眶红了。

那新迁来的人家果然是搬到了张奶奶的屋子，三五个人正在屋子里进进出出地忙碌，外边有七八个“革命派”模样的在监视着，叶凡平看的出来，这一家估计就是大人们口中经常提到的，犯了错误被打倒的现行反革命了。这段时间叶家的这个里弄陆陆续续有这样的人家迁入。

门口蹲着的一个小孩引起了万强的注意，小孩和叶凡平差不多的年纪，身上并没有穿着时下海北普遍的由工装改小了的所谓“儿童服”，也没有像叶凡平那样身穿由母亲转业后留下来的军装，而是穿着一件当时海北都少见的的确良衬衫，戴着一副眼镜，头发也梳理的整齐。

万强看了，不由得摸了摸自己的大光头，呵呵乐了。

叶凡平也乐了，他们哥仨都清一色大光头，这是家里为了让他们在外面淘的时候身上少蹭脏点而想到的法子，美其名曰凉快，其实是为了回来洗澡的时候省香皂。

一个四十来岁微胖的男人由叶凡平他们对面走过来，在门口监视的人中有一个迎了上去：“毛主席万岁！季同志你来了。”

男人点点头，故做严肃状：“大家辛苦了，打倒一切阶级敌人还需要靠大家的努力呀”。

叶凡平认得那个男人，他叫季大林，原先是在锻造厂一个默默无闻的车间主任。“文革”开始后，一跃成为这片区域冲的最响的“造反头子”，现在据说是海北革命委员会负责监管这片区域的头子。叶凡平看着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周天宇，你出来！”“造反派”中有人喊到。

一个穿着灰白中山装的男人从屋子里走出，躬腰驼背诚惶诚恐地走到季大林他们面前。之前和季大林寒暄的人对他说：“本区的负责人季大林同志来看看你，顺便登记一下，记得，随时到他那里报道，老老实实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

叫周天宇的男人估计是被批斗的怕了，恐慌地说：“是，是，我一定好好改造，争取宽大，争取宽大”。

季大林斜着眼睛上下打量着周天宇，突然问了一句：“你毛主席像章呢？怎么没戴！”

周天宇吓了一跳，环顾自身，发现确实没戴，好一阵子才回想起来：“哦，我刚才搬家的时候担心把像章弄丢了，所以搁起来，搁起来的了”。

“你连这样的事情都没有记住，谈什么好好改造！我看你是存心想和组织作对！你根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在季大林声色俱厉的话中，周天宇的腰弯的更低了。

在季大林滔滔不绝地长篇大论的时候，一直蹲在地上的小孩冲着他扬起了头。

“呸！”

季大林似乎被惊呆了，自打他革命以来还从来没有人敢当面对他这样，更不说是一个小孩了。

“妈的，小赤佬，不要命了你！”季大林扬起手欲打。

周天宇连忙用自己身体护住了小孩：“季委员，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儿子小孩子不懂事，您大人有大量，就饶过这一回吧，下次不敢了的”。

“怎么！还有下次？”

“不是不是，季委员，对不起对不起！”

在周天宇的身体护住下的小孩自始至终用眼睛瞪着季大林。也许是那两声“季委员”让季大林很受用，季大林也觉得自己的身份没有必要和一个小孩子纠缠太多，恰巧现在周天宇的家也搬完了，季大林又说了一些教条式的话，就和那些“造反派”扬长而去。

周天宇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才转过身子对自己的儿子说：“你还小，不要招惹他们，咱们家现在不一样的了”，说完叹了一口气，进屋子去了。

叶凡平突然觉得自己很喜欢这个小孩，他走上前去，那个小孩望着季大林
的背影，又来了一口：“呸！”

叶凡平问：“你叫什么名字？”

戴着眼镜的小孩扬起那倔强的头：“我叫周敬生”。

过了几天，叶凡平断断续续地从街坊邻居那里打听到了周家的一些情况。
周天宇原本是海北市委的，以前曾经做过某个重要领导的秘书，后来随着领导
出事，他也就被牵连了进来，从以前住的市委小楼搬到了南市这里，按照他这
个情况本来是要下放改造的。因为他的女人有病，再加上之前花钱使了门路，
就特批到了这里。

上里弄的居民对周家并不排挤，但是周天宇见人总是一副恐慌的样子，没
有事情就闷在屋子里写交代材料，照顾他的女人，除了做饭和上菜市场能和街
坊打个招呼以外，大家平时也没有什么交流。倒是他的儿子周敬生，第二天就
把自己的的确良衬衫换了下来，穿上了和里弄孩子一样的工装“儿童服”，这
让叶凡平和万刚万强觉得亲近了几分，大家三五日的相处也就都熟悉起来。只
是周敬生还是不肯随大流，把自己那梳的整齐的分头剃成像叶凡平他们那样的
光头，无所谓了。

就这样，四个人现在变成了五个。

8月的海北总是最炎热的。道边栽满了梧桐，知了在树梢上不停的叫着，
无论什么情景或者状况到来总得有些标志或者征兆，这就是夏天吧。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后，叶凡平在那高楼大厦云集的水泥森林里回忆起自己
的童年，总是忘记不了曾经那一片、或者已经消失了的绿。

刺辣辣的阳光穿过树梢，快把叶凡平的眼睛给晃晕了。

“啪”，叶凡平用手捂住了一只知了。

“给你”叶凡平掐掉了知了的翅膀，丢给妹妹，叶万平高兴地拿在手里把
玩着。

“凡平，找机会弄点钱去吧”，万强口里含着冰棒对坐在树上的叶凡平
说到。

“呵呵，能找钱的地方都想了，你还能指望哪里？”万刚仰身一吐，冰棒
棍子划着一道弧线，飞的倒是不远。

偷鸡摸狗，对于这群少年已经是家常便饭，不过他们居然行盗亦有道。贵



重的物什自然是不敢拿的。再说了，那个年代的人家，有一块手表都当宝贝的不得了，哪里还有什么贵重的家当。

周敬生忽然说到：“我倒是知道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叶凡平一听来了兴致：“在哪？”

周敬生说：“去倒是行，但是……”，周敬生抬眼瞅了瞅叶凡平。

“我怎么了？”叶凡平不满地叫到。

“你，算了，我们等下要是运气不好让人抓了起来，你经得住打？”万刚故意吓唬叶凡平：“是要关在黑黑的房子里面的。”

叶凡平对妹妹说：“万平你先回去吧，哥办点事情去，回来给你带好吃的”。

围墙跟前。

万刚抬起头，巨大的石库房子，斑驳的墙壁上成片披着如帘子般的爬山虎。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万刚问周敬生。

周敬生神秘地看了看四周：“进去就得了，别问那么多，赶紧的了，哪个先上？”

万强跃跃欲试状，叶凡平说：“我先进去，然后是敬生，他熟这里，万强手太重，就负责在外面把风”。想到上个礼拜就是因为万强，害的他们整整地追着跑了一整段8路车的距离，按他们的话说“妈的整整跑了6分钱”，偷的东西也丢了。想到这里，万强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万刚蹲下了身，他深吸一口气，转过脸朝叶凡平点了点头，叶凡平脚踏上了万刚的肩膀，万刚一咬牙，翘着屁股撑开双腿将叶凡平顶上去，万强在后面用背顶着万刚的屁股。

“能顶的住不？”叶凡平问身下的万刚。

“经不住我还叫什么“费布票”的！”万刚咬了咬牙。

“好了，敬生，轮到你了！”叶凡平小声招呼周敬生。

周敬生踩着叶凡平和万刚的肩膀爬上了气窗。

周敬生斜靠在窗沿上，轻手轻脚地用之前随身带的电工胶布仔细地把一块玻璃粘的严严实实的，回头看了看下面的叶凡平和万刚。叶凡平和万刚已经转过身闭上了眼睛。周敬生深吸了一口气，“垮嚓”的一声闷响，在周敬生用手

肘把粘着胶布的玻璃给干碎了的同时，万刚和叶凡平心里也“垮嚓”地激灵了一下。周敬生轻手轻脚地把碎玻璃卸下了，然后就猫着腰爬了进去。不一会，从里面垂下了一根比拇指略粗的窗帘绳。

当叶凡平和万刚适应了屋子里的光亮后，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老式的西洋自鸣钟、数量巨大的洋画、古董、布匹、瓷器堆满了硕大的房间。这个场景让叶凡平他们三人如阿里巴巴置身于四十大盗的藏宝洞一样。

“拿什么？”周敬生问：“我家估计还有东西在这里面呢”。

叶凡平舔了舔嘴唇：“大的东西我们拿不走，尽量找点小的，注意手轻点”。

三人开始四下分头找了起来。万刚费劲将身前的几个箱子挪开，“轻点！”叶凡平小声对万刚喊到。万刚轻手轻脚将箱子外面的封条揭开，遗憾地是箱子被锁上了，万刚满地找东西想撬开箱子。

角落里，万刚对着横七竖八的那些油画中的一幅发生了兴趣。那是一幅西洋妇女的人体画，画中的女人神情优雅地倚靠在红色丝绒的沙发上，眼睛好似望着远方。对于一个十一二岁情窦初开的少年，这个的确是太具吸引力了。万刚呆望着油画，一时迷了方向。

叶凡平回过头，看着呆立不动的万刚，随手从旁边拿了一只旧的尖头皮鞋扔了过去，把万刚从幻想中打了回来：“还不赶紧，楞什么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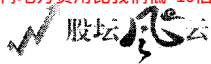
“有了！”叶凡平欣喜地低喊，万刚和周敬生连忙凑了过去。

金灿灿的戒指、耳环，银光闪闪的手镯，腻着羊脂的玉器，还有那镶着金边的烟斗……七零八落地散落在一个堆满了金质自鸣钟与剪了线的镶金嵌玉的电话机的箱子里。

万刚觉得自己快要兴奋地流鼻血，万刚将衬衣掖到裤子里，在满地找了一跟满是灰尘的绳子把自己的裤子给紧紧系住，连忙赶紧搜刮起来。

在周敬生和万刚拼命地搜寻着金饰和玉器的时候，叶凡平却被箱子旁的一扎书籍吸引了注意，那是一堆连环画。叶凡平解开了扎着书籍的绳子，细细地检阅每一本书，“申屠、石笋、石门开、戚继光、牧羊、黄河、济公、十兄弟、苏六郎、李鲤、浪子、阿凡提、西游记”叶凡平轻轻地念着书上面的名字。那一头万刚和周敬生已经将东西捡的差不多了。

“凡平走了，别看了。”万刚已经顺着绳子爬上了窗子，周敬生站在窗子



下焦急地喊着叶凡平。叶凡平匆忙中把衣服掖进裤子里，再捡了几本连环画塞进了衣服里，连忙跑了过去，顺着绳子开始往上爬。绳子上到一半的时候，叶凡平忽然脚下一打滑，窗子上的周敬生吓了一跳，“呀”的一声不由自主地叫了出来。

叶凡平垂在半空中双脚左右乱蹬，不小心一脚踢在了挨墙斜立着的一扎红旗上面，“哗啦，哗啦”红旗倒下的连锁反应引来一片巨大的声响，叶凡平没想到刚才还在骂万强坏事，现在反而轮到自已了。慌乱中叶凡平总算爬出了窗口，四人屁滚尿流地逃离了现场。

东西拿到“国旧”那里卖了，早脱手早好，连环画叶凡平留了下来，给了妹妹。

1972年秋天，向阳路口三五成群地蹲着十几个十三四岁模样的小孩，有男有女。

“看，有一个臭老九出来了”，一个十三四模样的小孩首先看见了从向阳路小学里出来的叶朝荣，呼啦一下，蹲在地上的那群孩子全都站了起来，一个小孩说：“我认得他，以前教语文的叶老师”。“呸”！为首的一个吐了一口：“什么老师，没听过最高指示吗？知识越多越反动！臭老九。”

当中有附和：“对，臭老九。”

叶朝荣故做镇静地推着他那辆老上海“永久”，低着头在小造反派的包围下慢慢地穿过街道。

又有人说：“向新，你得学你爸爸，要造反，造更大的反呀，今天不是好机会吗？”

为首的叫向新的跃跃欲试，忽然人群中有人说了一声：“可我听说这个臭老九好像是叶凡平的爸爸？”

“叶凡平？他可惹不起。”有人小声说到，“对呀，还有万刚万强，他们可真能下的了手的”。

人群中稀稀拉拉地有人退却：“要是真惹了他，以后咱们遛马路的话可得小心了。”

叶朝荣心里祈祷着这群小“瘟神”别再找他麻烦，但是他又不敢突然加快脚步，所以只有慢慢地走。叶朝荣的日子也慢慢地变得不好过了，在动乱中小学所受的冲击算是比较轻的，仅仅是停了课，每段时间到学校汇报材料而

已，还没有对他们这些小学老师造成什么具体而实际的伤害。在现今这个武斗频发的日子，叶朝荣对于这样的境遇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但是最近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支由刚小学毕业的学生组成的小“造反派”，为首就叫季向新，他爸就是季大林，有了他爸这个大树做依靠，小小年纪的他新近成了这个区的一个小“造反头子”。今天季向新刚想出个风头，但是一听“叶凡平”这个名字，他一下就有软了。

叶朝荣仍旧慢慢地走着，但是越走越远了。

“向新，难道就这么放过他？有你爸怕什么的，叶凡平能把你吃了？”小造反派中的几个女孩中有人这么喊道。

季向新不甘心在这群手下面前，尤其是女孩子面前丢了面子，看着渐渐远去的叶朝荣，忽然跺了跺脚：“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季向新一阵小跑冲到了叶朝荣面前，一手按住了叶朝荣的自行车，叶朝荣吃了一惊：“你，你要干什么？”

“我打你个臭老九！”季向新的手抡了下去。

雪亮眼镜店门前，叶凡平抬脚进了眼镜店，斜眼瞅了瞅店子里，只有一个30多岁模样的男售货员。他装作买东西的模样，走了上前：“叔叔好，我想买一个眼镜，你能拿给我看看吗？”

男售货员不冷不热地站了起来：“要多少度的？”

“400”，叶凡平努力装出一个天真的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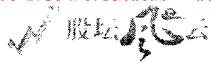
“没有现成的，得现磨哦。”男售货员说到。

“好的好的，谢谢叔叔了，我等。”就在售货员给叶凡平磨镜片的时候，万刚万强装作不认识叶凡平一般，也抬脚进了眼镜店。万刚万强左看看，右瞅瞅，其实他们暗中盯着那售货员的一举一动。

眼镜很快就磨好了，男售货员直接把镜片递给叶凡平：“看看，合适不？”

“谢谢叔叔。”叶凡平估计自己已经把一年的礼貌用语都用在今天了。叶凡平把镜片拿在手中比量了比量：“叔叔呀，没有镜框我也不知道和不合适呀，麻烦您帮我装上看看吧，谢谢叔叔您了。”叶凡平特意把“您”说的很重。

就在男售货员给叶凡平装镜框的同时，叶凡平故作警觉地朝万刚万强两兄弟看了一眼，故意压低了声音对男售货员说：“叔叔小心，他们不是好人”。



万刚万强仍旧在眼镜店里东摸西看的，的确这俩兄弟现在怎么看也不像个好人。经过叶凡平“善意”地提醒，男售货员对叶凡平放松了警惕，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万刚万强两兄弟身上。就在这个时候，周敬生也进了店里。

“叔叔，我看个眼镜，老花的。”周敬生说。

男售货员心里纳闷，叨咕了一句：“怎么今天都是小孩来买眼镜？”但是还是走到柜台的另一头，俯身下去给周敬生拿眼镜，就在他弯腰的时候，万刚万强也走到了周敬生这头，用身体挡住了男售货员的视线。

不用说也知道，叶凡平早就不见了。

海北的一天是伴随着呜呜——汽笛的声音，还有那叮——铛，叮——铛的马桶车的声音开始的。海北的人家一般都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把积了一夜的马桶拿到楼下弄堂边，等一下就有人推着包铁皮的敞口马桶车过来挨家挨户地收。然后就是那“刷——刷”的刷马桶的声音，妇女间相互问候的声音，不一会，各家各户的妇女就提着菜篮子，赶早市去了。苏州河畔，马桶车正在倾倒着粪便，过往的行人已经见怪不怪了，甚至连鼻子都懒得捂一下。也难怪，那么长的距离都是倒粪便的马桶车，你捂的过来吗。

早饭过后，季向新趁着母亲一个不注意，刷地一下就溜出了家门，今天他刚从家里的像框后面“拿”了几块钱。那是他爸爸私藏的，连他妈妈也不知道的。他今天都计划好了，先去买包烟“呼呼”，然后再去一次儿童公园旁的雪糕店，请大家吃一次冰棒，按照他老爸的话：“要善于团结”。

雪糕店已经能远远地望见了，出了弄堂口再过个路口就到了，但是季向新发觉自己今天吃的可能不是雪糕了，自己今天吃的可能是刀子。

因为他看见了叶凡平。

叶凡平就坐在弄堂口的石阶上，手中拿着一把牛角刀子，望着季向新，叶凡平忽然对他笑了一下。

季向新哆嗦了一下，扭头就往回跑。

“你妈B的！敢跑！”叶凡平连忙追了过去，两人就在上海的弄堂里穿梭着。季向新一边跑，一边用手扒拉着沿途他能够得着的物什，什么人家晒的衣服了，放在洗手池上的菜盆了。随着他俩的追逐，弄里骂声一片，季向新他才不管别人骂不骂他呢，只要能缓住一秒叶凡平这个瘟神也是好的。

眼看叶凡平越追越近了，季向新看见一户人家门外放着一个马桶，季向新

抄起来一个回身就朝叶凡平扔了过去。

“咻啦！”叶凡平扭身躲过了季向新踢过来的一个马桶，“奶西P的赤佬！”叶凡平骂了一句，还好马桶里装的是水，在上海哪个家庭的妇女要是早上倒了马桶不赶紧刷干净再冲上水，是要遭街坊骂“懒婆娘”的。

两人追逐着穿过了一片国营市场，也引来了身后一片骂声与无数的烂西红柿、菜皮，就差那国营饮食店里的阳春面没飞过来一碗了，海北人舍不得。

季向新快要冲出弄堂口了，忽然斜里伸出一只脚，把他绊了个狗吃屎，当季向新再转过身来的时候，他看见了四张脸，叶凡平，周敬生，还有万刚万强。

“你还跑呀！”记不得是谁说的了，季向心被那把牛角刀子反射的太阳光晃住了眼睛。

季向新绝望地捂住了自己的脸。

季向新的事情闹大了。把造反委员季大林的儿子扎了那可是了不得的了。季大林带着一群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奔到了叶凡平的家。

叶朝荣拦住了手拿菜刀欲冲出门和季大林拼命的叶凡平，平静地带上了门，“一切都是我让他干的”。

季大林说：“把叶凡平交出来！”

季大林手下的造反派中有人欲上前推开叶家的门，没想到叶朝荣突然一拳就把他给打倒在地上，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叶朝荣瞪着通红的眼睛：“我干的事情我一个人承担，要是今天谁敢开这个门，我就和他拼命！”

季大林没有想到平时看来老实巴交的叶朝荣今天有这么大的火气，季大林顿了顿：“你现在和我们到委员会走一趟”。

卢培媛蹬着车子刚进弄堂口，就已经听说自己家叶朝荣让革命委员会的人带走了，卢培媛楞了一下，随即瘫在了地上。

两个多月过去了，钱也使了，门路也跑了，但是叶朝荣的事情仍旧没有个准信儿，期间“造反派”来过叶家好几次，翻箱倒柜地找了一些东西。待卢培媛整理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一对陪嫁的银镯没了踪影，还有一块“红旗”手表。过了不久，来叶家抄家的几个“造反派”的家莫名其妙地就失了火，季大林满南市挨家挨户地找人，最后也不了了之。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干的，但

是也都隐隐约约感觉到是谁干的，可是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呀，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造反派”得罪的人又不止叶家一家。

叶朝荣最后判了六年，主因不是他的儿子叶凡平扎了季大林的儿子季向新的那一刀，而是查出来叶朝荣居然在旧社会国民党上海政府干过文书。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典型的潜伏特务，所以理顺成章地发配到了新疆，季大林也因为发现了潜伏通敌的特务而被记了一大功。这个又成了他今后炫耀的资本。

叶朝荣临走的时候，卢培媛去看了他一次，叶朝荣对卢培媛说：“我们离婚吧，免得你们受牵连。”

在当时的海北而言，离婚率是极低的，当时有家室的中年人，即便在婚姻上因性格志趣、经济家务、习性情感等出现了裂痕，也是绝对不敢迈出离婚这一步的。因为整个社会在道德层面上，对“离婚”持强烈的负面评价（当时的书报极力宣传“美帝”、“苏修”的离婚率高，以证实“生活腐朽”）。个人的离婚理由一旦公开提出，立即就会被贴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标签，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前途。只得以放弃撞开离婚大门为代价，来认同、维护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伦理裁判所”的权威。

但是卢培媛的这次离婚却是被海北文革委员会高度赞扬的，因为按文革委员会的话说“卢培媛在当时不知情的情况下和潜伏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结合，但是在国民党特务叶朝荣身份败露后第一个站出来和他划清了界线，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也是由于这样，卢培媛在供销社的工作得以保留。

这一年这个弄堂里有诸多的不顺，先是叶朝荣被判了刑；接着周敬生的母亲最终没有扛过冬天，肝病走的。出殡的那天，大家都去了，叶凡平第一次在阳光底下清楚地看了敬生的母亲。那是一个三十七八岁左右的女人，虽然已经被肝病折磨的不成了样子，但是从蜡黄的脸上看的出，她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一个美人。周天宇并没有过多的悲哀，“病了这么久了，玉芬她也是想走吧，这也是个解脱……”周天宇是这么说的。“玉芬”是周敬生妈妈的名字，叶凡平也是第一次听到。

叶凡平没有体会出“解脱”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叶凡平望着周敬生，周敬生没有哭。

过了年，周天宇由于老婆去世，失去了留海北的借口，也被下放了。周家就剩下周敬生一个，虽然有委员会每个月定期发放生活费，但是毕竟是个十五

岁的孩子，所以卢培媛就叫周敬生来家里搭了伙。紧接着，万刚万强的奶奶又于年初走了。万大海老跑铁路，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加上铁路局离的又远，虽然万大海有个姐姐住在海北，可是万刚万强要是跟过去的话，这个家也就不像个家了。二来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万大海大姐那里自己还顾不过来，哪里还能容纳下万刚万强俩兄弟，万刚万强也不愿和叶凡平他们分开，于是叶家一下多了3个人。

1973年9月的海北，天气却那么炎热，叶凡平穿着一个小裤头躺在床上，虽然他极力想自己睡个好午觉，但是炎热的天气还是让他拿着扇子一顿猛扇。叶万平就那么挨着叶凡平床头左边坐着，一个人扇扇子，两个人凉快，兄妹俩有一搭没一搭的交谈着。狭小的弄堂道没有一点风透进来，今天外面的下水道又堵了，散发着一阵阵气味。门自然是不能开了的。

“万刚万强他们去他姑妈家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呀？”叶万平问到。

叶凡平说：“他们和万叔一起去的，少不了要在那里吃饭，敬生也没去过那里，自然要留的久一点了，晚上应该能回来了，到时候就有鱼汤喝了。”

叶万平说：“早知道咱们也一起跟过去得了，也在那里吃饭嘛。”

叶凡平笑了：“你、我，万叔家三个人再加上敬生，一共六个，咱们这不是去吃饭，而是鬼子进村了”。一番话说的叶万平也笑了。

1973年的海北，仍旧是配给制的天下，一切的生活用品都要凭票供应。那时的人思想也是单纯，人已经是缺乏营养了，可是面对着滔滔的大江，却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捕鱼来改善改善。其实大家不是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大家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饿一点倒不要紧，怕的是那句话：有小资产阶级倾向。

这和后来全国对海北人的评价倒是有些不谋而和，几十年后的叶凡平也想不通，到底是海北人骨子里带有小资的情结呢，还是海北人对“文革”十年所留下的遗憾的一种补偿呢？无论是先天情结或者是后天对遗憾的强加，这些在几十年以后都已经顺其自然了。

当时只有家住郊县的可以在政策的眼皮底下偷偷摸摸地捕一些鱼，改善改善，万大海的姐姐家就是这样的类型。

外面忽然闹哄哄的，叶万平透过门缝往外看，人影走马灯似地闪过，叶凡平把门插上后对妹妹说：“你自己好好在家里待着，我出去看看。”

当叶凡平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广场的时候，那里已经黑鸦鸦地聚集了不知

是几百人还是几千人。叶凡平爬上旁边的一棵树，居高临下地朝人群里望去。

看到那个为首的抬起头，叶凡平终于看清楚了他的脸，那是季大林。

叶凡平脑子里嗡的一下清醒了，他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季大林要借机报仇了，他慢慢地溜下了树，在离开之前，季大林最后的一句话他还是听了个分明“我们还要杀一儆百！要拿出“造反”气势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先是赵学刚，然后是钱松林，对了，还有那家姓叶的臭老九的一对狗崽子！我们统统要让他们好看。”

铺天盖地的口号中，叶凡平也似地逃离了这片灰蓝色的海洋，他回头望的最后一眼，那灰蓝色似乎又变成了红色的。

“我看他们敢！”万大海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卢培媛飘忽不定的眼光在屋子里游荡，万刚万强靠门坐着，叶凡平坐在床上，周敬生在楼道外望着风。

“妈，我害怕”，叶万平说，卢培媛一把把叶万平搂在怀里：“别怕，有妈呢，再怎么的还有你万伯呢。”

万刚万强也说道：“对，再怎么的还有我们呢，要是他们敢来，我们让他们好看。”

卢培媛对万大海说：“海哥，我们在明，他们在暗，怕不好防备，而且我又经常出去跑采购，万一有个闪失……”

万大海倒是不慌乱：“他们要来我估计会来明的，小万平不是没课了吗，那我就连夜送她到我大姐家去，我姐家住海东，他们估计找不到，凡平就带到我们铁路局去，我估计他还不至于敢到那里明目张胆的抢人。”

卢培媛说：“现今也只有这个法子了，敬生呀，你进来。”待周敬生进了门，卢培媛各自跟大家嘱咐了一遍，然后大家分头回去收拾，一夜无话。

叶凡平已经在铁路局宿舍住了一个多月了，听人带过来的话说南市那里还是找的紧，不由得为母亲和自己的兄弟们担心。

今天听说北京有一批“红卫兵”串联到了海北，和海北某个“造反势力”接洽了，打破了海北武斗组织势力的均衡，海北两大“造反势力”明后天要在南京东路和淮海东路那里举行一次最大的武斗，南市这里的据说在季大林的带领下七七八八去了不少参加动员会的，叶凡平打算冒一次险。

晚上一两点的时光叶凡平偷偷地回了家，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从家里窗口中渗了出来，叶凡平知道，那是母亲又在通宵地给别人织毛衣了。织一件6块的

手工费，在当时已经是极高的报酬，叶朝荣走的时候给家里留下了90多块钱的债务，虽然离了婚，但是嘱咐过的是一定要还的。

叶凡平敲了敲门，里面警觉地传来卢培媛的声音：“哪个？”

“妈，是我。”卢培媛连忙起身打开了门：“你怎么突然跑回来了？”

叶凡平道：“不放心你，回来看看，家里怎么样？”

卢培媛说：“基本就这么过，你妹妹在海东那里，过的还习惯，万强前天还给我送来鱼，我白天跑采购，晚上就这样打毛衣过。”

母子两人谈论着家常，忽然门口传来声音，万刚万强进了门，不一会儿万刚去把周敬生也叫了过来。大家就这么想着对策，想了好一阵子也没有想出一个好法子，约定明天一起送叶凡平回去，就各自都散去了，叶凡平就在家睡下了。

早晨，卢培媛早早地就起了床，看着还在熟睡的儿子，16岁的叶凡平已经长的颇为高大，但就是极瘦。回想去年5月的时候叶凡平和周敬生相互比赛谁更瘦一点，叶凡平居然能用自己的双手箍住自己的腰。再回想过年的时候，一两多一把的粉子，叶凡平居然连吃了6把，卢培媛不由的眼圈一红。她轻轻地带上了门，好让自己的儿子多睡一会儿。

叶凡平没有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背，回家的时候没有出问题，但是回铁路局的时候他们四个人居然碰上了季大林。季大林被一群人拥着，有一个“造反派”手里拿着一面红布做的旗子，上面有几个大字，隐约可以看出“××革命先锋队”，叶凡平看的出，绝对不是南市的東西。

胜利归来的季大林也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遇见叶凡平他们，季大林感觉自己最近有点鸿运当头，“给我抓住他们!!”季大林狂叫着，他身后人群涌动。叶凡平他们飞也似地逃着。

“当时的感觉就好像快要死一样，我们只能够拼命地跑，拼命地跑，连转过身回望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一直就那么跑着，直至最后看见了铁路局大门上那个高耸的火炬标志，我们的心才稍微安定了一点，待跑进了铁路局，等我们在职工宿舍楼下坐定的时候，才感觉到身体里憋了许久的汗水刷刷地从我们每个毛孔里哗哗地流出来。”叶凡平后来回忆到。

不知是从七八年开始，原来瘫痪的铁路陆续地开始恢复正常，军队也派人进驻火车主要站点，万大海的铁路局这里据说就不下一个排。好不容易进了铁

路局，但是叶凡平他们却感觉不到任何轻松的感觉，门口的两个站岗的士兵估计是不能让季大林他们进来的，但是叶凡平他们也出不去。

夜已经深了，南市的“造反派”在铁路局前面点燃了几个大火堆，人三三两两地躺在从墙上撕下的大字报上面。铁路局的办公室里，万大海正激烈地和几个人争吵着。

万大海说：“真的是不能把他们送出去呀！”

铁路局的领导说：“但是外面已经把这里全包围了，他们能逃到哪里去？我觉得还是不要闹的太大，我们先和外面的人商量商量总是可以的吧。”

“商量？要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一个穿军服的人说。

一个穿着黑蓝色中山装的干部对万大海说：“老万师傅，情况现在就是这样，“海北革命委员会”的人来电话了，我们这是在窝藏资产阶级的余孽呀。”

万大海对着他吼着：“什么资产阶级的余孽？我听不懂，我只知道他们是我从小看到大的，绝对不会去干伤天害理，反对组织的勾当！”

一个军装模样的人说：“关键现在是“海北革命委员会”做的决定，是不是资产阶级余孽得经过他们定夺，叫叶凡平的是以前国民党反动派潜伏在大陆的特务的孩子，叫周敬生的父亲现在正在接受改造……”

没等他说完，万大海就打断了他的话：“那你的意思是要我们把这两个孩子交出去，让他们去送死？”

“怎么是去送死呢？万师傅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不利于团结的。我们只是让他们去革命委员会交代清楚问题。”

万大海说：“狗屁，交代什么问题，几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能有什么问题？”

铁路局的领导也说话了：“万师傅，我们能体谅你的心情，但是现在外面的季大林是刚刚受到过“海北革命委员会”最高领导接见的，目前算的上是海北红极一时的人物，现在恐怕我们不能担这个责任呀。”

“孩子们没有做错什么！”

“关键不是说他们做的对与错，对错也不是由我们来分辨与决定的，我们一个铁路局不可能和海北文革委员会对着干呀，万师傅希望你能体谅我们的心情。”

万大海说：“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和外面的那帮人是一路货色，到了关键

的时候靠不了你们。”

穿中山装的男子不乐意了：“万师傅你这是说哪儿去了，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对他们负责，我们是要对整个铁路局负责，出了问题，干扰了铁路组织工作计划和正常的工作秩序，我们是要负绝对责任的。”

万大海软了下去，半晌屋里没有人说话，他们在等着万大海的决定，最后万大海咬了咬牙，下定决心似的说：“我出去想办法，你们能不能让他们留在这里几天，你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四人交耳商量了一阵，铁路局领导发话了：“我们最多留他们三天”。万大海甩手出了门，身后传来一阵骂声。

三天了，叶凡平已经三天没有看见万大海了，他们四个现在被软禁在一间小屋里，饭是定时有人送的。到了第四天上午，铁路局有人来通知叶凡平他们，说万大海交代偷偷带他们离开。

顺着铁路走了不远，来到一个三岔口，领路的人对叶凡平说往西走就可以了，不过万刚万强要跟他回铁路局去。

“为什么？”万刚问。

“没什么，就是你爸爸这么说的。”领路的人说。

万刚万强执意要和叶凡平、周敬生他们走，领路的人没办法，只有自己回去了。

走了不远，叶凡平就看见了季大林。

叶凡平终于明白，所谓的偷带他们离开，其实是铁路局给他们设下的一个弃卒保车的圈套。

“我们被骗了？”周敬生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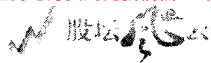
叶凡平恨恨地说：“万叔根本没有交代让我们离开，我们今天被他们骗了。”

“跑呀！”叶凡平猛地喊了一声。四个人按着原路跑了回去。

“给我追！”季大林低声吼到。

才刚跑到一半路程，叶凡平就远远地发现在他们前面早已被埋伏了的季大林的人将他们回去的道路给封死了，叶凡平四人慌不择路地跑进了一条巷子里。到了这个时候叶凡平他们才发觉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

面对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叶凡平感觉到一阵绝望，汗早已经渗透了衣裳，



万刚、万强、周敬生也比叶凡平好不了多少。他们四个人就这样背靠着背，在这样的10月，此刻从彼此的身体上感受到的却是阵阵寒意。

季大林狞笑着：“四个，今天赚到了。”慢慢圈子开始越来越扩大，叶凡平正纳闷间，忽然人群中有人冲出，手里提着一个铝桶。两股液体从左右两个方向洒向叶凡平四人，顷刻间把他们浇的像落汤鸡一样，一股浓烈的气味直冲鼻腔，叶凡平闻出来了，那是煤油。

煤油一滴滴地从头发上淌下，淌进眼睛里，叶凡平感到很难受，但是他不敢用衣服擦擦脸，他担心兴许这么一擦的同时就有一根点着的火柴飞过来，顷刻之间将他们四人化为焦炭。

“给我烧！”季大林面目抽搐了一下。

“啊”的一声惨叫。

叶凡平条件反射地看了身边的三人，没有一个身上着火呀？

“啊！”又是一声，那个声音好像是从人群背后发出的，叶凡平看见此时的人群开始乱了，叶凡平喊到：“冲过去呀，冲进人里面他们就不敢点火了！”四人很有默契地就往季大林方向奔了去。季大林慌乱地向后退去，慌不择路地努力拨开人群，要找一条逃生之路，当季大林冲过人群的时候，却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

十来个蒙着脸，身着黑色短衫，脚蹬黑布鞋的人手里拿着斧头、菜刀、铁棍甚至还有火药砂枪，在穿着工装的人群里砍杀，血光四溅，触目惊心。

海北好像又回到了那个三四十年代的冒险家的乐园——那个充斥着黑色中式长褂、礼帽、身着旗袍的女人、美酒、毒品、斧头、手枪的世界。

那个年代好像已经故去很远，但是那惨叫声，血花，却告诉别人，这个事情实实在在发生在眼前。在场的那些人经历过武斗，却没有经历过与如此神秘的队伍的武斗，一时居然无所适从，直至有人惨叫和那飞溅的血花，才使的人们回过神，匆忙地参与到战斗中。

但是黑衣的神秘团伙却好似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场合，季大林拼命地从记忆中分辨，但是得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在季大林的印象中不同于当时上海任何一方的武斗势力。他们手中全的武器，刀刀下去全是致命的杀着儿，不像当时海北的“造反派”，虽然说是武斗，但是却没有几个像他们这群黑衣人般自第一刀开始就是下的杀手的。

有一个年长的工人被砍倒了，在他倒下的那一刻，他忽然好像记起了什么。当他再回头望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一把雪亮的斧头。又有人被一枪给撸倒了，那是致命的一枪，火药砂枪直接就对着头闷了下去，半个脑袋瞬间就像一个沾满了芝麻的饼子，只不过是带血的饼子。

“‘青帮’！！‘是青帮呀’！！！”有人惨叫。

季大林像遭了电击一样跳了起来，他暴怒地大叫：“不可能，不可能，青帮不是早就已经被消灭了吗！？青帮早没有了！！不可能，一定是在做梦！！”

对于叶凡平他们而言，这何尝不是一个梦，以往在他们的字典中，根本没有过“青帮”这个词语。老人也对这段历史没有留下只字片语，但是今天，青帮却活生生地空降在了他们的面前。

季大林看到了一道光朝他飞过来。一声闷响中，季大林被击中了。

一把斧头，闪光的斧头首先映入季大林的眼帘，然后季大林看见了自己的血慢慢从胸口涌出，就像地下的水管破裂了水涌出的情景一样。

黑衣人旋风般地出现，旋风般地一阵杀戮，随即又旋风般地离开，但横七竖八躺在地上呻吟的人与那流淌的鲜血，在向人们证明着他们经历过的风暴。叶凡平他们被黑衣人架着离开了现场。

“‘青帮’是什么？”

“‘青帮’？‘青帮’就是以前旧社会海北的一个帮派组织，‘青帮’最有名的是黄金荣，海北人都叫他黄老板，那个时代，海北是他们的天下。”

“他们干什么的呢？”

“他们什么都干，起先是吃水路饭的，后来就什么都干了，走私、军火、赌场，当时的老百姓提起他们就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这个是“青帮”留给人们的普遍记忆。

“被告人万大海，男，现年 53 岁，原海北铁路局职工，经查证系旧社会海北黑社会组织“青帮”成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潜伏大陆，仍旧不思悔改，伺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于 1973 年勾结反动派潜伏特务杀害海北工人领袖季大林同志，作为主要案犯之一，本人对所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经海北市文革委员会审理，判处死刑，即日执行枪决……”

这是叶凡平最后一次看见万大海。

那一年的秋天，“青帮”成为了永久的传奇。

“黄老板死的时候据说就是他亲自收的尸？”

“据说‘青帮’后来留在大陆的黄金就是他埋的。”

“真可怕哦，没有想到平时老老实实的一个人，居然那么的可怕。”

“知人知面不知心，进铁路我看就是为了躲避公安的追查。”

“对的啦，我觉得也是，十天半个月不见人，鬼知道他去的哪里了。”

各种说法充斥着大街小巷。

人们的指指点点让叶凡平知道，自己的万叔再也不回来了。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这是万大海面对公安人员所说的第一句话，自此让万刚万强从此对公安这个职业产生了一种厌恶与反感之情。多年以后，当他们闲眠时无意中看着与他们同年出生的那部描写一个小孩在自己奶奶被小日本鬼子杀害，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黑白革命战争片的时候，听到片头那个高大的共产党员所说的“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时，大家的思绪不由的回到1973年。

“这个说话的怎么这么像我爸呢？”万刚居然发觉自己眼眶红了。

“万强你哭了？”叶凡平问。

“我没哭”万强扭过头骂了一句：“操你妈怎么这么像呢”。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这样真切的感觉。

“万叔的‘青帮’给我造成的震撼是十分巨大的，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不属于我以往所经历的事物，我估计万刚万强和敬生当时也是和我一样的想法，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势力’这个词所代表的强大意义，没有势力，就只能任由别人宰割。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自己强大的势力。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明白了自己的人生将要走一段不平凡的路。”几十年后叶凡平这么回忆着。

第二章

巨大潜在商机

那个时代有很多让人搞不懂的东西。1976 年这一年间中国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伟人走了，“文革”结束了，卖什么都开始赚钱了，东西一下变的紧缺起来，人们的钱也开始多起来。叶凡平明白，他等的机会终于来了，1991 年秋，海北淮海路一栋大楼里，“商业投资海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1975 年的七月，叶凡平不明不白地就高中毕业了，学校都没有，怎么还会毕业呢？那个时代有很多让人搞不懂的东西。

18 岁，彷徨、迷茫的年龄，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自然不能推荐上大学。和他一样的还有万刚万强。

周敬生的父亲在下放了两年后由于政策的需要，被调回了城，在新疆的两年反倒让他强壮了很多。

1976 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伟人走了，“文革”结束了。满街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也通通不见，那些平日的“造反派”一下又变回了普通的工人，普通的老百姓，原先彼此见了面都想上去撕碎对方的人现在也变的好像之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生活开始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秩序，街上忽然多了很多 20 多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男女无一例外地全是一身晒得黝黑的皮肤、消瘦而粗大的手脚、还有那彷徨迷惘的眼神。

卖什么都开始赚钱，东西一下变的紧缺起来，人们的钱也开始多了起来，不明白是因为什么。

卖缝纫机的国营商店通宵都有人在那里排队等票。一百七八十元的价钱对于当时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还是有人抢着买，买回去多做几件衣服再卖就把钱赚回来了，要不做蚊帐也可以，反正赚钱的法子多了。

当然除了有南京路上的“一百货”和“九百货”以外，南京路上第一食品商店、时装商店、老介福布店、恒源祥毛线商店、华侨商店、第一医药商店、蓝棠皮鞋店、音乐书……，淮海路上有：妇女用品商店、“二百货”、第二食品商店、南北土特产商店……全都一夜间活了过来，现在只怕你没有钱，没票证了。

1975 年到 1978 年的那近两年多的时间里，叶凡平终日无所事事，每天早上起来做的就是和万刚万强他们出去混“社会”。他们明白，对于他们这样的人而言，那不是混，是在寻找一种机会，是在通过这个“媒介”结交朋友。他们知道摆在他们面前不过是两条路：要么就做个平头老百姓，然后通关系进个厂子，讨个老婆，昏昏碌碌过一生；要么就做的风风光光，即使活的短暂也是辉煌。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人活这一辈子，风风光光的是过那么几十年，平平淡淡也是过那么几十年，何必要平平淡淡地等着自己生命走到终结呢？他们那时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们却说不出这个道理。

叶凡平也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喝酒，他对抽烟是没有兴趣的，他们在那两年几乎偷遍了全海北所有的地方，卢培媛没少为这个骂叶凡平，一来二去叶凡平也厌倦了待在家里。开始整天地不归家，叶凡平的朋友开始慢慢多了起来。

“正好我们供销社有了缺，你就给我去上班吧”，卢培媛对躺在床上的叶凡平这么说：“总出去鬼混也不是个人过的法子。”

1978年2月，叶凡平到国营南市供销社上班了，不知道是因为他自己还是因为他的母亲，他没有从做学徒开始，直接当了正式工，一个月32元。还有就是万刚万强，也到了国营汽车站，也是正式工。叶凡平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她去了船东防疫站，当了一个烧开水的工人。

周敬生的父亲周天宇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原来的工作，级别还往上升了一级，全家搬回了原来市委大院。搬家的那天，叶凡平和万家两兄弟都去了，帮忙从原来的革命委员会置押仓库里把原先抄家时候没收的周家的东西取回来，当叶凡平他们赶到置押仓库的时候，已经有一大堆的人开始在往外拿东西。

登完记，进了库房，叶凡平有一种曾经相似的感觉，万刚则又看见了那幅画，只不过换了个地方，和老式自鸣钟凌乱地堆在一边。“那些是市委原来‘文革’前从博物馆借的几幅画，现在就剩这么点了，喏，在那边，你们今天登记了就能拿回去了。”一个工作人员对着一群人这么说。

“就只有这么点了？你看看，破成什么样子了。”一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看着画心疼地说。

“还算好的了，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当时太多事情顾不过来，这些早就被直接当柴火烧了呢。”置押仓库的工作人员说到。

“原来我们当初是进了这样一个地方。”叶凡平恍然大悟。

“早知道就多拿点出去。”万刚遗憾地道。

“算了吧，就我们以前那个小搓板体格，能拿的了多少？再说了，我们也就进去了那么一次，再去的时候，窗子都已经焊上铁条了。”叶凡平说。

“就是你，我原本以为只有我关键时候腿软，没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叶凡平最后也栽了。”万强打趣叶凡平。

“说实话，我也没有料到怎么最后脚就不听使唤了，那么一蹬就蹬到了那红旗杆上面。”叶凡平回想当初也不由得惋惜到。

“搞不好当初我没拿的那些东西里还有我家的呢。”周敬生几十年后每次

回想起都会有感而发来这么一句。

1978年的9月。

周敬生上大学去了，他父亲以前的老领导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已经耽误了很多，不要再耽误了他们。”

“文革”后的恢复的第一次高考，周敬生没有参加，他直接就在市委大院那小洋楼的家里接到了北京一个大学寄来的通知书。

叶朝荣到底没有活着回到上海，在去新疆的第3年就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了。

万刚倒是和叶万平走到了一起。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的，万刚看叶万平的眼神就慢慢地变得不对。直到有一天，叶凡平回家去找万刚，万刚不在。

“我哥去‘兜马路’了。”万强坏坏地朝他笑了笑。

“兜马路？和哪个？”叶凡平不解的问：“这个家伙什么时候轧朋友了？”

万强笑的更厉害了：“我们中间还有哪个呀？”

“还有哪个？……哦。”叶凡平一拍脑门：“这个家伙挖墙角了！”

海北当时青年男女的约会也就是“轧朋友”，一般是“看电影”。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绝对不是怀着崇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坦荡情怀去的，更加不是要瞻仰《列宁在十月》里列宁的胡子啦。海北青年恋爱省钱的方式，是“兜马路”。

要是想省脚力，就是到外滩的凳子上坐着谈恋爱——那是海北著名的座无虚席的“情人角”。一般不成文的规矩，是每张凳子上背靠背坐上两对。

万刚不管这什么规矩，他一个人就霸了一整张凳子，有一对小青年正好走了过来，男的正想在自己女朋友面前现个威风，没等他开口，万刚刷地从裤兜中掏出牛角刀，那一对鸳鸯屁滚尿流地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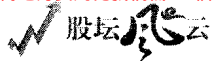
叶万平打了万刚一下：“你怎么这个样！”

“来，香一记。”万刚笑呵呵地说。

“香你的头！”叶凡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身后跟着万强。

叶凡平笑呵呵地说：“我让你们一道过日子哦。”话没说完就饿虎扑羊般地冲着万刚过去了。

在外滩的夕阳中，四个青年笑作一团地跑远。



1983 年的一天，叶凡平正在供销社里当班，万刚忽然来找他了。

“凡平，找你帮我点儿事情。”

“说，怎么了？”叶凡平问到。

“你能不能帮我弄点儿汽油或者柴油？”万刚问到。

“你干倒爷了？”叶凡平开万刚玩笑。

万刚给了叶凡平一拳：“去你的，我是真有需要，你总不能让我看见我们车队那些没有门路的兄弟们饿死吧？”

1982 年的海北，经济开始起飞，早于全国的其他地方，全国各地的商品云集这个城市，然后再经过水路、陆路向四面八方散去，个体的运输开始呈现萌芽。但是当时很多都不敢明目张胆地说自己是个体，往往靠挂在某个国营企业的名下。当时每天近乎上万辆汽车在海北与全国各地间往返，当时的汽油一万三四一升，有很多汽车厂开始给车子装配柴油发动机，这样省。但是诸如汽油，钢材，水泥这些商品，仍旧有价无市，十分紧俏。有一部分人就开始凭借着自己手中或多或少掌握的一定人际关系，干起了“平价进，议价出”的事情，当时有人给他们一个称号：“倒爷”。

“你要多少？”叶凡平问万刚。

“有多少就要多少，你这里有的我先全要了。”

叶凡平这几年间，在已经成为了中共海北市委的某个极为重要领导的周天宇有意无意的关怀下，已经从一个普通的供销社职工做到了供销社的主任，对于 20 多岁的叶凡平而言，已经算的上是年少得志了，毕竟他仅仅有名义上的高中文化。

周敬生 1982 年大学毕业后回到了海北，直接进入了政府部门。三年多后调任了海北房管所任处长，这是海北当时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按照周天宇在某次会议上的话说：“有能力当然要破格提拔了。”

万刚也和叶万平于 1980 年结了婚，次年有了一个儿子，在周天宇的关照下，叶万平进了国营五金公司当了一名售货员，万刚万强还是干自己的老本行，跑运输。

叶凡平一次帮万刚弄了 100 多桶柴油和 50 多桶汽油，在 3 天后的一个夜晚万刚和万强来了几辆车把汽油给装走了。再过了一周，万刚和叶万平就直接到了单位分给叶凡平的宿舍，塞给了他一个厚厚的信封。

“呵呵，这是干什么？”叶凡平问妹妹。

万刚说话了：“凡平，汽油我自己一个人用不了那么多，后来看见其他司机有点困难就卖给他们了，每升我不多要，就多要了他们3毛，别人要卖都卖5毛的”。

“你到底还是干倒爷了？”叶凡平笑着说。

“哥，现在这个社会不管你是不是倒爷，只要有钱，没有人看不起你，200升一桶的汽油，我们一共赚了近1万块钱呢，你看看顶我们多少个月的工资呀？”

叶凡平也动心了，是呀，钱居然来的这么快，他也有点没料到。万刚把信封塞进叶凡平手中：“凡平，我们知道现在汽油紧张，也清楚你为我们弄这么些，你手下有人眼红，暗地里肯定会说你得了多少好处，外面有周叔替你挡着你不用怕，但是风言风语肯定少不了，那既然是这样，我们还不如给他们点儿塞他们的嘴，一来让他们吃我们的嘴软，二来以后也方便点儿。”

叶凡平天生就是那种认“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的人，放着明摆赚钱的机会他干嘛不做，况且法律上又没有写明多卖成品油犯法，怕什么。叶凡平就是这么想的，“能有机会我还要多干。”

“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们不干，想尽办法给大家过好生活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嘛，这个中央也是支持的，不说别的了，总之一句话，有我叶凡平在，我吃肉绝对不会让大家喝汤。”这是叶凡平与万刚在淮海路一家上海有名的餐厅宴请供销社职工所说的话。这一晚大家主客尽欢，临走的时候，每个人的手都提了一兜“哈尔滨”水果蛋糕。

这样一来就好办多了，大家认为叶凡平讲义气，有了钱赚也没有忘记大家，反倒激起了大家的工作热情。

“周叔，我过来看看你这里有什么要帮忙的。”

自打1983年起，周天宇已经越来越忙了。

周天宇平时不总在家，但是一旦他回来，周敬生总会事先给叶凡平打电话，顺道叫上万刚万强他们到家里来吃饭。一般都是叶凡平从自己供销社那里直接买平价鱼平价肉拿到周天宇家。过了不久，叶凡平和万刚把一台“东芝”电冰箱拖到了周天宇家里。

“凡平、万刚你们这是干什么？”周天宇语气中根本没有责备叶凡平他们



的意思。

“呵呵，周叔，这个不是我们送你的，我们怎么能犯那样的错误，这个是敬生看我们拿来的那些多余的鱼和肉要是放的时间长了，依照海北的这个天气很快会坏掉的，这样多不好呀，能够节约一点是一点呀，这不，他就让我给你送了台冰箱来，这个是他拿他的票子买的。”

一阵冠冕堂皇的理由说的周天宇也笑道：“鬼头，他的票子不都还是我给他的，也难为你们有心，记得我这个叔叔，留下来吃饭，别走了。”

饭桌上叶凡平和万刚转弯抹角地把他们第一次倒爷的事情告诉了周天宇，周天宇明白叶凡平的意思，“你们是小时候苦怕了。”周天宇感叹。按照周天宇他这个级别，钱对他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叶凡平也明白，周叔不缺他这点，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结下的感情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当晚叶凡平和万刚走出周家的时候，面带着胜利的笑容。周天宇说了，他现在这个级别目标有点儿大，一举一动都会引来目光，倒不如自己儿子来的方便。叶凡平不是傻子，当然一点就透。

所以以后每次他们供销社来了什么彩电呀，缝纫机，电冰箱，洗衣机之类的货源，叶凡平一般都会提先给周敬生去个电话，然后留下三五台多余的，以备他的不时之需。

在周天宇家随意出入的次数多了，连市委大院收发室看门的都认识了叶凡平，叶凡平出入的时候看门的都献媚地对叶凡平打个招呼，叶凡平也通常微笑的还礼，他深知团结的重要性。久而久之，整个供销系统都知道了叶凡平和海北某位重要领导关系不简单，这样为他和万刚倒卖紧俏商品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无论是叶凡平还是周天宇都没有公开亲口承认过俩人关系非同一般。但是叶凡平仍旧频繁出入周家，仍旧源源不断地搞到紧俏商品的配额，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汽油、水泥、钢材，叶凡平只认这三样，这是他和周敬生认真分析得来的结果，属于紧俏商品但是却不是大家现今所关注到的。当时的海北，大多数人的思维还停留在“文革”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关心的主要还是吃、穿；而且这三样东西流动快，又不涉及周天宇主管的方面，责任也推脱得了，所以叶凡平他们才认准了这三样，其他的周敬生嘱咐叶凡平、万刚、万强钱再多都不要碰。

周天宇自那一次后就从不过问叶凡平他们的事情，叶凡平该干什么是他自

己工作份内的事情。他做的仅仅是间接指示周敬生找关系给万刚贷了一笔款，“叫万刚搞个像点儿模样的运输车队，最好是客车，给自己留个路。”这个“路”字代表什么意思，只有当局者自己去体会了。

在1986年出现了轰动一时的海北“第一贪事件”，把叶凡平和万刚万强吓的够呛，他们连忙和周敬生找周天宇想对策，谁知在饭桌上，周天宇说的一句话居然是：“那个家伙是个蠢材中的蠢材！”“就这么点就把自己给拉下了水，真是蠢材！”周天宇那天胃口很好，“他树大招风的道理都不明白！”

知道那个家伙仅仅因为查实的3万多元就被法办了之后，叶凡平开始佩服周天宇的先见之明，“树大招风”这个道理周天宇懂得的比他叶凡平要深的多。

几日后在十四寸的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上面的周天宇在某次会议上一脸痛心疾首的一通发言，表示今后一定要加大力度整治政府队伍腐败之类的。让叶凡平感叹到周叔的位子越坐越稳当了，叶凡平也佩服十年的那场浩劫改变人的力量之大。说的也是，要是按照那个人贪污的级别就能判无期徒刑的话，那么这几年他和万刚万强，周敬生联手得来的，足以枪毙他叶凡平几十次了。

1989年是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飞速发展的一年，万刚万强都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一心搞起自己的运输车队来，车队发展的很快，贷款早就能还了，但是万刚让叶凡平先不要着急还贷，那是周敬生告诉万刚的，国家估计还有更大的补贴政策。

周敬生瞄上了叶凡平。

“凡平，你现在应该可以自己出来干了，犯不着再每年给你的上头创那么多的利润。”周敬生在一次饭局上对叶凡平这么说，其实叶凡平自己早想跳出这个火坑了，毕竟他捞的这么多，万一有一天……他想都不敢想。

“但是我估计领导不让吧，毕竟我这里有比较特殊的缘故。”叶凡平说。

叶凡平明白，这么几年他没事，就是因为没少和自己的上头“团结”。要是他辞职单独干的话，恐怕担心不是以后能不能得到那么多的紧俏配额，而是有人对他的那些家底进行清查的话，那样就留下话柄了。

“现在不同前几年，现在是人民币主宰一切的时代，你看满大街的人哪个不是向钱看的，国家对于私营经济的政策已经大大地放宽了。再说了，现在来钱的路子又不是光以前的那么几条，你早出来总比别人多一分机会。”周敬生

给叶凡平说明其中道理。

叶凡平还是有疑惑：“我不同于万刚万强，毕竟我是一个国营单位的干部，不是说出来就能出来的，要是我辞职出来了，新来的掌权的一旦对我以前留下的账面进行清查的话，那事情可就大了。”

周敬生哈哈大笑：“我又不是让你辞职出来，我是让你找个机会换到一个和现今发展相适应的单位，毕竟现在还是国企的天下呀。”

“有这样的单位吗？”叶凡平问。

周敬生靠近叶凡平，神秘地对他说：“我告诉你，国家最近有政策了，争取今后 20 多年时间里要把海北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性城市，但是现今海北城市规划跟不上经济变化发展了，我爸刚跟我提过，估计这两三年海北就会有文件出台，对旧城区进行大规模改造，政府打算成立一家专门的公司来具体打理这些相关事宜。现在不是正好的机会吗？我和你联合，你先调动到这个单位，然后你就在打报告成立一家靠挂在他名下，实际是你掌权的子公司，一年交他们点儿利润，又不占用国有资金，他们何乐而不为。到时候光房地产的这块蛋糕就够分的了。再说了，我听说你那个顶头上司对你这个职位垂涎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不他怎么会把自己的儿子调到你这里来，你现在辞职出来，正好不卖了他一个天大的人情吗？我估计你走后他肯定将自己的儿子扶上你的位置，要不你走之前干脆送他一个人情得了。我爸让我告诉你，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实在是招眼太多了，不早把身上的这块所剩无几的骨头丢出去给那些野狗，你怎么有力气逃跑，到时候怕你肉留不下，人也没了。你到了新成立的这个公司后，我估计两三年内的发展绝对比不上你以前的位置，但是你得慢慢来，一下不能那么急，你看我不也是这样吗，当初我爸把我调进房管所我心里就一百个不乐意，但是现在你看，我已经是上海城市城建局的局长，不是明眼人不能明白这个代表了什么，但是我爸早那么多年就看到了。”

周敬生伸了伸懒腰继续说道：“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佩服我爸，真有远见，我真不知道他在新疆的那几年是怎么过来的。”听着周敬生的这番话，叶凡平陷入了沉思。

“国有企业要有发展，要想有未来，就必须面向市场，就必须把自己推向市场去主动参与竞争。为此，我们将对国有企业进行一系列的整合、重组，对不适应新形势下发展的落后方面……。”周天宇在一次政府工作会议上表明了

政府下决心对国有企业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决心。

过了不久，真的如周敬生所说的，政府要成立专门打理海北国有资产管理开发的公司。叶凡平就提出了调动。

“叶凡平去了冷衙门哦。”有人这么说到，一时间政府里有人议论纷纷。

“他在那个位子上也捞的太多了，是时候他让地方了。”

“听说他上面的那个大靠山在中央失势了。”

“哦，那就自然的了”。

冷不冷只有叶凡平自己知道。

叶凡平的上司果然如周天宇所料的，假意挽留了几次，还开了专门会议研究了这个问题，甚至还给叶凡平许诺破格提一级。不过叶凡平明白，那些仅仅是表面敷衍而已，要是真的给他提一级，那估计也是个没有实权的虚职，而且自己现在退出还落个轻松，趁他在这个位置没有出事前赶紧撤手，留下那个位置让别人去争吧。到时候出了娄子，他们自己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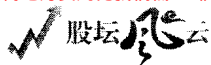
在叶凡平调动之前，郑重地向党委组织部推荐了自己上司的儿子。

1991年的夏天，叶凡平躺在床上看着一本海北出版社1991年版的《公关礼仪》。叶凡平感到，社会的发展对于文化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他那个有名无实的高中学学历让他在人际交往中总感觉知识层次、文化素质方面欠缺太多。他迫切地需要吸取知识来充实自己。

“还是敬生好，进了大学，他爸好像也是大学毕业的。”叶凡平对着自顾在镜子前试衣服的妻子洪淑敏说道。

1989年的调动对叶凡平而言是一次相当成功的资产转移，因为在那个年代，“捞的那么多钱，查出来是要杀头的”。但是一旦你洗底上了岸，就没有人管了，而且里面牵扯的利益太过于复杂，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涉及面太广。而且叶凡平推荐的那个家伙还要捞钱呀，所以上面对叶凡平调动这个事情除了有个别人发发牢骚外，几乎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除了每年要向目前的总公司上缴一定数额的利润以外，其他的一切太平。

叶凡平将万刚万强的公司“兼并”了过来，其实本来就是靠挂在国营企业下面的，所以要调过来，行政上面的周天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国有资产进行必要的整合重组，以更利于发挥他们的优势”。新成立的这家公司正好缺少相关运输部门，万刚万强也是赶对了时候，将他们的运输车队重新组合了



贸易公司，下辖运输、建材贸易两个主要方面。生意不像以前在供销系统那样得偷偷摸摸，现在是明目张胆地捞钱了。

果然如周敬生说的，“现在真是人民币主宰一切的时代了。”叶凡平叨咕了一句，妻子洪淑敏回过头来问他：“看我这件衣服怎么样？”人们常说女人人生过孩子后体形就变了，现在的洪淑敏的身体也的确有些改变。屁股和腰变得更加丰满性感了。但洪淑敏的腰并不显得臃肿，依然很有形，而且还是那么柔若无骨，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煞是诱人。

洪淑敏是周天宇在新疆下放时认的女儿，在新疆那个地方可是出了名的美人。不光模样长得漂亮，尤其让人喜欢的是她那170cm的性感修长的身材，配上飘逸及腰长发，每次上街都成为男人注视的目标。洪淑敏的屁股很丰满，后臀微微上翘，给人一种圆滚滚肉鼓鼓的感觉。腰细而柔软，因此走路时屁股的扭动幅度就大了一些，这就更加衬托出她臀形的肥美，自然地透露着一股诱人劲。在后面看洪淑敏走路更会勾起男人的欲望。洪淑敏穿着一套淡蓝色的套裙，开口适中，里面是一件花领的白衬衣，开口处露出一截粉嫩的胸脯，下身的裙子是现在流行的窄裙，紧紧裹住圆滚滚的屁股，洪淑敏好像更水灵、更丰满了，脸上更是充满着少女无法媲美的妩媚性感。

“又不是去相亲，只不过去万平那里吃个饭而已嘛”叶凡平笑着说。公司今天是不去了的，那里有万刚万强在守着，一切已经上了轨道，所要做的几乎都已经是程序化了。

“爸，学校要给希望工程捐款，我要钱！”那是叶飞说的，叶飞是叶凡平的儿子，今年已经10岁。

叶凡平的老婆回过头问叶飞：“谁捐的最多？”

“李西西，他爸爸一下给他拿了3000，他的名字现在已经写在学校光荣榜最上面的位置了。”

妻子洪淑敏说：“那我们一定要捐的比他更多，来，妈妈给你5000。”

叶凡平发话了：“不要太过于出风头，低调一点好，省得太招摇有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捐1500好了。”

叶万平的国营五金公司90年的时候重组了，叶万平自愿选择了出来干，她拿着万刚给的二百万开了一个“沪东饭店”。刚开始生意惨淡，有一天的营业额居然只有400多块钱。

“这点儿连水电费和工资都不够开!”这是万刚的原话，他是真心疼老婆，每天所有事物都要经过叶万平一个人，回到家，人就像散了架一样。

“哪有第一次干就赚钱的，慢慢来。”卢培媛和叶凡平这样安慰万刚夫妻俩。

“要不这样吧，我跟几个旅游公司的朋友打个电话，花点儿钱给他们，让他们把今后就餐的路线改一改，就改在咱们饭店。”还是周敬生有法子。

经过一年多近两年的努力，慢慢的叶万平的饭店有了名气，客人开始一天一天地多了起来。

也算是叶万平赶上了时候，90年代初被海北人称为“股疯”的年代，有位导演还专门拍了一部同名的电影来纪录这一年代发生的事情，这个不单是属于海北的时间，也是属于中国的时间。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餐饮业的发展。

1991年的一天，叶万平一如往常地正在自己的饭店张罗。

“你们是怎么搞的!”一声大喊，伴随着“咣当”一声瓷器碎裂的声音。

叶万平吓的一激灵，手里按的计算器也停了下来。

“赶紧找个能说的上话的来!!”又是一声大喝。

“怎么了?”叶万平循声走了过去。

六个二三十岁模样的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地下酒菜洒了一地。

“不好意思，请问怎么了?”叶万平感觉气氛不对，但是仍旧硬着头皮走了上去。

“你谁呀?!”一个青年头也不回地问着叶万平。

“哦，我是饭店的经理，请问你们对我们的服务有什么不满意吗?”叶万平脸上带着笑。

“你过来，你看看这里是什么?”一个三十岁模样的男人指着一盘菜对叶万平说。

一只金头苍蝇挑衅似地横在菜上。

叶万平随手拿起一双筷子扒拉了苍蝇一下，苍蝇的四肢都没有完全渗入汤水。

叶万平顿时明白了几分。

“你先去吩咐师傅，再帮这几位客人做一盘新的。”叶万平推了一下一旁战战兢兢的女服务员，顺手拿起这盘菜想一起给递进去。

“有那么容易吗!”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猛地一拍桌子,吓的叶万平和服务员一个激灵,手里拿着的菜盘子失手掉在了地上。

“你以为那么容易吗!!我们吃坏了怎么办!”一个穿的花里胡哨的小青年对叶万平吼到。

“那你们想怎么样呢?”叶万平问着他们。

为首一直坐者不动的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开了口:“自然是赔偿我们的损失。”

“要不就砸了你的店。”另外一个喊到。

叶万平笑了:“几位今天是明摆来这里找事情的哦。”

“你注意点哦!是你的菜里面有苍蝇的!”穿的花里胡哨的小青年对叶万平喊到。

六人嘲讽似地看着叶万平。

“你拿1000块来,我们就当这个事情什么都没有发生。”为首的男人笑着说。

“你们再这样我就打电话找公安局!!”叶万平也生气了。

为首的男人站了起来。

“啪!!”一个巴掌向叶万平挥了过来。

“你凭什么打人!”叶万平捂着脸,强忍快要流出的泪水。

饭店里的客人此时已经全部被吸引过来。

“我打你又怎么样!!你也不看看我是谁!你去闸北那里问问!我胡七是谁!!”为首的男人叫嚣着。

“怕了吧!我们哥们看的起你,才打的你!!哈哈!”四人放肆地大笑。

叶万平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你拿不拿钱?!!”小青年对叶万平喊到。

胡七一副痞子样儿地看着叶万平:“不赔偿今天就砸了你这里。”

“你狠,小子,你有本事在这里等二十分钟!”叶万平捂着脸狠狠地说。

“呵呵,哥们就等上你二十分钟!”胡七变了脸色:“到了时间别怪我砸烂你这里!”

整整来五辆“东风”牌大卡车的人。

万刚坐在从酒店里拿出来的一把椅子上,看着跪在面前鼻青脸肿的胡七等

六人。

“你是闸北的胡七？”万刚问。

胡七脸已经肿得说不出话来。

“你不是很能混吗？我现在也给你二十分钟，去多找点人来吧，我要看看你是什么货色。”万刚轻描淡写地对胡七说。

胡七发觉自己有点想哭的感觉。

“我们……不知道这里是哪个开的呀！”一个脸上肿的不厉害的小青年带着哭腔说。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是我开的就能来捣乱了？！”万强对他们吼到。

“我没说是那样的。”小青年快要哭出来。

“自己打自己的嘴！！”万强说。

六人纷纷打起来。

“贱！！也不看看这里是哪个开的。”万刚带来的人里有人这么说。

远处，周敬生正给几个民警发着烟。

“周局长，不会有事吧？叫万哥他手轻点儿。”一个民警说到。

“行，他自有分寸的，等到他那里完了，你们就过去把人带走。”周敬生笑着说。

远处一阵汽车响声，又有几辆卡车开来。

“不会是他们的人吧？”一个民警正要上去。

打头的车上下来的却是叶凡平。

周敬生出了一口气：“虚惊一场，自己人，那不是凡平吗。”

叶凡平带来的人又满满地站了一条街。

“凡平？你也来了。”万刚问。

“是哪个瘪三？”叶凡平问万刚。

万刚抬抬下巴：“喏，下面跪的那几个。”

叶凡平的人又重新将胡七等人围了起来。

“妈的！我叶凡平的妹妹你也敢打。”叶凡平一脸怒容地望着胡七。

胡七此时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

海北的一片居民区，一个弄堂口围了有一大群人，来来往往的人们又偶尔

有停下来观看的，以致围观的人渐渐地把范围扩大到了马路上，骑着自行车的人流中也有不少停下驻足的，街道渐渐堵塞，搞得后面的公交车售票员不停地拍着车，骂骂咧咧中人群还是没有挪动一下的迹象。

政府拆迁办的工作人员赵向东无奈地望着前面站着的几十名男男女女，有老有少，都是一副钉子户的模样。

铲车早已经停了，铲车的前部和周围不知道是谁恶作剧似的堆了几十个马桶，还把盖子敞开了。工人们早已经看出来今天是没有办法干活的了，纷纷都歇了，工具扔了一地。

“说不迁，就不迁，我看你们海北政府还能把我们老百姓怎么样！”一个剃着平头的男人手拿着一根通煤炉的铁杆子站在弄堂口一户人家违章搭建的小房子上面。

“凭什么让我们迁，我们几十年都住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不迁，你们政府怎么说让我们迁，我们就得迁呢，‘文革’还没有这样不讲理呢！”一个妇女模样的人双手抱在胸前，挑衅似的看着面前的政府工作人员。

赵向东不得不又一次地给他们解释：“同志们，这个是国家政府规定的，现在海北要面向国际……”

话还没有说完，赵向东就被一个女人打断了：“别说那些没用的，我们听不懂，你要说自己对着墙说去，也不嫌自己累，你以为道理就你懂得呀，你要是懂得这么多道理怎么都不办点儿人事呢？”女人的话引来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一阵哄笑。

“我仅仅是来向你们传达政府的主张……”赵向东辩解。

“传达？不用你传达，我们现在可以看新闻，听广播，看里面水灵灵的主持人比看你好，整个一个瘪三！”女人鄙夷地打量了下赵向东，人们的笑声更大了。

“我看呀，他是‘文革’里上学习班上多了，现在还没有缓过劲来呢！”有人添油加醋地说。

“不是，我是看他是有瘾了，一天不挨骂就不舒服。”人们的笑声更厉害了。

“要迁，呵呵，要迁也可以，你按我们的条件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道。

赵向东连忙说：“这个不是我说了算的，政府有一套规定的……”

“那就给我把说话能负责的叫来!!”站在违章房子上面的人挑衅地向赵向东挥舞着铁杆子。

赵向东觉得自己的头有些眩晕。

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让自己的几个儿子把家里的床搬到了弄堂口：“我就是不搬，你看看我几个儿子，回来后连个工作都没有给安排，我老太太求你们政府多少次了，现在你们要我搬我就搬？不可能！你们要是硬来，那，那就先从我这把老骨头身上跨过去!!”

“对，也要他们来求我们了，我们就是不搬!!”

“你们算什么东西!! 跟强盗一样!”

政府拆迁的工作人员卢革真想摘掉眼镜冲上去和他们打一架，但是他不能。

这就是九十年代的海北，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是在海北市的一片普通的居民小区前向您报道，现在大家通过电视机看到的画面正是由于各种利益的冲突所引发的海北拆迁工作办与当地居民的纠纷……”

周天宇恼怒地关了电视，海北的老城区改造，对于周天宇而言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的转折，成败与否关系到他的政治前途与他儿子周敬生的政治前途，要是这一步成功的话，起码他的位置还能再往上“动一动”，“毕竟现在是他的老领导当家呀!”这是他的原话，他必须拿出自己的政绩来。

周敬生安慰父亲到：“爸，你先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其实周敬生也急，但是他明白，急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知道他们父子现在面对的是整个海北拆迁区的老百姓。“勿犯众怒”这个道理是周天宇教他的。

“现今已经不能像我当时对你说的这样，能避则避了，现在我和你已经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说老实话，现在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全部动迁。”周天宇疲倦地揉着头。

周敬生说：“我也在想，可是没有办法，你也知道那片老城区本来就是龙蛇混杂的地方!”

周天宇皱着眉头，有些不满道：“我白让你在城建局锻炼这么多年？你到

底是怎么干工作的？”

“爸，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单纯的行政手段能解决的事情，要是那么轻松就不是现在这个局面了，现在我们的状况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周敬生仰过身，尽量使自己在沙发上坐的舒服一点儿，疲惫地说：“我去过不少次动迁现场了，说真的，有时候我真恨不得冲上去给那些钉子户一拳，但是呀……现在不同以前了。要是在以前，我就直接和叶凡平万刚万强他们找人把那些钉子户一个个都收拾了。”

周天宇眼中忽然一亮：“是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爸你想到了什么？”周敬生知道父亲有了主意，连忙凑过了身去。

周天宇神秘地笑了笑：“你去找一次凡平……”

“沪东饭店”叶凡平专用的包厢里，叶凡平，周敬生，万刚万强正在商议着什么事情。

“现在动迁问题实在是让政府头疼的一件事情，无论方方面面怎么努力，该使的方法我们已经都用过了，但是现在关键的不是在于我们，我想，是不是我们可以尝试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借助我们的……”

“这个能行不？”听完周敬生的大致方案，万刚有疑虑。

周敬生笑到：“怎么不能行，要是不行我爸怎么会让我来找你们。兄弟们呀，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些钉子户都是吃硬不吃软的，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现在正好找机会，一句话，你们尽管放手干，出了问题由我来解决，再不成还有我爸呢。”

叶凡平发话了：“现在关键不是这个，现在关键的是我们得要一个合理的理由来给我们作为行动的借口，比如说我们是以政府的名义还是以私人的名义了，或者是别的什么？”

万强说：“对呀，那些地是政府的又不是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凭什么让老百姓动？”

叶凡平忽然一拍大腿：“万强呀，平时没见你多说话，现在一说就说到点子上了，敬生，你看能不能这么办，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让政府把这片地区要拆迁的地段交给我们公司开发，或者我们专门为这个成立一家新的公司。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拆迁理由了，你看这样行不？”

周敬生也兴奋地说：“这可是一个好方法，那这样吧，”周敬生顿了一顿：

“我们就来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万强问：“什么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周敬生默契似的看了看叶凡平，聪明的叶凡平一点就透：“你是说开一个公开的招标会，让我们把土地的开发权拿到手，然后再……”

周敬生朝叶凡平伸出大拇指赞赏道：“凡平，你要是有机会念大学的话，现在我估计你已经是博士了。”

“先别这么夸我，还有事情没解决，”叶凡平没有飘飘然，“这些地方我那天和万刚也去看过了，光是收购这些地段的价钱就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我们现在唯一缺的是资金，你能不能让周叔想点儿法子？”

周敬生为难地说：“这个呀，关键现在也不知道从哪里调拨资金来了，而且得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呀，我估计这个就是目前困扰我们的最大难题。”

低头一阵猛吃的万强现在抬起了头：“现在不是兴贷款吗？”

万刚笑了：“贷款？我们拿什么抵押？抵押的话我们又能拿到多少？1000万？5000万？我估计也就这么多，这点钱连收几栋烂尾楼的钱都不够！”

万强又说了：“周叔不能贷款吗？”

叶凡平笑到：“那怎么行，周叔是政府领导，哪里有自己的钱，等等……”叶凡平忽然眼前一亮。

“怎么了？”三人同时问叶凡平。

“敬生，你看这样行不行，由我们和政府联合组成一家投资公司，然后以政府的名义进行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政府在里面占有股份却不直接参与经营项目，由我们负责具体相关事宜，政府给我们提供政策上的优惠条件，比如贷款什么的，一来为我们解决了资金，二来又可以达到目的，你看这个怎么样？”

“高！这样的话就把政府带了进来，这么一来就成了一家人，那样的话就得把这个事情当作自己家的事情了，这样一来是要钱有钱，要政策有政策，要人有人，一举三得。”周敬生高兴地说。

叶凡平接着说：“再让政府或者你们城建局在公司特别设立一个部门，名义上监督项目的开发与实行，或者直接在这个公司设立党支部，人就让你或者你亲近的人来担当，这样外人看来就是在党委的领导下了。”

严肃的会议中，端坐中央的周天宇正在做着报告。

“城建局的这个报告很不错，切实有效地针对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提出

了自己的意见，我觉得这样很可行，而且还是在坚持党、不脱离党的领导下进行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与方式的探索，这点对于我们今后经济发展的道路是具有深远的意义与广泛的影响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支持，给予政策上的优惠，毕竟政府是在里或者外都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的。”

会议结束后，周天宇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晚上叫凡平他们来吃饭，庆祝庆祝。”

叶凡平明白，他等的机会终于来了。

1991年秋，海北海路一栋大楼里，“商业投资海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了。

那天的情景现在仍旧为海北的老百姓津津乐道，“那个豪华车呀，从淮海路的东头一直到西头，一眼望不到边的哦。海北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去了，不得了的哦。”

叶凡平没有露面，此时的他正坐在这栋大楼里临街的董事长办公室中望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万刚穿起西服倒是挺像样的。”叶凡平这么想。

十多年后，每当良辰吉日。叶凡平在街上看见十多辆甚至更多的婚车浩浩荡荡地招摇而过的时候，心里有没有想到他居然会是始作俑者，那就不得而知了。

1992年的11月。

海北的一片居民区，周围已经有很大的一片被拆除了，只剩下一堆堆高高的砖头瓦砾，只有这一片不大的地方就像一片奶油蛋糕上单独的那一颗水果一样孤零零地耸立着。

十几个当地的居民面对着一百多人的拆迁队伍。

“啪！”的一声，有人倒下了。

“你们凭什么打人！！”有人愤怒地对着一群拿着拆迁工具的人喊道。巨大的铲车和挖掘机上印着“商业投资海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老子打的就是你，怎么的，你也不看看我是谁！”万强挥舞着手中的棍子，看着人群中有人拿着一根铁锹欲上前与他拼命，万强往身后一挥手，十几个身穿灰衣，剃着光头，手拿着木棒的手下冲了出来：“怎么着！想来试试？”

“够了！”万刚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西装，从一辆奔驰轿车上下来，手

下人看到万刚，纷纷让出一条路来。

“怎么能这样呢，我已经不止一遍地告诉过你们，办事情要讲道理，不要那么冲动，你看，要是我今天没有来的话，这里还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万刚的话里却没有一丝责备的意思。

“我们也不想这样，但是关键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难处，要是你们不搬，我们的损失更大，总不能让我们跳黄浦江吧？”万强对着一脸愤怒的居民悠然地说。

“有你们这么干的吗？你看把人打成什么样了！”人群中有人说。

“对呀，就是！”

“你们断了我们的水电！我们的孩子不过想出去打点水，把你们的围墙拆了一个口子，你们居然打人！这样像话吗！”有人愤怒地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们没有对我们的人做手脚，我看是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的。”万刚仍旧不以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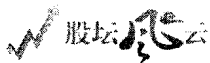
“我！我要去告你们！”被打的男人说。

“告我！”万刚忽然暴怒，环顾四周恶狠狠地说：“你们哪个人看到是我们的人打的你们？你！你！还有你看见了吗？”万刚对着一脸惊恐的居民说：“我现在这里有不下100人，你们仅仅有十几个，到时候法庭上面你们在场证人多还是我在场证人多？告我？”万刚走近居民，居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你，你想干什么？”万刚蹲下身子对着一个妇女拼命想挡住身后的孩子，小孩子想哭却又不敢，万刚对孩子笑一笑，站起身来，对着惊恐的孩子的父母说：“你们不想哪天自己在睡梦中发觉自己的房子已经被大火包围，或者下班回家后居然发现自己的家已经被夷为平地吧？你们也不想你们的孩子忽然有一天就被一个莫名的车祸压断腿吧？我知道，到时候我绝对是第一嫌疑人，但是我——也——就——仅——仅——是——一个——嫌——疑——人而已！你们不是要打官司吗？那就顺便连这个一起打得。”

在万刚整整衣冠，潇洒的一个转身往车子里走的同时，孩子终于“哇”地哭了出来。

万刚走出被简易围墙封锁了的居民小区，对着刚从一辆“日产风度”轿车上下来的周敬生和卢革笑了笑：“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面对着居民们，周敬生微笑着说：“各位父老乡亲，我是政府派来……”



“好了，大家要是没有什么问题，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散会。”

周天宇正欲收拾东西要走出会议室，“周书记，找你有件事情。”公安局主管领导悄声叫住了周天宇。

“周书记，最近我们下面有老百姓反映在政府拆迁过程中有开发公司采取不法手段，强制拆迁的，你看……”

周天宇明白了，他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说：“这个事情我也听说了，电视上也报道过，当时那个报道叫什么的？对了“钉子户野蛮抗拆迁”，的确，在拆迁过程中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的事情发生，这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只要不是出什么大事情就好，毕竟都不容易呀。”

来人点点头：“我知道了周书记，这些我都了解，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情，我会妥善处理的。”

周天宇赞赏似地看着对方：“你还年轻，几年内肯定有作为的。”

“头儿，今天那些告状的又来了，他们说了，再不给他们解决公道的话他们就到市政府去告状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你们就对他们说，事情正在调查当中，很快就会有有一个明确的答复，要他们不要着急。”打电话的语气不满地说：“你要他们搞清楚，要是他们去市政府告状，那样一来你我就负不了这个责任了。”

拆迁区的派出所前，一位民警正对着五六名老百姓：“上面说了，正在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相信很快就会有有一个答复，对了，你们先不要着急，之前说的什么到市政府告状的千万不要再想了，你们这样一来，不但干扰了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而且造成的恶劣影响也不是你我所能担当的起的……”

十几天后，仍旧是这片居民区。

“终于迁了，终于迁了，不容易呀，不容易呀！”叶凡平坐在一辆漆黑的加长奔驰里，看着最后一批拖家带口，将大包小包的物品往“商业投资海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免费提供的卡车上送，有感而发。

叶凡平下了车，万刚万强也分别从自己的奔驰上走了下来，周敬生还是那辆“风度”，夹在叶凡平与万刚的奔驰中间，显得有点滑稽。

“他们人手够不？”叶凡平问。

“够了，我估计，再说我们的人要帮他们，他们也不愿意，你也知道的，呵呵。”万刚笑着说。

居民不认识叶凡平，但是都以愤怒的眼光望着万刚万强和周敬生，要不是有保镖，万刚估计居民能冲上来把他们撕碎。

终于，最后一辆卡车载着居民走了，他们迁移到普陀那一带也是由叶凡平他们之前已经开发了的一片住宅区。

叶凡平四人望着渐渐远去的卡车，不时还有上海方言的骂声传入他们的耳朵，“你们是要遭报应的！”

叶凡平望着远去的卡车，面带笑容，忽然双手合十，三人也跟着叶凡平双手合十。

“恭祝大家一路顺风！”四人拜了下去。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三章

股市初获暴利

“说老实话，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相信股票，这个事物是我们没有接触过的，大家都在犹豫，尤其是那些职工股漫天抛售，我们也不知道该不该抓住这次机会，还好，我们选对了，才有的今天。”叶凡平后来回忆到。A股的历史性机遇让叶凡平在资本市场尝到了甜头，他的财富积累在经商几年后开始了爆发式增长。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1993年的6月。

“沪东饭店”前，一帮头戴旅游帽的顾客在导游小姐的带领下下了车。纷纷拿出照相机，摄影机拍照留念。

“各位请注意了，我们现在到达了海北最有名的‘沪东饭店’，这个饭店处在海北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整个饭店古色古香，闹中取静，而且这个饭店的招牌菜可是一绝哦！”导游小姐操着一口台湾腔的普通话向游客宣传着。

门口的迎宾走了过来，拦住了正欲往里进的游客：“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今天有人包了。”游客一阵惋惜声。

“沪东饭店”大厅里。

“各位老街坊老邻居，今天请大家来，一是为了和大家叙叙旧，感谢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你们对我们这些“黑五类”人家的照顾；二是感谢大家前些日子在动迁中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让我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叶凡平看着端着酒杯在台上滔滔不绝的周敬生，“敬生现在越来越有个领导的样子了。”叶凡平说。

“我叶凡平能有今天，全靠大家的帮助，我要是忘记了大家，那我就是吃屎长大的。”叶凡平的发言引来万刚万强的一顿嘘声：“人家吃饭呢，你居然说大便，赶紧下来得了！”

老街坊邻居们眼里都带着笑，他们被安置到了更好的地方。“凡平呀，我们倒是要谢谢你们哦，没有你们这样，不知道我们现在还得在那个老‘鸽子笼’待多久哦。”

“是呀是呀，住进了这样好的房子，我们原来连想都不敢想哦！最重要的是大家还是住在一起哦！”街坊邻居纷纷说。

这次上里弄搬迁之前的一年，周敬生特意嘱咐叶凡平花了一笔钱把上里弄的大大小的房子重新整修了一遍，这次动迁补偿评估，周敬生给上里弄定了个最高级，拆迁补偿在预算里又加了一倍，周天宇大笔一挥，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明眼人都知道周天宇的心思，谁会去点破，况且又是阿“公”家的钱，何必自找没趣，拿自己的政治生涯来撼周天宇这个大树呢。

不用说也知道，钱全进了谁的口袋里。

1994年，周敬生踌躇满志地在自己的办公室俯视着窗外。

电话响了，是叶凡平打来的。“敬生，已经帮你把钱存入北京那个家伙的

账号里了，还有之前他提到的一幅画，最近也在香港市场上露面了，我已经派人过去，估计 300 万就能拍下来，到时候你就自己给他送去吧。”一栋崭新的高楼里面，叶凡平在他的新办公室里给周敬生打电话。身后的橱窗里，“海北众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那块纯金的牌匾在闪烁着光芒。

叶凡平和万刚他们在经历了拆迁后，觉得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实在是不简单，所以他们于 1994 年重新成立了“海北众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叶凡平放下手机，万刚问到：“为什么敬生要巴结一个那样的窝囊废呢？”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估计敬生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叶凡平这么说：“权术这个东西，周叔、敬生玩的比我们深，毕竟官场不像商场，商场有什么矛盾，一般黑白两道都能找法子解决，但是官场就不一样，钩心斗角的不得了。你看周叔和敬生，他们根本不贪，他们明白，钱对他们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多了反倒伤身，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保住自己的地位。何况，咱们的钱不就是他们的钱吗，他们有需要，可以随时来我们这里支取。”叶凡平把玩着办公桌上的一个明代玉石狮子镇纸：“我看的出来，周叔是去不了中央的了，所以他在给敬生铺一条路，毕竟敬生现在是海北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他的发展潜力很大，等到周叔退了，我就想法子把周叔送到瑞士去，那里我已经帮他买好了房子，用的是我妈的名字。”

某天，周天宇家里，洪淑敏去看望干爹周天宇。洪淑敏穿着一件白色纱质的短裙，红色的纯棉 T 恤。修长匀称的双腿没有穿丝袜，白嫩的大腿光裸着，一双白色的软皮鞋，小巧玲珑。一股青春的气息弥漫全身，丰满的韵味却让她有一种让人心慌的诱惑力。

“干爹，您找我？”洪淑敏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脸上还带着笑意。

“啊，小敏，你来了。”周天宇让洪淑敏坐在沙发上，一边说：“凡平的地拿到后，银行的贷款也到位了吧。”

“是的，谢谢您，干爹。”

“人家可是特地来感激您哦！”洪淑敏撅起小嘴说。

周天宇笑了笑说：“我可不要你感激，只要你高兴就行。”

洪淑敏撅起嘴娇嗔道：“干爹……”她高兴的走到周天宇跟前，抱住了周天宇的脖子，在周天宇脸上亲了一下说：“干爹，你真好！”洪淑敏的嘴唇软软的、湿湿的，贴在脸上很舒服，周天宇的心头一荡，升起了一种异样的

感觉。

周天宇咽了一下口水，说：“我的干女儿真是天生的尤物，简直太美了！”洪淑敏的脸红了……

叶凡平这几年的胃口越来越大，一是他从房地产行业获得暴利，二是他从收购了大量国有企业上市的股票获得了巨大利润。

叶凡平办公室里面，四人在焦急地等待着。

“万强，别走来走去的，看了心烦！坐下。”周敬生对来回踱步的万强喊道。

“我心烦，我待不下去了，每天都是这么等着，都过了九天了！我都快透不过气来了。”万强发泄似地喊道。

“看你那个样子，成个什么气候，坐下。”万刚也说到。

“你还不是一样急，厕所都去了好几次了。”万强叨咕了一句，坐了下来。

“我看就快有消息了。”周敬生对叶凡平说到。叶凡平点了点头。

电话响了，叶凡平刚想接，“还是我来吧，要是不必要的人，我也可以帮你挡挡”万刚说。

“嘘，是万平呀，你怎么打这个电话，哦，对了我的机器没有电了，晚上我不回去吃了。”万刚放下电话：“是万平。”

“呼！虚惊一场。”万强吐了口气。

电话再次响起，叶凡平亲自接了电话。

“是我，哦，我听明白了，好的，谢谢了！”

叶凡平放下电话说：“大量吃进！！”

1994年，不少大型国企上市，大量的没有是否能上市的消息企业的内部职工股也开始半明半暗地流通，不少是通过柜台交易或者私下连身份证一起交易。

“2块1，2块1好不??”

“1块9就卖了！我们厂子服务这么多年了，总不能拿点花纸头来蒙我们吧！”

领导在拼命解释给大家股票的好处。

一个员工模样的人说：“不是我们不相信公司，而是我们老百姓穷惯了，留点钱好防备防备哟。”

这个是 1995 年的海北上市的企业通常都有的现象。职工要钱不要股份。

同时另外一个地方，几个穿黑西装的人提着皮箱进了上海证券登记中心的转让登记办公室。

钞票堆满了一张桌子，大户室里面所有人都愣住了，毕竟普通老百姓是很少有机会看见这么多钱的。他们所说的“大款”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什么“百万富翁”，但是现在不止一个“百万富翁”在这个桌子上。

证券登记中心外面，清一色的黑色奔驰车队，每个车面前都站着 2 个身穿黑西服的男子，居中一辆奔驰后面跟着两辆黑色的奔驰面包车。

老百姓远远地围观看着热闹。

原先进去的几个人出来了。

“经理，办好了。”其中一个把一大叠文件递进了居中那辆奔驰半开的后窗里。

坐在奔驰车里的万强点了点头，闭上了车窗。

“好的，大家动作快点，出发！”

车队又徐徐地前进了。

叶凡平的办公室里。

叶凡平正在小心擦拭着他收集的古董，万刚万强坐在沙发上。

一群财务人员在财务总监的带领下，向他们汇报着什么。

“董事长，经过我们的核算，计算涨幅对比后，初步得出的是……账面盈余 4 亿……5 千 2 百 30 万，4 亿 5 千 2 百 30 万。”

“咣当”一声，一个景德镇“官窑”被叶凡平打的粉碎。

万刚万强也呆住了。

“居然有这么多？”叶凡平也发觉自己有点语无伦次，忙整了整容：“不是，我是说涨了这么多？”再次听到自己面前十几个财务人员确认无误的消息后，万刚说话了：“你们都先出去吧。”

当财务总监把叶凡平办公室那两扇红木大门关上后。

“我们赌对了！”

里面爆发出了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叶凡平回忆当时说：“那时的企业员工都不相信自己公司会在股市上有好的表现，纷纷要钱不要股票，我们前后收购了几十家公司的职工股。”这些股

票大多两三块钱就可以买进，上市后都有几倍、十几倍的涨幅。“有些公司花几十万、有些花几百万，最多的‘广玉九州’花了2000多万，后来这些股票个个涨势惊人，其中‘力格电子’从2元多一直升到20多元。”

“说老实话，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相信股票，这个事物是我们没有接触过的，大家都在犹豫，尤其是那些职工股漫天抛售，我们也不知道该不该抓住这次机会，还好，我们选对了，才有的今天。”叶凡平后来回忆到。

A股的历史性机遇让叶凡平在资本市场尝到了甜头，其财富积累在经商几年后开始了爆发式增长。

“国债期货是一种金融期货，在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谓是中国金融期货的先驱。我国的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开始于1992年，结束于1995年5月，历时两年半。”

海北一所大学的一个教室里，讲台上的一位教授正在滔滔不绝地长篇大论。学生有的在做笔记，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小声地说着话。

“那边的同学，你们不想听就睡觉嘛。”教授不满地对坐最后的两个学生说到。

“真不像话。”教授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继续说到：“到了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对国债期货合约进行了修订……因此，市场上的投机气氛越来越浓厚，风险也越来越大。”教授说到这里，又停了一下：“后面第三排的女生，我虽然老，但是眼睛不花，你那本琼瑶小说可以明着看，不用在上面套一本书。”

那个女生奇怪地问了一句：“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呵呵，我是谁，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不了解，你们呀。”教授笑着摇了摇头：“现在都第二节课了，你还拿着第一节的课本，鬼都能看出来。”

教室里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教授也笑了：“不要笑了，我们开始讲到重点了。”

“老师，什么是327呀？”一个学生举手提问。

“不要着急，我马上不就说到这里了吗？”教授不满有人打断了他的话：“1995年的‘327事件’，堪称名噪一时的万国证券公司的‘滑铁卢之战’。其实，它何尝不是中国期货业的‘滑铁卢之战’。万国证券作为我国证券业界的大哥大固然经此一役而成为明日黄花，而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中国期货业的因噎废食

则更是一大历史性的悲剧。”教授又顿了一顿：“要是当时有胆子的话，有人能赚上 100 倍的哦。”教授的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大家开始聚精会神地听了起来。“根据后来的处理结果，‘327 事件’被定性为一起严重的违规事件。它是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管理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数大户蓄意违规、操纵市场、扭曲价格、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所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

“那后来怎么样了？”有人提问。

“有很多人破产，操纵这个事件的第一当事人管金生也进了监狱。”教授平淡地说。

有学生问：“就这么简单？”

教授笑了；“你以为这里的内幕是能让我们知道的？而且又说回来，要是说内幕的话，要牵扯到方方面面，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好了！下课吧！”

海北一家老式的弄堂里，教授张松正在他那鸽子笼般的房子里奋笔疾书。

“刷——刷——刷”的声音还有妇女们大声聊着家常的声音不断传入他的耳朵。

张松实在忍不住了，他推开了门，朝楼下大声喊到：“你们小声点行不，我的所有思路都被你们打断了！一天到晚不是刷马桶就是你们在吵！烦不烦呀！”

“哦哟，不得了哦，我们起码现在还在干点事情，你又在干什么？”张松的老婆停止了刷马桶，嘲讽地望着自己的男人。

“是呀，你要是嫌我们吵，你可以到一个大饭店开了个房间来好好写呀。”楼下的邻居也说到。

张松涨红了脸：“我，我在炒股票，我要是炒了股票赚了钱，我买个大屋子去！”

“呵呵！”人们的笑声更大了。

“隔壁弄的李阿毛，还有对面街的薛大脖子，人家都比你晚炒股票，但是人家现在都开自己的小车了，马上要搬新房了，可是你怎么还是在这里呀？”有人嘲笑他。

“我的股票是炒大的，我才不是像他们那样小打小闹呢，要是有人给我投资个 1000 万，我绝对能赚个几亿。”张松不服气地说。

“我看，你才是小打小闹，给你一个亿你也会亏死，你没有命哦！”张松老婆自己嘲笑自己的男人。

“对哦，本来以前看你从几万快炒到几百万，觉得你挺不错的个人，后来才几天，没等你买房子呢，又变成穷光蛋了。”有人说张松。

“别提了，现在还欠着一屁股债呢，我的命可是苦哦，嫁给你这个没有命的臭老九，刚开始的时候，评职称和别人闹了，本来应该得的房子也没了，后来又去炒股，又全赔了。早知道我就在2月的那个时候多要点私房钱了。”一提到那个事情，张松的老婆不由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那个不是炒股！跟你说多少次了，那个是投机国债。”张松嘲笑自己老婆没文化。

“不就是国库券吗！！我晓得的了。”张松老婆不服气地喊。

“对哦，一辈子我光看见你老婆伺候你了，你什么时候也买个用抽水马桶的大屋子呀？到时候你老婆就不用刷马桶了。”街坊中有人嘲笑张松：“今年2月份的时候早就叫你先买套房子，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想买都买不了啦。”

张松对那个人大喊：“冯大屁股，你等着，等我再炒股有了钱我买个别墅去！”

“呵呵，到时候你要有这个本事，你就自己去住，我呀，还是在这里刷我的马桶。”在自己老婆和邻居的冷嘲热讽中，张松“砰”地一声摔上了门，悻悻地回了屋。

张松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还是大学里的一名教授，1991年由于评定职称的时候和学校领导闹了别扭，本来应该分他的房子被无限期搁置。气的他办了长休，拿着东拼西凑的几万块钱进了股市，由于是学过经济的，所以他的见解往往比较独到，渐渐地在这个圈子里有了名气，张松曾经一夜之间拥有几百万的身价，被圈子中一时奉为神话。如果不是因为“327”。

“这个该死的327！！”张松躺在床上，恨恨地说。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四章 巧设连环局

“这个问题你不用知道，但是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虽然我们仅仅是生意上的伙伴，但是胡灵是我的女人，你这样做未免太过头了吧？”面对着惊慌失措的齐雨，万强心里一阵得意。

科技股“腾龙科技”自一月前被“万和”公司整体收购后，“万和”公司暗中虚炒股票，水涨船高的股票价格在42元的时候崩盘，股价狂泄不止，“万和”老总齐雨人间蒸发。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1995年3月初的一天。

叶凡平的办公室里，叶凡平四人坐在沙发上，桌子的对面是一排外国人，其中有一个外国人正在向叶凡平他们念着一份报告，在他们侧旁，一位翻译小姐正在进行同声翻译。

“我们得面对现今中国股票金融市场与国债市场出现的“327”事件，上交所宣布的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交易异常，经查是某会员公司为影响当日结算价而蓄意策划的。我们分析，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后果可能会很严重，也许将来会波及股市，但什么样的影响，结果还不好说，参与国债交易的一些公司可能要破产。”

“那这个意思就是……国家要出手整顿？”周敬生提问。

“是的，根据我们的分析得出的就是有一些有背景的公司刻意违规、操纵市场、扭曲价格、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所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同声翻译小姐一字一顿地把国外专家的话翻译给在场的叶凡平四人。

叶凡平望着外国专家，外国专家确定地点了点头。

“我去你妈的！！完了……”万刚绝望地叫了一声。

叶凡平也愣了，他没有想到钱来的快，去的也快。

时光回溯到1994年。

“多好赚呀，这个国债期货市场涨了一年了！”

“早上101.5开的，晚上104收的，当天就能番1倍呀！”

这是海北1994到1995年的情景，大街小巷都在议论那近一年的“国债期货牛市年。”

A股的经历让叶凡平感受到了证券市场给他带来的巨大利润，轮到了“国债期货牛市年”叶凡平自然不想放过。

叶凡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将想法告诉周敬生。

“你现在进去不合适！”周敬生当头给了叶凡平一瓢冷水。

“你觉得我现在进去是太仓促了？”叶凡平望着周敬生。

周敬生对叶凡平说：“是的，我觉得你现在进入根本不是在赚钱，而是在找死。”

万强问道：“怎么理解呢？”

周敬生说：“中国的证券和期货市场不稳定，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一个有

效的方法，这就好像一片结了冰的水面一样，我们在这一头，冰面的那边是一大片结满了果实的树，我们就相当于越过冰面去采果子。冰面看似平静，但是谁也不知道下面是否暗流激涌，更危险的是，要是进入这个市场投机的人越多，就好比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走到这个冰面上要到对岸去，在我们不知道这个冰面是厚是薄的情况下，所有投资者资金量的大小就相当于要去摘果实的人身体的轻重一样；要是将巨大的资金投入进去投机，那就好似一个身体很重的人要去河对岸，搞不好的话，冰面碎了，落水了就会很难爬上来了。”

叶凡平不解地问：“那我之前赚钱的那些 A 股怎么说？”

“凡平，我们当时仅仅是运气好，才会投机成功，但是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准的，不如找个专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后我们再行动也不迟呀。”万刚对叶凡平说。

万强不同意万刚的说法，他对叶凡平说：“现在要是不赶紧做的话，晚了就没机会了。”

叶凡平也说：“是呀，现在银行已经不能再给我们提供贷款，我们手里的地皮再抵押的话那样就没有退路了，现在我的资金链面临随时都会断裂的危险，我这也是不得已。”

叶凡平皱了皱眉，大家现在分成两边，他和万强打算投机国债，但是万刚和周敬生认为不能轻易地进入。叶凡平也明白，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房地产现在是越来越不景气了，他们在海北船东投资开发的项目像一个张着大口的老虎一样，钱都投入了这个无底洞，还好有原来 A 股打的底子来维持，但是再这样下去，再过一年，跳楼的就是他们。

所以他打算铤而走险，再进入资本市场，争取这次运气好，捞一票就走。

周敬生何尝不明白叶凡平他们现在的困境，叶凡平的成败也关系到他周敬生的政治前途。“要不这样吧，凡平你们一方面先做，让万刚到香港想点法子，让那边的人帮分析看看我们该怎么办。凡平你们紧记，一不对，就收。”

还没等万刚那边有消息，1995 年的 2 月 23 日，那个赌命的“327”，不光是万国证券王国的滑铁卢，也是叶凡平人生的滑铁卢。

无奈之下周敬生通过关系找到国内某著名资本运作专家，资本运作专家给周敬生出了个方案：

一、找一个连续亏损的公司，买通董事长，给董事长好处，把公司资产便

宜定价。

二、注入所谓优良资产，然后进行宣传造势，经过一系列的运作，公司股价开始上涨。

三、然后你再注册或者买类似的公司，也同样注入优良资产，用同样的手法使得这个公司账面盈余，然后这个公司股票也上涨。然后两个公司分别为对方互相担保向银行贷款。

四、增发股票，实行配股，这个将是融资的关键。

五、再怎么亏损的上市公司，他也有一定优良的置换资产，等资金到手把企业的优良资产置换成破资产，卖给其他企业，或者运用你掌握的行政力量攻关，让国企对他们进行收购。但是注意，要是国企收购的话，那个老总必须是个——贪官。

六、然后就让公司自生自灭，ST也好，摘牌也好。

“简单地说是这样的，关键是要找个懂行的操作。”周敬生说：“你我都不是内行，所以我们要找个合适的操盘手。”

“难道ST后我们没有责任吗？”万刚问。

“没法查责任，ST又不是在我们手上。不良资产的影响不是一时显现的，只要我们之前的账目，也就是假账做的好。所以他们说的，要是卖给贪官的话机会更大一点，多给点钱，1000万或者2000万这样，到时候跑路的是他。”周敬生把著名资本运作专家临走时留下的话讲给万刚听。

叶凡平问：“那那些股民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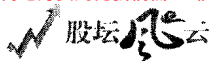
周敬生头也不抬：“跳黄浦江。”

万强咋舌：“这……也太损了吧。”

周敬生说：“这是个弱肉强食的市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个比喻用在现在的证券市场来说再恰当不过了，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地吸引资金来当替死鬼。”

“什么性质的资金啊？”万刚问道。

“自然全都是中小股民。我知道他们进来都会被套，可没人逼他们进来啊，他们自愿的，没人逼。要怪，只能怪他们自己——这是大鱼的理论。”叶凡平恶狠狠地说：“不是他们跳黄浦江，难道让我们跳吗？”叶凡平站起身来，拉开了窗帘：“不是我们死，就让他们死。”



又是一天。

“青菜的价钱又涨了，真是该死的，还有这么多烂的，卖菜的真心黑哦”，张松老婆一面洗菜，一面愤愤不已地说。

“请问您知道张松先生住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吗？”有人问到。

张松老婆头也不抬：“那个瘪三在家睡到晒屁股呢。”

“哦，是这样呀，我的老板找他有点事情。”来人继续说到。

张松的老婆这才发觉气氛有点不对，她抬起了头，穿着笔挺西服的人侧过了身，身后豪华的加长“奔驰 600”中，万刚走了下来。

当中午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了张松的脸上，“砰”的一声，屋子的门被弹开了，张松的老婆那肥大的身躯弹了进来。

“怎么了？”张松从床上弹了起来，看着上气不接下气的老婆。

当张松的老婆缓过了气，一个巴掌差点将瘦弱的张松拍个半死。“我就说你有富贵命的！！”

在叶凡平的办公室，面对着一身名牌的三人，张松那一身老式的确良衬衣显得有点滑稽。

“对于你们之前的那个方法，我仔细研究过，现在你们能有那么一笔资金吗？”张松问叶凡平。

“现在我们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但是钱我们还是有一些的。”万刚说。

“收购的钱不是问题，我们想请张教授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策划。”叶凡平说。

“实在话，你们怎么会想到我呢。”张松有疑惑。

“之所以找你，不光是因为你被那些炒股的奉为神话，找一个好的股票操盘手不难，难的就是找一个好的经济分析师，他不光要对证券市场熟悉，而且精通各种资本市场以外的知识，包括实业。你正好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郑重地邀请你张教授来当我们的总经理！！”

张松此时觉得热血沸腾：“好！既然叶老板这么看的起我，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应张松的要求，叶凡平他们重新布置了一间有黑板和投影仪的房间。

张松正在房间里给叶凡平三人详细讲解着。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能控制股票

的涨跌，甚至左右市场的走势。股民四处打探的是他们的消息，唯其马首是瞻，他们就是俗称的股市庄家。他们是怎样相中一家上市公司的？数亿资金怎样操作才能得心应手？又如何全身而退？这个我来慢慢给诸位解答。”

叶凡平问：“那么坐庄需要多少资金？”

张松：“不算多，一般几个亿吧。”

“我去！还好……”万强吐了吐舌头。

万刚问：“成功的一次操作战果如何？”

张松：“有人用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让一只股票涨了大约 20 倍。货出干净后，资金的回报率在 80 ~ 400%。”

叶凡平问：“那么庄家是怎样选择股票的？是不是有人给指定股票？还是他们已经知道内幕？”

张松：“一般来讲，是看那些有发展潜力的股票，或者是新兴产业的股票，还有就是坐庄策划者在坐庄之前与上市公司之间有一系列的谈判，主要说的是一些收购的攻关的具体细节。”

叶凡平问：“‘庄策’是专门跑公关的一些人吧？他们与上市公司谈些什么？”

张松说：“对，一般是由他们来牵线。他们是一些经常往上市公司跑，对上市公司很熟的人。哪些上市公司有好的项目，好的整改措施，资产兼并的计划他们都可以得到。他们向暗头，也就是庄家提供有炒作价值的上市公司，庄家就可以去融一些资金过来。这样一来，庄家有资金，上市公司有好题材，这些人在当中保媒牵线，让庄家同上市公司的老总坐到一起来谈条件。”张松顿了顿，望着周敬生说：“很多就是像周局长这样的，具备一定关系背景的人。”

万刚问：“庄家需要了解公司的什么基本情况？”

张松：“庄家最关心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不光是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的结构，而是要从中发现它的价值，这也是庄家应对监管所需要的。上市公司老总也好，证券公司老总也好，说的 90% 都是假话，但他不可能利用所有频道说假话，那么庄家需要从不同角度了解他的真实情况。所以说股票市场是一个信息最为发达的地方，各个都有无数的小道消息，大家都有自己的门路，这个就是股票市场的特点吧。我以前就是靠收集资讯而赚钱的。”

叶凡平说：“你的本事还不限于此吧？”

张松说：“呵呵，我是一个经济学教授，我的优点是具备了他们那些所有基本的技能，并且我还可以负责造势，选题材，策划公司的整合，并且像你们说的我还是一个好的操盘手。”

叶凡平问：“这种操作成功率怎么样？”

张松说：“不一定，根据你的资金流量的大小而定，如果是相互之间沟通比较深入的话，成功率就会很高。当然在股票市场上，相互间的认可和选择是很重要的。比如有一次，有庄家拿着2个亿的资金跟某家上市公司洽谈合作，过后不久联系人告诉他们，人家已经找了另一家，对方有8个亿的资金。”

叶凡平问：“相互认可和选择怎么说？给个例子来我们看看，庄家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张松：“一般来说，庄家不但需要上市公司在策划方面给予配合，有时还需要从上市公司高管那里拆借股票来进行进一步运作。有的人负责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名义利用或者掌握上市公司的大量股票，让庄家有种买进股票十分困难的感觉，就是行业里所说的‘吸货’困难，这时庄家往往会从他那里以较优惠的价格将拆借部分的股票用作打压股价的筹码。待庄家吸足货后，再把筹码还回去。这样一来，庄家就不必再从二级市场上吸取用于打压的筹码，可以缩短坐庄的时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庄家吸货阶段，有时还需要上市公司公布利空消息加以配合。例如有一次在炒作某公司的股票时，就通知该公司发布了一个大幅亏损的消息，在市场的恐慌中，庄家就可以顺势打压，从容吸货。”

万强问：“这种消息往往需要的是公关方面的处理吧？就是所说的作假？”

张松说：“不但如此，方方面面的关系都要打点好，比如你做成亏损税务局会查你，资产大幅减值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关也要过。”

万强问：“是否说有了各方面的默契配合，坐庄就可以水到渠成了？”

张松说：“这个不是绝对的，股市是各种利益集团角逐的场所，你想赚钱，人家也想赚钱。这钱从哪来？我得到的就是你失去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零和游戏’。利益冲突在股市表现得最直接、最尖锐。谁能成为胜者，不但取决于资金实力的大小，也要靠庄家的操盘技巧，当然，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而且你们的自身条件，官方商方，在海北这个地方都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企业。”

叶凡平问：“是不是在前一步就要做好第二步的计划？”

张松：“事实上，坐庄需要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早在坐庄之前就应该把完整的计划做好，包括计划达到多高的价位，在什么位置需要整理洗盘，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应如何应对，回调的幅度有多大，在每一个关键位置重要的技术指标会达到多少等等。在拉升阶段，可能每天收市后都要开会研究。”

叶凡平说：“看来要想得到大的回报，付出的代价也是大的。”

张松说：“那是自然，坐庄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坐大庄。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坐快庄，只需要几个操盘手就够了，也不需要定计划，因为盘面也不好控制，完全靠随机应变，相机行事，前提是资金实力非常雄厚。”

万刚说：“我们之前的资料里经常出现‘洗盘’这个词，什么时候需要洗盘，有没有洗不出去的？”

张松说：“察觉到较大资金进来，或在低位有大量的跟风盘时是要洗盘的，但庄家受资金和时间的限制，也有无法完成洗盘的情况。例如正当要开始大幅拉升时，突然发现有大量资金进场，此时庄家也会感到为难。有时会调查资金的来历，并主动找对方联系希望达成默契。这些就靠平时积累的公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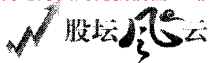
叶凡平问：“要是遇到难以达成默契的时候怎么办？”

张松：“如果外来资金进场仅仅是为了分一杯羹，一般庄家也会容忍它。就怕它是进来捣乱的，它不服从你的安排，而且干扰你的操作。对于这样的角色，庄家对付你可能会不择手段。在市场上很多较量就是在为生存而战，这些方面你们比我清楚的多，也会做的多。”

“要做大，就要从别人看最不起眼的地方着眼。太好的股票，好多人都盯着呢，我们要进去肯定要和其他的庄家打架。按照我们现在的资金流量，要是挑太好的股票的话可能会被其他庄家围攻，所以我们一定要出其不意，还不能得罪其他的朋友。”张松拿着他的计划书，慷慨地说。

“有道理！继续。”叶凡平插了一句。

“所以我们要选一个垃圾股，大家都不认为他有机会的。海北电机应该是一个好的目标。这个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电风扇生产，原先为了解决国营企业的历史问题，也就是为了找出路，或者说白了就是企业为了在市场上募集足够多的周转资金，扭转困境，上市了。上交所上市股票代码叫（SH39848）。但由于企业是老的国营企业，经营机制不灵活，这些是国营企业的通病，同时没有



新产品开发，面对空调行业的兴起，使电风扇企业面临巨大的冲击，企业开始亏损。”

“这个股票92年刚上市的时候，每股收益1元，但是在过了一段时间后被行业的冲击造成亏损，然后是5毛，现在是每股亏损1毛，已经成为垃圾股。现在股票的总股本3亿，流通股本1亿。目前价格才3元，这个是现状，我将之前你们给我的计划做了一定的修改，然后选定这个作为首要的收购对象。”

叶凡平问：“我们现在一个民营企业要收购国企，现在的政策行得通吗？”

张松说：“你们不是一般的民营企业，你们是由以前的海北国有企业转移而来的，就是相当于嫁了出去的媳妇，回娘家难道不可以说话？不可以要点东西？你们先可以这样嘛，让叶总以前靠挂的那个公司来进行收购。海北电机现在是归属于机械局下面的，这个公司对于机械局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上海电机的人还天天到他们那里要求扶植，局里也早烦了。而且由于公司业务过于单一，市场前景市场不好。属于国企重组对象中放任不管的那一部分。现在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张松顿了顿，“为什么我要找一个这样没有出路的企业呢？我除了看重他的基本情况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厂子的位置正好位于浦东开发区的黄金地段，要是开发的好了，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

叶凡平拍拍手：“真是一个完美的局。”

张松有些得意：“中国就是这样，第一个100万总是比第一个一亿要来的难，就是因为没有钱，要不我早就发了。”

“请问张教授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干。”万刚问张松。

“先在二级市场上买1000万股，由于目前价格低，成交清淡，我们也买不到多少，只有给这些套了很多钱的人一点甜头，才能让他们卖出来。第一步，我们把股票的价格弄到5元，我们的平均成本估计也就在4元左右，那样就有1000万的账面利润了，这点利润对于我们根本不是主要的，但是却是关键的。”

“然后在5元附近震仓洗盘，把底部的筹码洗掉。因为毕竟有不少市场的炒家可能已经获利，不把他们手里的股票让他们出来，以后我们再让股票上涨，压力就太大了。这样的话由于之前的涨幅比较大，我们通过洗盘，我们可以把市场的平均成本弄到5元左右。在洗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自己控制一下股

票，高抛低吸，估计又能产生 1000 万的利润。但这点也不是重要的，关键是同时可以把我们控制的股票数量提高到 2000 万股，有了这个数量，这个股票的短期走势我们基本就可以控制了。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开始将股价逐渐拉高，拉到 7 块的时候就向外散布消息，说有企业去机械局要求收购这个企业，我们再配合消息，利用股评，吹一下这个公司，同时我们继续自己加大力度买股票，股票价格会出现一个高潮，从 7 到 10 元，估计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已经有了 3500 万股了。”

张松继续补充说，“关键是一定要把机械局负责股份公司的人搞定，要是不能办好，我们的计划就都泡汤了，进去的钱也都出不来了。”

叶凡平办公室中，叶凡平他们四人在合计着刚才张松的话。

“那从 7 元到 10 元的这个过程中，还有之前的那些一起，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了。”万强说。

“是呀，现在这个时候，钱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了，到什么地方弄这样一笔呢？”万刚也愁。

叶凡平拍了拍周敬生的肩膀：“这个就靠我们的周大局长了”。

“我，我怎么行呢？”周敬生疑惑地道。

“我要在你的那几个亿的拆迁费上做文章。”叶凡平笑着说。

“对于‘海北机电’收购这一事件，我觉得这是一个解决现阶段国有不良资产出路的尝试。我认为可以做一个试行，一来是考察民营企业；二来是考察国有企业的自身突破能力，对于双方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认为我们现在有些企业的职工没有危机意识，思想还是停留在以前大锅饭的时代，我觉得就趁这一次国有资产重组改造的机会，我们可以让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职工进行优胜劣汰，让他们到市场经济大潮中去谋发展，让他们有一种危机意识，这样他们才能进步。”周天宇在政府工作会议上的一番话，决定了上海万千国企职工的命运，“下岗”这个词汇第一次从人们的口中传了出来。

“没想到说的容易，做起来却那么难。”叶凡平说的是那天收购的谈判。

“叶董事长，不是我们不想卖，而是实际的股权我们不是大头，我想你们也理解。”那天那位海北电机领导的话仍十分清晰。

在叶凡平他们收购的时候，张松也没有闲着。

海北某个重点大学的一栋大楼旁，“国家重点软件研究院”的牌子下，张

松正满脸堆笑地走下台阶，一个教授模样的人正在送别，身后跟着几个学生模样的人。

台阶下，一辆豪华奔驰轿车已经打开了门，豪华的车子引来过往行人的一阵羡慕。

“老张，你来找我可真的是帮了我的大忙了，这样我的研究可有钱了。”教授模样的人对张松说。

此时的张松意气风发地说：“老许，说什么呢，我这次是来求你们帮忙的，好了，我先走了，你们忙，留步留步。”

在张松一个领导式的挥手告别和那个“老许”的点头哈腰，差点就三鞠躬的遗体告别式的送别中，张松钻进了奔驰车中。

不远处有两个上了年纪的校工望着远去的奔驰，小声议论：“那不是以前的张教授吗？听说他和这个许教授原来不和的呀？”

“我也听说以前他们闹得很僵哦，最后听说许教授胜利了，这个张教授后来办了长休了的呀，没想到今天他这么风光呀。”一个校工说到。

“据说他炒股票了的。”一个校工说。

“喔哟，那看来是不得了的哟。”两人同时赞叹到。

证券交易大厅中，人群涌动。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盯着一块电子板。

“看见没，涨了！！”一个股民说，“早知道我以前就多买点了，谁知道呀……不过我还是有个十几万的了。”

“您现在已经成了海北有名的股市大户，请问您当初是怎么想到先人一步的呢？”电视台的记者正在采访着一位赚了钱的股民。

“我当时差点就跳黄浦江……”股民有点语无伦次，他的老婆暗中推了他一把。

股民回过神来：“哦——我是根据我以前的经验，当股指跌落到这个位置，市场已极度低迷，人气涣散至冰点，但我判断，大盘真正见底了，于是不断地在低位建仓，收集筹码，相信行情定会在绝望中产生。但是这些是次要的，关键是海北机电这个股票我非常看好他，哈哈哈哈哈。”

“对于本次的收购行为，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不过对于海北而言，这是一次解决国有资产遗留问题，重新焕发国有资产活力的重要尝试，谢谢观看本次报道。”

看着电视上的报道，叶凡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谢谢你了李台长，祝我们合作愉快！”叶凡平放下电话，对万强说到：“到时候你亲自跑一趟，再给李台长送张支票过去。”

海北的新闻媒体已经在叶凡平的授意下，开始在报道这次收购了，毕竟是不一般的事情。

看着电视中的画面。

“是时候开始走老路子了。”叶凡平喃喃地说。

“沪东饭店”叶凡平的包厢中，4人正在围着一个干部模样的胖子说话。

“刘局长，这次我们就靠你了。”叶凡平暗中把一张银行卡塞入胖子的上衣口袋中，“哎呀，这个怎么好意思呢。”胖子虚伪地推托，其实他已经暗中得到了某个人物的授意，这次的收购是势在必行的。

“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叶某人，你一定要收下，真的多谢你呀。”叶凡平把银行卡塞入了胖子的口袋，“说实话我还要谢谢你们呢，我们机械局对这个也是头痛不已，每年对他们的补贴就已经是一个大数目了。”胖子说到。

“大家合作嘛，你们只要把价钱定的合理点就可以了。”万刚笑着说。

“自然、自然。”胖子连连点头。

“刘局长，这是我公司公关部的姚秀秀。”

姚秀秀站起来走到刘局长身边说：“刘局长，我代表公司谢谢您。”

刘局长看着姚秀秀婷婷玉立的苗条娇体，该凸的地方凸，该瘦的地方瘦，比时装模特还婀娜多姿。如玫瑰花瓣般鲜艳娇嫩的面容上，一双水汪汪，深幽幽，如梦幻般清纯的大眼睛。娇俏玲珑的小瑶鼻，樱桃般鲜红的小嘴，加上线条流畅优美、秀丽绝俗的桃腮，似乎古今所有绝色大美人的优点都集中在了她脸上，只看一眼，就让人怦然心动，还有她那洁白得犹如透明似的雪肌玉肤，让人头昏目眩、心旌摇动。好色的刘局长就如同看到了一位纯洁无瑕的白雪公主，不食人间烟火的瑶池仙姬。

刘局长摸着姚秀秀的手说：“不用谢。”

看着刘胖子的神态，叶凡平知道事情已经成功了。说：“刘局长，我们还事情，就让秀秀陪您吧。”说完和刘胖子握了握手就出去了。包厢中只剩下姚秀秀和刘局长。

刘局长拉着秀秀的手。老男人猛地扑向这个诱人的美女。

一段时间后。海北最豪华的“金玉宾馆”的会议厅里。

“哥，看我的这个衣服怎么样，呵呵。”万强正在后面的休息室对万刚说。

“行了，用现在流行的香港话说，你就是一‘靓仔啦’。”万刚也乐他。

“再帮我看看，以前签约的是你，现在好不容易轮到我了，该让我美一次了。”

万强西装革履地走出休息间，迎面而来的是一阵闪光灯的轰炸。

万强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万刚赶紧推了万强的腰一下。

万强此时的心中回想到那部黑白的战争片，片中的英雄举着炸药包：“为了新中国！冲呀！”万强心里这么喊着。

签字仪式上，叶凡平仍旧没有出现，他此时正在会议厅后面的房间通过设在签字仪式房间天花板上的摄像头观看着整个过程。

在叶凡平他们的攻关下，机械局以两块的价格卖给了他们机械局所拥有的“海北机电”的1亿股，这样他们就成功收购这个公司了。

一个月后。

“沪东饭店”的一个大包间中，满满地坐了三桌子人，客席的两桌上坐的几乎都是学生模样的人。主桌上，张松代表叶凡平给一个老师摸样的敬酒。

“老许呀，这段时间多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赶工，我们真的几乎失了先机了。”

叶凡平也说：“是呀许教授，真的多谢你们了，你们可是帮了我们大忙，对于你们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这些国企走出困境，我们深深地表示感谢。我们现在打算特别给你们一笔经费，让你们的研究有更大的发展。”

“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用客气嘛。”许教授满脸堆着笑。

万刚站了起来，拿着酒杯走到了那群学生中间：“我代表我们公司再次感谢大家，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先干了这一杯。”万刚一仰头，酒流入了口中：“第二，我代表公司奖励大家五十万！！”

“哗！！！”

人群沸腾了，在90年代这对于他们这些清贫的研究生而言，五十万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谢谢万董事长！”“谢谢叶董事长！”的喊声此起彼伏。

席间，许教授靠近张松：“老张呀，说老实话当时真有点对不起你，当时

只有学校一个名额，最后给了我，我一直觉得亏待了你，但是看见你现在这个风光，我觉得很欣慰呀。我知道你现在什么都不缺，所以我敬你这一杯当作补偿好不？”“都过去了，大家还是好朋友嘛。”张松笑着说。

万强过来敬许教授酒了，许教授连忙站起来，叶凡平看见张松偷偷地把酒给倒在了地上。

在送走了许教授和他的学生后。在叶凡平那辆加长新款奔驰 600 “普尔曼”里，叶凡平问坐在对面的张松：“那个许教授就是你以前评职称的对手？”

“是呀，就是他，当年要不是他使了钱，现在我早也是博士导了，我现在仍旧没忘……”张松恨恨地道：“我操他妈的！”

叶凡平说：“所以你一开始就是主动想到设计他了，我说的是吗？”

“也算他背，这个黑锅他不来背，难道我们来背呀”张松说的。

叶凡平问：“下一步呢？”

万刚说：“东莞的一家民营企业已经和我们谈好了，我们将原来电风扇的生产线和其他部件卖给他们，估计会有 1 亿左右。”

“那样一来，我们就合理地完成了企业资产的转换了，现在我们将所谓的高科技注入这个公司，那些生产线卖了，又可以叫李台长他们炒一笔。”叶凡平说到。

周敬生喝醉了，他忽然怪里怪气地模仿电视台的播音员的话对叶凡平他们几个人说：“根据我们的分析，对‘海北机电’资产的重组是一次非常正确的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这次重组，让原本落后的、单一生产模式的一个老企业焕然一新，从此变成一个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高科技企业！！”

“哈哈哈哈哈！”

一阵狂笑从奔驰的豪华加长奔驰车里传了出来。

1995 年 5 月初的一天。

于新华看着报表上的数据，眉头拧的越来越紧：“搞什么名堂，一塌糊涂的。”

于新华把秘书叫了进来。

“这个股票有问题，你给我回函告诉他们，他们要求配股的申请被我们驳回。这个公司不应该被批准增发。”于新华对秘书说。

叶凡平的办公室里，万刚正在接电话：“哦，我知道了，谢谢你了。”万



刚放下电话：“刚才收到消息，我们的配股申请可能被驳回。”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张松点点头。

“是怎么回事呢？”万刚问张松。

“看来是我们的数据有问题，可能是我们提供的材料让人看出来了。”张松说。

“现在有什么方法补救？”叶凡平问。

“现在我也不明白漏洞出在什么地方，还是他们另有所图，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只有两点可以尝试，一是找明眼人来看看我们的差错出在了什么地方，最好是找“他们”里面的人；二就是公关了。”张松说。

“先查清楚是哪个主管较为妥当。”万刚接口到。

叶凡平说：“老规矩，你和万强去办。”

“主管我们审计方面的是于新华，这个人平时没有什么嗜好，也没有太多的官商方面的来往……”叶凡平坐在红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万强的汇报。

“这样的人最不好接触了。”万刚皱着眉头说。

“现在从哪个方面下手都不知道，几乎都是在进行试探性地活动，但是我们又不敢太张扬，因为他的活动圈子仅仅局限于工作和生活上的一般朋友方面，要是我们从这些方面入手都是非常招惹惹人眼球的。”万强说到。

“现在接触他进展怎么样？”张松问。

“不是很理想。”万强摇了摇头，皱着眉头说：“我们那天本来想请他吃顿饭的，车子都在他办公室楼下等着了，但是被他一口回绝了。”

张松点点头：“情理之中，换做是我，估计也会那样做，你想想看，要是我现在目标那么显眼，而你们又是刚刚被我驳回的公司，这么一接触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

“那现在怎么办？”万刚问。

“你们出面我估计是不行的，至少现在这个局面是这个样子。”叶凡平站了起来：“只有敬生了。”

“沪东饭店”叶凡平专用的包厢里。

“真没有想到，周局长你会来找我。”于新华心里虽然诧异平时八百里都扯不到一起的周敬生今天居然会来找他吃饭，但还是客套地说。

“哪里，哪里，我也是受人所托，受人所托。”周敬生笑着说：“我有一个

朋友……”

于新华一眼就明白周敬生的意思，他的心里开始叫苦。

夜深了，于新华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今天饭桌周敬生的话仍旧在耳边回响。

“现在你看看哪几个上市公司是清白的，我看呀都没有，但还不是过的风光光，就拿今年来说，‘高山发展’、‘通讯源’你看股票价格那么高，都是人为炒上去的。大家都有这个想法嘛，总之就是一句话，我们都好似在随大流，只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不点破就好。”

于新华何尝不明白“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但是他也有自己的想法，毕竟叶凡平他们和他于新华之间可以说根本都没有接触过，于新华也明白，不是看着他现在的位置，叶凡平他们也绝对不会来找他。

对于这个事情，于新华心里明白的很，要是帮了他们，最后无论哪一方面出了问题——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麻烦，都会将彼此牵扯进去，但是要是不帮这个忙，以后估计前途将会变的非常迷惘与叵测。

“还想什么呢？早点睡了。”妻子翻了个身，不满地说。

于新华索性起来，于新华坐在客厅里，点燃了一支烟，看着自己的家，彩电，冰箱，流行组合柜，真皮沙发，该有的他都有了。

该做的之前他也做了。

“我这个也是受朋友所托，不得不帮，这个人情我一定会记住的。”周敬生的这句话让于新华反复回味了好久。到底自己是应该帮还是不应该帮呢？帮的话又怎么个帮法，于新华拼命地在试图整理一个头绪。

“爸，你怎么起这么早呢？”于自敏揉着眼睛走出了自己的房间。

“还不是因为你，你看看你这个学期的成绩，下降那么快，你今年都高三了，不上大学的话，你这辈子该怎么过？我问你？”于新华低声训斥着自己的儿子。

于自敏吐了吐舌头，低头溜进了卫生间。

望着窗外黑蒙蒙的天空，于新华也不知道心里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孩子学习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每天都要起的这么早，成年人也都吃不消，何况是一个孩子。于新华心里这么想着。

这些盘旋在于新华的脑海里，一直到下班还没有理出一个头绪。

于新华刚下楼，“于主任，我们已经在下面等你一天了。”万刚从自己的奔驰车里走出来：“晚上赏脸吃个饭好吗？”万刚低声问于新华。

于新华若有所思地考虑了一下：“去吧。”

席间，交杯换盏仅流于客套，主客之间都显得非常谨慎，大家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今天的一餐饭真的是纯粹吃成了“交流感情”了。

万刚的车将于新华送到了家门口，末了，万刚握着于新华的手说：“于主任呀，我们都不是第一天做生意了，你帮了我们，我们会记得，我们心里有分寸的。”

万刚握着于新华的手紧了一紧。

于自敏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

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于自敏回头一望，赵敬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你给我过来。”

于自敏一把将赵敬的手拨开：“想怎么着你？”

“你小子是不是傻子？告诉你以后不要老和孙艳一起，没记性呀！”赵敬推了于自敏一下。

于自敏回了赵敬一下：“没本事就不要学别人追女孩子，又不是我要主动和她一起的，她看不上你，找个理由避开你还不行呀？”

“我操你妈的。”赵敬被于自敏揭了短，恼羞成怒地伸出手掐着于自敏的脖子，两人扭打在一起。

旁边暗处蹲着的几个小青年看见了，连忙冲了上来。

“怎么地，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一个打头的说。

于自敏瞪着他。

四五个同校学生将于自敏拖到了一个小巷里。

“以后我要是再看见你跟她在一起，我打断你的腿！”赵敬恶狠狠地对倒在地上的于自敏说。

于自敏倔强地抬起头，眼睛瞪着赵敬。“你他妈看什么看。”赵敬看着于自敏的样子一阵不爽，又上去补了几脚。

“有人来了。”赵敬那伙人里有人喊了一句。

“妈的，今天算你走运。”赵敬丢下这句话，人作鸟散。

“你们别走，有本事一个一个来！”于自敏嘴角淌着血，不服气地喊着。

人已经走地好远了，于自敏再怎么喊也没有用，他恼怒地将一个汽水瓶子踢飞老远。

万刚坐在车里静静地看着于自敏。

万刚手下回过头来：“老板，要我们出去把那帮小孩教训一顿吗？”

万刚摇了摇头：“治标不治本。”

“你怎么了？”于妻看着一身土的儿子，心疼地说。

“没怎么，我摔了。”于自敏烦躁地推开母亲的手，欲迈进自己的房间。

“你和别人打架了？”于新华拦在儿子房间门口。

“没有，我就摔了一跤，用的着这样吗？”于自敏让过父亲，“砰”地一声关上了房门。

“这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于妻埋怨到：“你也不管管他，看他什么样子！”

夜深了，于新华偷偷地进了儿子的房间，于自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于新华拿过一条毯子，轻轻给儿子盖上。

于自敏被惊醒了：“爸。”

于新华点点头，做了个禁声的手势。

父子俩就这样坐下来，小声地谈着话。

“他们怎么能这样。”听望完儿子的话，于新华感到愤怒：“你怎么不去报告老师呀？”

“爸，我都已经高三了，要是在国外就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不知道，现在的学生都有一种心理上的倾向，有事情找家长和找老师被认为是最丢脸的事情，会被别人看不起的。我之所以这样不也是因为害怕在同学面前丢了面子吗？”于自敏说到。

“那天天这样也不是一个办法呀。”于新华明白自己儿子的想法。的确，面子这个事情，对于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要不以后下晚自习我让司机去接你？”于新华问儿子。

“那样在他们面前不更丢面子吗？以后他们就会到处宣扬说我因为怕了所以告诉家长了，多丢脸呀。”于自敏说：“我自己躲着点就可以了。”

“还不知道他有个儿子。”叶凡平对万刚说。

“是呀，我也是听李台长提了一嘴后才知道的，最近好象要考大学了。”

万刚说着。

叶凡平点了点头：“大学真是好呀，我们当初是耽误了……当初也是不得已，你看我爸最后不仍旧没有回来吗。”

“要不我去找我们学校以前的关系，要是好的话可以帮于新华一把。”张松接口到。

“这个不错，毕竟人家帮了我们一把，我们应该懂得回报。”叶凡平站起身来，走到发球台。“你去看看最好能找个好点的，缺什么你告诉我们，我们想办法解决。”叶凡平说着，转身上杆，然后下杆发力，将一个高尔夫球开了出去。

高尔夫球划着悠长的弧线落在了260码以外的远方，万刚也走了过来。他们面前，碧绿的草坪在阳光的照耀下有一种分外的明媚。叶凡平将高尔夫球杆交给球童，与万刚慢慢走向远方。

晚自习上于自敏正在思考着今天怎么样能躲过赵敬的骚扰。

“今天的笔记，给你。”孙艳灿烂的笑容出现在于自敏面前，将于自敏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中来。

赵敬嫉妒地望着于自敏和孙艳。于自敏无意中看见赵敬对着自己做了一个开枪的手势。

赵敬早退出了教室。

于自敏知道今天自己又将面临一场恶战。

下课了，“自敏，再见。”看着孙艳和别的女生向自己挥手，于自敏心里暗暗叫苦。

校门外不远处，赵敬和几个本校学生还有几个社会上的小混混蹲在路旁看着从学校走出的学生。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于自敏心里这么想着，硬着头皮走出了校门。

“看看，还真敢出来呀。”一个混混首先发现了于自敏，赵敬和一个染发的青年站起身来，其他人跟着他们向于自敏走去。

本校的学生三三两两地在远处围观着。

“那个好象是我们学校的赵敬吧？”有人小声问到。

“看呀，那个听说就是这片的老大，据说他和赵敬是结拜兄弟呢。”有人在议论。

赵敬觉得很受用，在同学面前大大地出了一次风头。

“你就是那个叫于自敏的吧，听说你很嚣张？”为首的染着头发的混混嘴里叼着一根烟，挑衅似地望着于自敏。

“他嚣张又怎么地？”一个声音让赵敬很不爽：“我操……”赵敬回过头去。

一队黑色的奔驰轿车缓缓地开近这群少年。

车队上下来的三十多个清一色黑西服男子三三两两地分散站着，其间的空隙正好让围观者将圈内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

“我的妈呀……”赵敬和那群混混早已经吓的差点尿了裤子。

“小小年纪，装老大？”万强饶有兴致地绕着刚才为首的染发小混混身旁走着。

“你觉得黑社会该是个什么样子的？”万强瞪着染发的小混混。

小混混已经吓的说不出话来，万强感觉无趣，他转问赵敬：“你见过真正的黑社会吗？”

赵敬摇了摇头，但是看了看万强随即又点了点头。

万强皱着眉头摇了摇头，又转而笑了笑：“说老实话，我也没见过。”

“你们不是想冲大头吗？好，我现在给你们个机会，你，还有你留下。”万强指着赵敬和染发的混混：“其他人尽量去找人来，我们今天就和你们好好玩一玩。”

赵敬几乎都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尿快要喷出来。

万刚从豪华加长的奔驰车上下来。

万刚望着于自敏：“你爸爸在等你回去呢，上车吧。”万刚只轻轻说了这么一句。

“我的侄子只想好好学习，跟你们没有瓜葛，以后你们想要玩，就来找我们。”万强拍着于自敏的肩膀对着赵敬他们说。忽然万强一个耳光将染发小青年嘴里的烟头打掉：“以后小小年纪不要学抽烟！”

“不敢了，不敢了。”赵敬和染发小青年连滚带爬地钻出了圈子。

其他小青年钻过穿着黑西服的保镖四下飞散。

万刚的车队去往在于自敏家的路上。

万刚在车上打着电话：“于主任呀，我是万刚，刚才在路上遇见了你儿

子，我顺路把他送回来了……”

北京金融街的茶楼里。

万强正和于新华热情地聊着。

“我们应该及时向你汇报呀，要不这样的话不就脱离工作实际了吗？”

“不要这么说嘛，我们现在不正在交流吗？”于新华笑着摆着手说。

“你们是属于刚进门，所以有很多地方不明白，有很多企业都面临像你们这样的困难，所以对自己自身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打算出一本书来教大家该怎么做。”听着于新华的话，万强会意地点了点头。

叶凡平的办公室中，叶凡平正在打电话：“李台长，又麻烦你了，能帮我一个忙吗？好的。是这样的，我的好朋友最近想出一本书，但是你也知道我最近比较特殊的缘故，所以想通过你来当一个桥。”

1995年5月中的一天。

电视台的下属“金雕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走进了于新华的办公室。

晚上在于新华的家里。

“于老师，这是我们的第一笔赞助款，先给你了。”早上的工作人员将一个银行卡递给了于新华。

于新华拿过银行卡后，不经意地看了看，银行卡背后“叶凡平”三个字清晰可见。

于新华笑着将来人送出了门，在将要开门的时候，于新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跟你们台长说，我一定帮他这个忙。”

第二天，电视台的李台长正在接着下属打来的电话：“他最后跟你说了什么？他真的这样说？好的。”

1995年的6月。万刚的办公室。

“哎呀，真是雪中送炭呀，于老师，你真是我们的指路人哦。自从拜读了你的大作，我可是受益良多呀，我已经决定给我们公司员工每人配发一册。”万刚对到访的于新华说到。

“哪里哪里，我刚好路过，顺便过来看看嘛。”于新华笑着说：“我里面的有点材料你们可以好好看看嘛，对了，你们的报告我顺便给你们带了回来，你们的那个秘书真是的，居然在里面打了错别字，这对于你们的公司而言，可影

响不好哦，我已经亲自替你们修改过了。”

“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真的是多谢你了，多谢你了，我现在还和其他兄弟公司的老总谈过了，他们也想多读读你写的书呀。”万刚何等的老到，一下就明白了于新华给他们带来报告绝对不会仅仅是改了几个错别字那么简单。

于新华握着万刚的手说：“现在我估计是没有什么问题了，贵公司的这个发展前景十分良好。现在关键就是我的原因。你也知道呀，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总会有一些磕磕绊绊的认识纠纷，对了，我不久将有时间到北京去一次，到时候要是恰好你在北京旅游的话，我给你电话，咱们聚一聚。”

听着于新华的话，万刚心里明白，事情已经距离成功不远了。

“亏他于新华能想的出来，秘书居然在报告中打了错别字的这个想法”万强笑着对叶凡平说。

“关键不在这里了，现在关键是他刚才跟我提到的一些事情，现在关键是高层管理领导有不同的意见；这些事情现在不是在上海能解决的了的了，得到北京去。”万刚对叶凡平说。

叶凡平点了点头：“准备资金！”

1995年10月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厅里。

“腾龙高科！就是这个，以前叫‘海北机电’的，那个时候是10块3毛的，现在已经到了14块了，龙头股呀！”一个股民说到。

“是呀，我们都买了这个股票了……”人们纷纷在交流着这个股票的经验。

有人说到：“这个公司现在据说花了10亿从国外引进了什么新世纪的教育方法，说是面向什么什么‘网络教育’的！”

“对哦，国家报纸都登了，说他们和国内国外的大学联合研究哦，还买了国外教育软件的产品，将来能占国内40%份额，市场前景广阔，准备重金开发呢。”

“对呀，你看他们是科技股，现在才14块钱，算便宜的了，那个‘九龙科技’都36了，我看呀，这个‘海北机电’不‘腾龙高科’还要再涨下去。”

王阿婆在旁边听着，渐渐地心动了。

回到了自己居住的那个像“鸽子笼”般的小房子，王阿婆正在往自己的柜子里摸索着。

终于摸索出了一个布包，王阿婆小心地打开，里面包着一本存折和一些零钱。

“砰——砰！”王阿婆连忙将布包原处放好关上了柜子，门开了，是他的儿子：“你一天关个门做什么呀？”儿子不满地说。

“我出去不关门做什么，不怕有小偷进来呀？”王阿婆争辩。

“你个鬼地方有什么好东西？”那是媳妇的声音。

“我有没有关你的什么事情？你一天就盯我的这里呀”王阿婆愤愤地说。

“你一天不回来我还以为你死在外面了呢！”儿子说到：“还有呀，最近是梅雨天，你晒的那些衣服都臭了，还挂的那么低，我快要被熏死了。”

“我知道你盼着我死，好把这个房子归你，这里是我的房子，你住的那一半还是我的呢！”王阿婆对媳妇说。

“妈，你不要乱讲的了，房子是我爸留给我的，你的我都给你隔开了！”儿子对王阿婆说到。

“再这样下来每个月就多交 50 块的伙食费，要不你这个老不死的就自己过。”媳妇一个转身进了自己屋子。王阿婆的儿子也说了一句：“老不死！”，转身关上了自己的房门，房门上依稀原本是一扇窗户的痕迹。

王阿婆坐在自己狭小的屋子里的床上，用木板隔着的对面，儿子家里电视机的声音清晰地传过来，不时伴随着一阵笑声。

“小娃子，狠心肠，娶了媳妇忘了娘。”王阿婆唱着，眼泪流了下来。

第二天，证券交易所。

“老不死的，挤什么挤呀！”有人说到。

“这个老样子了，赶紧回去得了，还来买股票！”有人嘲笑。

王阿婆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冷嘲热讽，她不管别人怎么说，拼命地在人群中找一个地方。终于王阿婆挤到了柜台前：“同志，我买‘海北机电’，哦不，是‘腾龙高科’。”说着，老太太把填好的委托单交给柜台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营业员小姐。

“现在已经是机会了。”在叶凡平的办公室，张松对叶凡平说。

几天之间海北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腾龙高科”有国外高科技项目注入，配股 3000 万股，而且新项目前景非常良好。

“现在已经是最好的时机了，我们就进一步慢慢地将手里的筹码发出去。”

张松对叶凡平说。

叶凡平点了点头：“我觉得也是时候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继续吹捧，广大股民非常踊跃，配股后公司股票继续上涨。

“哎呀！你不要挤呀，没看见有那么多份额吗，等一下又不会死！”在证券交易大厅里，有很多人说着类似的话。

又过了几天。

海北的一家报刊亭面前，很多日报的头版标题都是有关“腾龙科技”的。

“腾龙高飞，科技欲扬！”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伯正在报刊亭外拿着一份报纸，一字一句地念到。

“哎呀这个什么腾龙科技真的是不得了哦。”有人赞同到。

“你们看！你们看！现在已经到了34块了！”

股票已经涨到30元多了，大家继续追捧着，并没有意料到这将是一个越陷越深的局。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叶凡平拿着当天的一份报纸对张松说。

“现在就找一个有资金，但是没项目的好投资公司，尽量把他们老总搞定，然后再给他们点甜头就可以了。”张松对叶凡平说。

万刚说：“好呀，攻关我在行。”

“万和”投资公司的总部，董事长办公室里。董事长齐雨正在和自己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大刘谈论着什么。

齐雨最近有点烦。

他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还能再次见到茉莉。那是1976年，18岁的齐雨第一次见到了茉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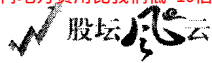
当时的情景他还记得，那天茉莉穿着一件普通的确良衬衣，扎着小辫子，如白衣天使般从齐雨身边走过，齐雨目不转睛地望着茉莉，一不留神就撞在一棵树上。

“啪啦，”齐雨身上拿的书全掉在了地上。

“呵，”茉莉笑了。

那是齐雨第一次看见茉莉笑，他没想到茉莉笑起来更迷人。

茉莉看着呆呆的齐雨，更忍不住了：“哈哈。”她终于大声地笑了起来。



充满怀旧色彩的小路，昏黄如七八十年代电影画面的色调，白色的茉莉显得分外显眼。

在那个季节里，齐雨第一次感受到了恋爱的感觉，自己的初恋。

“哦，她叫茉莉，是住在合作厂的宿舍的。”齐雨聚精会神地听着朋友大刘的话。

“没了？”齐雨问。

“没了呀，”大刘一面吃着冰激凌，一面说。

齐雨说：“我让你打听了这么长时间，居然就这么点？”

大刘说：“还是你自己去接近吧，喜欢她的又不是我。”说完，他拍拍屁股走了。

齐雨躲在一棵树的后面，偷偷地朝合作厂大门里面看。

“你在看什么呢？”后面有一个声音传来。

齐雨吓了一跳，连忙转过身：“不，我没有看什么。”

说话的人居然是茉莉。

齐雨一下反应不过来，呆在了那里。

还是茉莉先说了话：“呵呵，你就是那天那个撞在树上的学生吧。”

齐雨没有说话，涨红着脸使劲地点了点头。

都说女人是敏感的，茉莉忽然发现了什么，齐雨的眼睛一直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茉莉的脸也红了。

两个人就这样不说话，良久，良久。

多年以后齐雨回忆到：“我们几乎站在那里，时间也忘了。”

初恋是美好的，但是结局往往也是残酷的。

1978年的一天晚上，还是在那个地方，齐雨焦急地在来回踱着步。

“我来晚了，恭喜你哦，考上了大学！快两个月不见了吧。”茉莉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出现在了齐雨眼前。

“走吧，再不去电影就要开场了。”茉莉催着齐雨。

齐雨犹豫了半天：“茉莉，我，我想和你说点事情。”

“怎么了？”茉莉问。

“家里不同意我们在一起。”面对着齐雨的话，茉莉愣了。

茉莉就那样瞪着齐雨。齐雨心里一阵慌乱：“我，我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茉莉问到。

“我是说我现在考上了大学，你也知道，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要去很远的地方，要到北京去……我，我是想说等我以后有了个好的工作……”齐雨一阵语无伦次地解释。

面对齐雨，茉莉居然笑了。

齐雨也愣了。

“其实，在你来之前，你妈早已经来找过我。你妈的话我也明白，我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工人，的确有点门不当户不对的，我也知道，但是我还是对你抱有一点奢望，幻想你可以为了我不顾一切。”

1995年的一天。

齐雨在办公室里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有些细节几乎不记得了，但是他清楚的记得，茉莉当时没有哭。

想起那曾经纯真的笑脸，想起那曾经执著的爱，想起那些世俗所带来的伤害……

漫天的繁星，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一个浅浅的笑容，一个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身影，背弃的罪恶感……真真切切地存放在心底。就好像一首散文，就好像一支即将抽完的烟，可能一切都好似过往云烟。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一直在平淡中默默爱着你，我从没怨言，”茉莉的话让齐雨的心隐隐的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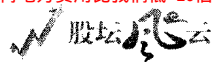
很难用一句话诠释他的感觉，“茉莉能够选择顺从我的情感，可是我不能选择命运。”

完美的爱情永远是人们心中最深的期待，但是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我只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我想有个光明的前途，我不能为了她放弃上大学。”齐雨自嘲说：“这个借口真是极度失败。”

“后来听说茉莉嫁人了，然后去了日本。”大刘已经不止一次地在听齐雨说这个故事，但是每次听仍旧唏嘘不已。

“没有想到，海北房地产投资派来和我们谈判的代表里面居然有一个和茉莉那么像的，简直就是茉莉，但是茉莉没有她身材那么好。”



大刘说：“所以你才在那个时候慌了阵脚？”

齐雨说：“你没有经历过，换做是你，你在那个时候也会慌乱不已的。”

齐雨说的是那天和叶凡平公司的谈判。

“齐总你好，我是众千公司派来接待你们的，我叫胡灵。”

望着呆呆的齐雨，胡灵喊了几声：“齐总？齐总？”

“啊——不好意思，我刚才在想事情，忘记答应你了。”精明的齐雨用一个借口掩饰了自己的失态。

在谈判过程中，双方代表说了什么，齐雨根本没有听进去，他的目光时不时地扫过胡灵。

齐雨一直对以前的茉莉抱有一种遗憾，现在机会来了，又一个茉莉出现在了齐雨面前，只不过更加的年轻与迷人。这次他绝不会再错过。

“非常感谢齐总的光临，我等下会将所需的资料送到你们公司的。”胡灵对齐雨说。

“何必那么麻烦，我等你，我们一起去。”齐雨对胡灵说。

看着齐雨崭新的“奥迪”车，胡灵一下明白了什么。

“老板，胡灵上车了。”不远处一个人在打着电话。

万强听着手下的汇报：“你们继续跟着，但要注意点。”

齐雨算是这方面的老手了，他一点点时间就搞定了茉莉。

一个月后。

“说老实话，我们对于众千掌握的这个“腾龙科技”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在齐雨的一次会议中，一个股东发言。

在场的股东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个是科技股，升值潜力很大”，“现在就是这个股票好呀”，“但是这个股票和我们的主营业务实在是沾不上边呀”，“隔行如隔山呀”……

齐雨发话了：“现在我不认为隔行如隔山，我们要进行多元化的尝试嘛，这个‘腾龙科技’正好是我们进行第一步的尝试。”

有股东发言：“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资金、还有投资项目有问题。”

“我们可以进行必要的审计，而且经过我们之前的调查，还有相关接洽后的分析，我可以得出，我们将可以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2/3的价格收购这个公司，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充足的资金来进行研发投资，即使我们的尝

试是失败的，余地也是非常巨大的。而且现在他们的那套软件的确是有市场，每个季度的报告都是30%的涨幅，这个利润是巨大的。”

股东们还有疑惑，但是齐雨说了：“还是民主一点，大家举手表决。”

此时齐雨的心里在叫苦，他何尝不知道这是一个风险巨大的投资。

但是齐雨没有办法。

那是两周前。一间宾馆的套房里。

万强面无表情地说：“没有想到我们居然是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齐雨拼命想找东西来遮盖住自己仅穿一条三角裤的身体，但是被单已经被胡灵紧紧地裹在身上。

“齐总，你这样的话，的确影响我们的合作。”万强皱着眉头说。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齐雨慌乱地问。

“你不用解释，我也不想听你解释，我现在来找你是有其他事情和你商量。”万强说。

一叠文件放在齐雨面前。

“这是你以前在北京念大学的简历，你居然是一个没有学位证的人。真不简单，你居然能混了这么久，而且现在全海北都知道你是双博士学位，了不起。”万刚嘲讽着齐雨。

“327 国债事件中，你居然挪用公司资产进行非法国债投机，后来弄的自己血本无归，哎呀，不过你实在是太不小心，这样的事情怎么能让别人知道呢。”

“你！你怎么知道的？”齐雨被发觉自己的秘密被万刚掌握了。

“这个你不用问了，我们现在是来求合作的。”万强说。

“就这个模样合作？”齐雨看着面前西装革履的万刚万强，再看看自己仅仅穿着一条内裤。

“现在你没的选择！”万强恶狠狠地对齐雨说。

“我们现在给你一条路……”万强盯着齐雨。

“好了，12比8，收购通过了。”一个股东的兴奋打断了齐雨。

还是那天。

“我们现在帮你把亏空的那2500万给补上，然后将我们所有的股票以10元的价格卖给你，你们股东里也有我们的人……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

吧。”万刚看着齐雨，拉过一条毯子给齐雨披上：“春宵一刻值千金，齐总慢慢享受哦。”

收购完成的一周后，齐雨借口国外考察，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

飞机在慢慢起飞，齐雨望着窗外的大地，心中默默地念到：“海北，中国，永别了。”

他不想走，但是不得不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一个月后。

海北的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

科技股“腾龙科技”自一月前被“万和”公司整体收购后，“万和”公司暗中虚炒股票，水涨船高的股票价格在42元的时候崩盘，股价狂泄不止，“万和”老总齐雨人间蒸发。

与此同时，叶凡平的办公室。

“那个女的搞定了没有？”叶凡平问万强。

“给了她100万，现在她早已经在欧洲了。”万强说。

“我也真佩服敬生，他不知道从哪里弄到这样一个消息，自己的大学同学居然有这样的一段往事。”万刚说到。

“不要佩服敬生，你还是佩服张松吧，他才是真正厉害的，居然设了这样的一个好局。”叶凡平说。

“要是齐雨见到和他缠绵的那个女人以前的模样，我想估计他连隔夜饭都会吐出来。现在的整容技术还真是好呀，这20万美金花的值，到时候我也让我老婆去整整容去。”叶凡平的话引来一阵大笑。

“这个王阿婆怎么还没有来领养老保险金呀？”街道办的周主任有点纳闷。

王阿婆的儿子家里，媳妇正对王阿婆的儿子说：“这个老不死的怎么这么快就没有人影了？”

王阿婆的儿子说：“我也不晓得。”

“爸爸，爸爸”，王阿婆的孙子走了进来，“我闻见阿婆的屋子里有臭豆腐的味道哦。”

公安人员和街道办的人合力打开的王阿婆的小屋，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吓了一跳，王阿婆早已经上吊死去。在她的床上，有一张血书：我恨股票。

“听说这次的换届有人要下台？”政府里面纷纷传着这样的论调。“我也不

清楚，不过听说十有八九。”“你看谁最有可能？”来人不置可否，做了一个口型。

世间变换，“皇帝轮流坐”这句古话是说的很有道理的。

“最近的形势，我处于下风，毕竟自己年龄也大了，实在没有法子再往上挪了，就认命吧。”周天宇在饭桌上对自己的儿子和叶凡平三人说：“还好就是看你们都有了自己的成就，我觉得对得起你们父母了。”

“老周呀，你不用这么说，你这么多年为我们帮忙实在是不少，我一辈子都记得哦。”卢培媛眼睛里含着泪。

“老嫂子，你看你，又哭了，都说好了不哭的。”周天宇安慰到。

“既然是这样，退了也好，爸你就好好休息吧，我们都已经独立了，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在你的翅膀下。”周敬生平静地说：“以前，别人提起我的时候都在后面带一句：他是周天宇的儿子，现在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以后别人一提起你，都会说：他的儿子是周敬生，了不起哦。”

周天宇：“好，这样才是我的儿子！”

听着周天宇父子的对话，叶凡平若有所思。

1996年，叶凡平的办公室。

“分家？”面对着叶凡平肯定地回答，万刚万强，周敬生都愣了。

“对，分家。”叶凡平说

“为什么呢？”周敬生问。

“我们不但要分家，敬生，我还要和你组成“反目同盟”，叶凡平对周敬生说。

张松给大家解释：“我们经历了‘腾龙科技’事件后，已经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众矢之的，现在已经有人盯到了我们，这样一来不但银行将不再给我们更多的贷款，而且高层也传出了不和谐的声音。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分家，给外界造成一种我们也亏本了，投资者不和了的感觉，这样一来，虽然在银行方面我们之前会有一点损失，但是分家了三家公司就是一家家独立的法人机构，那样就可以互相联名担保贷款，那么预先留的那块地就可以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开发了。但是最主要就是可以骗过很多人的眼睛，就可以趁机钓很多想贪便宜的人。还有就是我们分家了，进行资产重组，经过我们自己的内部审计，有些不明不白的账目，就可以在这次分家后消失掉了。”

“那凡平你的那个什么的‘反目同盟’呢？”周敬生问叶凡平。

“这个是针对现在我们的前途所作出的一项重大决定，现在中国的大环境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随着法制上越来越完善，明面上的官商勾结将成为过去，现在的关上交易几乎都是在暗中进行，我们都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关系现在已经到了全海北皆知的地步，这对敬生你以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现在周叔的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在趁机翻你们的老底，我估计钱的方面他们是查不出什么问题的，但是我担心你的那些政敌们会一起联手趁着这次换届选举将周叔赶下台，要是我们能在这个时候帮你铺点路，你将是最后希望接替周叔位置的人不是吗，但是我们想过了，要是你接替周叔的位置了，我们不想成为你公开的负担。”

“那你们得多大的代价呀！”周敬生吃惊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多大的代价我们都愿意，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万刚说到。

叶凡平站起身来，拥抱着自己从小到大的朋友：“我们现在已经计划好，我们在分家的同时会故意留一些马脚，等着你来查我们，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大家都想捞政绩来体现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在起跑线上先赢别人一步。”

张松接着说：“到时候我会将3个亿的资金缺口给你留下，我们就是打算用这3个亿，送你平步上青云。”

叶凡平回过头，望着万刚万强：“你们舍得跟我一样，拿自己的命为敬生铺一条平步青云的路不？就像当年你们肯为了我而不回铁路局一样。”

周敬生感觉自己眼眶里湿润了，这是经历了风风雨雨才能看的出来的友情。万刚万强也站起身来，拥抱住了自己的兄弟。

当周敬生走出叶凡平的办公室的时候，不禁深情地回过头望着自己的兄弟们，叶凡平也动情地说：“兄弟，走好，当你再次踏进这扇门的时候，就是你来清查我们的时候了。”

1995年海北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及“万和”收购“腾龙”引发恶炒，导致“众千投资”资金黑洞这个新闻来的震撼。

“不得了哦，在那个‘万和’的恶炒下，‘众千投资’居然有进3个亿的资金不明不白地流失了。”有人读着当天的报纸，惊讶地说。

报纸标题上清晰地几行字：恶炒连累众千！

“一看你就是刚从外地回来的，一点消息都不灵光，这个‘万和’恶炒

“众千投资”从一周前就开始报道了，据说还是政府亲管财政检察的领导亲自带队查的哦”，旁边有个人说。

有人说“我看众千这次是跑不了的了，3个亿呀！不得了了哦，都说政府领导都发话了，一定要清查到底哦。”

“这个领导真厉害哦，我听说是那个领导亲自查出来的，这个人也不得了的。”

有人问：“那个领导是哪个呀？”

“好像叫周什么的，周小生吧，不记得了。”有人说。

“一看你就是一个文盲！没看见这里报纸写的吗：副市长周敬生批示一定要严查‘众千’黑洞！”有人嘲笑地说。

叶凡平的办公室里，巨大的电视机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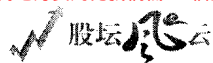
“各位观众，现在你们收看到的是‘海北热点’对于最近连续引起金融连锁地震的‘众千’事件，这个曾经昂首阔步的‘腾龙’倒下已成事实，面对社会与政府的双重压力，危机四伏的‘众千’还能挽回一丝生机吗？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周敬生在里面扮演了一个绝对主角，他不仅身先士卒……”看着电视里的报道，叶凡平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李台长，这次的报道非常生动，谢谢你了，我现在由于是非常时期，就不能亲自答谢你了，改天我让万刚到你那里去一趟，谢谢了。”

晚上的新闻分析里，一个评论专家正在绘声绘色地说着：“据‘众千’内部人士称，从4月到现在，至少有300多人从‘众千’离开，走了大概一半的人。而在此之前，也陆续有人离开。据悉，离职的大都是‘众千’的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研发人员，也不乏‘众千’高层管理人士。据称，目前从‘众千’中离开的高层已近半数。

人员的大量离职使得‘众千’集团的业务体系迅速陷入濒临崩溃的境地。目前‘众千’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业务完全瘫痪，所有业务全部停止。而剩下半数公司中，基本就是半瘫痪状态。”

主持人提问：“众千是否能经过重组再次焕发生机呢？”

专家摇摇头：“重组毫无进展呀，因为在‘众千’的所有企业中，‘众千’房地产是最核心的组成部分。高达3亿元的资金黑洞已经是‘众千’自身无法承受之重，庞大的资金黑洞也将‘众千’推向了重组的绝路。‘众千’软件



的总经理张松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法。一方面是引进东部民营企业参与股权重组，另一方面是引入国际资金。但到目前这两条路都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

主持人说：“据悉，‘众千’集团还在今年2月成立了一个十多人的讨债小组。负责追收客户历年来拖欠‘众千’的上亿元资金，但讨债小组工作仅仅开展了一个多月便告停滞，收回的资金也只有区区数百万。‘众千’重获新生的机会将变得渺茫难求。”

主持人提问：“现在稽查方面的进展如何呢？”

专家回答：“稽查前景黯淡。稽查小组将按照八个程序来实施：立案、案情调查、案件审理、案件商议、告知送达、听证、做出处罚决定、处罚决定的执行。由于房地产违法案件自身情况，一般办案周期是3到6个月。”

主持人说：“但无论稽查结果如何，‘众千’这个曾经昂首阔步的“腾龙”倒下已成事实。唯一的悬念是谁来给‘众千’收尸了。感谢各位收看本次报道。”

过了几天，在“众千”对外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中，面对着无数记者，万刚娓娓说到：“经公司自查又发现5项未披露诉讼案件，涉案金额超过1亿。在这5项诉讼中，1项为银行借款纠纷、1项为工程款纠纷、1项为土地款纠纷，还有2项为‘腾龙科技’纠纷。这些诉讼涉及的事项时间跨度较短，远及1994年初，近及1994年底；其中3项诉讼都是在今年4、5月左右被法院受理。案件涉及金额大小不一，最高的诉讼高达3000万元，最低的只涉及数十万元。诉讼牵扯了‘腾龙科技’的收购方‘万和投资’多家关联公司，如‘万和’集团、XX大学旗下国家重点软件实验室、‘众千’和某大学国家重点软件实验室联合组成的教育发展有限公司等等。‘众千’表示，本次自查是在上交所和海北市政府的督促下进行的。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涉诉金额（本金）32704.19万元，占199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88.79%。”

有记者提问：“众千今后该怎么走呢？”

万刚回答：“众千的出路在于重组，引进国际资金对其进行投资，根据最近的情况，不排除众千分成几家独立的法人公司的可能。”私下里，万刚悄悄对相熟的记者说：“我们这次被‘万和’害苦了。”

过了不久，海北的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这样的一条消息：“万和”恶炒

“腾龙”，连累“众千”。

海北的有些报纸还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海北某知名大学教授为“腾龙”事件始作俑者，其原本为自己谋私利，拿国外次等过时软件骗取上市公司资金。国家科研监督有巨大漏洞。”

此时的叶凡平正在给万刚打电话：“做的好，这样一来叫‘万和’有苦说不出。”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五章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扑……”，黄嵩倒在尸体上，黄嵩连滚带爬地后退，脚不停地乱蹬在尸体上面，尸体估计死的不久，原来绷紧的肌肉忽然一下松弛开了，人也分开了。中间人的尸体翻了过来，双手间一个黑色的皮箱。黄嵩心里忽然“崩”地一下，他把手伸了出去，死命地把皮箱拽了出来，然后屁滚尿流地逃离了现场。发了后的黄嵩正好赶上了1988年A省建省，他和大多数淘金者一样，炒起了地皮。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天津变的真是太快了，有点让我认不出来了。是呀，我也是老了。”

黄嵩坐在一辆最新款的“宾利”中，后面跟着6辆黑色的“奔驰”600，沿着南京路，在他离开的那年叫胜利路，车子沿着小白楼一直走，到了南门外大街再右转，就到了食品街、估衣街，是天津当时的老城区。

“南京路当时10几米，现在已经30多米了”，黄嵩望着车窗外。

“哦，那个南京路是04年完工的，现在的食品街是由小吃街发展起来的，现在是有150多家饭店的食品城了，一般周末北京人都开车来这儿吃。”坐在对面的罗大同说。

“那个鼓楼？以前不是几乎没了么？”黄嵩惊讶地问。

“呵呵，你说那个鼓楼呀，现在按照30年代的样子进行了恢复，也算是留了老天津的一个特色吧”。罗大同说。

他们说的鼓楼也就是一个四方型的城楼，有东西南北四个门，两层的结构。

“当时这里附近都是30年代平房，现在都拆迁了，但地皮正在拍卖。”在鼓楼旁，车停了下来，两人从车里走出，后面跟的奔驰车队也停了下来，气派的车队引来不少人远远地围观。

“从今天开始，我黄嵩将在这里，将以这个地方向世人宣布，天津，我黄嵩回来了！”

1989年的9月，A省最炎热的时候，黄嵩在烈日下有点昏昏欲睡。

“他妈的！！我怎么就这么背呢！！”

来A省这么久了，他还是有点不适应A省的气候，又湿又热的，更为重要的是，现在他的手中除了一大片正在往下跌的地皮外，几乎一无所有。远处香港南洋银行和A省珠江实业公司在C市兴建的28层的南洋大厦和龙珠大厦，在天空下反射着嘲笑般的阳光。

“让暴风雨来的再更猛烈些吧！！！”黄嵩大声叫到。

忽然一桶凉水从楼上倒下来，瞬间将黄嵩浇得像个落汤鸡。

“得了你，赶紧进来吧，晒死你！”楼上马玉婷拿着一个铁皮桶对只穿一件肥筒裤的黄嵩说。

黄嵩悻悻地进了屋，马玉婷少不了给他一阵数落：“我早叫你干不该，万不该，不该把钱借给他们，好了，现在你看，除了你手上他们抵押的那些地契

以外，你还有什么？钱呀！钱呀！房租水电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呢？”

黄嵩说的：“我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后果呀。”

马玉婷也叹了口气：“算了，我们也是运气不好，当时他们给你打的条子说什么时候还你钱？”

黄嵩说的：“最迟的这个月底，有的早到期了。”

“要是到时候没有还的话，那地就是我们的了，我们要这么多地来有什么用？又不能拿来种菜，我就说，没有这么便宜的。”听着马玉婷的话，黄嵩也陷入了沉思中。

国家 1988 年让 A 省建省重点发展旅游和新兴产业，A 省的房地产曾炙手可热，很多人都抱着幻想来到了 A 省，黄嵩和马玉婷就是其中之一。

1986 年，黄嵩大学毕业 3 年后，他怀着从云南做香烟得来的 50000 块钱来到了 A 省，和大多数人一样，在 A 省做起了黑市期货。“当时的期货就是让你博运气的，你没有什么经验可循，你就得靠自己的感觉，觉得哪个好，你就做哪个。”A 省夜空明朗的月光透进的屋子中，黄嵩对躺在身边的马玉婷说。

“那你后面呢？”马玉婷问他。

“开始我就是个傻子，什么都不会，就会一阵乱买，那可是真亏呀！5 万转眼间就剩下 3 万了，2 万转眼间就没了，那可是我坐好几天硬座云南北京跑了好几年积攒下的呀，哭死我了。”回忆起那些坐硬座火车的日子，黄嵩觉得自己当时是在地狱里熬过来的：“当时火车上什么人都有，盲流、小偷、杀人犯，最可怕的不是这些，而是当时人实在是太多了，最让你烦躁的就是乘务员不停地推着卖东西的小车来回那么走，尤其是晚上最难熬，车子上 1 平方米挤 4 个人呢，我没有睡觉的地方，晚上的时候实在顶不住了我就钻到座位底下，一边闻着别人的臭脚，有的时候可能旁边还有些没来得及扫的呕吐物，中途停车的时候，无数的盲流纷纷像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拼命往火车上塞，有时候甚至厕所里都挤了 4 个人。”

“呀，要是那个样，在车上怎么解手呢？”马玉婷感兴趣地问？

“有的人当时就不管有没有人在厕所了，直接往里面尿就可以了，我？呵呵我一般就是拿个啤酒瓶子，在洗手池那里尿。”黄嵩得意地说。

“哎呀你真是够恶心的。”马玉婷打了黄嵩一下。

黄嵩说：“我还不算恶心呢，有人还直接往洗手池里尿呢。”

“那你在 A 省后来期货怎么样？”

“后来我就一咬牙，做了黑市的橡胶期货，但这个也是靠了运气，当时买了橡胶的期货，虽然说只是 13000，但很长时间都没有涨，我心里一直也非常嘀咕，毕竟那是我的全部家当啊！后来因为和一个人结了怨，我跑一趟广州躲了一个月，那个时候正好赶上东南亚刮台风，橡胶树在快要割胶的时候都被台风拔了，A 省的橡胶期货也疯了，当我从广州回来的时候，才一个月的时间，期货已经从 13000 一直涨到 38000，后来就有了点钱，再后来不就把你接过来了吗？”

马玉婷说：“哎，现在我们却成了这个样子。”

“没关系，我们不还有这个店吗，起码死不了，再来吧，总会好的。”黄嵩说。

马玉婷睡熟了，黄嵩轻手轻脚地起了床，走到阳台外，点上了一根烟。

“做生意怎么会像我跟你讲的那么容易呢？”黄嵩喃喃地说。

黄嵩回想起了 1986 年的那一天，那是黄嵩第一次看见杀人。

“妈的全亏了……”又做亏了一笔期货，晚上黄嵩走在介于城市和郊县间一个栽满了棕榈树的海边，一挥手就把半个椰子壳扔进了海里。

“我就不信，A 省遍地黄金，就没有我的！”黄嵩暗自说。

不自然地就走到了一个地下赌场旁边，那是 A 省所特有的，一般来 A 省创业的人当时没有什么消遣，无非就是酒、女人，还有就是赌钱。黄嵩喜欢后者。

“哎！黄老板，好多天不来了，进来呀？”看门的马仔认识黄嵩，热情地招呼到。

黄嵩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我先到那边村里吃点东西，然后再过来。”其实是他没有钱了，不敢再玩了。

吃完东西已经晚上 1 点多了，A 省就是这样，晚上 9 点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其实无所谓什么夜生活了。

远处的赌场还灯火通明，一个赌客心满意足地走出了，向着黄嵩的方向走了过来，路不长，黄嵩和赌客擦肩而过，两人刚错开了 30 多米，忽然听到一声闷响。

黄嵩警觉地往后望去，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十几个蒙着脸的人，其中有一个捂住了刚才那个赌客的嘴，另外一个蒙面人正一刀扎在了他的肚子上。

“我去！”黄嵩的声音在黑夜里格外清晰，那十几个蒙面人被黄嵩的声音吸引了过来，不，首先被吸引过来的是一把长条飞刀。

黄嵩下意识躲了一下，刀子偏过了他的头。

黄嵩吓的把叼着的烟头望地上一扔，没命似地向赌场方向跑去。蒙面人追了上来。

守在赌场门口的马仔看见有人奔来，警觉地拿起了地上的砍刀，当他透过路灯看清楚是平时颇为熟稔的黄嵩后，松了口气。

“救命呀！杀人了！！”黄嵩飞也似的跑进了竹子搭建的赌场。

守门的马仔目瞪口呆地看着飞奔进赌场的黄嵩。

门口的马仔再回头望的时候，一把砍刀已经深深地嵌进了他的脖子。

黄嵩猫在厕所齐腰高的粪水坑里，传来的是场子里赌客惨叫的声音，还有金属撞击的声音，在寂静的夜中传的分外远。

“看看还有活口不？”一个东北口音传出来。

“再看看，走了！！拿点就走。”一个本地口音的声音。黄嵩明白，今天遇见“黑吃黑”了。

“不能让有活口走脱！”有人喊到。

开始有人查找的纷乱的脚步声，躲在粪坑里的黄嵩的心一下子紧了起来。

黄嵩头上的竹板传来了声音，有人到厕所里来了，黄嵩透过竹板的缝隙往上看去，隐约是一个男人的模样，手中的砍刀还在“哒，哒”的往竹板上滴血。

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两人仅仅隔了一层薄薄的竹板，但是心情却是大不相同。

一步之差，生死之别。

炎热的夜晚，黄嵩感觉自己浑身直冒冷汗。

30秒后，随着一声“赶紧走了”，头上的人快速撤离了。然后就是一片寂静。

两分钟后，黄嵩才敢从厕所中探出了头。

黄嵩身上淌着粪水，环顾着四周。

赌场里一片狼籍，除了他，没有一个活口，他想吐，但是吐不出来，只觉得头皮发麻，手脚颤抖不已。要不是出去必须经过这个地方，他早跑了，现在不得不硬着头皮穿过去。

地上散落着很多面值不一的钞票，看的出来是一帮老手干的，根本不去理会那些钞票，捡着费时。现场没有留下任何凶器，赌场的里间门是开着的，里面竹子编的几个用来装钱的箩筐已经没有了。

“里面最少有几百万呀”黄嵩心里想。

忽然几个死了的赌客引起了黄嵩的注意。

这几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是背部向上，上面横七竖八地有着刀砍过的痕迹，他们不像那些四散奔逃的赌客，他们是几个人拼命挤在一起被人乱刀砍死的，皮肤发白且显的比较通红，被衣服盖住的地方还现出了原来的肌肤。

“看来刚来A省没多久，你们遇见这个算你们背。”黄嵩为他们悲哀。

黄嵩拼命想抬脚跨过他们，只要跨过他们就能出去了，可是他的脚怎么就是不听使唤。

“扑……”一下黄嵩倒在尸体上，黄嵩连滚带爬地后退，脚不停地乱蹬在尸体上面，尸体估计死的不久，原来绷紧的肌肉忽然一下松弛开了，人也分开了。

中间人的尸体翻了过来，双手间一个黑色的皮箱。

黄嵩心里忽然“嘭”地一下，他把手伸了出去，死命地把皮箱拽了出来，然后屁滚尿流地逃离了现场。

黄嵩沿着海边跑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反正当他觉得累的时候，天也微微亮了。回顾身后的脚印，黄嵩定下心来环顾周围的环境，发觉自己居然跑到了城市的另外一头，在海里洗了一个海水澡，然后花钱打了一辆车回到了在城里租的房子，进了门，黄嵩一屁股倒在了床上。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整整两天后了，身上的臭味让他挣扎着爬起来洗了一个澡。

当黄嵩从洗澡间出来的时候，第一眼居然看见的是房东老太太那张死人般的脸，吓了他一跳。

“阿兵仔，这个月的房租你哪个时候交呀？”房东老太太不阴不阳地说着。

“你呀，一出克（A省音：去）就是好多天不回来，一回来就是好几天不

出来，我都差点想撬门看你是不是死在里面了。”房东老太太一直跟在黄嵩后面，好像生怕他跑了一样，黄嵩感到一阵厌恶。

黄嵩走进自己房间，房东老太太刚想也跨进去，被黄嵩一把推了出来。胡乱点了几张钞票给了房东老太，在房东老太一句：“搞得那么神秘，是不是偷带小姐回来睡了，不要搞得我这里脏哦。”黄嵩“嘭”地一声关上了门。

黑色的皮箱，上面还有着黑色的血印。

黄嵩已经端详了这个箱子整整两个小时了，他心里一直在想，自己到底该怎么做，是要把箱子交给警察，还是自己打开看看有什么。

“靠，A省每天黑吃黑的事情多得去了，又不少我一个。”黄嵩最后下了决心。

连续换了3把国产的一字螺丝刀又断了4根钢锯片后，黄嵩终于打开了皮箱。

100元面值的钞票铺满了箱子，每一扎都还没有开封，沿边的一扎刚才被锯子弄坏了点儿边。

“一，二，三……六十，”六十万！黄嵩感到自己的心跳的砰砰响。

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然如此。

C市的郊外，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四五座竹棚子的地方，来来回回不停地出入很多车辆，有很多是越野车。

竹棚子里面人群涌动，不少人都在盯着几块黑板，有人纷纷在上面写着数据，黑板前面围着一排桌子，有个男人站在桌子上拿着一根竹竿指指点点。

“300吨棕榈油，哪个出价，5000一吨！！”在男人的询问下，一个瘦子举起了手。

“好，卖了！等消息！”站在桌子上的男人手中的竹竿指向了那个瘦子。

这里是A省的一处黑市期货市场。

A省黑市在C市郊外，主要是买卖橡胶的期货，还有棕榈油。橡胶主要是马来西亚的橡胶，实行保证金制度，也就是说，买100万的产品，只要5万的保证金，商品涨5%资金就可以翻倍，跌5%就破产。

黄嵩坐在地上，看着人们争相地出价，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买什么了。

“得小心哦，要不就完了。”有人担心地喊道。

“哎哟！这个不是黄嵩吗？”一个声音传了过来。黄嵩抬起头，老冤家万

和那张肥胖的脸出现在他的眼前。

黄嵩厌恶地说：“做什么？”

“没有，没有，正好来这里转转，没有想到看见了你哦，有人说你欠一屁股债跑路了，怎么现在又回来了？”万和笑的很猥琐。

“你才跑路了呢！”

“呵呵，还没有轮到我万和跑路的时候，我不像你，做什么亏什么，呵呵。”万和说。

黄嵩转过脸去不理万和。

站在桌子上的男人叫到：“马来西亚橡胶，13000 价格，100 万要 5 万单位保证金！！哪个要！！”

“我！！我要 30 万单位！！”黄嵩喊到。

“黄嵩有钱了哦，是不是在哪里泡上了个富婆呀？现在流行你这个小白脸哦！”万和的话引来别人暧昧的笑声。

“呵呵，你想卖都没有人要哦。”黄嵩交了保证金，嘲讽万和肥胖的体型。

“呵呵，我才不像你那样，输到精光了就去做那些年纪能当你奶奶的老女人的小白脸，我专门买你的对家，就是比你赚钱，一次一次都是比你准。”万和笑的更厉害了：“兴许本大爷女人玩腻了，找个你这样的小白脸也不错呀，哈哈！！”

黄嵩再也忍不住了：“万和，我操你大爷！”一拳就打了过去。血瞬间就涌了出来，万和看着自己鲜血横流的鼻子，黄嵩已经跑了，万和恼怒地对手下马仔说：“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赶紧追！！”

当黄嵩从广州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月后了。

回到自己租的地方，黄嵩刚洗完了澡还没有出洗澡间，就听见房东老太在对一个人说：“你来找他有好几天，好了，他回来了，没有死在外面，在冲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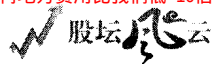
“不会是又亏了吧，完了。”黄嵩硬着头皮出了洗澡间。

“黄嵩，你小子赚到了！”来的是黄嵩的一个在黑市上认识的朋友。

“你买的那些橡胶升了！现在快 4 万了！”朋友说。

黄嵩说：“你没有骗我吧？”

朋友说：“怎么会骗你呢，现在满 C 市的橡胶商都在找你呢。”没等朋友



说完话黄嵩就冲进了自己的屋子，连忙收拾了相关的证明，飞也似的朝黑市跑去。

“38000!! 38000! 还有没? 卖了!”

后面和黄嵩给马玉婷讲的差不多了，他做橡胶期货发了。

发了后的黄嵩去了次石家庄，当看着黄嵩变戏法般地从箱子里掏出成捆的钞票的时候，大学同学马玉婷就成了黄嵩的老婆，而面对近在咫尺的天津老家，黄嵩却没有回去。“回去干什么，我能出来读大学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我妈的那套平房让给我大哥，以后我也不得争。自我第一天离开那个家后，我就再没有打算回去的想法。”结婚的第一天，黄嵩这么告诉马玉婷的。

他们又回了A省。

发了后的黄嵩正好赶上了1988年A省建省，他和大多数淘金者一样，炒起了地皮。

那是1989年7月的一天，有一个以前和他一起做橡胶黑市生意的朋友忽然来找黄嵩：“黄嵩，我跟你借点钱行不?”

“你要多少呀?”黄嵩问他。

“50万这样，我可以用我在金贸区的那个楼来跟你抵押，过几个月就还你。”来人信誓旦旦地说。

“得”，在当时的A省可是寸土寸金。最近几天陆续有相熟的来借钱，都是在用自己的楼花来抵押，一直到了1989年的6月4日。

似乎是A省经济特区命该有舛，A省建省后不久就出现了1989年的经济萧条，房地产也随着这个新的经济特区的前途被看淡而开始受到冷落。

黄嵩看着自己手中的那一堆房产证，“还好，我还有一家建材店。”可是面对着一平米已经跌到了1000元的房价，面对着仅仅60万人口的C市，他黄嵩能干的了什么呢?

饭食还是不错的，有鱼也有肉，黄嵩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

“吃点了，这样也不是一个法子。”马玉婷说到。

“今天有人来买钢筋不?”黄嵩问。

“哪有呀，现在你也不看是什么时候了。”

吃完了饭，黄嵩骑着摩托车出去收账了。

第一个就是做水泥的叶老板。

“不能吧，叶老板，你这个账都快一年了，我们也要生活呀，你看着先给点吧！”黄嵩千篇一律地口吻。

“实在没有办法呀，我这里也不好过呀，你看现在有个来我这里呀，我手上现在就仅仅有几套房子了，要不我给你一套当作补偿了？”叶老板也是千篇一律的口吻。

“我操!!”从叶老板那里出来，黄嵩骂了一句。

过年了，黄嵩给他这里打工的两个小工结了账，原本是六个工人，现在没有办法仅仅剩下两个了。“老板，不是我们想走，而是实在没有办法，我们一没有钱二没有文化，原本来 A 省就是为了能赚点钱，现在我们也不得不走了，不能在这里等死呀。”面对着工人的话，黄嵩沉默了。

“我不是不想走呀，我怎么走呀？”黄嵩喃喃地说。

过年的时候黄嵩和马玉婷回了河北，在马玉婷的老家过了年。

“要不你现在就留在石家庄得了，我一个人回 A 省去。”黄嵩这样对这马玉婷说。

“我才不要呢，你在那边有小老婆了怎么办？你是不是想甩我呀？”面对马玉婷的这番玩笑话，黄嵩有种感动：“好！我们一起回去，死也要死在一起。”

A 省并没有因为对它看淡而停止发展，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前的 1991 年，C 市的房地产便开始升温了。

黄嵩苦苦熬了两年。

1992 年 11 月的深圳，黄嵩在深圳最豪华的宾馆里，马玉婷正在洗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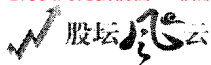
“开始反弹了!?”黄嵩说。

“没有耶，我觉得我现在瘦多了呀，以前 59 公斤，吃了这个药现在才 50 公斤，怎么反弹了？”马玉婷穿着浴衣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呵呵，不是，我是说深圳股市开始反弹了，从 164 点开始，你看。”黄嵩把马玉婷抱到自己的大腿上，拿着一则报纸对马玉婷说。

那是 1992 年。

黄嵩的房地产生意刚刚好了一段时间，他开始有钱了，现在他的房地产交给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打理，当然，他的手上还是保留了一定数量的现房。但是麻烦就是在这里。



“没有了，没有了，我跟你说已经没有了。”马玉婷放下了电话，骂了句：“不知道哪个把家里的电话给透露了出去，烦死了。”电话旋即又响起，马玉婷骂了一句，把电话线拔了。

黄嵩躺在床上，身旁的1992年4月13日的《A省日报》上的标题十分醒目：A省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C市中心龙华路投资兴建的25层财盛大厦，刚建首层就被争购一空。

马玉婷依偎在黄嵩身旁：“以前天天愁没钱，现在有钱了，怎么还是这么烦呢。”

马玉婷的话不是没有道理，A省的房地产的确火了，但是黄嵩的麻烦却接踵而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手中拥有的那些的楼花。

后来过了很久黄嵩才知道，当时的1989年，他是极为少数的没有撤出房地产的投资者之一。

现在的黄嵩心里很烦。

他现在实在是太招眼了，人们在C市这个城市，无论往哪个地方望去，“这个楼好漂亮哦，是哪个的呀！”回答中10个往往有3个是同一个名字：黄嵩。

他已经跟别人一次又一次地讲，自己的房子现在已经全部交给某个公司打理了，但人们看见那些楼宇的时候，仍旧是会问一句：“黄嵩不知道在这里有房子没？”

仅仅只有一年的时间，1991年6月前还是1000多元一平方米的公寓楼，到1992年6月已可卖到两三千元一平方米了，别墅也由2000多元涨到了五六千元一平方米，金贸区内的珠江广场、世界贸易中心的商品房价格更是曾一度突破10000元。与此相呼应的是，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价格也大幅提高，有的地方仅过一年价格竟由十几万元一亩高涨到600多万元一亩。在C市和三亚等有限的区域内，房地产的价格几乎是打着滚往上翻，只要是持有与房地产沾边的文件，哪怕还没见着具体的土地和图纸，隔夜就能发财。“要挣钱，到A省；要发财，炒楼花”，成为了一些生意人的经典。于是乎，在巨大的利润的吸引下，不到60万人的小小C市，集中了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公司。

“那么多的房子，住的过来吗？”黄嵩望着满街林立的房地产公司的招牌，叨咕了一嘴。

“唉呀，黄老板，只要你和我们合作，我们敢保证，绝对不会亏了你的。”面对着这样的声音，有黑道的，有白道的，无论谁现在都想在黄嵩这个蛋糕上分一杯羹。这让黄嵩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

家也开始有点变的不安全了，每每回忆起几年前经历过的那一场赌场灭门，黄嵩都心有余悸，A省的治安让他越来越不放心。

保姆的声音传了进来：“老板，今天的报纸给你送来了。”黄嵩走到客厅，开始慢慢地翻看今天的报纸，忽然，一则消息吸引了他的眼球，他丢下了报纸：“马玉婷，赶紧帮我订个去深圳的机票!!”。

1992年的深圳。

深圳股市的热浪席卷深圳，席卷全国。被发财梦诱惑得如饥似渴的中国股民们终于盼来了这两天——公元1992年8月9日和8月10日。人们盼望已久的深圳新股认购抽签表发行了。各个售表网点门前提前三天就有人排队，9日早上已有了100万人的长龙队伍。上千万张、成捆的身份证，特快邮递至深圳。排队者不分男女老少、已婚未婚，前心贴后背地挤在一起长达10小时。尽管下午4时下了倾盆大雨，但人们“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当时有一个排队的小伙子被清理出了队伍，他叫了一声：“我可是排了好几天几夜呀！”那张绝望的脸正好被一个记者抓拍到了，那张照片就成了那个时代疯狂的见证。

至1992年8月9日晚9时，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全部发行完毕。但是，营私舞弊暗中套购认购表的行为被许多群众发现。在发售网点前炒卖认购表的现象非常猖獗，100元一张的认购表已炒到300元至500元一张。银行此时发布公告，将收购表回收期限延长到8月11日。许多人觉得这里有诈。8月10日晚11时，深圳市长助理出面，见了请愿者，宣布了市政府的五项通告，决定再增发50万张认购表以缓解购买压力，但是人们仍不散去……午夜12时，警察与示威者开始发生冲突。深圳警方拘捕了12名“闹事分子”。8月11日下午2时，新增发的5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兑换券开始发售，次日全部售完，秩序良好。8月11日晚，深圳市市长发表电视讲话：“10日晚上有极少数不法分子利用我市发售新股抽签表供不应求和组织工作中的一些缺点，聚众闹事，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危害了特区的安定团结……我们每一位市民都要识大体，顾大局，珍惜特区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

黄嵩也在其中，只不过他比较体面而已。

1992年7月的一天。

在深圳最豪华的一间酒楼里，黄嵩单独和萧迪碰面了。

“实在是太忙了，每天都有来找关系，求门路的，我都不知道他们那些人是怎么得来的消息。”萧迪在向黄嵩诉苦着。

“呵呵，他们这些人就像老鼠一样，见缝就钻呀。”黄嵩笑着说。

“妈的，哪个都是拿着领导的条子来，上面都写的‘请酌情办理’，有那么多的情可以循吗，我最近几天牙都疼的厉害。”萧迪愤愤地说。

“都是一群势利眼儿，以为自己有点关系就来跑，拿别人的帽子来压你，我最看不惯这些人，平时看见你就好像不认识的一样，一到关键时候了，各个都来巴结你。”黄嵩顺着萧迪的话。

“还是老弟你懂得做人，我就是看重你这点，你以后绝对会是个人物。你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一句话，没问题。”萧迪拍拍胸膛说。

“那就多谢大哥了”。黄嵩满脸堆笑：“来，我敬大哥一杯。”临走的时候，黄嵩对着酒足饭饱的萧迪说：“你包前面口袋里那张银行卡，密码还是照旧。”

萧迪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

1992年的8月8日。

黄嵩坐在深圳一家酒店的茶楼里靠窗的位置，用高倍望远镜朝远处望去。茶楼里面生意很清淡，只有三三两两的人在吃着东西，多数是老人。黄嵩特意叫了服务员用屏风把自己的这一桌给遮挡了起来。

有点远，但是还是可以看的很清楚。

售表网点前那些像蚂蚁一样的人群，乱丢的杂物，时不时有人从狭小的空间里站起来，伸伸腿，有条件的人拿了把伞在遮挡着毒辣的太阳。

“据说起来小便一次都要50块呢？”马玉婷望着远处网点前的人群，对黄嵩说。

“哦，那样的话我开公厕不就发了？大便起码100吧？”黄嵩笑到。“你怎么这么恶心，人家在吃东西，你居然说大便！”马玉婷说的。

“不对吧，你先说小便的。”两个人打闹着。

不一会，黄嵩叫到：“买单。”

服务员走了过来，黄嵩结了账，对服务员说：“这个位置我明天还要。”

1992年8月9日。还是昨天的茶楼。

“看来估计有雨哦。”黄嵩手里拿着望远镜，望着远处的售表网点。已经是中午了，人流越来越乱，两三股人流间的距离开始变的越来越窄，一些执法的武警正在拿着警棍大声在两个队伍之间不停地走来走去，维持秩序，虽然听不到他们在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动作表情中可以看的出来，人群开始乱了。

“为什么呢？”马玉婷问。

“看，队伍后面有人好像在兜售什么东西？”黄嵩发现了什么：“不好……”黄嵩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排队的人群从中间的地方开始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人越过前面的人纷纷涌向前面的售表网点，而后面的人中开始有很多人朝着他们身后的那些在兜售的人靠拢。

人群乱了。

“怎么了？”马玉婷拿下自己手里的望远镜，焦急地问道。

“估计有人在倒卖认购表，在这个时候可是大忌呀。”黄嵩说。

“难道有人像我们这样找人拿到了认购表？”马玉婷说。

黄嵩说：“萧迪既然能给我们，就绝对能给别人，况且不光是萧迪一个人管呀，别人也能插手。”

“现在最后的愿望，就是问题不是出在黄嵩这里就可以了，千万别枪打出头鸟。”黄嵩在心里这么想。

几天后。深圳。

“买了就跌，但是还是得买……再看看，不行到时候就走吧！”黄嵩现在也头疼，“8.10”事件后，深圳的股价指数从8月10日的310点猛跌到8月14日的285点，跌幅为8.1%，元气大伤。

“还好……不是买的很多。”黄嵩吐了口气。

“现在已经亏了三百多万了吧？”马玉婷拿着计算器，在一个笔记本上写写划划，然后抬起头来望着黄嵩。

“我现在打算就保留3到5支股票，其他的全抛掉。”黄嵩说：“那样的话我们在A省的钱还承受的起，慢慢等吧！”

“深圳真好，没有A省那么多的钩心斗角。”马玉婷对黄嵩说。

“是呀，我也觉得，这里有钱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这样的角色在这里根

本不算什么。”黄嵩发觉自己开始慢慢喜欢上了深圳的环境。

“从前不是有一个哲学家这么说过吗，要想一滴水发挥它的最大的作用，那就把它放到海里去。而我黄嵩今天也说，要想把我黄嵩的安全保证好，就应该把我放到一堆比我更有钱的人里面去。”黄嵩对马玉婷说。

“那我们今后打算怎么办？”马玉婷问黄嵩。

“先回A省把那些房地产的事情解决了，然后就赶紧撤。把我们的房地产公司迁移到深圳来，这里我估计以后将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地区，你看这里这么多的企业，比A省那里成熟多了。”黄嵩眼睛里闪烁着光辉。

命运总是有点坎坷的。

1992年12月一个普通的清晨。A省。

马玉婷开着自己的“丰田”在去往公司的路上。后面忽然跟来了一辆面包车。

面包车在一个路口忽然加速超过了马玉婷的车，横在了马玉婷的面前，车上冲下来几个人。

马玉婷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她连忙将车往后倒，路实在是太窄了，面包车上下来的人很快就到了马玉婷的车旁，说时迟，那时快，马玉婷连忙用中控锁把车门给全锁上了，加速往后面倒去，车在倒退过程中把好几个行人给撞倒了，但是也延缓了歹徒的行动，马玉婷趁着一个大拐弯，猛踩油门，飞也似地开车跑了。

“黄嵩，这里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马玉婷在黄嵩怀中对他说了。

黄嵩明白，他们才回来不到5天，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看的出来，袭击他们的人盯他们不是一天两天了。

黄嵩何尝不想走，但是他明白，今天发生的一切仅仅是一个信号，他们的目标根本不是马玉婷，要是自己没有一个好的法子的话，想离开A省，那只能是幻想。

“只有这么办了。”黄嵩点了点头。拿起了电话。

1993年6月。C市最豪华的“金帝酒家”的一间豪华包房里。

“张哥，我真的多多谢你了，喏，这是你的那一份。”黄嵩把一张支票递了过去。

叫张哥的人瞄了一眼支票，20 万元整，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脸上露出了笑容：“大家合作嘛，互相需要。”

的确是这样呀，“相互需要”黄嵩深深清楚这一点，要不是他在马玉婷遭遇歹徒后的几天当机立断，立马和 C 市最大黑社会老大“大手张”合作的话，可能他黄嵩就早已经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了。回去的路上，马玉婷忽然问了黄嵩一句：“我们什么时候走？”

黄嵩回答：“越快越好，怎么了？”

“没什么，只不过今天和你下楼的时候，我发觉那个在楼下的张哥的马仔，有一个好像跟那天袭击我的人很像。”马玉婷说。

“哦，是吗？”黄嵩仍旧不动声色地开着车。

“有可能是我记错了。”马玉婷疲惫地回答，把自己的身子缩在了副驾驶椅子上。

“听说没，A 省有好多人跳楼了！”，“我也听说了，好像就和 89 年那时一样了。”

1994 年的 3 月，在深圳一家茶楼上面，人们在谈论着时下最流行的话题。

黄嵩在静静地听着人们的议论，马玉婷在用筷子拨弄着一个小笼包子。

“我跟你们讲呀！当时你们都不知道 A 省那些个房地产老板呀，死了几多哦！”一个梳着分头的男人在绘声绘色地描述着，由于他的声音很大，甚至盖过了跑堂的叫卖声，大家都被他的声音吸引了过来，或许是距离很近，黄嵩听得清清楚楚。

“当时你们都不知道 A 省那里有多少人，那个时候呀，不得了哦，人几乎和现在深圳一样多，那个时候房价几千上万的都很多的哦”男人看见听众逐渐多了，越发得意了起来：“但是后来呢，据说当时有个大人物想去 A 省炒地皮了，他爸就叫当时高层给当时 C 市的几个大老板打电话，说有哪个哪个想请你们吃饭，你们都知道他当时打给哪个了吗？”男人说到这个时候，故意顿了一顿，环顾四周想找一些共鸣。

“不知道哦”，有人应和。

“说出来吓死你们，全是当时有来头的人物，什么吴文斌呀，唐太宗呀，对了，还有当时最出名的——黄嵩！”听到这个名字，马玉婷和黄嵩都愣了。

“当时呀，高层都出动了，在 A 省最好的大地饭店宴请了这些大亨们，谁

知道当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男人又顿了一顿。

“说呀，别老停呀。”有人催促。

“当时呀，就是这些房地产老板太目中无人了，以为自己有点钱就了不起，根本没有把这些官放在眼里，居然没有去。那个最牛的黄嵩，还说了一句：‘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大人物呢，有本事自己来竞争，要不然呀，天王老子我们都不管！’就是这样一句话把所有人都给得罪了。这后来，A省的房价呀，就像跳水一样往下跌，那些大老板呀，哭都哭不出眼泪了。”

“说的跟真的似的，你见过呀。”人群中有人小声叨咕。

男人听见了，有一丝恼怒：“我何止知道呀，我以前还和那个黄嵩是邻居呢，那天我还听见他们夫妻俩在家里吵着要离婚呢！”

有人问：“那最后的这个黄嵩怎么样了？”

男人摇了摇头：“不知道呀，前段时间有个朋友从广州回来，看见一个睡在广州火车站的流浪汉，据说和黄嵩有八分像。搞不好还死了呢。人呀，就是这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众人唏嘘不已的时候，马玉婷再也忍不住了，“噗”地一下笑出了声。

“你……你笑个什么呀，你要是不相信自己去广州火车站去看呀。”男人的脸涨得通红。

“别笑，这个兄弟说的没错，我也看见了。”说话的是黄嵩。

“老公呀，你当时为什么要帮他那么说呢。”下了茶楼，马玉婷不解地问。

黄嵩笑了：“为什么不说不呢，可能他说的是真的呀！”黄嵩用力搂了搂马玉婷，顿了顿，抬头望着远方：“那个A省的黄嵩的确已经死了。”

不远处，一辆“奔驰”车前，司机打开了门。

1993年下半年，就如同A省这个热带岛屿，天太热往往会出现兜头浇来的对流雨一样，随着国家加强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A省的房地产热突然来了个大刹车，大量资金沉淀了，一大批被套牢的人和企业叫苦不迭，悔之不及。

房地产热骤然降温，经济发展的泡沫骤然破灭，房地产就只留下热带海岛一个个曾让人冲动，让人憧憬的梦幻。

黄嵩把自己的公司迁移到了深圳，这里是他的第二次创业的开始。

1993年初，黄嵩的“深圳万里房地产”公司在深圳注册成立。黄嵩对于

房地产几乎是轻车熟路，他的公司的业务有着飞跃式地进展。

“深圳的人实在是多呀，连老外都这么多！”黄嵩坐在自己的车子里，看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流。

车门开了，马玉婷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钻了进来，一股脑地堆在黄嵩的旁边。

“买这么多你能穿的了么？”黄嵩皱着眉头。

“我乐意，女人哪有嫌自己衣服多的。”马玉婷用挑逗似的眼光望着黄嵩。

“你呀，一天也不干个正经事情。”黄嵩说。

“我现在呀，再也不想出去工作了，多累呀，我在A省的那几年的苦你要补偿我，你要养我，知道不？”马玉婷对黄嵩撒娇道。

黄嵩故作痛苦地摇了摇头：“我没了活了，欠债欠一辈子哦。”

马玉婷笑着掐黄嵩的脖子说：“你说什么，我和你拼了。”

黄嵩瞄上了在深圳不少的外国人。

“这几年深圳有很多的三资企业落户，相较于国内的其他企业，三资企业有先进的国外技术作支撑的优势，他们的外国专家来中国培训人才的比例也逐年上升，但是由于国内国际生活习惯的差异，所以他们有自己的固定的生活习惯和方式，而现今国内人才的缺口远远不能满足我国技术更新的需要，所以国内的企业为了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都想尽了各种方法来留住外国专家型人才，我们的开发目标就是面向外国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群体……”黄嵩在公司的会议上声情并茂地说着。

有人提出意见：“但是我想，董事长，这个计划可能有些困难，因为我们有一系列的难题没有解决，尤其是对外国工作人员的生活习惯方面，还有政府方面，比如说土地、政策的问题。”

黄嵩说：“那么我们就把我们最近的工作中心转移到这几个目标上来，要是在这里空叹气，到100年以后我们也不会明白。”

“面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聘请外国人做深入调查来解决。”有人说。

“好，那么你就负责这个项目，你的工资今天起加倍！”黄嵩的话起到了显著的激励效果，员工纷纷投去羡慕的眼光。

“第二个问题呢？”黄嵩问。

“可不可以进行金钱或物质的公关？”有人说。

“钱在某些方面还好说，但是要是土地问题，这个不是一两次公关就可以解决的。”有人反对。

“我认为，在深圳比我们有钱的人多的是，要是我们靠钱来公关的话，万一消息走漏，那么别人拿钱来和我们竞争相同的项目，那么我们就处于劣势了。”有人发言。

“思路不错，继续说下去。”黄嵩赞赏到。

那个员工受到了鼓励，脸有些微红，她定了定神：“我认为我们要想在和别人的竞争上取得先机，就得依靠我们比他们多深入了解，或者要比他们多拿出好的规划项目，我们投资开发毕竟是关乎政府政绩的问题，别人都是拿着钞票去公关，但是我们要是拿着一个好的项目计划和公关一起进行，我个人感觉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很多。”

“啪，啪”黄嵩带头鼓起了掌，大家也纷纷鼓掌。

两周后，黄嵩选定了在深圳市面向深圳三资企业工业区方向的一个地段。

果然不出所料，这个地段已经有很多人盯上了。

“董事长，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个地段有很多企业想在这里建造厂房，而且这里距离市区交通便利，进入市内商业中心不过 20 分钟车程……”秘书正在向黄嵩汇报着。

黄嵩点点头：“好，那样就进行我们的第二步计划。”

一周后，一份详细的投资计划书摆在了深圳市政府领导的桌面上。

“我们深圳要做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我们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要主动地进行国际经济、技术领域的交流，国外的先进生产经验，先进管理经验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为了我们深圳有更美好的明天，为了我们中国有腾飞的一天，我们要想方设法地留住国外的先进人才，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可以为他们营造一个温暖的家园，让他们在深圳会感觉是在他们自己的家乡，‘万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这个项目十分好，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深圳一个对外宣传的窗口嘛，我们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在深圳政府一次工作会议上，某领导的发言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深圳的媒体，国内外的媒体都在热炒着这个深圳第一个，可能是全国第一个专门为外国人打造的房地产项目。一时间，所有的眼光都盯上了黄嵩。

1996 年的 5 月的时候，黄嵩在深圳的第一个面对外国人开发的楼盘取得

了圆满的预期效果，第一期就已经有 80% 的房屋售出。

黄嵩感觉自己的转移对了。

“房地产，主要就是面向人口日益增长的新兴城市，新兴城市巨大的发展潜力将是刺激外来人口和外来投资的关键因素，但是当初的 A 省，这样一个身份为什么没有发展呢，不外乎就是因为他的原城市人口技术过低。就拿 C 市来做例子，当初建省的时候省会 C 市仅仅有 60 万的人口，这样的一个小规模城市，却集中了全国 80% 的房地产公司，为什么，不就是看了深圳以前的例子吗，大家都想在 A 省那个时候捞一大把，但是却恰恰应了一句老话‘都挤在同一条船上，翻得快’，经商也是如此，不要‘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什么热门，你也想去从事，没有想到隔行如隔山，那样的话反倒会赔钱。房地产就是得依靠流动性人口量大的城市才会有所发展，为什么？不就是流动性人口大的城市发展的机会多吗，每个人都不甘于平庸，所以大家都想趁着自己年轻多奋斗，所以他们一般就会选择这样能为他们多提供机会的城市。你要在房地产行业想有发展与成功，那么就必须在这样的城市，或者这样的城市周边进行房地产项目的投资，因为房地产行业终究是一个资本密集的行业，想要在这个行业有所发展，一要学会选择，选好时机，选好地点，二就是要有坚持下去的信心，三是最关键的一点，多多关心国家或者你投资的城市有什么政策，剖析主次是你取得关键的一步。”这是黄嵩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得出的结论。

1996 年的深圳，证券交易市场里的大户室，黄嵩坐在一个电脑面前，马玉婷在他后面玩游戏机。

房地产项目一旦上了，黄嵩又瞄上了股票，那个时候的中国，几乎人人都在谈论着股票，深圳有条件的几乎人人炒股票，黄嵩也不例外。

“不要玩了好不！要玩把声音给我关了，心烦！”黄嵩对马玉婷叫到。

“讨厌！”马玉婷说了一句，把游戏机的声音关了。

“升了！升了！”有人兴奋地喊到。

“终于遇见牛市了！”黄嵩盯着屏幕，兴奋地说。

“早知道就不买那个‘大众科技’了，全买‘能源 A’得了。”有人在惋惜地喊。

“笑话，要是哪个都未卜先知，那还要上帝干什么？”黄嵩心里这么想。

“你看，我就说，那天我在那个武侠小说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青城’来的，我马上觉得这个是天给我的启示，我就马上买了一个‘金城A’。”大户室里，有人在大叫到。

黄嵩旁边有个胖子把皮鞋脱了，穿着女人穿的黄色短丝袜的脚一阵晃荡，黄嵩一阵恶心。

“我那天去求签的那个‘仙婆’也对我说，要想富，科技路，所以我就买了个‘大众科技’，还真是对哦。”有个牙齿上粘着口红的女人这么说。

“晚上我们去‘大富豪’呀，我请客!!”那个胖子在兴奋地喊着，脱了鞋子，脚上一阵刺鼻的气味传入黄嵩鼻子，黄嵩生气了，把电脑关了，转身离开。

“好呀，听说‘大富豪’那里很不错哦!”有人在附和那个胖子。

“我怎么居然这么庸俗了呢!”在别人兴奋的叫喊中，黄嵩陷入了沉思。

黄嵩虽然现在在房地产开发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他还是隐隐感觉自己生意上欠缺点什么，想要使自己的事业有更大的发展，还缺少什么似的。

第六章

军师加盟如虎添翼

“大同，跟我到海北去吧，你才40多岁，不晚”。临走的时候，黄嵩对罗大同说。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晚上，马玉婷醒了，发觉黄嵩若有所思。

“你怎么还没有睡呢？”马玉婷问黄嵩。

“睡不着，现在不知道我们能干什么呀。”黄嵩眉头皱的厉害。

“别想了，你看你都快变成老头了，干脆我们也像他们那样，把手里的股票抛出去吧，钱也够我们花的了，你想想，这么多年我们为赚钱牺牲了多少！现在趁着这段时间，我们好好休息休息。”

黄嵩点点头说：“是呀，的确是这样。”

晚上，在家里，黄嵩对马玉婷说：“我还是想走出去看看。”

马玉婷问：“你又呆不住了？”

“是呀，我觉得以后我们的发展需要稳定下来，需要有素质上的提高，做股票这样的投机性生意实在是太烦心了，天天提心吊胆的。”黄嵩说。

“我也觉得，炒股票就好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那些邪教的高手练的邪门武功一样，虽然在短时间里可以提升功力，但是要练得不好，走火入魔的机率十分大，而做实业的话就好象一个正道的高手练的武功，虽然进境慢点，但是后劲十足。”马玉婷这么说。

黄嵩笑说：“你看看，在深圳待久了，连说话都这样俗了。”

“我们这么多年都没有回到以前的学校了，不知道大家现在过的怎么样了。”马玉婷说着。

“是呀，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黄嵩说。

马玉婷迷迷糊糊地说：“罗大同不知道现在过的怎么样了，好像是我们结婚去A省的那年顺路看了他一次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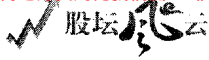
“那时他已经是读完了经济学研究生了，就等留校了。”黄嵩说，忽然黄嵩眼前一亮：“对了，我怎么没有想到他呢！”

马玉婷被黄嵩的话惊醒了：“谁呀？”

“当然就是大同了，你不记得了，以前就一直很欣赏他，而且他在经济学方面深有研究。”黄嵩兴奋地说。

“你没有想到是我吧。”黄嵩对着电话说到。

“我怎么知道你电话？我找你费了老大了，我先找人到了母校查，然后人家说你研究生毕业了就去了另外一个大学任教，然后我就费尽周折地满南京找你，后来才找着你的。”



“大哥，你有大用处了，怎么会没用呢，我找你就是想要你出来帮忙，我们合伙大干一番。”黄嵩对着电话说。

车子在路上奔驰，在约定路口，黄嵩看见了罗大同。

“大同！”马玉婷兴奋地打开奔驰的车窗，对罗大同招手。

罗大同穿着一件旧式的的确良衬衫，脚下的皮鞋满是灰尘，看来他走了一段不短的路。

看着黄嵩崭新的“奔驰”600轿车，罗大同犹豫着，“赶紧呀，愣着干什么？上来呀”。黄嵩笑着对他喊道。

罗大同上车后好一会才恢复了正常的模样，开始高兴地和黄嵩、马玉婷谈论着。

“我没有想到几年不见，你现在成了大富翁了。”罗大同羡慕地看着黄嵩。

“不要这么说，我看你现在才是挺好的，起码天天都在那么具有学术气氛的环境里。”马玉婷对罗大同说。

罗大同笑了：“呵呵，不要说了，我现在还是一个穷光蛋，要不我和你们换位，我也想过一过那个有钱的日子。”

黄嵩说：“我当初不要分配就是想到A省去闯一闯，但是现在我什么都有了，又想去学校了，母校还好吧？”

“等带你回去看看，还是那个老样子，和我现在的大学仅仅只有10分钟的路程。”罗大同说。

“好呀，我早就想回去看了。”黄嵩兴奋地说。

晚饭是在罗大同的家里吃的，他的妻子回了老家，“我儿子住他奶奶家，这样的话离他上的高中近点。”

“你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过吗？这样太浪费你的才能了。”黄嵩感叹道。

罗大同说：“还能怎么过，我现在就是这样，要是以前的话，我还是不会安于现状的，但是现在，你看，我都41岁了，你们也快进39了吧？我记得你们是60年还是61年的吧？现在你看哪个地方用人都是要35岁以下的，出去找工作，一个月赚的能够你吃饭就不错了，南京的房价这么高，现在都已经到了6000多一平方米了，我儿子还要读大学呢，我不想再闯了，还是稳定的工作给他留点钱吧。”

吃着饭，清淡的口味让黄嵩觉得很爽口：“我很久没有吃到这样的饭了，

你也知道我们夫妻两个都不会做饭，全去饭店里吃。”

黄嵩的赞赏让罗大同很受用：“是呀，我原先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不常做饭，后来结婚了，慢慢地跟妻子学做了一些菜，再根据自己的口味改良改良。”

晚上黄嵩被尿憋醒了，他出了房间去找厕所，轻轻的开门声居然把罗大同惊醒了。

看的出来，罗大同这么多年过得小心翼翼，“是呀，要是一个人整天为生活发愁，你也会变成这样的。”黄嵩心里想。

“怎么了？睡的不好吗？”罗大同问。

“哦，我想解个手。”黄嵩轻轻地说。

罗大同舒了一口气：“我来带你去，在外面。”

晚上清新的空气透过树的叶子渗进了阴暗幽森的楼道中，静悄悄的，没有一丝的声响。

二楼的最边上的公用厕所里，黄嵩走了出来，发觉罗大同靠在窗子旁望着窗外的星光出神。

黄嵩递给他一只烟，罗大同摆摆手：“戒了很多年了，每个月能省几十块钱呢，买菜都够了。”

黄嵩把烟又放回了口袋里。

“以前的同学几乎都不记得了，现在除了你之外，要是有个同学走过我面前，他不喊我我估计都认不出来他。”黄嵩轻轻地说。

“我也不经常联系他们，大家各都有各自的家，有些人自从毕业了，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罗大同这么说。

“是啊，也就是所说的缘分吧，两条命运的线有缘就交汇到一起，然后……缘分过了，又将回到原来的平行的模样。有些人一瞬间擦肩而过，交错之后，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在见面了。”黄嵩认同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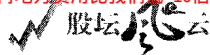
黄嵩问罗大同：“还记得吗，以前要不是靠你顶着，我就那么频繁地跑出去贩烟，绝对毕不了业。”

“这也就是我们至今还是兄弟的原因，贫贱之交不可移呀。”罗大同说。

“贫贱之交不可移。”黄嵩点了点头，两个人都小声笑了出来。

第二天回去母校看了看，全新的奔驰车进入校园的时候，引来一片羡慕。

以前的老师们，还健在的都去探望了，黄嵩感慨地发现自己居然走了整整



13年，没有回来南京看过一眼。

“那里还是我以前经常去的地方呢，变了，真的变了。”黄嵩感慨地说。

“我们是不是也在改变呀？”马玉婷说。

“是吧。我们也在改变，为了生活，不知道是生活改变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生活。”罗大同说。

在南京最豪华的金岭饭店，黄嵩和罗大同摆了整整四桌谢师宴，看着已经步入暮年的老师们，黄嵩心里感慨万千。

“我是不是错过了好多？”黄嵩问罗大同。

“那我是不是也失去了很多？”罗大同问马玉婷。

“那得看看我们分别得到了什么呀。”马玉婷的话很直接。

“我们所得到的，正是我们对方所失去的。”黄嵩说。

“大同，跟我到海北去吧，你才40多岁，不晚”。临走的时候，黄嵩对罗大同说。

“我上班去了，你们自己去市里逛逛，中午你们就在外面尝尝南京的小吃吧。”罗大同临走时说。

车子奔驰在南京的街道上，望着南京的楼宇，马玉婷忽然来了一句：“我想看看大同他是怎么上课的。”

车子又停在了罗大同的学校里。

黄嵩和马玉婷找到了罗大同上课的阶梯教室，从上面望下去，在讲台上的罗大同显得分外的瘦弱，要是把讲台比喻为升旗台的底座的话，那么罗大同就好像升旗台上的旗杆一样。

学生倒是不少，但是自前5排后的学生没有几个在真正听讲的，后面的更猖狂，睡觉的，吃零食的，小声谈话的都有，有一对男女情侣模样的在后面分外亲密。

罗大同对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早已习惯，若是以前他会不以为然，但是今天，他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失败，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如此，他还是镇定的讲述着自己的课程，声音不大，但是很清晰地传到教室每一个角落。

“大同就是这个样，这么多年了还是那么一丝不苟。”马玉婷说。

黄嵩和马玉婷找了个靠门的地方坐了下来，后面有几个说笑的学生停下了谈话，回头新鲜地望着，黄嵩根本没有理会他们，他左手托着腮，聚精会神的

听自己的老同学讲课。手腕上那块造型典雅镶着钻石的金表有意无意地滑了出来，学生们惊讶地咋舌。

课间休息的时候，黄嵩朝罗大同招了招手，罗大同慢慢走到了黄嵩坐的地方，三人小声地谈着话。

“你真的想在这里老死？”黄嵩第一句话就这么问。

“我不想，但是我不敢闯了。”罗大同轻轻地说。

“为了不让你这个拉家带口的人最后跟我喝西北风，我让学校给你保留位置怎么样？万一将来你不想干了，再回来。”

“这……”罗大同好像是默认了。

第二天，罗大同学校的校长办公室。

黄嵩一身名牌地西服，坐在校长面前。

“校长，希望我所说的你能考虑。”黄嵩对校长说。

“这个……比较困难，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先例。”校长为难地说。

黄嵩笑了：“先例总得有人来开这个头吧，我不就是来开头的吗？”

“我理解，但是这个保留公职，不享受外出期间的待遇与福利，实在是有点……我们得开会研究研究。”校长说。

“为了一个普通的教授专门开会研究，几大班子合计合计，那委实没有必要”，黄嵩顿了顿：“他现在仅仅是一个副教授，在怎么看我觉得他升到教授也就顶天了，但是那得多少年呀，他现在又不是什么学科带头人。不用那么劳师动众的。”

校长说：“那样的话为什么你会这样强烈地要求呢？”

黄嵩说：“因为我想帮我的老同学一把，我不想他在这样的环境里沉沦。”

校长不满地说：“你的意思是我们的学校压抑了他的工作热情？”

“不是学校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但是造成他现在这样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生实在太过于势利。”黄嵩一针见血地指出。

“那他可以走嘛，我们也不是要强留他。”校长赌气地说。

“给他保留公职，我给学校捐30万，改善教学条件。”

“这？”校长问。“我捐60万！”黄嵩说着，把好几叠百元钞票放在了桌子上。

校长眉头动了一下，接着说：“我非常想帮你，但是……你也要了解我的

股坛风云

苦衷。”

“哦。我明白了，谢谢了校长，不好意思麻烦你了，真的对不起，既然这样你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吧，谢谢了，再见！”黄嵩飞快地说着话，接着把钱快速地划进了他随身带来的一个皮包里，旋即转身往门外走。

黄嵩快要走出门的一刹那，身后传来校长的声音：“你让他什么时候走？”

1999年，黄嵩在海北安了家。

1999年3月15日，黄嵩特意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新大地房地产投资公司”在海北成立了。

1999年6月的一天，黄嵩在海北的家里，看着电脑里的新闻，罗大同给他来了电话。

“我觉得你应该大量买进某一支股票。”罗大同在电话里对黄嵩说到。

“现在大家都退出，为什么我还要买呢？”黄嵩疑惑地问。

“现在你看到的退出的是什么人？都是一些中小股民，他们俗话就是叫‘游击队’、‘野路子’，他们在股市里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气候的，说老实话，他们一般才是那些上市公司圈钱的主要目标。你看现在哪个大公司的股票在他们退出后有衰退的迹象？你给我的这几个月的深圳交易所的数据，‘爱普顿’、‘电脑发展’，这些的股票价格一再攀升，我不知道这些在股票市场里代表什么意思，但是以经济学的道理分析就是有强大的资金在注入，股票在这些资金的注入下就像货币的汇率一样，要是外汇储备到了一定阶段就会自动抬升，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股票呀不同于其他的，要是那些资金退出的话，股票就会下跌的很快的。”

“要想不用在资本市场上看别人的脸色行事，那么只有自己来坐庄，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更大的发展，要是天天和那些‘野路子’在大户室里耗，股市一有大的动荡，我们就会成为那些坐庄的敛财的对象，就好比是送钱给他们，那样迟早会把我们的家当耗没的。”

“对于亿万资产的企业家来说必须进行资本的高级运作，而不需要理财，对于无知肤浅而又没有见过亿万资产的人来说，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这个道理的，这就像井底之蛙永远也不会明白大海的事情一样。资本高级运作，是属于高阶层玩的游戏，低阶层的是不会明白的，低阶层的人只能知道肤浅的事。”

“资本的高级运作是一件非常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在进行资本运作之前，

首先要领会资本高级运作之道，如果不明白就不要谈了，这就如同对井底之蛙不要谈论大海的事一样。”

听完罗大同的论述后，黄嵩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罗大同说：“目前指数在 1000 点左右，未来有着巨大的上涨空间，上策是选择深市的股票自己坐庄，取得二级市场上的绝对控制权。然后再用股市赚来的钱进行产业整合，打造你在房地产行业的全国龙头企业，这样才是企业健康发展之路。”

不久深圳的股市如罗大同所预料，整整走了一年多的牛市。从 1000 点在短短一年多就上涨到了 6000 点。

黄嵩坐庄的“中环药业”，股价从 5 元涨到 40 元，进去一个亿的资金现在变成了 8 个亿。黄嵩按照罗大同的指导，兑现了 5 个亿资金用于产业的运作。

“没有想到呀，罗大同对财务数据和政策，居然分析的是这么准确。”黄嵩由衷佩服。

“大同这么多年的学问不是白学的。”马玉婷说：“等忙完了这一阵子我们好好谢他。”

1996 年 12 月 16 日，针对 10 个月前后沪深两市出现的暴涨行情，《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要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指出股市出现过度投机行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这份报纸现在就在黄嵩手上。文章一发表，就开始有不少股民退出股票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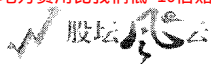
“你看昨天的报纸没，就是转《人民日报》的那个呀？”

“哎呀，我现在也看了，这个文章说的太对了，现在就是这样哦。”在证券交易所的大户室里，一个股民这样说。

“我们现在也捞够钱了，还是先把手里的股票抛出去了，回家等等消息看看吧。”有人这样说。

黄嵩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此时他的心里也矛盾不已，他现在好不容易从 A 省出来了，刚刚在海北安定了下来，本以为能好好过过安定的日子，没有想到现在会有这样一个消息。黄嵩问罗大同该怎么办。

罗大同说：“目前市场各路主力并没有来得及撤退，后市必将会在更短的



时间内，拉出一波更疯狂的上涨行情，这样各路主力机构才有出货的机会。因此，我们控盘的中环药业，必须在短时间内快速拉高股价，逆市上涨，吸引市场眼球，同时不断放出中环药业的各种利好消息，让中环药业成为整个股市的龙头股，等整个股市再度上涨时，我们就可以在高位从容不迫地进行震荡出货。”

黄嵩说：“是不找几个股评来吹一吹？”

罗大同说：“股评层次太低，将来会有损我们的形象。只要我们逆市大涨，并慢慢地不断地放出利好消息，大量股评都会自动出来吹捧。因为股评只会见涨说涨，见跌说跌。”

1997 年的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 1997 年的中国浓缩在了香港，而香港的 1997 则浓缩在了那个“亚洲金融风暴里”。

1997 年 7 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美国著名金融家索罗斯旗下的对冲基金运用索罗斯独创的反射理论，在亚洲各国和地区发起了连番狙击，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几十年来积存的外汇一瞬间化为乌有。在这些国家的金融大战结束后，索罗斯把矛头对准了港元，开始有计划地向香港股市及期市发动冲击。炒家们在证券市场上大手笔沽空股票和期指，大幅打压恒生指数和期指指数，使恒生指数从 1 万点大幅度跌至 8000 点，并直指 6000 点。在山雨欲来的时候，证券市场利空消息满天飞，炒家们趁机大肆造谣，扬言“人民币顶不住了，马上就要贬值，且要贬 10% 以上”。“港币即将与美元脱钩，贬值 40%”，“恒指将跌至 4000 点”云云。其目的无非是扰乱人心，制造“羊群心态”，然后趁机浑水摸鱼。8 月 13 日，恒生指数一度下跌 300 点，跌穿 6600 点关口，收市时跌幅收窄，但仍跌去 199 点，报收 6660 点。国际资本大鳄是把香港当成了提款机，香港股市是天天响地雷，周周都下跌，“推倒”趋势震撼人心。

在压低恒生指数的同时，国际炒家在恒指期货市场积累大量淡仓。恒生指数每跌 1 点，每张淡仓合约即可赚 50 港币，而在 8 月 14 日的前 19 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就急跌 2000 多点，每张合约可赚 10 多万港币，可见收益之高！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股市在短短的几天内跌到了 6000 多点。

此时罗大同却主动给黄嵩来电话了。

“黄嵩，你不是老跟我说你想上市吗，现在不就是机会了吗？”罗大同在

电话里对黄嵩说。

“大哥，你开玩笑吧，”黄嵩脱口而出，“我这个时候进去不是找死吗？现在整个股票市场都在跳水”。

“谁让你自己上市了，你没有想到现在香港的股票市场那么低迷，有不少好股票呢，你不可以趁机收购一个呀？趁机了解了解上市的具体情况，学习别人企业的可取之处及他们的失败点。等股市再升了就自己上市呀。”罗大同说。

“但是，如今股市这么低迷，什么时候是个头呀，我感觉没等到升呢我就破产了。”黄嵩说出自己的理由。

“你放心，国家不会不管的，你就放心尽管买就好，国家一定会出手救市的。”罗大同信心十足。

“好，我信你。”黄嵩说。

黄嵩到了香港，而罗大同到了上海。

香港腾龙证券的VIP包房里，罗大同正在和黄嵩联系着。

“代号多少？347922，再念一次，347922 对不，我先看看。”罗大同放下电话，就盯在了电脑屏幕上。两台电脑同时在运作，只不过一台显示的是股票的走势，另一台连接了一个国外的网页。

罗大同不时写写算算，过了一会，他拿起电话，拨通了黄嵩的号码。

“黄嵩，这个我觉得不适合，你再看看其他的，我们这里搜索的资料显示他的主要业务涉及太多。”罗大同说。

过了不久，电话再次响起，罗大同接过，在纸上纪录了一个数字，又开始之前的一轮操作。

“你再看别的。”罗大同再次对黄嵩说。

周而复始。

在旁的报盘小姐纳闷地打量着罗大同。

这个罗大同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富翁，而且一来了就自己动手操作，把她这个报盘小姐反倒扔在了一旁成了看客。

罗大同身穿一件普通的的确良衬衫，看上去已经穿了很久了，洗得显了旧色，可以透过衬衫看见里面穿的线挂衫，下身穿一条蓝色裤子，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脚上的一双老式的胶凉鞋，坐在名贵的真皮沙发上，旁边还放着一个老式



的“上海”牌人造革皮包，怎么看也不像个有钱人，但是桌子上的大哥大在那个年代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的，“兴许他是为了自己低调一点吧，免得被坏人盯上”，报盘小姐这样想。

罗大同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时间久了他就把他戴的那个老式眼镜摘下来，揉揉自己的眼睛，此时报盘小姐就殷勤给他添茶水，不时偷偷抛一个媚眼过去，但是让她失望了，罗大同根本没有注意到她暧昧的神色。

“铃……”，罗大同桌子上的大哥大又响了，罗大同手忙脚乱地接起电话，“这个东西也认生，还是不习惯用呀。”罗大同好不容易才找着接听键，按了下去。

“好了，黄嵩就是这个，你可以买了，但是记得，不要全部吃进，给自己多一点余地，快下半年了，什么都要用钱，你的深圳的房地产项目那里还有一个多亿的资金要支出呢。”听着罗大同的话，报盘小姐眼睛都亮了。

罗大同长出了一口气，抬起手，看了看自己手上的那快老式的“上海”手表，这个还是以前读研究生的时候买的呢，80多块。“都这么晚了。”罗大同惊讶自己居然待了这么久，他感到有点饿了，喝了一天的茶水了，肚子早受不了了。

罗大同站起身正欲走出房间。

报盘小姐却有意无意地站在房间门口，制服下那惹火的身材，一对高耸的胸部占了房门近40%。罗大同此时才注意到报盘小姐那火辣辣的眼光，罗大同刷地一下涨红了脸。

“罗老板真忙呀。”报盘小姐故作埋怨地嘟着嘴对罗大同说。

“咳……好说，好说。”罗大同侧着身尽量想挤出房间门，但是那对胸部还是大举压境过来。

罗大同急中生智，从他那个老上海包里拿出七八张一百元的钞票：“这个是奖励你的。”待报盘小姐接过的时候，罗大同赶紧一个冲刺，穿过了房门，飞也似地逃了。晚上，罗大同躺在宾馆的床上，回忆着今天的“艳遇”（罗大同自己定性），“有钱是不一样哦。”罗大同说着。

黄嵩按照罗大同的指导操作，在香港控股了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这家公司是一个家族式的企业。在香港金融风暴那个时候，股票价格低的惊人，黄嵩居然以极低的价格就控股了这个房地产公司近20%的股份，成了第二大的股

东，进了这个公司的董事会。

新进董事会的第一天，黄嵩发觉股东们对他非常冷淡。黄嵩明白是什么原因。

“各位，我知道你们排斥我，外面的各种风言风语认为我是一个投机分子。”黄嵩的发言让在场的所有人惊讶无比。

黄嵩没有理会他们，继续说到：“是不是投机，是不是个股票炒家，我想你们自己有眼睛，可以分辨，你们干了这么久的商业，这点你们是可以分辨出来的，我要是真的投机，就不进董事会了，我控股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你们这里能得到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花钱买一个跟你们学习的机会，为什么？为了我自己以后的公司在内地上市，为了我内地的公司今后有一个更广阔的前景，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内地今后将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地方，那里的机会很多，同时伴随着巨大的投资风险，我这个人信一句话“作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为了我今后的事业做前期的准备，我必须学习和借鉴你们香港成熟的操作经验……”黄嵩诚恳的一番话得到了董事会股东的一致认可。

在黄嵩的要求下，深圳的房地产公司的业务交予黄嵩控股的香港“港生”房地产公司派遣来的经理人打理，黄嵩也在香港经理人的帮助下一步一步为自己的公司上市做准备。而在香港的这几个月，黄嵩没有因为自己控股的比例大就摆架子，相反他虚心地向公司各位工作人员请教，博得了公司上下的一致好感。

几个月后，香港股市在国家的支持下再度攀升，黄嵩手中掌握的财富直线上升。

“我想把我的股份以期权的方式转让一部分给你们。”在一次例行会议上，黄嵩的一番话让在场的股东震惊。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难以预料了，随着公司业绩的逐渐上升，股价一直上涨，黄嵩介入的时候，不过3港币多一点，现在已经8港币了，按照公司的发展，未来预计10港币指日可待，黄嵩居然放着升值的财富不要，这是为什么呢？所有人都疑惑了。

黄嵩笑了：“我早说过了，我来是为了学习的，但是当时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就只好这样做，现在我从你们之中学习了很多，你们也帮助了我很多，我应该感谢你们，你们是一个家族式的企业，我理解这个控股权对你们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把这个权利还给你们。”

董事会所有股东都被黄嵩感动了，大股东紧紧握着黄嵩的手，“黄先生，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遇见像你这样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

几天后，在香港启德机场。

“再见了，我的香港朋友。”黄嵩和白发苍苍的“港生”董事长紧紧拥抱。

“无论你以后遇到了什么困难，记得，我们要是能帮上忙的，请尽管开口。”“港生”董事长和全体董事会成员这样对黄嵩说。

望着黄嵩的飞机慢慢消失在远方，“港生”董事会里一个董事说了一句话：“我们教黄先生怎么做生意，而他教了我们怎么做人。”

在海北最繁华的商业中心的一栋豪华大楼的顶层房间里。

两个人就这样望着下面车来车往。

“你现在还觉得自己的人生有遗憾吗？”黄嵩忽然问了罗大同一句不知所谓的话。

“什么叫遗憾？我以前连个所谓遗憾的概念都没有，或者说我以前根本没有价值观，有的仅仅是一个过日子的程序而已。”罗大同也不知所谓地说。

黄嵩并没有接过话来，默默凝视着远方。

“你在想什么？”罗大同问。

“我在想我以前大学里的日子。”黄嵩低头笑到：“那些我才认为是最有遗憾的，我遗憾我毕业太早了。”

第七章

养精蓄锐蓄势待发

“这个先冲锋的，就由我来做吧，可能我会失败，但是，总会有人接着我的脚步的。”黄嵩轻轻地说。“现在他们开始明显地公开反了，也就是我们出手的最好时机”。2001年的5月末，“宏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悄悄地在海北成立了，谁也不清楚这家公司，很多人仅仅当他是海北千千万万小公司的一个。某些人也愿意别人越不注意这个公司越好。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1996 年的年初，“众千”董事长叶凡平对外宣布，几家国外投资集团将大笔资金注入“众千”参与“众千”重组，新的“众千”将分成独立的几家法人机构。

1996 年，由原来的“众千”分成的单独三家“国信投资公司”、“阳光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明珠实业集团”联合成立新的“长河实业集团”。

叶凡平在自己“沪东饭店”的包厢里，正在犒劳着大家。

“这次多亏了张松，没有他的话，“众千”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就恢复了元气。”万刚说。

张松连忙说：“关键是周敬生做的好，他刻意地把稽查的方向给整的很模糊，为我们转移资金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政府的人民大礼堂里。

“祝贺你，周书记。”

此时的周敬生，正在政府的大礼堂里接受着如潮水般的掌声，他终于靠着叶凡平的牺牲，走到了今天的成功。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是在香港港九金融中心区为您报道，源自泰国，由国际金融投机造成的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给香港股市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我身后的这栋大楼上面 30 层，一位破产的金融投资者正欲自杀，香港消防人员和警务人员正在规劝他，预计这次危机对香港股市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数百亿美金，间接损失无法估量，感谢您收看金融卫视的直播，稍候请看我们专家对这次危机的分析报道。”

叶凡平的办公室内，私装的卫星电视接受器正在播放着电视台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报道。

“凡平，这个卫星接受器还真是蛮好用的嘛。”

“你现在迅速接洽他们，马上和他们签和约，然后叫他们马上把钱转入我香港公司的账号里。还有你，不是有几个福建商家和我们签订了房地产合作代理吗，你现在跟他们说，我们可以以优惠的价钱转让这些项目给他们，唯一的条件就是他们要一次性拿出全部现金”，有人插话道：“估计要求他们一下拿出那么大的资金，有点困难，还有他们要求进行项目审计”，“那你就给我赶紧搞定他们，实在不行就把项目先抵押给银行。”此时的叶凡平正在嘱咐着几个工作人员具体事宜，根本没有理会万刚说的话。

电话响了，这个是周敬生专用的电话，其他没有多少人知道，“晚上你妹那里见。”

“沪东饭店”叶凡平专用包厢。

“国家要投入大笔资金拯救香港股市了。”周敬生一字一句地说。

“我早有预感，我现在已经筹集到了一部分资金，我要入主香港股市，但是我现在不能估计危机会持续多久，所以我担心我的资金链会断掉。”叶凡平说到。

“国家也不能让危机在香港拖的过久，毕竟现在是特殊时期，你也知道。”

叶凡平在进行着自己人生中的第三次赌博，第一次是他和万刚倒卖紧俏商品，第二次是进入房地产的时候的融资。

而第三次，就是这里了，叶凡平没有想到他的机遇来的这么快。

在遇到亚洲金融风暴时，敏感的他就想到在1997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时期，国家绝对不会放任香港的金融市场自生自灭，而且在越来越国际化的今天，“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道理在资本市场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他立即从各个方面筹措资金，调用了数亿资金在香港购入股价大跌的蓝筹股“长实”，“和黄”等股票。

果然不出叶凡平他们所料。

“香港股市的奇迹，证明了在社会主义的领导下，仍旧，而且将有更美好的明天!!”面对着电视上某个重要领导的讲话，叶凡平笑了。

“你们现在迅速和香港方面接洽，及时套现!”叶凡平办公室里凌乱不堪，无数的文件与废纸散落在地上。叶凡平正在对着面前的工作人员讲话：“谁的动作快，回来我有大奖励，我知道这么长时间来你们三班人日夜轮流为公司守候，实在是太累了，大家再咬咬牙，坚持坚持，拜托了。”

“董事长你比我们更辛苦，这些是我们应该向你学习的。”

叶凡平笑了笑：“大家出去做事吧。”

办公室后面的套间的暗门打开了，万强穿着睡衣，口里叼着一根牙刷，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一屁股坐在巨大的真皮沙发上：“凡平，该你休息了。”

叶凡平头也不回：“我现在也睡不着，再等等吧。”

“凡平，还在涨呢，咱们退出也实在太快了吧?”万强有点舍不得。

“呵呵，见好就收吧，现在放出，风光又体面!”叶凡平笑着说。

“欲者，无穷大之水也，亦能载舟，亦能覆舟；古往今来成大事者非无欲者，而然善御其欲者。”叶凡平这么说到。

听着叶凡平的这番话，万强居然来了一句：“什么乱七八糟的水呀，欲呀，我看你是看周敬生送来的那些书看傻了，连说话也变的不自在了。”叶凡平不由自主地望了他办公室那一排巨大的书柜，《论语》、《四书》、《五经》那些都是周敬生委托一个知名国学大师帮叶凡平挑的，叶凡平曾经想自学大学的课程，无非就是为了充实充实自己，或者像时下流行的，花钱买个文凭也可以，但是周敬生对他的一番话让叶凡平打消了这样的念头：“按照你目前这个现状，如果脱产学习不现实，你还不如找机会多读点哲学或者理论方面的书，这样可能从中悟出点什么。”

这就是叶凡平的悟性。

“香港政府在9月份继续推高股指期货价格，迫使投机资本亏损离场。9月7日，港府金融管理部门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受限制，9月7恒升指数飙升588点，以8076点报收。同时，日元升值、东南亚金融市场的稳定，使投机资本的资金和换汇成本上升，投机资本不得不败退离场。9月8日，9月合约价格升到8220点，8月底转仓的投机资本要平仓退场，每张合约又要亏损4万港币。9月1日，在对8月28日股票现货市场成交结果进行交割时，港府发现由于结算制度的漏洞，有146亿港元已成交股票未能交割，炒家得以逃脱。感谢您收看本次评论。”

看着电视上的画面，万刚笑了：“我们差一点就走不了。”

“好险好险。”叶凡平也笑到。

“哎呀，难得叶总大驾光临这里，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这个是我的名片。”名片被叶凡平的秘书接过了。一个穿着西服，戴着安全帽，手中拿着文件箱的微胖的房产经纪人，小跑着跟在戴着安全帽的叶凡平为首的几人身后。

“叶总你看，这里坐南朝北，靠山面海，实在是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呀。”在大楼的上层，微胖的青年经纪人献媚地对叶凡平说。

“你看这里哪有山啊？”叶凡平的女秘书不由得取笑青年经纪人。

“对呀，你也不看看，这个方向好像是东方吧？”叶凡平一行人里有人也笑着说。

青年经纪人脸红了“我，我，仅仅是打个比喻，呵呵，大家见笑了……

哎……大家来看这里，这里风景独特，阳光充足，又面向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别跑，别跑……”

青年经纪人正说着，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青年经纪人的安全帽刮掉了，刮的老远。青年经纪人在大家的一阵笑中，连忙追逐过去。

叶凡平没有笑，他在大楼的一根水泥柱子面前立住了：“水泥的标号用的还不错，你们看，虽然几年了，还是和刚建造的一样。”叶凡平挥手示意，一个手下拿着大锤子靠近了柱子，“咚——咚”地几声巨响，水泥柱被砸开了一个缺口，露出了里面的钢筋。追逐帽子的青年经纪人吓的脚下一打滑，“扑通”一声倒在一堆废弃的空塑料桶里。

“居然没有生锈？而且钢筋的型号要比普通的大一个单位，看来这家开发商以前是比较实在的呀。”叶凡平呵呵地笑着，将缺口展示给随行人员看。

“董事长对建筑真有研究呀！”张松对叶凡平赞叹到。

“我以前在供销社的时候专门就是倒腾这个的，现在这么多年了倒还是没有忘。”叶凡平说：“决定了，就是这里。”

叶凡平回过头，对着青年经纪人的方向问：“喂！你还好吧？”

一堆塑料桶里，一支手伸了出来，摆摆手，做了一个V字型。

两周后，海北最繁华的步行街上，广场的大屏幕电视里正在播放着这样一则新闻。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长河实业’董事长叶凡平先生郑重地在收购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标志着我市最大面积的烂尾楼终于在闲置了近两年后，再次重新进入了开发阶段……”

一个月前。

一天，叶凡平的车子偶然经过浦东，发觉有几栋还没有封顶或者已经封顶还没有进行装修的大楼耸立在海北那一片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间，显得有些扎眼。

“看这些楼房，有一定年头了吧？”叶凡平问同车的张松。

“都好几年了，是典型的烂尾楼，我看他们上面估计也是和我们一样，死在了‘327’里。”张松回答。

叶凡平说：“这样的地面，真是可惜了。”

张松说：“这些楼现在基本价钱都不是很贵，现在像这样的，几乎1到2亿就能轻易拿下。”张松指着不远的一栋大楼说：“你看那个，要是给他好好的装装修，绝对漂亮，就是呀，手续太复杂了，要跑很多关系，还要对原来的所有者进行清算，要是他破产了还好说，要是半死不活的，那样就牵扯到方方面面了，所以呀，一般人没有这个精力去搞的。”

面对张松的话，叶凡平又沉思起来。

两天后，一队豪华奔驰轿车开到了这栋大楼前，引起一阵围观。

叶凡平和万刚万强在楼下指指点点。

“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万刚说。

“但是这里面牵扯的人际关系是否太复杂。”张松说。

“人际关系的复杂，哪里比我们复杂。”叶凡平说着，和万刚万强相视大笑。

1999年，在海北“澳门回归倒记时100天”庆典上。

“下面有请我们海北工商界代表‘长河实业’董事长叶凡平先生发言。”

叶凡平身穿一身定制的黑色西服，俯视着台下，前排端坐着周敬生，叶凡平神情悠然地发言，不经意间，叶凡平看见周敬生朝自己眨了一下眼睛。

叶凡平轻轻地笑了，他心里明白，他在海北的地位已经被无数人默认了。

2001年的海北。在海东。

海东是海北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只要去过的人就一定也有这样的想法。这里有海北最高的大楼，有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可以说，中国的经济中心在海北，海北的经济中心偏向海东。海东也有海北最破旧的居民区，也有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这些也可以说，中国的特色在海北，海北的特色在海东。

一排海东将拆迁的居民区前。

无数的轿车将这个地段包围了起来。豪华的程度可以开一个展览了。

“这个地区还真是不错的地段。”罗大同说。

面对着这片将要开发的地区，黄嵩难忍自己的兴奋之情。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进来分蛋糕呢。”罗大同说。

“一定不少，而且我们面临的形势是最劣势的。”黄嵩顿了顿说：“可能的话我们采取合作的方式可能会好一点。”

“是呀，我也这样认为，虽然我们有一定的资金，要独自吃下这个地方不

是问题，但是要承受开发的那个阶段就不好说了。”罗大同说。

正在两个人讨论的时候。

“黄总，你也在呀。”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黄嵩和罗大同不禁回头望去。

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哦，是‘明远地产’的张总，幸会幸会。”黄嵩客气地打着招呼。

“这片地很好呀，我们公司也有投资的打算。”张冀城环顾着四方说。

“那样的话我们将是拍卖场上的对手了，呵呵。”黄嵩打趣地说。

“不是不是，我仅仅是有这个意向，并不一定参与。”张冀城说到。

“哎呀，‘新大地’的黄总，罗经理，‘明远’的张总，幸会哦。”一个潮州口音的男人走了过来。

“王董，你们‘明新’房地产，也打算投资？”礼貌地打过招呼了后，黄嵩单刀直入。

“我想，但是我也仅仅有个意向，投不投不一定。”王董也是这样地客套。

“想过合作吗？又不是没有先例。”罗大同笑道。

“心有余，力不敢使。”张总一番话，王董也点了点头。

聪明的黄嵩一点就透。

“晚上有时间赏脸吃个饭吗？”黄嵩问到。

“这个……”张冀城似乎面有难色。

“请两位务必赏个脸，谢谢了。”黄嵩说的很诚恳。

晚上，海北淮海路最豪华的饭店里。

“是不是我介入了不该介入的？要是的话，还请两位给我指点迷津，我黄嵩谢谢二位了。”黄嵩举着一杯酒，对在座的张冀城和王萧说。

张冀城和王萧对视了一下。

“其实，这个我估计已经是预定的了，拍卖仅仅是一个仪式而已。”张冀城开口道。

“哦，是这样吗，看来早已成定局，我们仅仅是一个点缀？”黄嵩说。

“黄董真是聪明人。”张冀城赞叹到。

“是我们的实力不够和他们竞争吗？”黄嵩问到。

“我就是知道我自己介入不了，但是又心有不甘，所以特意跑去看了，说

真的，有心拿，无力拿。”张冀城答非所问。

“我也明白地知道，不甘心，但是我没有办法，但是去看看还是可以的，也算了一个心愿。”王萧将满满一杯五粮液一口干了。

“有人有这样大的能力？能左右海北的商界？”黄嵩问。

“不是有这样大的能力，而是有这样大的面子……”王萧无可奈何地说。

“你不知道吗，人世间，最难还，最不敢欠的，就是那人情债了。”张冀城说。

“是呀，何尝不是这样，我前想后想，却没有想到这一出。”

黄嵩恍然大悟。

“但是现在不是经济社会吗，亲兄弟还明算账呢？”罗大同忍不住发话道。

张冀城和王萧又对视了一下，哈哈笑了出来。

“我们又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还是不点破好。”王萧说。

“那我们怎么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呢？”黄嵩疑惑地说。

张冀城说，“黄老弟呀，我长你几岁我叫你一声老弟不为过吧，你我都是从外面进来的，虽然你也在海北的商圈里交往了不少朋友，但是你没有发现吗，你的朋友圈现在还仅仅是局限于我们这些外来的闯海北的，也可能是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吧，走的比较近是自然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实际的进入到海北这个真正圈子里。”

“你别看我们瀚州的这么风光，在海北又搞什么房地产，又搞什么股票，甚至有一段时间海北有近4成的房子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上，但是我们却仅仅是表面上的风光而已。”王萧对黄嵩说。

“我们搞房地产，投资的几乎全是和别人合作；我们炒股票，几乎每次都必须和别人事先协商好，甚至我们掌握的那些房子，表面上多风光！但是实际上说白了还不是相当于炒二手房吗？”王萧接着说。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海北这个地方仅仅算是有钱人，有钱根本代表不了什么，没有‘权利’做你的依靠，你再有钱也没有说话的权利，我们现在就是面临这个尴尬，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融入海北的实际的商业圈子。”张冀城对黄嵩说到。

王萧接着说：“我们以前在我们的地头上靠着我们的人赚了钱，就雄心勃勃地来到海北，想再在这里闯出我们的一片新的天地，但是现实让我们明白，

我们带过来的仅仅是财富，我们没有把我们依靠的力量带过来，什么力量，说白了，说简单了，就是一个字：官。”

“我们原先创业的时候的确是十分地艰辛，但是我们是最终靠着我们本地的政府的政策最后才发家的，我们到海北了，就不是我们的地头了，要是我们是随着某个升迁到海北的官员一起过来的，那自然另当别论，但是我们不是呀，来到这，你想分人家的蛋糕？你凭什么？一你要权利没有权利，二你有钱，但是是你自己的钱，可人家有人，就一句话都可以得到比你所有的钱都多的多的贷款，你相当于是和一个国家银行做后台的在玩，你觉得你玩的过吗？”张冀城的一番话如醍醐灌顶般的将黄嵩浇醒。

酒席已经散了，人已经走了。

但是张冀城和王萧的话仍旧历历在目。

“我们现在根本就是在苦苦地坚持，我们现在就是为了维持我们所在地方的一个脸面，我们可以让家乡的人骄傲地说，我们在海北立足了，但是谁知道我们背后的苦？有谁知道我们现在仍旧得靠我们在家乡本地的老本在赚钱，在靠那些原来的老本在赢利，在靠那些老本不停地向我们海北这里输血，只是我们还好，起码现在有点盈余，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坚持，就是我们仍旧有一点幻想，我们一直期盼能有人来帮我们打破这无形的壁垒。”

“这个先冲锋的，就由我来做吧，可能我会失败，但是，总会有人接着我的脚步的。”黄嵩轻轻地说。

“老板，这是‘新大地’房地产公司送来的请贴。”

瀚州商会的主席，凯威房地产公司的老总高杨接过来请贴看了看：“指明是要我去参加？”

海北最豪华的酒店，一个大的会议厅里座无虚席。

“高主席，好久不见哦，最近身体可好？”

“托福托福，还不错，今天你也有空来呀？”高杨和气地招呼着。

“是呀，今天是唱的哪一出呀？”一个北京口音的人说。

“没有想到你们也来了，今天看来举动比较大呀。”高杨也笑着说：“我心里也不明白哦，咱们静观其变。”

“王总，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高杨的疑惑，王萧只是热情地招呼着自己商会的主席就坐：“不要着急嘛，等下不就知道了。”

待大家坐定后，“各位，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赏脸来，下面有请这次的组织者‘新大地’房地产公司的黄董事长。”张冀城对着大家说。

黄嵩身穿一身黑色西装由幕后走了出来。

“今天，是我黄嵩请大家来的……”黄嵩在对在座的所有人这么说。

面对着在场的十几个公司的老总。

“我们这些外来的从商者要是再不联合起来的话，我们仍旧是别人的附庸，想在经济上有一个绝对的话语权是不可能的，海北的经济与人际壁垒我们不是没有经受过，但是相较于他们，我们缺乏人际关系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必须整合，就好像战国时期的诸侯联合来抗衡强大的秦国一样，我们现在就像诸侯，我们如果单个单个论估计是绝对处于劣势的，但是一旦我们联合起来了，那就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黄嵩的话让很多人若有所思。

“是呀，你看我以前不也是那样吗？当时我要不是狠出了一笔血，那个贷款也就下不来，我现在还能坐在这里和大家聊？早跳黄浦江了！”有人有感而发。

“对呀，我当初好不容易投了个项目，最后还不是得联合几家海北的来开发，眼看着蛋糕被分，要是朋友的话还好说，但是这样分很郁闷。”王萧也说。

“还有我那一次不就是没有给他们承揽我那个项目的建材吗，他们后来给我连连设套，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压抑。”张冀城说。

“但是黄董，你也知道，我们的劣势就是人际，一旦我们联合的话，他们海北商界也闻风而动，也联合起来，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先天的人际优势就将发挥的淋漓尽致，那样的话，吃亏的不还是我们吗？”有人提出疑问。

黄嵩笑着说：“这个也就是我下面要讲的另外一个问题，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有人发问。

“他的意思是，由一家出面牵头，其他的商家暗中支持这家公司，给它提供资金？”张冀城说。

“但是谁敢冒这个险？搞不好的话可能他辛辛苦苦打拼十几年的家当就没了。”有人有退缩的想法。

有人认同道：“是呀，枪打出头鸟呀，我们在海北已经是附庸惯了，现在反倒要和他们平起平坐，那样他们是绝对不会那么轻易就让步的。”

大家纷纷认同到。

“今天在场的瀚州商会的主席也在这里，我想他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比我强得多。我觉得要是他出面的话，会比较好。”黄嵩说。

高扬发话了：“这个不妥，我们出面来挑大头的話，反倒是给人一个要和海北的商界硬碰硬的感觉，那样的话，海北的官界商界将会感觉到很大的威胁，如果这样的话对我们将是很不利的，还不如由一家公司出面的比较好，尽量找一家中等一点的企业，给海北的商界造成一种模糊的假像，这样我想我们所受到的阻力将不是很大。”

王萧也发言：“是呀，这样的话我们的进展会更顺利一点，要不黄老弟，就你们公司了，你们刚来海北不久，别人对你们的情况一时也摸不透，这样的话你们反倒是有优势的，我们只要暗中给你们提供资金的支持就好了，你们从他们手中拿下项目，我们再转从你手中联合开发，那样的话有钱就大家一起赚了。这样不是很好吗？”

在场的人纷纷附和王萧的话。

黄嵩说：“我先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谢谢大家这么看的起我，资金现在几乎不是最主要的了，我们想一想大家能不能把你们手中的人际资源来一个相互交流整合？那样的话我们手中大大小小的的人际关系就会在整合的情况下变的十分的强大。”

“这个……我估计很难，因为有很多的东西是不能轻易地告诉别人的。”有人面有难色。

“是呀，谁干了这么多年了，心里都有一本不能明言的账，里面的细节岂能是轻易让外人知道的呀，你们说是不？”高杨也说。

大家都默认了高杨的话，黄嵩也理解大家，是呀，这些也是商业机密的一个部分，就好象他黄嵩能有今天还不是依靠了A省那些黑底子和之前深圳的人吗。

“那要不这样吧，我们统一把自己手中的资料交给各自的地区所推定的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掌握，就比如瀚州那方面的资料就由高主席来掌握，广东的就由张总你们来掌握，我要是缺少什么的话，我就联合给你们发函，然后你们就再将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料经你们推定的人交给我，也不用写明什么，你们可以和你们的人际那一头协商好，到时候我出头去办就可以了，你们也不用告诉我

是谁的人，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办完了事情也不会主动打听那个官员主要和谁有来往这样的无聊话题，你们看这么合适吗？”

“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了，你们需要什么，你们就告诉大家，然后有办法的想办法，这样就不会担心自己的秘密被透析了。这个法子好。”高杨说。

“好！就照黄老弟说的办！”大家都举起了手。

2001年的5月末，一个“宏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悄悄地在海北成立了，谁也不清楚这个公司，很多人仅仅当他是海北千千万万小公司的一个。

某些人也愿意别人越不注意这个公司越好。

2001年6月。海北国际饭店。

来自海北和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公司聚集一堂，他们其中有些人是列席的，但是算算有实力竞争的也就只有那么几家而已。

“你好，好久不见，最近在忙什么呢？”黄嵩客套地在人群里打着招呼。

750平方米的国际饭店会议大厅座无虚席，“海北第一拍”吸引的发展商、拍卖同行以及土地主管官员、媒体记者等把走道堵得水泄不通。

清一色的镶金边红丝绒靠背椅，第三排到第六排共坐着几家发展商参与竞买，分别是“海天红”、“新大地”、“明远”、“凯威”、“天创嘉程”、“明珠”、“国信投资”、“阳光房地产”、和“明珠房地产”。

10时，北京著名拍卖师用洪亮的嗓音向竞买企业公布：“各位大家好，本次拍卖的地段是：位于海东北区西北端，北靠黄浦江，东临高速公路，交通便捷，是海东新城的黄金地段。规划建筑规模44.43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41.36万平方米，绿地不低30%，建筑密度不高于45%。起拍价为2.3亿元人民币，竞价阶梯为200万元。”

“2.4亿。”举牌的是罗大同。

“好，10号2.4亿。”拍卖师说到。

“2.5亿。”7号举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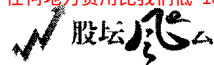
“好，7号2.5亿。”拍卖师说。

“2.52亿。”4号举牌。

“2.56亿。”1号举牌。

“2.6亿。”罗大同举牌。

“好，10号2.6亿。”拍卖师说。



“2 7 亿。” 7 号再次举牌。

“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呀，怎么一上来就是千万以上的加呀？真当钱不是钱了？”记者群里有人小声嘀咕。

“是呀，现在别人都还没有出手呢，他们一来就是千万这样地往上加，这下有好戏看。”有人说道。

“怎么都是开价千万以上的呢？”拍卖师陈少华的心里也十分复杂，这是他第一次在海北主持这样大的地产拍卖活动，以前他也主持过不少拍卖，但是这毕竟是比较大的一次，所以他不容有失。陈少华不由得紧紧握了握拍卖用的锤子，他感觉锤子很滑，滑的有点让自己抓不住。

“2 8 亿。” 罗大同再次举拍。

“好，10 号 2 8 亿。” 陈少华说。

“3 亿!!” 8 号举拍。

“3 亿!! 这么快就到 3 亿了。”记者席里有人不禁发出了惊叹。

“安静，请大家安静，8 号出价 3 亿，还有没有？”陈少华说。

叶凡平带着笑，端坐在座位上，任由各种目光在他身上打量。

“3 4 亿!!” 罗大同再次举拍。

叶凡平的脸色一下变了，他有些诧异地看着传出声音的地方。

“不会吧，一次加价 4 千万!!”人群里有人开始交头接耳地打听罗大同的背景。

“一次加价 4 千万？是存心捣乱还是来真的呀？”有人这么说。

陈少华也惊诧，但是老到的他没有将惊异带到脸上：“10 号 3 4 亿。”

还没有举过牌的“凯威”工作人员用笔记本电脑测算出的成本已超过该公司承受底线，向自己的老总摇了摇头：“估计等下的价位绝对高于我们的底线。”老总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几家发展商都早以把手离开号牌，似乎放弃了竞买。

“3 5 亿!!” 9 号举拍。

“天……这个是什么样的世界!”陈少华差点就不由自主地想敲下了锤子，好在他忍住了。

“是马金生，他终于出手了，看来我们没希望了。”有人小声嘀咕到。

大家把目光集中在 7、8、9 号的位置上坐着的人。

“哦，原来是他们。”有人不由得说。

清一色的黑西服在红丝绒的靠背椅上分外地显眼。

穿西服的人更扎眼。

马金生、叶凡平、万刚旁边都有一个人手中拿着一个牌子，上面分别写了9、8、7几个数字。

马金生微笑地向在座的几家相熟的同行点着头。叶凡平和万刚也一样微笑致意。

“3亿6千万。”罗大同举拍。

“我操！”万刚脸变了颜色：“那个家伙这么不懂得做人。”万刚不禁说出了声。

马金生也诧异，但是他还是不动声色。

“3亿8千万。”叶凡平举拍：“要玩，我就跟你玩到底。”叶凡平望着黄嵩的方向说。

“4亿。”在黄嵩平静的授意中，罗大同举起了牌子。

所有人都愣了，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黄嵩的身上，除了马金生。

“你妈的，是不是傻子啊你们，玩我们呢？”万刚说了一句。

黄嵩转过了身，和万刚四目相接。

“看你妈，怎么着？！”万刚挑衅地看着黄嵩。

黄嵩伸出手，朝着万刚指了指：“注意你说的话。”

叶凡平拦住了欲站起来的万刚。

“好好拍你的卖，转回去。”叶凡平对黄嵩说。

马金生此时在用手机发着短信。

陈少华也有点回不过神，他知道现在的形势一触即发，他不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陈少华求助地朝旁边看了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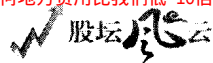
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朝陈少华点了点头。

“现在休息一会。”陈少华说完这句话，长出了一口气。

休息室里。

“妈的，那个家伙到底想怎么样？”万刚在说着话。

“现在不清楚他到底打什么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是来捣乱的。”



说话的是叶凡平。

“你，赶紧去搞清楚他们是什么来路。”万刚对着自己的手下说。

“现在要是再查他们的背景的话，等有消息的时候拍卖早就结束了。”叶凡平说。

“那就单刀直入吧。”说话的是马金生。

另外的一间休息室。

黄嵩正和罗大同在商量着。

“现在的局面虽然对我们有利，但是我们现在几乎是众矢之的了。”罗大同说。

“以后还有我们是众矢之的的时候呢，现在才是开始，我仅仅是赌一把而已。”黄嵩说：“我就赌我们靠这一战来在海北真正地站住脚。”

门忽然被推开了。

“先生，我们……”黄嵩的秘书刚要说话，就被万刚的手下给推开了。

叶凡平望着黄嵩。

叶凡平穿着一件黑色的剪裁合体的西服，一米七五的个子，不像一个传统的海北人，深邃的眼睛，高挺的鼻梁，面色有些苍白，一头乌黑的头发，看起来仅仅有 30 多岁的年纪。

万强万刚也是同样的一身打扮，万刚个子有一米八，用海北话来说，是属于：“费布票的”，皮肤比较黝黑。

反观万强就是恰恰相反，他是“省布票的”。

叶凡平就这样端详着黄嵩和罗大同。

黄嵩和叶凡平差不多的身高，一身灰色的西服，一看就是名牌，脸色黝黑，手骨节粗大。皮肤保养的不是很好，看上去 40 多岁的样子。

相反罗大同，虽然他和黄嵩是一样的装束，年纪也差不多，但是样子就显得很老气，头发已经有一半花白了，看上去有 50 多的样子。

还是黄嵩率先打破了僵局。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情吗？”黄嵩问。

“小子，你玩我们还是存心捣乱的呀？”说话的是万刚：“你叫那么高的价钱，到底什么意思？”

“你不要忘了，这个是公平竞争的，我们出的起价钱，按照规矩，就是我

们的。”罗大同说。

“我叫叶凡平，幸会。”叶凡平对黄嵩说。

“这是大名鼎鼎的‘长河实业’叶董事长，幸会幸会。在下黄嵩。”黄嵩还礼。

“我就简单一点说吧，我对这个项目很有兴趣，能不能卖我个人情，把这个让给我。”叶凡平说。

“不好意思，我也对这个项目有意思，现在流行亲兄弟明算账，再说，我们才刚刚认识。”黄嵩说。

“小子，当你是朋友是看得起你，你以为你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万刚忍不住说。

“万刚！”叶凡平止住了万刚：“那么黄先生有没有兴趣我们一起合作呢，有钱大家赚嘛，不要伤了和气，你说是不？”

“我也想呀，但是我还没有和别人一起分蛋糕的习惯。”黄嵩说：“你们海北的本地商业圈以前一直都排挤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今天我想来尝试一下打破这个壁垒。”

“枪打出头鸟，这个道理黄先生不明白？”叶凡平说。

“风险越大，收益越大，我更明白这个。”黄嵩笑着说。

“好，我们拭目以待，希望黄先生有更大的发展。”叶凡平丢下了这句话，出了门，万强万刚紧随其后。

“黄嵩，我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叶凡平边走边自言自语。

“好的，短暂地休息后，现在我们的竞拍再次开始。”陈少华说。

“4亿，10号4亿。”陈少华说。

“5亿。”叶凡平说。

“我的天……”有人捂住了嘴。

“你？你怎么流鼻血了？”有一个记者看见自己身边一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居然流了鼻血。

“啊？真是……没办法，我一紧张就这样。”在大家善意地笑声中，那个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清理着。

陈少华胸口此时也一阵血气翻涌，但是他硬生生地咬牙坚挺了下来。

“5亿，8号5亿。”陈少华说。

“5 亿 5 千万。” 罗大同举牌。

此时的陈少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惊异之情，“噗”的一声，他咳嗽了一下。

“不好意思，各位继续。” 陈少华示意拍卖继续：“5 亿 5 千万一次。”

“5 亿 6 千万。” 万刚举牌。

“5 亿 7 千万。” 罗大同举牌。

“5 亿 8 千万。” 叶凡平举牌。

“5 亿 9 千万。” 罗大同再次举牌。

“6 亿！” 马金生说出了口。

陈少华已经感觉有点应接不暇，拍卖的价钱好像已经不受人控制一样，直线往上升。

“6 亿 2 千万。” 罗大同再次举拍。

“已经到了一个天价了。” 有人小声地说。

“放到香港的地产界这也是一个惊人的数目了。” 有人点头。

此时，黄嵩手机一阵震动。

黄嵩打开了短消息。

“你真的要和他们硬拼吗？” 发消息的是张冀城。

“我要为大家以后进海北铺路。” 黄嵩回了信息。

“6 亿 4 千万。” 叶凡平再次举起了牌子。

黄嵩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该和他们来一次了结了，他从罗大同手里拿过了牌子。

“7 亿。” 清晰的话语声就好像一滴水滴进了油锅里。

短暂的沉默后，“轰”的一声，大家炸开了。

叶凡平平静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站了起来，万刚也跟着站了起来。

当走过黄嵩身旁的时候，叶凡平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祝愿你一帆风顺。”

“各位观众，我现在是在海北国际饭店的会议厅向你报道，在刚刚结束的海北浦东土地拍卖大会上，海北‘新大地’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创纪录的 7 亿人民币的天价将‘海北第一拍’收入囊中……” 一个记者在对着摄像机兴奋地说到。

“对于本市首次拍卖，浦东区房屋与土地资源管理局副局长鲁深思高兴地

说：“这次拍卖出人意料，最初估计的最终竞价为 3.5 亿到 5 亿元，没想到，最后竟达到 7 亿！”鲁局长还说，这次拍卖不仅避免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使浦东的地价大大提升。”

面对着纷涌而来的记者还有番轰炸式地提问。

“我的手一直没离开过号牌，‘新大地’对这块儿地志在必得。”黄嵩淡淡地说：“我们的心理价位比成交价还要高。”

当记者问 10 亿元“新大地”是否能接受。

“没有问题。”黄嵩说的很轻松。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八章

枪打出头之鸟

“耗子才刚出洞多远呢，你想能这么快就出手吗，到时候我怕你还来不及伸手，他就一下窜回窝了。”叶凡平躺在巨大的藤床上，闭目养神道：“先让他有点甜头，慢慢地将他的大头资金引出来，完了再收拾他。”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长河”控制的三家上市公司——“众千投资”、“长河集团”、“明珠实业”，股价已分别上涨了1100%、1500%和1100%。长河系股票如此巨大的涨幅，如果像市场传言的那样，有所谓的“庄家”介入，其获利是相当惊人的。在当时的中国股市，长河系和叶凡平几乎成了神话，是点股成金，只要是长河系插手的股票没有不涨的，股民们到处打听小道消息：长河系会重组哪家上市公司，因为只要被长河系一重组，股票马上大涨。

某证券公司工作室里，赵连新正给大家讲解着。

“088455——大通制铁在去年高位建仓后被套了，2000年末提前于大盘启动，发动了自救行情，从主力运作的基本情况看，虽然高度并没有达到前期高点，但通过资金的反复运作，大部分资金已经得到解放了，目前股价还处于中位获利区，后面可上可下，但是考虑到后面整个市场格局的转变，长线还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只是短期，将沿着箱体的格局发展，目前不会有大的动向。局部阶段建议先高抛低吸，以免影响资金利用率。”

台下有人聚精会神地听着，有人在细心地做着记录，不时有一两个人举手来提问。

“请帮帮忙，看看077663。”有人说到。

“你买到了一只大牛股。这只股票可以运行到15元。他的控盘度很高，主力资金显示了长线运作的迹象，虽然涨幅一般，但主升浪的性质得到验证变化，目前主力正在洗盘，对股价进行修正，后面会逆大盘波段向上。目标在15左右。”赵连新略有思索就给予解答。

“那我18.5买的688063，正想获利了结，能给个意见吗？”有人举手提问到。

“这个股最近几天拉升过猛，步入调整，属于正常情况，暂时不建议了结，再等等看，下周调整幅度应该不大，可以继续等待拉升，如只做短线，下周做一做差价。破10日线不收上来再出局也不晚。从个股潜力上看，还是有可为的，一只股票总有它的运作规律，不可太急。”赵连新说。

董丽丽悄悄地走进了工作室，她慢慢地挪到教室后面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坐了下来，默默地听着赵连新的讲解。

赵连新抬头刚好和董丽丽的目光对视了一下，赵连新发觉董丽丽下巴朝他挑了一挑。

赵连新心里一动，赶紧正过神来，继续讲解着。

时间过的很快，在旁边坐着的工作人员一声：“今天讲解的时间到了，我们今天的‘专家亲身指导’就到这里，下周再同一时间继续进行，大家先不要动，让赵老师先走，我们还有事情交代。”赵连新连忙收拾自己的东西，快步走出了教室。

“你居然成了赵老师了。”董丽丽好像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似的，一下就出现在赵连新面前。

“有什么办法，现在好像这个‘老师’的称谓已经成为了略有点名气的人的通称。”赵连新耸了耸肩。

“吃饭去吗？”董丽丽问。

“上哪个地方？”

“夜巴黎吧。”董丽丽一边走一边从自己的随身文件夹里掏出车钥匙。

“新开的那家？在淮海路？”赵连新边走边问。

“对呀，听说那里的气氛一流。”董丽丽边说着边踏进了电梯里。

餐厅装修的非常有情调，整个空间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前台上女钢琴师悠扬的钢琴声慢慢地飘在每一个角落。

董丽丽闭上了眼睛，正在惬意地享受着。

赵连新笑了：“你是真懂音乐还是在自我陶醉？或者是为了什么别的。”

“怎么了？”董丽丽轻轻地点着头，眼睛仍旧没有睁开。

赵连新没有说话，他站了起来，径直走到了大堂的钢琴旁。

“能让我弹一下吗？”赵连新问。

二十多岁女钢琴师抬头看了看赵连新，她的眼光在赵连新的身上停留了几秒种后，带着一个客套的微笑点了点头，起身让了座。

赵连新坐了下来，他并没有急于开始弹奏，赵连新伸出手，修长的手指轻轻抚摩着钢琴的键盘，他抬起了头，董丽丽斜坐着，用右手支着头，微微睁开了眼睛望着赵连新。

轻轻地音乐声响起，悠扬地，好象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一种十八世纪华丽的盛装舞会的感觉慢慢将整个餐厅浸染，人们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排男男女女，他们整齐地相对站着行礼，男人穿着笔挺的燕尾服，留着性感的小胡子，女人们穿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裙子，在悠扬的音乐声中翩翩起舞。有点诙谐，又

有点挑逗的音乐弥漫着。

女钢琴师在一旁毫无表情地坐着喝水。

赵连新嘴角忽然轻轻地挑了一下，他笑了。手指忽然加快了力度。

钢琴曲的曲风在瞬间改变了，就好象平静的海面瞬间变的波涛汹涌，晴朗的天空顿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一般。巨大的反差让餐厅里三三两两的客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改变惊地抬起了头，暴风雨忽然敲打着餐厅里每一个人的心房，董丽丽也被震地一下睁开了眼睛，目光死死地盯着赵连新。

赵连新根本没有理会董丽丽的目光，他仍旧苍劲有力地弹着，曲风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或明快，或疾风骤雨般地在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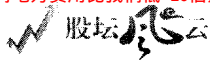
一曲终了，观众好象身处炎热的大沙漠，却被人当头浇下一桶冷水一般。赵连新长出了一口气，定了定神，站起身来，回首向旁边坐着的一脸崇拜的女钢琴师投去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微笑，走下了台。

“那一时刻那女的有一种为你生儿育女的冲动。”董丽丽的话里带着一种浓烈的醋意：“你钢琴还是弹得这么好，刚才这个叫什么来着？怎么没有听你弹过。”

“‘Por Una Cabeza’，或者叫‘只差一步’。”赵连新轻轻晃动着手中那四分之三杯满的葡萄酒：“著名探戈舞曲，Por Una Cabeza（只差一步）。”

帕尔曼——一位演奏过所有古典小提琴名曲，更为电影《辛德勒名单》演奏凄美主题音乐的小提琴家。约翰·威廉姆斯——一位得过五次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大奖的作曲家。当代音乐界两大巨擘生平首度联手，在这张专辑中演奏一曲又一曲温婉动人的著名电影音乐。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由阿根廷探戈无冕之王 Carlos Gardel 创作的那首“Por Una Cabeza（只差一步）”，这是一首在《辛德勒名单》、《女人香》和《真实的谎言》中都出现过的著名探戈舞曲。这首 Tango 风格的曲子，曲式为 ABAB，首段呈现慵懒以及幽默的口吻，进入到 B 段转小调，转而呈现激情的感觉，接着又转回大调。由小提琴和口琴做对位和声的表现。两个部分那种前后矛盾而又错落有致的风格充分的展现了探戈舞中两人配合的默契。进入 B 段后的激情将舞者与观众的情绪推到最高点。然后突然做减慢，回到首调收尾。整首音乐在帕尔曼精湛的演奏下委婉、激荡，尽显了探戈舞曲的精妙。”

“那个女的只是没有想到我能将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单独用钢琴演绎地这么



好而已。”赵连新摇了摇头：“你还是不懂音乐。”

“呵呵。”董丽丽挑衅似地笑了笑：“我没有说我懂音乐，但是我知道要是没有我，你仍旧不名一文。”

赵连新无奈地笑了：“你都已经结婚了还是醋意那么大。”

“正是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隐藏在正大光明袍子下的魔鬼，一个披着羊皮的伪君子。”董丽丽嘲讽似的话被赵连新接口：“我也明白你是一个追求功名利欲的女人，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生活在一起。”

“但是我们却可以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合作，这点是绝对的。”董丽丽望着赵连新。

赵连新笑了，一把将杯子里的葡萄酒倒入口中：“时间不早了，再不回去你家的那位该起疑心了。”

“今年的比赛你还想拿？”董丽丽坐在赵连新办公室里，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赵连新侧过头斜望了一眼董丽丽，又埋进电脑上的走势图里：“连续几年拿冠军，太过于招摇，我想低调一点。”

“只怕到时候由不得你低调。”

赵连新抬起头来：“怎么说？”

“你认为跟风的资金能让你跌落吗？但事后你想想看后果吧，要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话，那些人会把你撕碎的。”董丽丽在向赵连新讲述着一个残酷的事实。

“我又没有求他们跟我。”赵连新仍旧面无表情。

“那到时候你就会看见的，时间不早，我也该去准备了，你这几天好好养精蓄锐，准备准备吧。”董丽丽站起身，甩手出了门。

赵连新低着头，黄昏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洒在他的身上，给他的身上涂上了一层微黄金子般的颜色。黄昏的照耀中，他呆呆地坐在那里，好似一个雕像。

“哼，又不是我让你们跟我的，到时候跌死了别怪我。”赵连新咬了咬嘴唇，残酷地说。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为你进行现场直播本次‘南北争霸’擂台赛决赛阶段的比赛，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那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参赛选手入场。”

赵连新身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深黑西服，面无表情地坐着，主持人介绍到他的时候他也仅仅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674030 一直是市场一致看好的股票，您怎么看？”主持人问。

“674030 我不认为能到 10 元，至少短期是不大可能。”赵连新正在听着孙复兴的讲解：“这只股票上涨，是该公司母公司对上市价格不满，发动了相关联的周边企业共同入场，把股价托起来的。现在价格已经上涨了 20%，目前定位属于合理，是他们认可的价位，继续拉高无论是资金面和基本面，都没有太大的利好支持了，目前的成交量水平，也明显不支持这么大流通市值的股票，这就是这个股票出现行情的主要原因，是被动的，而不是价格的再发现。在后面真行情开始时，决不是大盘股发展的天下。”

孙复兴吐沫飞扬地在讲解着，赵连新发觉雷汉正在调整着自己前面的话筒。

“看来是坐不住了。”赵连新想着。

“南北争霸”是由新电视电视台自 1996 年起举办的一个模拟股票操作竞技比赛，南北夺擂虽然只是模拟操作，实际上却是一场比真枪实战还要残酷的比赛。参赛者要求在当天推出第二天的操作计划，而很多散户则按照参赛者第二天的荐股计划进行操作，因此，参赛者推荐价位上方往往积聚着巨大的买单。举例说，如果推荐买进价是 10 元，很多散户就挂 10 元 1 分的买单，而荐股者为了能按照比赛计划进行，必须击穿这些价位。卖出也是如此。因此，“虽然是模拟比赛，但整个比赛进程十分艰难。比赛实际上比的不是技术，而是资金。谁的外围资金多，谁就能赢。”

“那您继续看好什么股票？”主持人继续提问。

“我推荐‘锦绣山河’……”赵连新电视上面的话一出来，守在电视屏幕前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打电话进行股票委托了。

“现在锦绣山河是多少价位？10.80？好，那我们以 10.90 的价位买单。”

“董事长，现在赵连新已经推荐了。”张松对着叶凡平说到。

满是室内植物的一个房间里，叶凡平身上披着一件小牛皮的裘毛内里皮衣，斜斜地靠在厚大的真皮沙发上，脚光着搁在用鹅卵石铺设的地面上，张松和他相隔着一个透明的玻璃墙。“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吗？”张松问到。

“不，那样我想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我想先安排一个局，起码钓钓



别人的胃口也是好的。”叶凡平说到。

“好的，我明白了。”张松说。

“好的，我知道了，那就先这样吧。”董丽丽放下电话，对赵连新说到：“先让我们稳一稳，等等机会。”

“你看吧，我就说没有这么容易，现在上面来话了，那样最好，要不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的出我们是在做庄了。”赵连新说到：“散户也不是傻子，在股票市场上混了那么久了，没吃过猪肉难道还没见过猪跑吗？”

但是让赵连新没有想到的是，世界上还真有见过猪跑的。

曾经有人给众多散户定了性，很多散户往往属于冲动型购买，具有很大的可诱导性；这句话在这起事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什么？今天居然涨停了？”赵连新开盘的时候发现自己推荐的股票居然涨停了。

电话响了，是董丽丽打来的：“我就已经说过，在你后面跟风的资金是可怕的。”

“这有什么，关键是我推荐的这个‘锦绣山河’盘子很小嘛，我本来想自己坐庄的，谁想到还没有等我操纵股票价格呢，却有人推我上青云了。”赵连新连连叹到。

同时惊诧的还有叶凡平他们。

“没有想到一个股票分析师的魅力竟然有这么大。”万刚说到：“才短短的一天居然可以凭借散户的力量拉到了涨停，我真是有点小看他了。”

“这个不是我们以前帮他助力的结果吗，你想想看，要是没有我们背后的资金支持，他能当这么多期的状元吗？”叶凡平也自嘲地笑了。

“是呀，咱们确实没有想到自己养大的一条狗居然能在江湖里掀起这么大的风浪，这样一来，主人反倒退居其次了。”张松说到。

“我还是那句老话，枪打出头鸟，飞的高跌的快，咱们坐不坐第一不重要，我还真不想坐这个第一呢，这个有什么好，到时候死的话先死的就是他。”叶凡平笑着说：“我们做的这个生意还真得要他这样的卒子，过了河就当车使，必要的时候就弃车保帅。”

“董事长说的是，反正想当车的卒子多的是，到时候再送一个新的过河就行了。”张松说到。

叶凡平点点头：“总经理也不错嘛，好了，既然如此，我们就等广大散户涨停抛了后开始我们的运作了。”

第二天。

“总经理，今天‘锦绣山河’开盘就成交了 134 万股，创了一个天量，现在股价显示有部分短线资金开始参与了，这个股开始成为市场的焦点了。”

张松听着秘书的报告：“按照原定计划无论多少全部大量吃进。”

当天上交所开盘“锦绣山河”以 12.49 开盘，在经历成交量放大之后股价出现宽幅震荡，盘中出现了跳水，一度跌至 11.70，许多第一天购买的股民开始赶紧抛售，从而再次引发股票跳水，到了 11.5 元，但是收盘前 30 分钟有神秘的强大资金注入，将所有抛售股票全部扫光，股价在经历震荡后有所回升，以 12.20 收盘。

赵连新在演播室里侃侃而谈到：“‘锦绣山河’最近两天成交非常活跃，走势上看来属于中线牛股，可吸纳……”

“看来有人比我们还要心急。”叶凡平对张松道。

“是呀，要不是这样他不可能这么着急地出来，毕竟他也不想自己的面子丢掉呀。”张松点点头：“董事长我们明天还是大量吸货吗？”

“控制点节奏，继续增加仓位，多做一点震荡，让散户想买不敢买，不买又谗，但还要给他们让点利，给点实惠。”叶凡平道。

当天“锦绣山河”继续保持了宽幅的震荡，开盘 12.30，最高 13.00，最低 12，收盘 12.88，成交 9888800，这个收盘的价格，是特意做出来的，最后的成交量也是操盘手为了吉利做的好彩。

第三天。

“你还能接着买锦绣不？我不敢。”一个散户打着电话问自己的朋友。

“哎呀，悔死我了，早知道昨天就不抛了，他妈的!!”

一对夫妇在散户大厅里争吵着：“我说你怕死，没有胆量你还不相信，现在好了。”妻子对丈夫喊到。

“我怎么知道呀，你也看见了，当时出货量那么大，你不怕我还怕呢!!”丈夫不服气地说道：“现在抱怨没有用，赶紧买吧。”

今天“锦绣山河”以 13.00 跳空 3% 高价开盘，当日成交量 520 万股，最后以 13.60 收盘。

“经过今天的统计，赵连新先生以超过第二名 30% 的收益份额，再次蝉联本次‘南北争霸’擂台赛的冠军。”主持人兴奋的语调充斥着演播大厅。

在雷动的欢呼声中，赵连新苦笑地望着雷汉，“机关算尽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雷汉耷拉的脑袋让赵连新一阵无奈，但是他又看见了孙复兴那张讨厌的脸。

孙复兴强掩着自己的失落，努力挤出一个笑容，走到赵连新面前，僵硬地伸出手来：“祝贺你再次得到冠军。”

合影的时候，赵连新夹在雷汉和孙复兴中间，感觉到他们分外的压力。

在第 X 届中国股市论坛的会后宴会上，这三位中国最著名的股评家坐到了一起。虽然俗话说同行是冤家，这三人毕竟是股评行业的佼佼者，互相之间有一点心照不宣。席间，由于赵连新在“南北争霸”中连续卫冕而受到广泛地瞩目。不断地有临桌的记者和券商经理们前来敬酒。

“真不愧是股神呀，有你的推荐，我们算是放心多了。”一名证券商对着赵连新说到。

赵连新连忙还礼：“哪里哪里，这个是无意的结果，大家都看见了，侥幸而已。”孙复兴看着赵连新，客套地说着：“赵先生不愧是我们业内的高手啊，我们要继续努力，争取做到赵先生的水平啊。”

“孙先生也不错嘛，其实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没有什么再分出胜负和高低的必要了，大家几乎都是在同一个水平上而已。”赵连新也很谦虚地附和着说。

“是呀，我觉得我推荐股票就是比赵先生差一点啊，我会努力，下一局赵先生要给我点面子啊。”孙复兴接着说。

这个时候有孙的支持者上来请教孙问题。

“虽然我们推荐的股票比赵先生差一点，但我们的理论还是得到了市场的充分验证，准确率还是很高的。”孙复兴也不失时机地向周围的实力大户们讲解自己的波涛理论，引导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

“你看按照我们的选股系统，选的广兴电子，我不止一次地推荐，按照我们的选股理论，2 个月绝对有 40% 的收益，结果你们也看见了，该股票一直上涨，今天一开盘就涨停了，买到的投资者应该笑得合不拢嘴，我们凭借的技术，给大家推荐好股票，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赢家。”

“是的，是的，经过这一役，我们也深深感受到了孙先生的实力呀。”围观的人群中有人纷纷附和到。

雷汉冷眼地看着孙复兴，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但是雷汉深知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根本没有发言权，与受到热捧的赵连新和孙复兴相比，雷汉身边孤零零地无人理会。

雷汉不由得心生怒气，见孙复兴讲得唾沫星子心里暗想：“哼，老孙，虽然你在这次比赛中取得了第二，但是实际上近期好象你的账户操作的不怎么样啊！被股民戏称为割肉砍骨头账户，这一点跟你在擂台上的表现大相径庭呀，我觉得就是你平时自视过高的表现，飞的高跌的快哦，要不是你吸血吸的厉害，怎么会有那么多客户改换门庭加入了本人的金龙工作室？而我虽然是一个失利者，但是却没有一个我门下的人改换门庭转到你那边，哈哈！”

孙复兴给大家讲解完以后，端着杯子走到了雷汉自己一个人呆着的角落，和气地和雷汉打招呼：“雷兄比赛的时候可能是一时没有在状态，今年的比赛一时失利也不代表什么，估计现实中雷先生最近推荐的股票也相当不错吧！”

雷汉点点头道：“本人年初所荐的“新资源”连续7个涨停的记录恐怕至今还无人能敌吧！”

孙复兴小声说：““新资源”7个涨停是不假，你如此替庄家说好话，想必拉涨停之前庄家没少对敲给你筹码吧？根据我的分析系统显示，庄家在5.19的行情中刚刚完成收购建仓便遇到7.1的暴跌，庄家深套其中，拆借资金进行自救。您老兄推荐后，每日开盘该股机构以上千万的买盘封停，普通散户和大户除了最后一个停板可以申请买套外，前几个涨停休想买到一股！雷兄荐股神乎其神，周末荐股周一必封涨停，周二主力必高开出货，因而被股民朋友封为中华第一套，这种运作的方法小心落人家口实啊，老兄干这一行也不是头一天了，小心啊！”

雷汉呵呵一笑：“都是老中医了，孙先生就别这么挖苦我了。”

此时赵连新见到他们在谈话，也走到这个大家不注意的角落里。

雷汉接着说：“孙先生，局内人莫说局外话，您的公司帮广腾做策划，到头来广腾神话破灭，也套了不少股民啊，还有帮福建连发、中华宣纸出货，然后圈钱是人尽皆知的，中华宣纸主力已炒到了50元，无法出货便改名为海英建筑，推出大比例送股方案。而你老兄便搞出了一个调研报告称这支股票应定



位在 100 元，将其大炒特炒，末了还联合你手下的几家影子公司和传媒机构进行造势，也是运作的不错啊！

一家餐厅的豪华包间里。

“不吃了，憋气。”赵连新把筷子一扔，愤愤地说道。

“怎么了？”董丽丽问到。

“你说我赵连新现在好歹也算是个风云人物了，我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干嘛老让那个张松那么支来使去的。”赵连新不满地说道。

“你也先得想想，是他们出钱推了你，你才能拿冠军的呀。”董丽丽说到。

“我说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呢？今天怎么老帮他们说话。”赵连新不满意地说：“我承认以前是靠他们拿冠军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双方互利的过程，他们不也是靠我的推荐才能上价的吗？”赵连新拍着桌子：“你看看，哪次不是靠我推荐的，你没看吗，只要我一推荐，那个股票就刷刷地往上飚，尤其是这一次，说老实话他们还没买呢，我一说话，散户就买到涨停了。”赵连新得意地说：“事实就在眼前，我觉得我现在没必要靠他们。”

“才几天呢，你就当自己是神仙了。”董丽丽调侃到。

“我不是当自己是神仙，我脑子里从来没有神仙这个概念，我是靠我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走到这个位置的，你想想看，要是当初我没有能力的话，他们就算花再多钱，他们能将股票价格抬那么高吗。”赵连新嚷嚷到：“他们不就是有钱吗，我要是有钱，再加上我自己的实力，不出几年，我绝对和他叶凡平有一拼。”

“行了，行了，看你这个样子。”董丽丽说到。

“我什么样子，我实话实说，你看这一次，我帮叶凡平他们推的这一次，他们足足赚了两个亿，但是给我多少呢？500 万！算几分之几呀！我操他妈的。”赵连新骂到。

“我这几年也攒了点钱，我想自己做。”赵连新对董丽丽说到：“我相信，依靠我自己也能成功。”

“你先做看看，我看你赚钱了我再和你合伙，要是你赔我也不会死。”董丽丽说到。

“你就是这么市侩。”赵连新指着董丽丽说。

“最近还不错吧，我看你是越来越有精神了，球技也涨了不少哦。”

海北一家高尔夫俱乐部里，万刚手里拿着一块雪白的毛巾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对着对面的于新华说到。

于新华摆摆手：“老了，快没有力气了，你看我这样一下来腰都直不起来。”

万刚：“说笑呢，要是你是那样，我不早算废人了，哈哈。”

两人相视大笑。

“最近你们里面有什么新闻呀？”万刚问于新华。

“还是老样子，来来去去就是那些”于新华答到。

“最近不是说预先拆借挺厉害的吗？”万刚问到。

于新华点点头：“是呀，谁让有这样的政策呢，大家都来借钱炒，以前还是1借3，现在人多了，都下降到1借2了。”

“这么厉害，那真是不小的数目了。”万刚说到。

“市场就是这样，一旦有了优惠，大家都想来捞一把，你看看现在啊，什么样的人都有，就连做股评的都来拆借，想自己坐庄了，哎……”于新华叹了口气：“最好保佑他不要出事情哦，他出事情就笑话大了。”

“做股评的也拆借，自己坐庄？谁呀？”万刚饶有兴致地问道。

“谁，谁，那个什么‘南北争霸’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于新华思索着，忽然一拍大腿：“我想起来了，叫赵连新。”

万刚楞了。

“哦，真的是这样？”叶凡平放下手中的报纸，站起身来。

“对呀，何止是这样，你知道他想弄哪一支股票吗？”万刚说到。

叶凡平：“哪一支？”

“平安水产。”万刚眉头皱在一起。

“什么？”叶凡平惊讶到。

“操，翅膀长硬了，居然敢动到我们头上来了！也不想想要是没有我们他能有今天吗！！”万强骂到。

“董事长，要不要我跟他好好谈一谈？”张松问叶凡平。

叶凡平凝头思索着，没有注意到张松的话。

“董事长，要是放任他这么做下去的话，会打乱我们的计划的。”张松看见叶凡平不说话，赶紧向其分析利害关系。



“哼，他不是想自己飞吗？好，我让他飞。”叶凡平笑到。

“真这样放过他？太便宜他了吧？”万刚惊讶地问道。

“谁说我要放过他的？”叶凡平回头问到：“我说过让他飞，没有说过我不开枪打鸟呀。”

“放弃原来计划，你们准备准备，我们今天就来一个枪打出头鸟。”叶凡平对张松说到。

“我推荐‘平安水产’，这个企业自1999年上市以来，业绩非常良好，尤其在其宣布投资‘绿色环保生物养殖’计划以后，更是将与同行业的科技优势进一步拉大，而且现在他们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可以大面积，大批量地推广，我预计，今后在特种养殖产业占有率将大大提高，公司目前的价格我认为被严重低估，上涨的潜力非常巨大，大家可以长线关注……”

叶凡平看着电视上侃侃而谈的赵连新，笑的很冷酷。

“他们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叶凡平问到。

“今天在赵连新的推荐下，‘平安水产’走出长期徘徊的低迷状态，股票价格大涨，交易量明显飙升，但是根据我们的消息，赵连新从国华证券拆借的那6000万资金加上他自己的本金3000万估计做这个股票还是有一点吃力。”张松汇报到。

“看来他是想试探一下自己的号召力到底有多大。”叶凡平点点头：“看来这个赵连新是做了一番功课的。”

“董事长，现在进行我们的计划吗？”张松问。

“暂观其变。”叶凡平说到。

“我说你不相信，现在你看看，我一号召，今天差点买到涨停。”赵连新洋洋得意地说到：“服不？”

“乐吧，你就乐吧。”董丽丽笑到：“才开始几天呢，你轻浮成这个样。”

“我轻浮，我是轻浮，我的轻浮是靠钱飘起来的。”赵连新不以为然的说到：“我还想天天这样轻浮呢。”

第三天。

“你们看呀，这个股票已经连续3天走红了。”股民甲指着“平安水产”说到。

“这个自然的，赵连新推荐的嘛。他不是股神吗。”股民乙说到。

“连续6连冠不是徒有虚名哦。”有人附和。

当日，“平安水产”以3.80开盘，成交量3658841股，当日即放出天量，中午快收盘的时候升到涨停板。

“董事长，现在已经第一次涨停了。”张松说到：“我想，再不出手我们坐庄的计划怕就被这个小子给搅和了。”

“耗子才刚出洞多远呢，你想能这么快就出手吗？到时候我怕你还来不及伸手，他就一下窜回窝了。”叶凡平躺在巨大的藤床上，闭目养神道：“先让他有点甜头，慢慢地将他的大头资金引出来，完了再收拾他。”

“是，我明白了，真佩服董事长呀，要是我，现在早已经坐不住了。”张松点头到。

叶凡平闭着眼睛笑了。

海北的一家健身会馆里，赵连新正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董丽丽从另外的一台机器上下来，靠在赵连新机器旁边擦着汗。

“你不觉得最近很奇怪吗？”董丽丽问到。

“怎么奇怪了。”赵连新边跑边问到。

“最近你一直在推‘平安水产’，是不是有一点太出风头？张松上次和我们合作完之后却一直没有见踪影，好象消失了，这么好的行情，按理他应该来和你谈下一个计划啊？”董丽丽问到。

“不来就不来呗，不来更好，来了我就拒绝他，什么都要跟他们分，当他们是誰呀！”赵连新说到，一面从跑步机上下来。

“我又不是光和他们一家合作，难道我不可以和别人合作，难道我不可以自己做？他们当他们谁呀？”赵连新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边擦汗边说到。

第五天。

“董事长，要是过了今天，明天就收市了，再等到周一，我怕他到时候就抛了。”张松担心地说到：“他现在已经买进价值5000万的票面了，你看……”

叶凡平正在逗弄着一只画眉，他转过头来笑着说：“你不明白吗？”

“我，我明白什么？”张松纳闷到。

“他为什么要自己干？还不是因为他的贪婪吗，还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该得的太少了么。”叶凡平边逗弄着鸟边说到：“他现在买了多少，我不管他，但是我知道他绝对会一直买下去。”



“但是我们现在干等着不是一个法子呀！”张松担心道。

“我们也不是干等呀。”叶凡平拍了拍张松的肩膀：“你不是一直在准备着吗？”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股票市场上值得关注的有这样的几支：平安水产，恒久机械……”赵连新这几天一直忙着为自己的股票推波助澜，他不停地向各个机构吹捧着自己炒作的股票，有股民犹豫的话，他就做足工夫，自己大量买进，然后乘机抬高股票的价格，完了又借抬高的股票价格对自己的预测一番吹捧。

“我估计，在我的吹捧下，不，在我的推荐下，下周一开市的时候就会出现涨停现象，到了周二你就可以继续数钱了。”赵连新在和董丽丽的电话里说到。

此时，在一条河流的下游旁边，距离入C市有几公里的地方，一群人正隐藏在一处高地，有人在不停地监视着下面的河流。

天色已近黄昏。

“喂，你们听……”有人小声说到。

躺着养神的七八个人一下睁开了眼睛，纷纷趴到了一个土坡上。

一阵马达声由远而近地传了过来。

监视着的人一下来了精神，连忙从身旁的背包里掏出了大大小小的照相机，摄像机。

一队油罐车开了过来，在河流旁边停了下来。此时他们所处的位置距离入C市仅仅有几公里。

车子上的人三三两两地走了下来休息，有人在抽烟，更多的是围在一起聊天。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色已经开始暗了下来。

“该不会不是吧？”在土坡上监视的人里面有一个人问到。

一个领头的小声说到：“绝对是，你尽管等就行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在土坡上面的人开始有点坐不住了，有人开始在慢慢活动着趴的僵硬的身体。

“看，开始了。”领头的小声说到。

监视着的那些人里面有的人赶紧举起了微光摄像机。

镜头里，那队车子上的人纷纷开始迅速地将车子后面一条有5米多长，20多厘米宽的管子伸到河里面。

“他们开始排污了。”监视的人堆里有人小声说到。

一个小时后，车子陆续将污染物排放完毕，迅速开走了。

监视的人群纷纷爬了起来，大家活动着自己僵硬的下肢。

“我们要跟过去吗？”有人问到。

领头的：“不用了，上面只安排我们来拍这个，其他的就不要管了。”

第八天。

股市一开市，“平安水产”仍旧保持了强劲的走势，开盘即飘红，10几分钟后就升到了涨停，后来一直到收市，股票价格成了一条直线。

“董事长，今天一开市‘平安农业’又涨停了。”张松对着叶凡平说到。

叶凡平正在自己办公室后面的一个宽大的室内花园里打着太极拳：“我知道了，你们按照计划开始吧。”

张松答应了一声就出去了。

“观众朋友们，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记者拍回来的一幅真实的画面，近几个月以来，每到一个固定的时间，本市某河流的下游距离入C市有几公里的地方，都会出现一队神秘的车队，他们将有有毒的废料直接排放到河流里面，而仅仅距离几公里的入海处，那里有着中国最大的‘绿色环保养殖工程’基地的平安农业的重要养殖基地。”

电视机里的画面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关注，更是引起了广大股民的关注。

第九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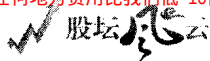
“‘平安水产’养殖面临有毒物质冲击，平安的主要养殖产品大闸蟹、湖虾等受到严重威胁！”

“这是一个明显的破坏环保的行为，我们将是违规排放的最大受害者。”“平安水产”的发言人这么对记者说。

一时间，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平安水产”事件。

当天“平安水产”股票价格爆跌，出现了跌停，收盘的时候，跌停板上还有800万股牢牢压在了卖的位置上。

这个时候，在办公室的张松正接着叶凡平的电话，并按照他的指示，不断



继续小幅打压着这个股票，同时，以更大的手笔在继续吃进。

一个偌大的剧院里，空荡荡地只坐了一个人。

台上正在表演着中国传统京剧“霸王别姬”。

叶凡平闭着眼睛，正沉浸在悠扬的唱腔声中。

“董事长，事情如你想象地一样。”张松悄悄走到叶凡平后面，对叶凡平说到。

“做的好，我现在看他这只单飞的鸟还能飞多久。”叶凡平点着头说到。

叶凡平睁开眼睛站了起来：“走，陪我出去散散心。”

“这个不听了吗？这个戏？”张松问到。

“说实在话，现在还有谁听的懂这个戏，我也就是来感受感受而已，没听一会呢，我就觉得无聊了。”叶凡平笑着说：“其实说老实话，我这段时间比你更着急，现在总算能让我舒心舒心了，走！啾——哈哈！”叶凡平带着一阵京剧武生式唱腔走出了剧院。

看着面前的一大堆报纸，上面黑色的标题极为刺眼。

“操，怎么会这样呀！”赵连新烦恼地说到。

“我之前怎么说你的？你看现在好了吧，还好我没有全部进仓，要不老娘今天就惨了。”董丽丽心有余悸地说到：“你也不想想，你当初那样好好的，还不满足，想做大的，好了，现在好了，你看看，一开盘你的股票就下跌了10%，明天估计还要跌停……”

赵连新看着喋喋不休的董丽丽，越看越觉得厌烦：“你走！！我懒得看见你。”赵连新厌恶地说到。

“你懒得看见我，我还懒得看见你呢，你不要亏了就找我出气好不好？！”董丽丽讥讽到。

赵连新恼羞成怒：“滚！！”

两个月后。北京一个著名的购物步行街。

人群排成了长龙，前方一顶临时搭建的红色遮阳棚上，两个热气球在风中飘舞，气球下的横幅上“欢迎中国著名股评家赵连新先生亲临签名售书”的字样几百米以外都清晰可见。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南北争霸’6连冠的赵连新先生，带着他的新书，和他驰名大江南北的‘新天地’股票综合计算软件来到了这里，与广大股民

朋友见面。”一个主持人声情并茂地说着：“现在，只要您买一本赵老师的最新力作《操盘英雄》，或者是一套‘新天地’股票综合计算软件，那么你将会获得赵连新老师的亲笔签名，以及之后的幸运抽奖……”

一本崭新的书摆在了桌子上。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赵连新潇洒地在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几个小时过去了，最后的一本书终于卖完了。

“真是累死我了。”赵连新疲惫地揉着自己的手腕对身边的人说：“你看看，你看看，我的食指和中指都粘在一块了。”

赵连新皱着眉头：“一本书，一套软件这样卖下去，到底到什么时候才能还上那些拆借的钱呀？”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赵老师什么时候变的像一个牧师一样喜欢传播福音了？”

赵连新抬起了头。张松的脸映入眼底。

“我操你妈，是因为我炒‘平安水产’亏了本，欠了几千万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赵连新心里这么骂着，但是脸上却堆着笑容：“这个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我想把我的经验传播给大家嘛……”

“哦，那样真是广大股民的福音了。”张松脸上也带着笑，“操你大爷你要是知道是我们搞的鬼，我估计你现在就能撕了我。”张松心里想着。

“那么，我最近有一个合作项目，请问赵老师是否有兴趣合作呀？”张松也好似没有办法，现在找了几个股评家都不合适，要么就是没有名气，要么就是和公司和不来，没有办法，在叶凡平的授意下，张松又找到了赵连新。

赵连新好象落水的捡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求之不得。”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九章

遭人暗算过河拆桥

“火上浇油……火上浇油……完了，完了。”赵连新看着电脑屏幕，垂头丧气地说道。到此，赵连新想起巴菲特的一句话，“短期股市的预测是毒药，应该要把它们摆在最安全的地方，远离儿童以及那些在股市中的行为像小孩般幼稚的投资人。”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海北的一家商务会馆里。

“赵先生，最近怎么样呀？”

“还可以，我最近在搞一个投资项目。”赵连新客套地回答着。

“最近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呀？”有人问赵连新。

叶凡平坐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里：“那个就是赵连新？”

“是的，就是他。”张松回答到：“这个人就是号称中国第一庄托的家伙。”

“哦，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真人呢。”叶凡平说到。

“说老实话，这个家伙非常地可恶，但是确实帮了我们不少忙。”张松说到。

“哦，那以前我们做的那些他都有插手？”叶凡平问到。

“何指插手，这个家伙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主，我都怀疑要是有钱他会不会将他老妈也卖了，反正我们每次要进入某一个股票，我都会让人带话给他，只要钱给的多，他什么好话都帮你说。”张松不屑地望着赵连新：“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是像这样道貌岸然的败类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你怎么忽然想起来看看他呢？”张松纳闷地看着叶凡平。

“呵呵，有一条狗为了我们做了这么多，我想见见他也没什么奇怪的呀。”叶凡平站了起来：“今天的钱花的值得，走吧。”

叶凡平站起身来，手下给他披上了一件黑色的披风，叶凡平和张松走出了会馆。

“我好象看见刚才的人是叶凡平。”会馆里两个人躺在按摩床上聊着天。

“不会吧，以他那个身价，会来这种地方？”

“兴许是我看错了呢。呵呵，最近有点头昏眼花的。”

“我看你呀，是肾亏。”

巨大的某知名网站的背景前。女主持人正对着摄像机声情并茂地说着。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著名股票分析师赵连新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现场。”

赵连新微笑着跟观众打招呼：“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有幸能在XX网站的支持下举办这样的活动，而且还能请到像赵老师这样的著名股评家，我觉得对于很多中小股民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主持人一番客套，赵连新听着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吴佳林

海北的一家商务会馆里。

“赵先生，最近怎么样呀？”

“还可以，我最近在搞一个投资项目。”赵连新客套地回答着。

“最近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呀？”有人问赵连新。

叶凡平坐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里：“那个就是赵连新？”

“是的，就是他。”张松回答到：“这个人就是号称中国第一庄托的家伙。”

“哦，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真人呢。”叶凡平说到。

“说老实话，这个家伙非常地可恶，但是确实帮了我们不少忙。”张松说到。

“哦，那以前我们做的那些他都有插手？”叶凡平问到。

“何指插手，这个家伙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主，我都怀疑要是有钱他会不会将他老妈也卖了，反正我们每次要进入某一个股票，我都会让人带话给他，只要钱给的多，他什么好话都帮你说。”张松不屑地望着赵连新：“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是像这样道貌岸然的败类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你怎么忽然想起来看看他呢？”张松纳闷地看着叶凡平。

“呵呵，有一条狗为了我们做了这么多，我想见见他也没什么奇怪的呀。”叶凡平站了起来：“今天的钱花的值得，走吧。”

叶凡平站起身来，手下给他披上了一件黑色的披风，叶凡平和张松走出了会馆。

“我好像看见刚才的人是叶凡平。”会馆里两个人躺在按摩床上聊着天。

“不会吧，以他那个身价，会来这种地方？”

“兴许是我看错了呢。呵呵，最近有点头昏眼花的。”

“我看你呀，是肾亏。”

巨大的某知名网站的背景前。女主持人正对着摄像机声情并茂地说着。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著名股票分析师赵连新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现场。”

赵连新微笑着跟观众打招呼：“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有幸能在XX网站的支持下举办这样的活动，而且还能请到像赵老师这样的著名股评家，我觉得对于很多中小股民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主持人一番客套，赵连新听着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吴佳林

主持人：“您认为现在中小股民进行证券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赵连新：“事实上，现在的散户已经在提高水平了，我觉得，做好股票真正赚钱还是靠自己。碰到好的专家是很少的。这个市场，还是不懂得股票的人多，一种欲望，使他们大上其当，损失惨重。听别人的股评要慎之又慎。最好不听。”

主持人又问：“那么你对今年的行情怎么看？以你目前的投资理念，给投资者推荐让他们能够放心的股票，你看好哪个板块或个股？”

赵连新答：“现在非常不好做，很多企业都在艰难地生存着，但是有一些行业是非常有发展潜力的，比如房地产，或者消费品行业，这些都是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些在今年我估计是有很大的发展前途的，但是现在的状况不大好，市场中的投资机会较以往难把握一些，要想在市场中获利就要做大量细致的研究。”赵连新换了一个姿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点：“我估计从今年到2005年，证券市场都将是一个中期牛年，我认为今年的证券市场还是大有可为的。”

主持人问到：“请问你今后对于公司的发展有什么打算呢？”

赵连新：“公司将力争在未来5年内，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投资银行和理财顾问公司，并在国家政策允许的适当时机，成立高起点的开放式基金管理公司，直接参与投资领域。”

主持人鼓起了掌：“非常感谢赵老师的直播点评，我们本期节目现在已经开设了论坛，赵老师将亲自为股民朋友们点评讲解，详情请登陆WWW.XXX.COM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赵连新身旁的电脑屏幕上，一行字跳了出来：“赵连新去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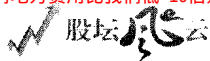
“这个不会出现在屏幕上的。”一旁的工作人员看见赵连新脸上变了颜色，赶紧小声说到：“我现在就把这个用户清除出去。”

“等等，那给他回答其他人会不会看见呢？”赵连新问到。

“可以给他一个人发送，其他用户看不见的。”工作人员回答到。

赵连新在电脑上敲出一串字符：干嘛要死？活得好好的。我是魔，我怕谁？越骂我的功力就越高，没有本事就一边呆着去。“这个给他发了就把他踢出去。”赵连新说到。

不断有股民参与进来，赵连新不停地指示着工作人员将自己的分析回馈给



用户。

“骗子！害的我们家破人亡，你这个杂碎！我操你祖宗！”一句话又跳了出来，还不停地刷着屏幕。

赵连新眉头皱了起来：“怎么回事？”

“我估计是电脑被攻击了，我们这里有限制的，一般这样的信息要经过审核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定是被恶意地刷屏了。”工作人员也慌乱了。

“不过不要紧，这些都不会显示给观众看的，仅仅是在我们的电脑里有记录而已。”另外的一个工作人员对赵连新说到：“到时候我们会挑出来好的信息的。”

赵连新看着电脑上不断刷新的屏幕，全都是骂人的话：“你看看这个你们该怎么挑！”

沈先坐在一家网吧的二楼上，整层楼都被他包了下来，陈东和十几个男男女女在各自的电脑前不停地注册着新用户名。一旦注册好了就赶紧登陆赵连新做客的那家网站。

“骗子，我让你再来害人，我们今天就骂死你，让大家看看你这张嘴脸！”陈东一面注册着新用户，一面对着屏幕上的赵连新骂骂咧咧道。

“大家记得，每30秒就攻击这个网站一次。”沈先说到。

“要是他们报警怎么办？”有人不安地问道。

“报什么警，他们敢吗！他们自己的屁股都擦不干净，要不是他们帮这个姓赵的一顿吹，我能像今天这样吗！报警更好，我想事情闹的越大越好！”沈先咬牙说到。

“大家不用害怕，你们尽管发就好，到时候一有情况我这里就拔总电源，到时候就算110来了，他们也没证据，等专业人员来的时候我们早能走了。”陈东安抚大家到。

大家又开始不停地注册、发送。

“你忽悠呀，我让你忽悠，垃圾！”

“骗子！不得好死！”

赵连新看着屏幕，恼羞成怒：“妈的，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赵连新对着工作人员吼。

“不好意思，我们马上解决。”在主持人一阵道歉声中，赵连新甩手出

了门。

“你自己捅的娄子!! 你说该怎么办吧?” 网站办公室里面, 总经理对着主持人一通吼。

“我, 我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主持人小声回应到。

“你没有想到, 我还没有想到呢, 你知不知道现在股票评论网站运营有多难? 要是没有他们这些大客户的话, 你我都喝西北风去!” 经理恼怒地说到: “你怎么长的脑子, 现在好了, 你看局面怎么收拾吧!”

“她本来也是好意, 她也是想请赵连新来扩大我们这个网站的知名度呀。” 副经理说到。

“既然有这个心, 那更应该要有这个实力才行, 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好, 你看今天, 不就是好心干坏事了吗! 这样更可恶!” 经理指着主持人道: “你知道这样一整造成多少损失吗? 我实话告诉你! 他一撤资我们最少损失 100 万! 你赔给我呀? 你是谁? 你原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模特, 要不是有我, 你能来做一个主持? 你赶紧给我去跟赵总好好说, 要是他真把给我们的投资给撤了, 你也就不用回来了!”

网站公司大楼的卫生间里, 赵连新双手撑着身体前倾, 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他觉得自己的眼睛黑的可怕, 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一样, 在明亮的灯光下他的脸色显出一种病态, 黑得难看。

“操你妈的, 这段时间怎么这么不顺利。” 赵连新骂到, 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了。

“我刚才听说你在 XX 网上很出彩呀。” 张松在电话里嘲讽赵连新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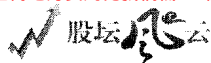
“别笑我了, 张总, 现在我焦头烂额的, 其实我今天也还是拜你们所赐呀。” 赵连新针锋相对地回敬道。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是你自愿的, 你要是不喜欢, 我们可以换别人。” 张松笑着说。

“横竖是人, 你们为什么不找相熟的呢? 何必要换人? 呵呵。” 赵连新忍着心中的怒火, 皮笑肉不笑地说到。

“不和你罗嗦, 我们后边这个计划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张松一改调侃的语气, 声音变的很冷峻。

“已经准备好了, 价钱能不能比以前高一点啊?” 赵连新说到。



“别说笑话了，你要知道我们的价钱已经是出的很高了，这样的价钱你上哪个地方找去？”张松说到。

“张总，你们出来一次就是几亿十几亿地圈钱，要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帮你推波助澜，你能那么轻易地，那么痛快地就捞那些散户的钱吗？我凭的是什
么？我凭的就是我这个连续几年的‘股评第一人’的名声，我凭的手里那么大的宣传人脉。张总，毕竟我下面也有好多人要养呀，你看怎么样？好，我等你电话。”赵连新放下电话。

卫生间的门被推开了，女主持人悄悄地闪进了门，赵连新斜眼望去看见女主持人随手将门后面一块正在打扫的告示牌挂到了卫生间外面。

赵连新装作没有看见一样，对着小便池就解开了裤子拉链。一幅滑稽的画面就呈现在了眼前，一个高挑的美女在男厕所里看着一个男人小便。

“赵老师，我……”主持人吞吞吐吐地开了口。

赵连新回过头，但是下身仍旧是维持原来的姿态：“你想说什么？”

“今天的事情非常地抱歉……”主持人说到。

赵连新皱着眉头，感觉自己的小弟弟里面的尿就好像堵在了膀胱里，只能一小点一小点地出来。

“妈的，结石真难受！”赵连新皱着眉头苦恼地想到。“今天的节目之前是你自做主张牵的头，后来又是你一个人扛了整个运作过程，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说该怎么办吧。”

赵连新觉得尿道里好象有东西堵着一样，每尿一滴就感觉尿道里面火辣辣的，赵连新咬着牙说：“搞的这么乱七八糟，我当时真想一下就撤资了。”

“别，您千万别。”主持人一阵慌乱地说到：“我是向您道歉来的。”

“那就看你表现的程度了。”赵连新冷冷地说。

“那今天晚上我请赵总吃消夜，然后我们去唱歌……”

“我今天推荐‘青天纸张’，这个股票是只好股，等待拉升，相信经过调整后将有新一轮的高飞。”赵连新的话通过摄像机传达到四面八方。

孙复兴看着赵连新的评论，嘴边划出一个不明深意的笑容。

第二天，海北某知名证券报纸刊登了孙复兴发表的评论文章：化腐朽为神奇在证券行业不存在，鼓吹的气球必定会破灭——评现今某专家借“青天”推波助澜。

第二天，在上交所的散户大厅里。

“不会吧，这么烂的股票他居然敢推荐？”风小强手里夹着的香烟已经快燃烧到尾巴了，风小强把香烟放进嘴里，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屁股，才舍不得似地丢掉，用鞋底踩灭了。

“我也觉得，这不是在坑人吗。你看这个股票，要行业潜力没行业潜力，先天不良，造纸是最污染的，要发展前途没前途，我不看好。”旁观者也附和到。

“可能里面有我们发现不了的东西？”路人甲说到。

“有什么东西？我怎么看不出来，我只看见这个股票年年跌，年年亏。”风小强不屑地说道。

“人家赵连新再怎么也是大股评家，我觉得不能小看。”路人乙插话到。

“大股评家又怎么地？难道他推荐的都是好股票？难道他放一个屁都是香的？笑话。”风小强的话引来一阵笑声。

“虽然赵连新放屁未必香，但是他绝对是有实力的。”一个人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大家把目光转向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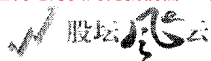
边涛慢慢地走到众人面前坐了下来：“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

“边涛，你该不会成为那个赵连新的托儿了吧？”风小强对边涛说到。

边涛生气的说：“风小强呀风小强，你做了这么多年的股票，怎么越做越笨呢？”边涛顿了一顿：“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这里做股票的估计已经有一定的年头了吧，我想那个赵连新估计和我们做的时间都差不多，但是为什么他现在是大师级别的人物，我们还坐在散户厅里？谁都觉得自己很有实力，觉得自己有一天会发达，但是事实摆在我们面前，赵连新的那么多个冠军不是平白得来的，他要是没有实力的话，要是观察不敏锐的话，我想现在他也许比我们还要默默无闻。”

“但是他以前推荐的股票一旦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跌的厉害呀？”有人小声说到。

“你以为他是神仙呀，他可以看股票的走势，可以预测股票，但是他不能左右股票呀，他难道是神仙？让它升它就升？他也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赚钱吧，关键在我们自己，要是我们不太贪心的话，你说你能亏吗？你能赔钱吗？他仅仅是一个股票分析师，不是神仙，也不会送给你钱，他仅仅是提供建议



的，最后决定的还是你自己本人吧？”边涛的一番话说的在场的人若有所思。

当日“青天纸张”以8.2开盘，8.24收盘，走势平平，成交量不大。

“今天我们的人到市场去看了看，发现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万刚说到。

叶凡平穿着一件白色的中山装，正在细心地擦拭着一方砚台：“我想多几天这样的情况，质疑越多，到时候被诱惑的越多。”

“凡平，你别穿的像个民国人一样好不好？我进来都感觉自己回到旧社会了。”万强走了进来，嘴里嚷嚷到。

“有那么跟领导说话的吗？罚你洗厕所去。”万刚笑着说到。

叶凡平也抬起头，咧着嘴斜着眼睛调侃万强：“我看出来了，你就是嫉妒，我刚有点怀旧的意境啊，就让你给搅和了，哈哈。”

“哈哈哈哈哈……”三人都笑了起来。

第五天。

“青天纸张”开盘8.36，以8.31收盘，成交量不大。

当天晚上赵连新在某知名证券门户网站上刊登了特别评论文章：青天改制，阳光绽放。

这一评论被上海各大媒体转载。

孙复兴坐在上海一家豪华饭店的大堂里，他不停地将身边的笔记本电脑屏幕转给在座的每一个人看。

“不要脸，还改制呢，你怎么不说他被微软收购了，反正都是忽悠，还不如吹点大的。”孙复兴一口东北口音。

“你说，像他怎么都能吹，能有不死的吗？”孙复兴问着旁边的人。

看着朋友们都点头附和。孙复兴满意地点了点头：“我等下回去就顶死他，买单！”

随后孙复兴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六月天，娃娃脸，说变就变，切勿让青天变阴天。

“我认为现在国家的政策对于造纸行业有重大的调整，对于青天这个老牌的造纸企业来说，是一个借机转换的良好时机，我非常看好这一个股票，虽然有人存在疑惑，但是你们记得，看一个股票不要单方面的看待它，分析它，必须要面面俱到的联系研究……”赵连新在电视台侃侃而谈。

证券交易所的散户大厅里。

“说倒是这么说，但是没个准，谁知道现在的政策合不合适呢？”路人甲嘟囔着。

“就看咱们运气好不好了，要是好的话，兴许买了就涨，要是不好的话，买了就跌。”路人乙说到。

“哎，你说，我怎么就看不出来这个股票有发展前景呢？”有人问到。

“大哥，看的出来的几乎都去做股评了。”路人甲调侃到。

“我也听股评家的意见，”不远的地方，一位股民表示，“不过操作的时候还是按自己的来”。

“董事长，现在虽然我们已经派了一批人去配合赵连新的工作，但是这段时间发觉没有多大的效果。”秘书在给叶凡平汇报着。

叶凡平点了点头：“效果是靠事实说话的，事实是要根据实力而推定的，实力靠的是什么？一个字：钱，你迅速安排下去，给我开始吃进‘青天纸张’。”

第六天。

开盘后“青天纸张”忽然一改往日平淡走势，从8.34起开始小幅度往上升，市面上大量散户卖盘突然被庞大而神秘的资金扫盘，当日成交368万股，以8.67收盘。

“今天成交量变高了？”孙复兴看着电脑屏幕：“有蹊跷。”

晚上，孙复兴工作室的一名股票分析师在电视上做股评的时候，重点介绍了青天今天的交易量：“一个平时平淡无奇的个股，今天怎么会忽然交易量飙升，感觉好像有大量资金注入，我觉得应该密切关注。”

证券交易所里面，万刚的手下正在留心着一群股民的谈话。

“预测根本就不准，今天说哪只股票看涨，明天就跌了。”路人甲说到。

股民乙：“有的就是在股评家们自己平仓的时候叫你去接盘”。

股民甲：“你看看电视上那些荐股的节目，他在上面说，主持人都说不买”。

一条可能影响一个股票走势的评论，在散户股民中间，似乎没有太多价值。

万刚的手下听了一会，悄悄地退走了。

“哦，有分析机构在电视上说青天有坐庄之嫌疑？”叶凡平听到张松的汇



报之后说到：“查到是谁了吗？”

“是孙复兴的人说的。”张松回答到。

“是他呀。”叶凡平点点头说到：“现在计划仍旧不变，先让他折腾一阵子。”

第八天。

“青天纸张”在赵连新亲笔撰写的评论：“连新不是托，青天可做证”的刺激下，交易量达到425万股，当日以9.12收盘。

“你看呀，现在青天已经到了9块多了，你觉得这个有可能再升吗？”路人甲问到。

“我个人觉得是有企业想收购青天吧，就好像以前的‘天天’收购‘佳用百货’一样，那个时候赵连新不是也出来一阵评论吗。”路人乙说到。

“你说的是半年前的那个，我记得的。”路人丙接口到：“那个时候的涨幅还真是厉害哦。”

“对哦，就算到了最后有一点下跌，但是最后收益都到了好几倍哦。”路人甲说到。

“董事长，今天我们买进50万股。”叶凡平点点头，吩咐秘书到：“明天再提高吸盘量。”

“你觉得这样下去能到一个什么位置呢？”在餐厅里，董丽丽问赵连新到。

“我估计能到个十五六块就不错了，就这个股票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涨幅了，毕竟大家都看在眼里，他真的是没有什么潜力的。”赵连新将一块牛扒递进嘴里，含糊不清的说到：“妈的，要不是看给的钱多我才不会帮他们推呢，这些家伙都是一个样，以为自己有钱就是大爷了，我操。”

“你小声点，在这个地方吃饭要讲情调的，别这么不文明。”董丽丽不满地说。

赵连新下巴一抬：“怎么了，我有钱，我难道就不可以是大爷呀。”

“真是的，你变成这个样子，怎么和外表反差那么大呢？”董丽丽笑着说。

“赶紧的，吃完了我就去干活了。”赵连新喝了一口红酒：“要不再吹点风，我担心之前的又下来了。”

演播室里面。

“我认为目前这个股票和他从事的环保和造纸高科技产业的未来发展非常

不符合，按照他们的发展规划，这个股票未来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好的环保概念股和最大的纸张加工企业，目前的价格还有很大上涨空间，现在我们要对这个股票的投资价值重新定位。”赵连新就“青天纸张”侃侃而谈。

第九天。“青天要重新定位”的消息不径而走。

“今天你联系李台长还有冯主任他们，一定要给我张松一个面子。”张松吩咐秘书道。

在张松办公室外，有一群人在不停地打着电话。

“许编辑，今天的评论就麻烦你了。”

“林主任，那个头版一定要给我们呀，多谢了，改天有时间吃个饭去。”

“王台长，请你们的主持多多费心了。”

青天开盘后飙升至 10.12，首次冲破 10 元关口，青天强劲的走势开始引起广大股民的关注。

“你看呀，原来是 8 块多，现在已经是 10 元多了。”路人甲看着交易大厅的电子屏幕不禁说到。

“我就买对了，只不过仅买了 2000 股，现在还打算再看看。”路人乙说到。

“先看看，最近坐庄的特别多，最好不要被套了。”路人甲点头到。

当日“青天纸张”从 9 元多的底部，涨到 11 元，收盘 11.30，成交了 560 万，再创当日天价。

第十二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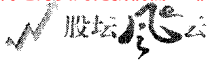
“青天今天已经升到了 13.20 了，今天成交了 1100 万股，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量。”孙复兴笑着说：“赵连新不愧是中国第一庄托呀。”

当晚财经评论上，孙复兴亲自出马点评了最近比较热门的股票，其中尤其点到了“青天纸张”：“现在一切消息都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所以大家应该观望而不是盲目地吸进，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我看这个孙复兴是没有本事，干妒忌。”雷汉看着电视上的孙复兴一阵冷笑。

第十三天，各大财经报纸上纷纷刊登了孙复兴的评论文章：青天之上无借力，腾云驾雾必有跌。

在孙复兴的评论下，“青天纸张”盘中虽然再次冲高，但是明显遭遇了重



大的抛盘，收盘股价有所回落，当天以 13.00 收盘，成交 950 万股。

“快，你们赶紧将这个稿子发过去，争取在今天的晚报上登出来！”在雷汉的办公室里，十几台传真机不停地运转着。

当天晚报上刊登了雷汉的评论：升起来的就是太阳，必将在青天大放光芒。

“这个雷汉还真挺讲究的。”董丽丽拿着自己手里的报纸，对赵连新说到。

赵连新望着宾馆下来来往往的车流：“他还记得那次我和他一起对付孙复兴吧。”赵连新用手轻轻拉着窗帘：“但是这样一来也不是一个办法呀，姓孙的猴子要是再这样闹的话，势必对我们造成影响，最后可能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

“没有想到居然又加进来了一个雷汉，现在好了，这下中国最大的三个托都进来了。”叶凡平把玩着靠近沙发旁的一盆万年青。

“你说我们是等着看戏呢？还是去关照关照孙猴子？”万强问到。

“等等吧，现在的情况，价格一定会再升上来，到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想不用怎么样孙猴子就会闭嘴的。”叶凡平顿了一顿：“算了，要是他不按套路打的话我们会比较头疼的，你还是去问候问候他比较好。”

几天后。

“哎，奇怪，你们看，平时一旦那个赵连新推荐，必定有那个孙复兴出来针锋相对的，最近怎么没有他的消息了？”股民甲翻看着手里面的一叠证券报纸，纳闷道。

“兴许是在忙别的事情呢？”股民乙说到。

“我觉得呀，可能是他们达成某种协议了。”股民丙正在剪着自己的指甲，一面抬头说到。

“你说说，什么意思？”有人问他。

“他们这样斗下去都只会两败俱伤，而且还落得笑话，那样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我看呀，要不就是他们联合同时吹一个股票，要不就有一个僵旗息鼓，什么也不做了。”股民丙吹着指甲刀说到：“现在股市有涨有跌，炒股有赚有亏，唯有一种人无论在牛市还是熊市，都能稳赚不赔，那就是股评家。股民的腰包越来越瘪，股评家的钱袋却越来越鼓。据说大牛市中，深圳购买豪宅的人中，有大半是股评家，这一切都是从股民买报纸、听股评热线、参加报告

会等等的花费中得来的，他们不可能甘心放弃得到的利益的。”

“我说这群家伙为什么一天到晚都在那里吹呢。”有人说到。

“但是，他们点的股票的确是有涨的，你没有看见现在的情况吗？所以我们买的话就要在最热的时候买，一旦他们没有消息了，我们赶紧抛，那样跟风是不会亏太多的。”股民丙说到：“我原来就是这么跟风炒的。”

当日“青天纸张”放出天价，一路摸高到 14.50 元。

“你知道孙复兴养病的消息了吗？”董丽丽问赵连新。

“好端端的怎么会忽然病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赵连新轻描淡写地说道。

“那你不怕吗？”董丽丽问到。

“怕什么？现在背后有人支撑着我，怕什么？”

“现在你应该收手了吧？已经快 100% 的收益了。”董丽丽问赵连新：“现在股民都开始疯了，我不想你最后被他们撕碎呀。”

“你是觉得自己赚够了，怕我倒了把你也拉下来吧？”赵连新面无表情地说道：“到时候拉了你，又拉别人，连带一起死。”

“我是这么想的，那又怎么样，我的确怕你倒了把我拉进去。”董丽丽说到：“要是我早几年前就收手，现在才不管你呢，怪就怪我太贪了。”董丽丽恨恨地说。

“你这个领导夫人当初不就是靠的这个赚钱吗？又有钱，又能洗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罪过，何乐而不为呢？”赵连新轻蔑地说道：“你以为我不想撤退吗？但是你想现在有那么多的资金注入，股价仍旧会水涨船高地一路飘红下去，而且我现在要退出什么都不干的话，马上庄托的嫌疑就出来了；但是要是站出来发表负面评价文章或者言论，你想他们会放过我吗？所以我现在只有横下一条心，一路走下去了。”

事情正如赵连新所预料。

“看来这个赵连新想退了。”万强说到。

“我也知道他有这样的想法，要不会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万刚说到：“估计是我们对付了孙复兴的事情被他知道了，这个小子感觉出什么来了。”

叶凡平摇摇头：“现在我觉得他应该会一直吹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

道我们现在仍旧会大笔的资金注入，所以股票价格还会走红下去，要是这个时候他不吹的话，必定会引起所有股民的恐慌，这样一来他知道自己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二是我们也不会放过他。而且他也知道，这个头是他开的，没有他我们仍旧会找出第二个、第三个赵连新这样的人来帮我们，所以他觉得现在的状况不是他能左右的，他要是想走的话，得问问我们答不答应。”

叶凡平转过头来吩咐张松到：“你通过别的方式给他施加压力。”

“青天竟要放光芒，评赵连新文章。”

“赵连新，6连冠的神话将在‘青天纸张’上再次展现。”

“中国股评第一人的分析的确有独到之处。”

在叶凡平的授意下，各大媒体开始明推赵连新，实则为“青天纸张”推波助澜。

证券交易所的大厅里，大户室里，VIP包房里，都有人在议论着。

“我听说青天纸张的1.3亿职工股票要上市了！”股民乙说到：“10股配3股呀！大有赚头哦。”

“看来现在青天真的是有前途了？”股民甲说到。

“我看到现在的各个机构都开始评论青天了，不过他们都无一例外的对赵连新推崇有加。”股民乙说到。

“这个是自然的，你想想看，这么多年的冠军不是白得的呀。”有人接口到。

“我当时就看好他了。”股民丙说。

“不会吧，怎么那个时候你一点都不敢买这个股票呢？”有人调侃股民丙到。

股民丙涨红了脸：“那是……当时我资金出了点问题嘛，后来等我要买的时候它不是开始涨了吗。”

“你就编吧，哪次你不是等到我们都买了才跟风？”股民甲也笑话股民丙到。

“什么呀，关键是我动作慢而已，又不是说我老跟你们的风。”股民丙争辩到：“说实在的，我以前买的时候你们不也跟我吗？”

“什么呀，跟你的最后都快哭死了。”一阵笑声传了出来。

股民丙脸上涨的通红：“我不和你们说了，心烦，我自己买去，说这些没

有用，到时候看谁赚的多才是有底气的。”

一叠报纸的头版都是大大小小的评论赵连新的文章。

赵连新皱着眉头，自己也感到一阵无奈。

“你看看，我都说了，现在不是我退出的了的。”赵连新对董丽丽说到：“要不你赶紧和我划清界线吧，最好在这个时候把手里面的股票悉数抛了，等一假时间看看吧，我现在也要找自己的退路了。”

“我知道了。”董丽丽没有一丝的犹豫：“要不要我帮你安排点路子？”

“这个倒不用，我仅仅是一个评论人，到时候可能不会直接到我头上来。”赵连新靠在沙发上：“我得找找别的工作了，这次可能就是我最最后的一盘棋。”

赵连新顿了顿：“既然这样，我还不如玩的大一点呢。”赵连新笑的很残酷。

随后的几天，股价走到 17 元的顶部，赵连新的推荐也开始密集起来。

“对于今后青天的发展方向，我认为应该是一个‘金融 + 高科技’的‘新青天概念’”。

“强势，继续看好，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盘步入调整之际，选择业绩有望高速增长的低价超跌股可以在年报行情中抢夺先机。可长期关注我国造纸行业的龙头企业——青天纸张。今年业绩有望大增，并阔步闯入光纤通信领域，目前仅 3 元的股价与其优良的基本面和充满光明的新行业极不相称，报复性反攻行情一触即发。”

9 月 9 日，赵连新接受某财经报纸专访时表示：“连新不是托，青天可为证。”文中赵连新陈述自己的投资理念为绝不买涨幅较大的股票，但此时青天股价已经翻倍。

期间，赵连新多次发表了“屹立青天永不倒”的文章，推荐“青天纸张”。

“我们注意到，该股流通股占总股本比例超过 60%，目前几大股东持股数量非常接近，极易爆发举牌标购大战。二级市场上，该股从前期的高位到目前的 3 元价位探底成功后，已经成功做出一个标准的圆弧底，多种短线技术指标已粘合并交叉向上，作为两市价位最低的光电子芯片并构黑马，405067 青天纸张后市有望急速上攻，可重点关注。”李大齐正在对着摄像机讲解。

“去年以来公司重点抓好主营产品生产技术改造和纸产品海外市场拓展工

作。同时，公司与华中理工大学合作共建‘光纤网络器件与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投资于光电子芯片产业，开发高速激光器芯片，阔步进军光纤通信网络。近几年来，光纤通信网络迅猛发展，光纤通信设备市场需求强劲增长，尤其是作为光电子核心的光电子元器件。中国作为世界上通信设备市场需求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光电器件产品市场前景良好。正是基于这种产业背景，公司拟通过国际光电器件最新科研成果，计划用两到三年时间，逐步建设完成在国内光电子器件市场占有率 30% 以上，在世界光通信器件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光电子器件生产基地。”

“同时，‘青天纸张’的主业也呈蒸蒸日上之势，公司拟投资数亿元巨资建设 160 万亩原料林基地。据介绍，该项目已被列入全国“林纸一体化”首批实施项目，将获得国家国债资金支持。该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以为公司供应纸材 40 至 50 万立方米，将有效缓解公司木材原料供应紧张的局面。‘青天纸张’全年业绩有望大幅增长，同时造纸行业本身是预期人民币升值受益最大的板块之一，并同时受益于反倾销，行业前景向好，正逐渐成为正规军增仓的品种。”

这样的消息广泛散布于各大网络。

9 月 11 日，赵连新在“南北争霸”中买入“青天纸张”，并在多家媒体上推荐它，一时买气云集。

一间宽敞的中式别墅里，香炉中袅袅升起缕缕轻烟。

屋子外是一个广阔的庭院，庭院里有一个栽满了荷花的池塘，假山旁的亭子里，一位身穿白色纱裙的女琴师正在弹着古筝。

要不是院子外面那些身穿黑色西服的保镖，还真以为回到了古代。

叶凡平气定神闲地站在一张铺着白色纸的红木桌子前，良久。

挽袖，蘸墨，润笔，下笔，一气呵成。

姿态落落大方，煞有介事。

叶凡平长舒一口气，将笔轻轻放在笔架上。

万强凑过头去，“扑”地一声，乐了出来。

万刚也笑了：“每次看你的样子吧，都能打 100 分，绝对是一个大家的手法，但是看了字……绝对称的上——败笔，败笔。”

叶凡平也笑，他拍了拍手：“说老实话，还真是这样，其实我就是想感受

感受古人那种境界，一种‘胸有乾坤，下笔有神’的意境。但是，”叶凡平顿了顿：“我发觉古人要是真像我这样站这么长时间，岁数大了呀，我看够呛哦。”

一番话弄的大家都笑了起来。

“说老实话，这个古书里面说的那些呀，我看都不能相信。”叶凡平摇头撇着嘴说到。

“就像你上一次，看见哪本书里面写的古代有两个围棋高手在华山上不眠不休地下了三天三夜……”万刚说到。

叶凡平接口到：“对呀，那本书里面开头写的非常有感觉，说凌晨天蒙蒙亮的时候，那两人就开始了……”

“最后呢，你非得要去感受感受那个意境，所以咱们也去了一次华山，还是半夜就登山了，哎呀，那次就别提了，早上华山那个冷呀……还好带了羽绒服。”万强咋舌到：“古人还真是能编。”

大家又笑了起来。

“董事长，现在已经到了 17.82 的天价了，涨幅超过了 100%了。”张松对叶凡平说到。

叶凡平回头到：“看情况是该放盘了。”张松点了点头。

当日，“青天纸张”走出破位长阴，放出天量。盘面上看，资金大手笔出逃迹象明显。

“怎么搞的呀，你们怎么放盘也不事先知会我一声呢？”赵连新在电话里不满地喊到。

“我们联系你了，但是你的电话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打不通呀。”张松不以为然的说。

“什么狗屁话，我一直开机着的！”赵连新吼到。

“注意点，你小心，不要让这句话毁了你。”张松的口气变的冷冰冰的。

赵连新也楞在那里了。

“我知道你不满，但是要注意你的情绪，这样的话你对我说没有关系，要是你对我上头这样说了，呵呵……”张松冷冷地笑了笑：“我不说你也知道是什么结果吧？”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赵连新不甘心地问到。

“那是你的事情!”张松的话里没有一丝商量的语气:“我们已经给了你钱,怎么做是你的事情,就像你说的那样,除此之外,我们概不负责。”

“你!你们这不是过河拆桥吗?!”赵连新恼怒地说道。

“呵呵,什么叫过河拆桥?不要忘了,你是怎么过的河,还不是我们送你过的,要你不能有今天?”张松“啪”地将电话挂断了。

赵连新再次拨打过去的时候,张松已经关机了,赵连新仍旧不死心,他又尝试着拨打了其他的几个号码,都无一例外地无人接听。

“妈的!!”赵连新恼羞成怒地把手机摔地粉碎,一下瘫在了沙发上。

不知道坐了多久,黑夜过了,白天来了。

阳光照在赵连新的脸上,赵连新觉得一阵眩晕。

卫生间的镜子里,赵连新看了看自己的模样,他感觉自己一晚上就好象苍老和憔悴了很多,脸色变得苍白,满脸绝望。

“好你个张松,过河拆桥是吧,好,你不帮我,我自己帮自己,求人不如求己。”赵连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喃喃说到。

9月16日,赵连新发表评论。

“我认为‘青天纸张’股价仍被显著低估,其股价驱动力亦明显:股改对价预期尚未得到充分体现。我们经同业比较后,测算青天纸张年底具有10:7的送股能力,考虑到不确定性,即使以10:5比例的送股,‘青天纸张’对价行情仍未结束。事实上,‘青天纸张’本身已被低估,单纯的对价行情之后其依然被低估。”赵连新不厌其烦地向各个媒体阐述着自己的观点:“估值显著低于可比H股同业公司。青天纸张送股后,距离同行业股票的平均价格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至50%。”赵连新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能挽回多少,但是他没有退路,只有不停地在做着宣传。

似乎对赵连新为青山纸张托庄的事件,前后描述过于详尽了。

叶凡平坐在沙发上,阳光透过屋顶偌大的透明玻璃,照在他的身上,他感觉十分惬意。

“他真的这么说的?”万刚问到。

张松点点头:“真是这么说的,他说最合理的定价是27块多。”

“枪打出头鸟,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之前帮他夺那么多次的冠军了吗?”叶凡平睁开眼睛:“我帮他就是为了到最后找一个金牌的替死鬼。”

叶凡平对着张松说到：“你直接告诉李台长和王主编，让他们把消息发出去，我看他赵连新一个人还怎么顶。”

当天晚上，上海各大媒体的财经频道都播出了一个消息：“青天纸张”由于预期性投资不合理，对于改制重组计划将做进一步调整，具体时间未知。

第二天开盘，青天股价毫无反弹地下跌5%。

股民开始疯狂抛售手中的青天股票。

“火上浇油……火上浇油……完了，完了。”赵连新看着电脑屏幕，垂头丧气地说道。

9月24日。

“青天纸张”开盘即跌到9元。牢牢地贴在了跌停板上。“屹立青天”的投资者终于由青天坠落到了地上。

屋子里凌乱不堪，已经很久没有人清理了。

赵连新躺在床上，床铺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臭味。

电话响了不知道多少遍，赵连新懒得去听，但是这一次电话实在是响的太久了，一直响个不停，赵连新没有办法，挣扎地爬了起来。

“谁呀？”赵连新问到。

“是我，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接电话呀。”妻子一阵埋怨：“我以为你出了什么事情呢？”

“哦，没有，你在英国那边还好吧？”赵连新强打精神说到。

“都过来这么多年了，早就习惯了，来，儿子要和你说话。”赵连新心里涌起一片温情：“乖儿子，来，叫一声爸爸，学习怎么样？看你，才过去几年呢，中国话都不会说了。”

匆忙地和妻子通完了电话，赵连新爬了起来，此时他发觉自己的嘴巴里发苦，胃里一阵酸气往上涌。他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了。

嘴巴里面呼出的气味极度难闻，赵连新皱着眉头，赶紧朝卫生间走去。

刷牙的时候，赵连新透过镜子看见自己嘴里的泡沫居然变了颜色，他赶紧吐了出来。

白色的泡沫里面带着一抹淡淡的咖啡色。

赵连新赶紧刷了几下，混着水吐了出来，血色变的更红了。

2002年1月23日，赵连新登上了飞往英国的班机，“中国第一股票评论

家”，“中国第一庄托”，“南北争霸6连冠”这些对他而言都已经成了过往云烟，此时他的公司，早已经被中国证监会暂停了所有业务。

其实这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西方趋势的业务暂停迹象早在去年年末便已发端。2001年10月15日，证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面向公众开展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咨询人员不得就任何存在“利害关系”的股票发表评论，并对存在“利害关系”的情形作出了详尽的解释，并要求分析师保留稿件三年以上。敏感的市场当时就意识到了其中“秋后算账”的意味。随后发表的《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更是将矛头直指“在执业过程中未尽诚信义务，甚至违背职业操守和法律法规的害群之马”。

一天，在赵连新被监管部门暂停了业务的公司里。三名记者正在和赵连新公司的工作人员沟通着。来接待记者的是投资部的一位副经理，“我们被暂缓通过年检的主要原因是上报材料不够充分，现在我们已经将补充材料报给证监会，正在等待审批。”这位副经理轻描淡写的告诉记者。当记者询问何时能够审核通过时，回答说“这就要看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了。”

记者提出想要采访公司董事长赵连新时，回答说“赵董事长正在英国读书，大概两三个月就会过去一次，目前正在那里参加考试。”记者问赵董如何顾及公司业务时，回答：“基本上用电话联系，现在有位李总在主持工作。”当记者想进一步联系这位李总时，却因其“不在”而未能成功。所以，不知道赵连新这位当初的“名嘴”是真的在他乡深造，还是像传闻那样，为躲避投资者问罪玩起了隐身术。

2004年。英国的伦敦的一处高档住宅小区里。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子洒在了赵连新的身上，赵连新睁开了眼睛，从那张维多利亚风格的床上爬了起来。

虽然来了英国几年了，但是仍旧没有适应英国的时间，赵连新自嘲着。

他伸手拿过旁边的遥控器，打开了卫星电视。

“还是看中文台习惯。”妻子走了进来，坐在了床边。

“北京京华上周推荐的大连纺织（677719.SH），本周一开盘涨停，收盘后名列沪市涨幅第二；上上周推荐的耀光玻璃（600716.SH），两天内涨幅接近20%；再往前，其推荐的大庆油田（800065.SH），推荐后连续四个涨

停……市场齐齐侧目。有记性不太差的投资者回想起如今已销声匿迹，两三年前纵横股市，气势如虹的一南一北两位风流人物。”电视里面主持人说到。

妻子回头看了一眼赵连新：“你都来这里这么久了，他们还是记得你哦。”

“有什么不记得的，像我这样的庄托全中国估计几十年都不会再出第二个了。”赵连新轻描淡写地说到。他在看财经报道。

近几个月来，每个周一，都成了海北京华紧张而又兴奋的日子。周一上午股市开盘，海北京华于上周五推荐的股票，总是位于两市一千多家股票涨幅排行榜的前列，这不是偶然现象。近几个月来，海北京华推荐的股票几乎是周周上榜，屡试不爽。在2003年证券市场风雨飘摇之际，能有此水平和魄力的投资咨询机构，“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近一年多来，在监管当局调查雷汉以及赵连新投资咨询业务资格以后，证券投资咨询业哀鸿遍野，海北京华此时横空出世，实为异数。

对于自己的骄人战绩，海北京华并不讳言。“11月18日，科技股工人电脑（900857.SH），该股连续三个涨停，三个交易日大涨30%，带动科技股超跌股行情全面爆发。”

“11月14日预测下周三四元超跌股全面反抽并点金马实业（5800199.SH），周一金马实业成为两市唯一涨停板股票，全周大涨20%。”

以上是记者在海北京华网站（www.精华.com.cn）实战掘金成绩榜中所见到的两段话，而其所提及的两股表现确如所言，在极度疲软的市场上，一点即中，点股成金，令人仰望。

市场人士分析指出，与前几年扬名咨询市场的赵连新相比，海北京华弱市中的表现更胜一筹。2004年8月1日，当日，上证综合指数以1476.97点收盘；2004年11月13日，上证综合指数最低探至1307.4点，收于1319.61点，在此期间，大盘跌幅高达10.7%。投资者损失严重，市道之弱，几乎到了令人难以承受的程度。尽管随后几天大盘强劲反弹，2004年11月25日，上证综合指数以1408.42收盘，与2003年8月1日相比，大盘跌幅仍有4.6%，市道依然十分疲弱。

如此市道，海北京华公开的荐股却出奇准确。据统计，在这段时间内，海北京华共推荐了18只股票，其中次日涨停的达6家以上，涨幅在9%以上的有2家，最少的涨幅也在3%以上。海北京华的神奇可见一斑！”换了一个中

国西南省份的电视台，证券评论里面仍旧是在说同样的事情。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这个什么海北京华绝不仅仅是水平高，而是背后肯定有资金配合，”妻子说到：“跟了你这么久我都明白点了。”

赵连新点点头：“现在的市场太平淡，太需要激情，因此，只要不违规，对于活跃市场来说不见得是坏事”。

“那你说会不会有像你这样下场的人呢？”妻子问到。

“那是早晚的事情，中国是不能没有‘股评家’的。只不过看什么时候需要什么类型的股评家而已。”赵连新说到。

到此，赵连新想起巴菲特的一句话，“短期股市的预测是毒药，应该要把它们摆在最安全的地方，远离儿童以及那些在股市中的行为像小孩般幼稚的投资人。”

第十章

两兵相交明争暗斗

黄嵩站起了身，眼睛里流露出狡黠的光芒，伸出手对着坐着的叶凡平：“我欢迎你们的加入。”2001年沸沸扬扬的“新大地收购”事件看似以一个戏剧性的结尾结束了，叶凡平他们；还是那些旁观者，以及众多的投机者，都没有想到自己频频设局，到了最后还是进了别人的局里。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一片工地拐角处，一辆奔驰车停在角落里。

“你卖我这一个人情，怎么样？”万强对着一个工头模样的人说。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万董事长你也知道，我们和他们签了合同的，要是我们单方面违约的话，是要赔偿损失的。”工头说。

万强拍着身旁的皮箱：“不够再找我。”

“谢谢万董事长了。”工头拎着箱子出了车门。

万强目送工头远去，掏出手机：“凡平，现在已经搞定了几个了，我马上回去。”

晚上，一群建筑工人走出了他们戏称为“民工电影院”的地方，三三两两地往宿舍走着。这个是他们平时少有的娱乐了。殊不知，有几个人已经悄然跟在了他们的后面。

工人们走到距离工地一条街的巷子里，“怎么搞的，这个路灯又坏了。”一个工人不满地喊着。

其实他们没有发现，那个路灯上面其实已经没有灯泡了。

后面紧跟着的几个人相互望了望，点了点头，疾步赶上前去。

几声惨叫后，下手的人悄然无声地走了。

“现在已经搞定了工头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对那些工人下手呢？”万刚不解地问叶凡平。

“我们要不打草，怎么能引出蛇来？只有这样双管齐下，才能加快他们找靠山步伐，他们一旦有了靠山的话，就会迫不及待地上市融资了，到时候我再收购他们。我原本仅仅是对他们的背景感兴趣，但是他们在拍下了土地后，你发现没有，所有承接他们工程，或者转包他们工程的都是外地来的投资商，这点让我推测到他们的背景，他们估计就是在这些承接或者转接他们工程的投资商的支持下才敢和我们竞争的。”叶凡平轻轻地说：“这些投资商几乎涵盖了所有方面，真是一笔巨大的资源呀。”

“那你想他们会找哪个靠山呢？”万刚问。

“你说还会有哪个？”叶凡平笑到。

“我怎么知道？”万刚说。

“铃——铃”叶凡平桌子上的电话响了。

叶凡平大笑着说：“我估计打电话的人就是他们找的靠山了。”

这是周敬生的电话。

2001年2月。

“根据当初的协议，我们一共9家企业联合进行这个项目的开发，表面上是我们‘新大地’将所承揽的项目转包给了其他商家，但是实际上从我们竞拍土地到现在的项目开发都是在当初签订的协议下认真执行的，根据当初的协议，9家公司，我们占据20%的大股份，其他每家占10%，而竞拍土地时候的出资比例，根据协定我们出资60%，其他的出资40%，这个是作为我们协议的代价。”罗大同在对黄嵩汇报着。

“而且我们在成立‘宏图’公司的时候就已经注明，‘宏图’公司控股原来各家投资商公司股份的比例，然后由当初加入的投资商通过控股‘宏图’来实施投资。”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黄嵩问。

“情况进展的不是很顺利，现在我们各个环节都开始出现资金紧张的情况，但是还不至于周转不开，而且其他8家开发商都在时不时地对我们进行支援，这点在现在的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罗大同说。

“是呀，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了，大家不是本地人，现在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相互间的帮助实在是太重要了。”黄嵩说。

“但是，现在却有点事情不是我们能左右的……”罗大同对黄嵩说。

“什么事情？”黄嵩预感到有点不对。

工地上，马池正在和一个工头模样的人协商。

“你能不能这样，我现在就和我们老总商量，让他找办法解决？”马池说。

“马经理呀，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出来打工混饭吃的，到哪个地方不是一样，但是我们现在你看，才过了一个月，地基才刚刚开始挖呢，就接连的有工人出事故了，而且到现在警方都没有一个线索，我们虽然是民工，但是也毕竟是条命呀。你看看，要不这样吧，我们干完这一周的活，你们把钱给我们结了，大家生意不成人情在？”包工头说。

好说歹说送走这个包工头，马池还没有来得及缓一口气，工地办公室的门又被推开了。

“哦，是许队长呀，有什么事情吗？”马池连忙说。

“马经理呀，跟你说个事情，我们队可能干完你这个就不干了，你看这

样，要不先把这个月的工资给我们……”许队长吞吞吐吐地说。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呀，你别急着走呀。”马池连忙说。

“是不是因为最近工地的工人的事情呀，你放心，不会再有事故的，我向你保证。”马池接着说。

“不，不是这个，是我们那边已经谈好了一个项目了，我们答应人家得过去。”许队长说的不自然。

“你们当初和我们签约的时候也没有说有什么项目呀，再说了，我们签约的是有违约金的。”马池说。

“违约金……由他们那边负责了，他们说。”许队长吞吞吐吐地说。有人居然主动负责违约金，这个事情是极不正常的，马池心里感觉到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是不是有什么话，请你许队长别瞒我。”马池诚恳地说。

“马经理，毕竟我许学员也在海北混了这么多年了，手下的100多号兄弟都是有家有口的，我们没有什么知识，只能靠一把力气换饭吃，我们，我们，不想自己断自己的路呀。”许队长下了很大的决心似地说：“我们不想由于你们这一单买卖而开罪了其他人，那样的话我们在海北就混不下去了。”

马池有点明白了：“许队长，你先不要着急，这个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你先等我和总经理汇报一下可以吗？”

“什么？和我们原来签订意向合同的海北社会建设集团现在已经单方面中止协议？”黄嵩惊诧地问着罗大同。

“不光是这样，而且我今天刚接到电话，负责工程监管事项的马池说，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好几拨人向他表示要走了，这些人都是我们花了很大气力才找来的呀，技术都是一流的，而且他们都普遍地说主动负责违约金，这个是一个非常蹊跷的事情，以往是没有先例的。还有马池今天说，有一个许工头向他透露了一点信息，说是不想得罪某些人才这样做的。”罗大同说。

“我明白了，你现在马上联合大家，我晚上要开个碰头会。”黄嵩说。

晚上，海北的豪华大酒店里。一间专门的包厢。

“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有人在暗中阻挠我们的项目开发，现在仅仅过了一个月，就已经有好几个工人受了不明不白的袭击，而且他们都是有着极大的针对性的，攻击的都是我们紧缺的熟练工人。还有就是现在和我们签约的房地产承建企业中绝大多数都不是本地的。”面对着黄嵩的话，其他几家

公司的老总都纷纷发言。

“我的公司现在还没有出什么事情，但是也不得不小心。”张冀城说。

“我的上一个月有一批建材商已经表示不再有多余的货源供应给我们，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王萧说。

“你们一定要小心，看来现在他们的目标是我的公司为主，毕竟对外的话你们是从我的手中转接的。”李大兵说。

“黄总，你可要小心呀，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明，他们在暗，一切你都得三思而行。”高扬说。

“谢谢大家，有大家的支持我很感动，现在我委托你们的事情都怎么样了？”黄嵩问。

“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样的，按照当初的协议，是由我们这8家不同地区的商家做领头，我们下面有40多家商家，涉及建材、五金、运输，还有装修各个行业。但是他们也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不想做绝自己的路，除非我们能靠这一把牢牢地将我们的根基扎在海北这个地方，他们才肯真正死心塌地地跟我们。但是他们把手中掌握的人脉关系信息交予我们，你们需要的话，就由他们提供所必须的信息。现在我手里有两个银行方面的关系，等下我们商量好了就会通知下去，什么时间接洽再另行通知你们。”高扬说。

“我手里有几个财政部门的信息。”王萧说。

“好，那我先从银行方面入手，先把贷款的事情解决。”黄嵩说。

海北一家银行。

胡玉明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小心地摆弄着自己的花。整个办公室有一间教室那么大，里面种满了花花草草，就像一个小花园一样。

胡玉明的眼光在硕大的老板桌上停了下来，上面有一个清晰的指纹印。

胡玉明皱了皱眉头，按了桌上电话的一个按钮：“小李，你进来一下。”

小李进来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的桌子必须保持干净。”胡玉明对小李说。

“哦，对不起胡行长，我看看。”小李连忙到竹子前弯下了腰仔细地察看。

胡玉明就从后面看着小李那高翘的屁股。

小李在仔细的查找着胡玉明所说的不洁之处，她知道这个是胡玉明的怪癖，桌子上容不得一丁点的脏。

忽然一只手慢慢地从后面摸到了小李的屁股上。那是胡玉明的手。

“不要了……在这里不好。”小李涨红了脸，但是并没有抗拒。

胡玉明的手在小李的臀部上放肆地游走。

“不要了。这里是办公室。”小李说。

“呵呵，这里很不错，不会有人来的。”胡玉明笑着，手上更放肆了，开始往前面摸了。

“不要了，晚上再说吧。”小李开始挣扎。

“那说定了，晚上在家里等我哦。”胡玉明在小李的耳边说着，意犹未尽地又在小李的屁股上拍了一下。

“哦，对了，这个是刚才‘新大地’房地产公司送来的材料，我给你放在桌子上了。

胡玉明看着小李的身影，“真是青春无敌呀，家里的黄脸婆要是他有他一半就好了。”胡玉明心里这么想着。

胡玉明和他的女秘书的关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这个小李也上路，知道自己一个女人要是单纯靠实力是很难有飞跃的。现在的很多女孩都善于利用自己的资本，小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当她看见胡玉明的眼光后，就明白自己人生的机会来了，所以在胡玉明的攻势下，她缴了械，心甘情愿地当起了这个50多岁老男人的情人。胡玉明也没有亏待她，“光是给她的钱，要是换在普通人家里，都可以过一辈子了。”胡玉明这么说。

小李出去后，胡玉明的眼光停留在了那份材料上。

“真是不胜荣幸呀，胡行长你能大驾光临我们公司指导工作……”

“好说好说，我也是来看看走走，毕竟你们也是我们的大客户嘛，多多交流是应该的，应该的。”胡玉明老到地和“新大地”的客户经理寒暄着，一面走进了“新大地”公司大楼。

“董事长马上就下来迎接你了。”客户经理对胡玉明说。

“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就可以了，你们董事长也是很辛苦的呀。”胡玉明打着哈哈。

“说哪里的话呀，胡行长，我难道连这点时间都没有吗？欢迎欢迎呀。”黄嵩笑着走了过来。

两人亲切地握手。

“哎呀，都怪我平时太忙了，真是招待不周哦，来，你请。”黄嵩热情地招呼着胡玉明。

胡玉明在黄嵩的公司里四处参观。

“贵公司还真是不错哦，怪不得海北‘第一拍’被你们收入囊中。”胡玉明赞叹到。

“哪里哪里，是各位同行赏脸，卖了我一个面子而已。”黄嵩说。

“呵呵，黄董事长的面子的确是大，7亿呢。”两人哈哈大笑。

罗大同这个时候走了过来，先客气地跟胡玉明打了个招呼，然后对黄嵩说：“香港方面有电话来。”

黄嵩抱有歉意地对胡玉明说：“请胡行长稍等，我去去处理一个事务就来。”

“你先忙你的，我就是看看。”胡玉明正要告辞。却只见一个相貌娇好，身材出众的女秘书朝着他们走了过来。胡玉明一句话生生地咽回了肚子。

“好的，你先带胡行长到贵宾室休息，好好接待。”黄嵩对秘书说。

“你真是太客气了，黄董事长。”胡玉明嘴里这么说，但是还是不由自主地跟着女秘书挪动了脚步。

贵宾室里。

“胡行长，您请坐。”秘书说完弯腰倒茶。

胡玉明时不时地将眼光略过那女秘书的臀部，女性的性感在这身合体，或者说有些紧身的职业装束下慢慢地显露出来，就在女秘书转过身弯腰泡茶的时候，那性感的身材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此时，正走进房间的黄嵩和罗大同正好看到胡玉明的猥琐的模样。

“原来他好这口呀，呵呵。”黄嵩和罗大同相视而笑。

“胡行长，真的是多谢你能赏光来呀。”海北的一家豪华酒店的包厢里，胡玉明正和黄嵩在交杯换盏。

“呵呵，好说，毕竟你们也是我们银行的大客户呀，多多交流也是应该的。”胡玉明也笑着说。

“对于你的帮助，我们没有什么感谢的，只有在这里请你吃一顿便饭了。”罗大同说。

胡玉明说：“别这么说，我还没有帮什么忙呢，这些都是我们银行那边共

同研究的，有消息我会让秘书通知你们的。”

“对了，听说贵公子今年考上了北京的大学？”黄嵩话里有话。

老谋深算的胡玉明何尝听不出黄嵩话里的意思，他不紧不慢地说：“哎呀，是呀，他学习还不错，没有让我丢脸，总算考上了。”

“听说贵公子就读的是你以前的学校？”罗大同说。

“对呀，我自从毕业后都没有回去看过呢，今年乘他考上了大学我才有机会抽空回去看了看，几乎都变了，以前我们住的那个宿舍楼都拆了，北京这两年的地价实在是太贵了，现在学校几乎将自己的多余的地方都卖了，以前我打篮球的那个篮球场都拆了，卖给了一个开发公司。”胡玉明说。

看见黄嵩他们的反应，胡玉明知道快了。

胡玉明说：“我们以前住的宿舍楼拆了以后，建了两栋 20 多层的大宿舍楼，所有的学生都挤进去了，学生也不容易呀。”

“是呀，我们也理解哦，现在家长也不容易，孩子读个大学负担太重了，我们以前算轻松的了。”黄嵩说。

“对呀，我当时还是推荐进去的呢，一个月的伙食费都是学校给的，那个时候的中国和现在不一样呀。”胡玉明说。

“对呀，现在的中国几乎什么都讲钱了，社会变了。”罗大同说。

听到自己想要说的话从罗大同的嘴里说了出来，胡玉明赞赏地看了罗大同一眼：“来，我胡玉明敬两位一杯。”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让胡玉明有点搞明白了，黄嵩和罗大同就像没有说过刚才的话一样，就是一个劲儿的劝酒，要不就是闲话一些家常，有时开一两个荤段子。胡玉明几次想提起话题，但是黄嵩他俩就好像是傻瓜一样，不是装不明白、不接茬，就是借故引开话题。

酒喝的开始有点没有味道了。

黄嵩看见胡玉明的样子，心不在焉地，他心里明白，自己几乎已经进了一步了，他给了罗大同一个眼色。

“时候也不早了，我看今天先到这里吧，胡行长，要是你喝的太多的话，回去嫂夫人会不高兴的，再说了，明天还有工作要做呀，是吧。”罗大同说。

在送胡玉明上车前，黄嵩握着胡玉明的手又说了一番客套话，末了，黄嵩说了一句：“胡行长，你帮我们的忙，我们一定会记得，我黄嵩这么多年闯荡

过来了，不会不明白的。”说完，胡玉明感到黄嵩握着他的手用力地紧了紧。

胡玉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过了几天，胡玉明接到了远在北京的儿子的电话。

“怎么了，你小子又没有钱了？我不是说让你少花点吗？你以为你爸爸赚钱容易呀？”没等儿子说话，胡玉明就一通数落。

“咳，胡行长是我呀，罗大同。”电话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

“啊！哦！是罗经理呀，你怎么在北京呀？”胡玉明有点反应不过来：“你这是……”胡玉明试探地问。

“哦，没有什么，我正在看房子呢，我在北京看中了一套海淀中关村附近的三居室，位置还不错，我打算买下来，但是正好手机没电了，所以我就顺便借了你儿子的手机，呵呵。顺便给你带个好，贵公子最近在这里过的挺好的，就是学习太紧张了……”罗大同在电话里一阵说。

胡玉明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自己的儿子怎么和罗大同扯上了关系，但是在罗大同的一番话后，他明白了过来：“哦，哦，哦，谢谢了，谢谢你了，有事情以后就直接打我另外一个手机，那个手机 24 小时开机的……”

晚上，在胡玉明自己家里，胡玉明对妻子说：“那个黄嵩挺够朋友的哦，咱们以后去北京就不用住旅馆了，现在的社会呀，别人说什么话都得仔细斟酌才能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哦，那个黄嵩不简单的。”

不用说，就知道罗大同买的那套房子是写了谁的名字了。

2001 年的 3 月。

黄嵩的电话响了。

“黄董事长呀，有个事情要和你商量一下呀，事关重大哦，你看晚上在哪个地方？”

接了胡玉明的电话，黄嵩把罗大同叫了进来。

“咱们没有哪个地方不对呀，上次给他儿子买的那套房子，还给了 10 万块钱，他儿子也不会那么不上路的。再说了，北京那里他儿子的人际圈顶多是些学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人吧？”听完黄嵩的话，罗大同也纳闷。

“现在不管什么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晚上看看再说，一切见机行事。”黄嵩说。

晚上，海北一家大厦顶层的高档商务会馆。

黄嵩他们坐在面向黄浦江的一间包厢里，透过巨大的透明玻璃，外面海北的夜景一览无余，灯火辉煌，非常漂亮。

“有人举报我们公司财务问题？也就是通俗说的做假账？”黄嵩惊异地问。

“我也是通过别人才知道的，主管这个方面的和我熟，他知道我和你们的关系所以就事先透露给我听，估计你们的贷款方面的事宜得有一些……不方便的呀。”胡玉明说。

“但是，我估计不是没有可周旋的余地，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样的结果，但是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帮，我只能向你们说这么多了。”听完胡玉明的话，黄嵩知道话里有话。

“胡行长，你看我们也交往这么久了，我黄嵩的为人你也不是不明白，人敬我一尺我敬他一丈，你给我们的帮助我绝对会记在心上。”黄嵩在慢慢地引胡玉明的话。

“是呀，我理解的，我也尽我的最大努力，一定不让你失望的。对了老弟，你们是不是最近得罪什么人呀，或者是商业上的纠纷？还是人际关系的纠纷？”胡玉明也在慢慢地引导黄嵩。

黄嵩恍然大悟：“哦，你是说，我们拍卖的那……”

“嘘。”胡玉明做了个禁声的手势：“隔墙有耳，大家知道就好，不要点破，我也不是说就是这个事情，但是老弟，我现在就只能给你说这么多了。”胡玉明顿了顿，接着说：“你们最好找几个会计公司联合出具一个审计报告，然后，你们懂得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有几个人的电话我给你们，我能帮你们就是这点了，关键在你们。”胡玉明意味深长地拍了拍黄嵩的肩膀。

又是一番客套话。

商务会馆的温泉。

设在隐秘处的贵宾包间，一双手正在给胡玉明做按摩。

胡玉明闭着眼睛，正在舒服地享受着。

按摩小姐的手法十分地娴熟，好象胡玉明的身体上每一处肌肉都被她按摩过了，非常地惬意。

按摩小姐至始至终都没有多话，这点让胡玉明很高兴，他心里想“这个黄嵩还是懂得道理的。”的确，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讲的不

讲，要不能做一个好的按摩小姐嘛。关键还是黄嵩的钱起了作用。

“请别忘了您的东西。”在胡玉明按摩完毕穿好衣服即将离开的时候，按摩小姐给胡玉明指了指桌子上，上面有一个信封。然后就转身出去了。

信封打开了，里面有一把宾馆的钥匙。

胡玉明抬起手看了看表：“才9点嘛，不着急回家。”

一辆新款奔驰600轿车里，“你说他会去吗？”罗大同问黄嵩。

“那天你不也看见了吗，他那个眼神就好象狼一样”黄嵩笑着说。

“平时倒是装的很正经哦。”罗大同说。

“说实话，那个妞我看了我也会心动的。”黄嵩笑着说：“关键就是这样，一分钱一分货。”

在胡玉明的暗示下，黄嵩开始了一系列运作。

“范经理那里已经搞定，他说了，一定会尽力帮忙。”

“杜经理那里也可以了，车子的名字是写他女儿的名字。”

“黄部长的儿子已经给我回了电话，在美国的房子已经过户到他的名下。”

“刘主任那里也可以了，他对那块手表感觉很不错，挺喜欢。”听着罗大同的话，黄嵩也笑了：“废话，几十万的表，当然谁见了也会喜欢的。”

“下一步怎么开始？从哪个方面着手？”罗大同问黄嵩。

“我们银行这里已经可以了，现在主要是从另外的角度着手了。”黄嵩顿了顿说：“像他们，既然在海北横行这么久了，绝对有一定的实力。但是我肯定他们也绝对有得罪的人，或者绝对和人有过过节，我们就从这个方面入手。”

黄嵩的目光停留在了自己办公室的一排橱窗上，上面那张他竞拍土地成功后的庆功宴照片上，居中的周书记和黄嵩分外显眼。

阳光明媚的一天，海北香江高尔夫球场。

“砰”的一声。

翠绿的草皮上，周敬生姿态优美将一个球远远地开了出去，球在空中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啪啪”一阵掌声，“好球，周书记球打的真是不错呀。”

周敬生回身望去，黄嵩也是一身高尔夫装束，身后跟着一个球童。

“周书记你还记得我吧？”黄嵩问。

“怎么会不记得呢，‘新大地’房地产的黄嵩黄董事长嘛。”周敬生热情地招呼着黄嵩。

“你们那次的海北开发区那惊天一拍，可是让海北开发区也跟着你们出名了呀。”周敬生笑着说。

“哪里哪里，我们是借了海北的光呀。”黄嵩说。

“我们一起打18洞，如何？”周敬生问。

“求之不得。”黄嵩笑着说。

两人就这样开始。

由周敬生先开杆。周敬生用1号木开球，开球打出了260码。黄嵩鼓掌叫好。接着由黄嵩开杆，黄嵩也是用1号木，打出了250码。

然后将球杆交给球童二人边走边聊。

周敬生问：“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是这样的，周书记。”黄嵩说。

周敬生在耐心地听着黄嵩的话。

“周书记，你也知道，我们这些是外来的，在海北没有什么关系，主要靠政府给予我们的好政策和一個稳定的发展环境才得以生存下去，但是现在我们……”

“是不是有什么难处？你但说无妨。”周敬生对黄嵩说。

黄嵩说：“就从我们最近的那次拍卖会说起吧……”

周敬生听完黄嵩的话，眉头皱的越来越紧：“有这样的事情？等我调查清楚后，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的，是无法无天了，他们把海北当成了什么？”

“你们是对海北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的，没有你们这些投资商，海北是不会有今天的，我代表政府和人民感谢你们呀，你们放心，待我调查清楚后，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周敬生的一番话让黄嵩很感动。

“哎呀，周书记您打的真好，18洞打出八十几杆的高水平，赶上职业选手了。”在周敬生将最后一个球推入了球洞中后，黄嵩赞叹到。

“哪里哪里，承让了。”周敬生笑着说。

周敬生从香江高尔夫球场回来就拨通了一个电话。

政府会议上，居中的周敬生正在发言：“关于我们最近的具体措施，外地投资商们的反应比较好。举个例子，像‘新大地’房地产公司就很有代表性嘛，这样的民营企业，本来先天和国企甚至和海北本地的民营企业相比，在竞争方面就处于劣势，按照他们的话来说，要钱比不上国企，要人际关系和民众亲和力比不上本地的民营企业，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来进行投资建设呢？关键的一点就是看重了我们具备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还有我们政府给予他们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我认为这点是我们今后在招商引资中不可缺少的，所以我决定，将‘新大地’这样类似情况的外地民营企业作为我们的一个对外的示范窗口，通过他们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来向所有外地投资商展示海北给予他们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实惠，这样将会使海北的经济发发展有更进一步的飞跃。”

“哎呀，黄董事长真是有门路哦，连周书记都能帮你们说好话，事情没有问题了，你们等消息吧。”

周敬生的确说到做到，就在黄嵩和他谈话不久后，胡玉明就来电话告之黄嵩他们，他们的事情搞定了。

2001年5月1日劳动节，黄嵩他们这几家联合的投资商正在海北的一家豪华宾馆的会议室里会谈。

“这个周书记真不错呀，看的出来他的确是为我们这些外地投资商着想。”在会谈上，黄嵩不由地赞叹周敬生。

“黄老弟，你还不知道吧，这个周书记以前和那个‘长河实业’的叶凡平亲如兄弟。”高杨笑黄嵩不明就里。

“不会吧，那他为什么还要帮我呢？”黄嵩有些吃惊地说。

“他们原来是兄弟，但后来决裂了，再加上长河集团目前也是危机重重，他担心长河集团跨掉后自己受牵连。”王萧说。

“你来的晚，不明白这其中的事情。”张冀城说。

“他们以前是一个弄堂里出来的，从小就在一起了。据说以前周敬生妈妈死了，爸爸被下放那几年，饭就是一直在叶凡平家吃的，后来他爸爸平反恢复工作了，两个人开始就生分了，人呀就是这个样子……”高杨说。

“不对呀，我听说以前叶凡平发家还是靠周敬生的爸爸呢？”有人说。

“是这样没有错，全海北的人都知道要不是以前周敬生的爸爸给叶凡平弄的那么多紧俏配额，他叶凡平不会有今天，但是后来不是周敬生为了坐稳他爸

爸留下的位置，亲自带人查了叶凡平吗？那个时候不得了，查出了叶凡平整整3个亿的资金缺口哦。”王萧说。

黄嵩越来越感兴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以前他们是兄弟，叶凡平发家就是靠周敬生的爸爸，但是后来叶凡平由于投机股票，就是有名的海北‘万和恶炒’、‘腾龙事件’，”高杨对黄嵩说。

黄嵩说：“哦，我知道，‘万和恶炒’、‘腾龙事件’那个事件当时很有名哦。”

高杨点了点头：“后来就是由于这个事情捅了娄子，加之当时周敬生的爸爸要退了，很多人想坐他爸爸这个位置，周敬生是当时最有机会的竞争者之一，后来就是为了权利，他和叶凡平分分了，后来就查了叶凡平，然后凭借着这一个惊天的政绩坐稳了位置，可以说是他踩着叶凡平平步上青云的。”

“不过我想因为如此，海北本地的商界有几分怕他，后来周敬生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他开始变的不再像以前那么狂热地追求权利而不择手段，他开始倾向我们这些外来的投资商，这么几年来，他为我们做了不少好事。”

黄嵩说：“哦，原来他们里面还有这样的一段纠葛。但是，周敬生这个人心计和城府都不简单，叶凡平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会真的和周敬生搞僵关系，很可能是作戏给外界人看的。”

“你没有发现吗？只要叶凡平出现的场合，周书记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反之也一样，要不就是周书记一来，叶凡平就走，我们这么多年几乎都看在眼里。”张冀城对黄嵩说。

“他们真的是有忘不了的恩怨呀。”有人插话到。

“废话，要是你被自己好兄弟摆了一道，亲自查你几个亿，大哥，好几个亿呀，那是九几年的事情，天文数字呀，你说你还会当他是兄弟吗？”一个广东口音的人说。

“冤冤相报何时了……”高杨说到。

黄嵩也一阵沉默。他觉得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世上许多事情正好总是与人们表面上看到的相反，看来以后要与官员保持一定的距离，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只能敬而远之。但是黄嵩没有说出来。

“我打算再上市一家公司！”黄嵩平静的话让人很不平静。

“这样下去不是会让海北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秘密同盟了吗？”有人问。

“早晚会知道的，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黄老弟要是再这样神秘地掩盖下去，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查我们的底细了，到时候更有风言风语。”高杨也赞同黄嵩上市。

“那样的话是否要我们的公司整合？”有人问到。

“当然不是了，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法，新的公司控股我们原来公司的股份，我们控股公司的股份来进行投资。”黄嵩说。

“那样不是让一家坐大了吗？”王萧说。

“我是说方法，王大哥，不要担心，实际的比例还是我们协商了再说嘛。”黄嵩笑着说。

2001年的6月末，“新大地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更名为“新大地房地产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了。

公司经理在给黄嵩汇报着。

“内部职工股已经转入胡行长的儿子名下。”

“钱局长的股份是用他女儿的名字登记的。”

周市长的钱存在他儿子的瑞士银行账户上。

一个月前……

“我要给他们一点我们公司的股份。”

当听到黄嵩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高杨，张冀城还有王萧一千股东都愣了。

“黄总，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王萧对黄嵩说。

“那可是犯法的呀。”张继承说。

“还真有点像傻了，要不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王萧喃喃地说，引来众人一阵善意地笑声。

“王哥，我不和你闹，真有这样的想法。”看着黄嵩一脸正色，众人感觉里面一定有文章。

“我们这些外地的投资商在这里缺少什么？不就是缺在海北的人际关系吗，所以我们办什么事情往往比本地的慢一拍，即使有好的投资项目，到头来还是得让他们分一杯羹，还美其名曰强强联合，关键原因是什么？关键就是我们是外面发家的，海北的某些掌权的不当我们是自己人，在有些时候能捞我们的就捞，你们说对不对？”黄嵩环顾四周。

不少人听的聚精会神，“赶快的呀，别说一半就停呀。”王萧喊到。

黄嵩接着说：“但是我发觉，在我们接触他们的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他们很‘友好’的，在我们的投资过程中为我们出了不少的力，不如我们主动一点，送我们的一些股份给他们，当然，不是给他们本人了，我们可以给他们的子女什么的嘛，这样一来，不就名义上和他们是一家人了吗，那样的话起码话好说点吧。”

“我怕他们不敢收。”高杨说。

“是呀，虽然有些人和我们关系不错，但是还不至于好到敢拿股份。”有人附和。

“这个不用担心，给不给是我们的，收不收是他们的，再者，是我们‘宏图’公司出面，那样不就更保险吗？”

“先试试吧，我看悬。”有人说。

“你们之前那些关系好的可以先考虑，但是你们得独自去接洽他们，这个事情多一个人知道都不好。”高杨说。

海北香江高尔夫球场。

黄嵩正和周敬生走在草地上。

“最近项目进行的怎么样呀？”周敬生问黄嵩。

黄嵩说：“项目还很顺利，多亏海北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好政策，周书记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这些是应该的，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周敬生笑着说。

“周书记，听说你儿子在国外？”黄嵩问。

“呵，你消息还蛮灵通的嘛，是呀，出去好几年了，你问这个干什么？”周敬生问。

“没有，随便问问。”黄嵩笑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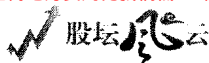
“你别骗我，我知道你一定有目的。”周敬生也笑着说。

“是这样，上次由于周书记给我们帮了大忙，所以我一听说贵公子学的是经济类的专业，就想聘请他在我们的公司任职。”黄嵩说。

周敬生说：“你也知道，这个影响不好，国家有规定的。”

“但是总不能因为这个埋没人才吧？”黄嵩问。

“他算什么人才呀，还没有毕业呢。”周敬生大笑说。



“他在国外的钱够用吗？”黄嵩笑着说。

“够。”周敬生笑着拍拍黄嵩的肩膀。

一个月后，周敬生把黄嵩找了去。

在周敬生的家里，黄嵩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在等着他。

“哦，来了，先坐，今天在我这里吃饭吧，我也难得回来一次。”周敬生的平易近人让黄嵩感觉很不错。

饭桌上，周敬生对黄嵩他们说：“黄总。”

黄嵩说：“周书记，您别这么叫我了，您直接叫我名字好了。”

周敬生笑着说：“好，这样的话就不生分了。”

周敬生对黄嵩说：“黄嵩呀，你们是不是以我儿子的名义在美国买了‘伯克西克·哈萨维’这个股票？”

突然的问话，让黄嵩感到有点不自在，短暂的沉默后，还是周敬生先开了口：“你们呀……”

黄嵩连忙说：“周书记，不好意思，是这样……”

周敬生微笑着挥手压下了黄嵩的话：“我知道你们一直想报答我，但是你们给的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伯克西克·哈萨维’现在都 120 美金一股了，你们一口气送了 10 万股，这个礼物实在是太大了。”

周敬生顿了顿：“我不是责怪你们，我也知道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你们估计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惯了，被拿的怕了，就麻木了，所以别人没问你们就先主动给，想给对方一个好印象。这个是社会造成的，不怪你们。”

“我今天请你们来的目的就是想好好和你们掏心窝说说，我是一个父母官，不管你是海北本地的还是哪里的，我都一样地平等对待，为你们争取更好的发展机会，是我的责任与义务，我不是图你们什么，我是看中你们是实实在在的做生意，不搞什么乱七八糟的勾当，我是想你们能尽量为海北的经济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多多努力，贡献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已。”周敬生对黄嵩这么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就当做我们之间的一个秘密吧。”在回去的路上，周敬生亲自将黄嵩送出了家门。

2002 年 8 月。

“他们还真的找了敬生！”万刚笑到。

“意料之中而已，海北我们的对头不多，敬生是数的上的几个之一，而且你没有看见那天他们的庆功宴上，敬生不也去了吗，我这么做就是想将他们引到敬生那里，让他们以为有了靠山，就可以上市了。”叶凡平轻描淡写地说。

2002年的股市，没有很多值得记忆的大事，但若问投资者“今年留给你印象最深刻的疯狂的记忆是什么”，恐怕10个海北股民有9个都会告诉你——“新大地”。没错，2002年3月的海北，本是绵绵春雨一片，却被“新大地”烤的发烫。

“今天开盘实在是太奇怪了，新大地开盘13.20元，收盘15.45元。”一个股民在上交所的大厅里目不转睛地看着。

“很久没有这样的强劲走势了，但是这样走的也太奇怪点了吧？”有人说。

今天“新大地”的成交量300123股，价升量增，走出长期稳固的12.8元盘。

“这个明显是有庄家在吸盘嘛！”上交所的贵宾室里，一个老到的行家一下就明白了。

“那现在怎么办？”旁边的朋友问。

“不用着急，看这个样子是一个公司在收购‘新大地’，没有个十几天是不可能完成收购的，我们正好大显身手。”

不光是他一个人看穿了这个意图，很多的炒家也纷纷把注意力转移到“新大地”上来。

叶凡平在听着秘书的报告：“今天我们吃进300000股，现在‘新大地’在我们的吃进下已经开始有小抬头迹象。”

“继续观察。”叶凡平吩咐到。

秘书出去后，叶凡平将万刚万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你们现在尽量通过各种方法，我要告诉所有人，谁也别和我抢‘新大地’，要是抢了的话，我叶凡平会毫不留情地对付他。”

9月17日。

“今天‘新大地’股价最高已经升至17.89元！我们成交量达1020000股。”秘书回答。

“在20元以下大量吸进筹码，无论多少都给我吃进。”万刚吩咐到。

邻近下班时间，叶凡平办公室里。

“董事长，‘新大地’公司罗总经理来电。”秘书对叶凡平汇报到。

叶凡平正在给自己养的室内植物浇水：“给我挡了他们，今后记得，没有我的明确指示，‘新大地’方面的电话一个不接，全给我挡回去。好了，你可以下班了。”

秘书出去后，叶凡平打开了视频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新大地”总经理秘书李洁的脸出现在电话上。

“今天情况怎么样？”叶凡平问。

“今天他们没有明显的异常征兆，他们现在已经明白我们是收购方了，我通过今天他们会议的谈话来判断，他们可能已经将我们的收购定性为恶意收购行为。”李洁汇报。

叶凡平吩咐说：“继续给我留意他们的一举一动。”

9月21日。

“今天‘新大地’的股价突破20元大关，当日成交量达1004400股。”秘书对万刚汇报到。

“继续大笔吃进。”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万刚回了一句，又开始埋头忙他的其他业务去了。

叶凡平办公室里，“新大地”总经理秘书李洁仍旧在固定时段向叶凡平汇报着。

“今天他们已经召开董事会特别会议，讨论针对我们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解决，他们讨论了几个要点：按照罗大同总经理的话，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在上市公司收购战中总体上是倾向于收购方的，现在新出台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都体现了这样的倾向。”

叶凡平问：“他们有没有讨论到什么应付策略？”

李洁说：“有，因为他们把‘长河实业’定性为带有敌意的公司，所以收购时，他们并不是只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而是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反击敌意收购，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至少可以有以下一些反收购策略……”

“一是相互持股。中国目前的法律并没有禁止公司间相互持股，因此被收购公司可以通过与比较信任的公司达成协议，相互持有对方股份，并确保在出

现敌意收购时，不将手中的股权转让，以达到防御敌意收购的目的。”叶凡平向万刚他们回叙着李洁的汇报。

“目前是9家公司联合控股‘新大地’75%的股份，我们要想成功收购‘新大地’，就必须从市面上那25%的流通股下功夫？”万刚问。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就算收购了市面上的所有股票，进了‘新大地’管理层，我们要想参与‘新大地’决策的话还得经过半数的董事会同意。”

“那要是我们联合买通了我们里面的人，将我们的控股比例达到或者超过半数，成为第一股东，那么可以强行收购他们手中的股份吗？”叶凡平问。

张松说：“李洁刚才也说了，他们采取分期分级董事会制度。这种董事会制度，有利于维护公司董事会的稳定，从而起到抵御敌意收购的作用。详细地说就是他们采取这样的方式，或者通过授权董事会对董事任职资格进行审查，那么如果他们认为我们带有敌意地收购，他们就可以拒绝我们成为他们的董事成员，我们只能算大股东，不算董事会成员。”

“那样我们还算个屁呀。”万强懊恼地说。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嘛，大家都是对等的，我们要进攻，起码也得让人家防御呀，要不就不公平了吗。”叶凡平笑道：“还是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吸盘。”

9月24日。

秘书向叶凡平汇报着：“今天股价摸高21.88元，成交量达6050900股，创短期内新高。”

新大地的走强，引起了所有投资者的关注。

“现在正是吃进‘新大地’的大好时机。”无数的机构开始盯上了“新大地”。

“今天‘新大地’面对各种炒家的资金注入头痛不已，好像他们之前想相互持股的那个方法遇到了挫折，他们联系的香港方面有问题。”李洁向叶凡平汇报到。

叶凡平点点头：“好，继续按计划进行。”

9月30日。

“今天我们已经持有‘新大地’的股票超过了10%了。”秘书向万刚汇报着。

叶凡平“长河实业”的办公室里。

“董事长，‘新大地’已经通过上交所停牌了。”秘书在向叶凡平汇报着。

叶凡平不动声色地说：“任他们停，明天的新闻发布会准备的怎么样？”

秘书报告：“已经准备完毕。”

9月30日。

“国际饭店”最大最豪华的会议厅里。

叶凡平静地坐在主席台的一个座位上，“又仿佛回到了2001年6月。”

叶凡平自嘲着。

叶凡平的手机一阵震动，是李洁发来的短信，叶凡平打开短信：董事长“新大地”黄嵩他们正奔你的新闻发布会去呢，估计十多分钟就到。

“万刚，发布会推迟二十分钟。”叶凡平说：“我要看看好戏。”

“那天，我们被人说是失败者，但是我们心里明白，是不是失败者，不要看一时，而要看长远的。”叶凡平和万刚聊着。

面对着无数的媒体。

“今天我们‘长河实业’正式对外宣布，我们现在已经持有‘新大地’房地产10%以上的普通股。我们将继续进行收购。”万强在对媒体发言。

坐在主席台上沉默不语的叶凡平看到了进来的黄嵩等人。

叶凡平笑了。

黄嵩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叶凡平的方向。

有人发现了黄嵩，此时无数媒体纷纷拿起摄像机对准了黄嵩。

叶凡平和黄嵩两人就在媒体的注视下互相望着对方。

“这里是‘长河实业’的新闻发布会，请不相干的人出去。”主持人发话。

“既然是新闻发布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来呢。”黄嵩伸手拿过就近的一个记者的麦克风：“你们挖我们墙角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们呀？”

“呵呵，说的好，挖墙脚，很形象的比喻呀。”叶凡平拍手赞到。

“我没有说不让你们来，你们来了更好。”叶凡平的声音洪亮地回荡在会议厅里。

“你是想对我们炫耀你的成功，在一年前你失利的这个地方？”黄嵩说。

“拿这么大一笔来炫耀，我还是头一次，我觉得值得炫耀，因为我一年前已经说过，我有跟你们合作的意向，但是你们拒绝了我的好意，所以我只有通

过这个方法。”叶凡平仍旧不动声色。

黄嵩笑了，好：“我们就拭目以待你怎么和我们合作。”

当天上交所下午开盘后，新大地股价开始在早上的新闻发布会的推动下疯涨，最高达 24.5 元，成交量为 8663600 股，再创近期天量。

10 月 4 日。

“国际饭店”还是那个最大的会议厅。

还是面对着大大小小的媒体。

“我们‘长河实业’现在已实际持有‘新大地’总股本的 22%，成为了新大地的第一大股东，而且我们‘长河实业’决定将继续购进并长期持有新大地股票，但是我们申明，我们无意与‘新大地’发生对立，我们‘长河实业’收购新大地的目的是要做新大地的第一大股东，参与新大地的经营管理。”

有记者提问：“请问万董事长，据说之前‘新大地’曾经几次主动接洽你们‘长河实业’但是你们却不予理会，甚至连商讨的机会都不给，请问这是为什么？”

万强面色冷峻地吐出四个字：“无可奉告。”

10 月 6 日。

一队清一色黑色豪华轿车开到了“新大地”房地产公司楼下。叶凡平从一辆“劳斯莱斯”车里走出。

“新大地”会议室里，黄嵩一干董事会成员与叶凡平一干人碰面了。

“我还是第一次来你们公司呢。”叶凡平对着黄嵩。

“同行是冤家，能不碰面尽量不碰面。”黄嵩笑着说。

叶凡平问：“我还记得以前在拍卖间隙的时候你说的话。”

黄嵩问：“哦，什么话？”

“你当时说要打破我们海北与你们外地之间的壁垒。”叶凡平望着黄嵩：“现在我们主动融入了你们，你怎么又拒绝我们融入呢？”

“要是你真心希望融入我们，我们很欢迎。”“新大地”董事会成员高扬说。

“作为第一大股东，我们长河要求参与新大地的管理和决策，我们首先要了解新大地的经营和财务状况……”“长河实业”的秘书在向黄嵩他们传达着“长河”的意图。

“我们在审计署有资料，税务局也有，你们自己去查。”“新大地”董事会成员王萧没好气地说。

“你要搞清楚，现在我们是大股东，你应该明白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万刚对他说：“我们现在是来求合作而不是来斗气的，希望你们理解。”

“好呀，既然你们考虑融入我们，我们可以具体研究。”高扬说。

“你们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手里的土地开发项目……”黄嵩的话被叶凡平打断：“你以为我们只是为了你们手里的地皮？那你的想法太简单了。”

“你是看中了我们手上掌握的巨大的资源吧。”罗大同望着叶凡平，叶凡平深邃的眼睛忽然一亮。

“我们现在几乎就是联合了除北京以外的所有外地主要投资商，涉及各个领域，要是能将这些资源好好地利用，那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罗大同继续说。

“要是你们仅仅是为了我们拍卖的那块土地项目，我认为没有必要大费周折花费这么一大笔资金来收购我们，你们只要在我们拍卖的时候将价钱加的比我们高就可以了。说老实话，那块地就是拍十亿都还是有钱可赚的，但是你们却不动声色地将项目让给了我们，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弄明白我们到底是什么路子，我们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所以你们没有进一步和我们抬价。你们了解，在海北能独立开发那块项目的除了你们几乎没有别人，你们有着比别人先天的优势，你们料到我们背后一定有暗中的支持，与其和我们争一时，弄的两败俱伤，还不如静观其变，等到我们背后真正的底牌亮出来以后，你们在找机会渗入我们，可以说，你们是在拍卖的那天起就在设这个局，我说的对吧？叶董事长。”罗大同问叶凡平。

“啪——啪——啪”叶凡平带头鼓起了掌，万刚万强也鼓掌。

“罗总经理，居然能透析我们的每一步计划，真是很了不起。”叶凡平平静地说。

“不光这样，你们在我们开发工程的初期，为了查清我们的背景，安排了一些人去骚扰阻挠我们的项目开发，还使了计谋让我们的贷款方面延误，这一系列的操作使得我们背后的支持者渐渐浮出水面。”黄嵩看着身旁的高扬等人，对叶凡平说：“然后你也知道，我们这些外地投资商一旦遇到麻烦，唯一的出路就是找海北政府方面帮助解决，所以你料到我们在得到政府方面的有力

支持后，就不再遮遮掩掩，我们将上市追求进一步的发展，你们等的不就是今天吗？我说的对不？叶董事长？”

“呵呵，都对，都对，你们都正确。”叶凡平笑着说。

“其实，张冀城和王萧他们偷漏工程款的事情，是我们故意给你们设的局。”高扬微笑地对叶凡平说。

叶凡平的脸色忽然变的十分冷峻，万刚万强脸色也变的不自然。

王萧和张冀城微笑地看着叶凡平。

“你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背景，你想获得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你又担心受我们董事会的阻挠，所以你想到了从我们内部来下功夫。很不巧，我们也想到了。”高扬笑着说。

黄嵩说：“联合股东让你们能够在收购我们的股权后顺利进入我们的决策层，你们真是费了不少苦心呀，叶董事长。”

“你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这几天开会都是一筹莫展的样子，那是我们为了稳住你们而故意为之，因为我知道，我的秘书李洁是你的人。”罗大同说。

李洁看着罗大同，愣住了。

叶凡平却笑了。

“我们这几天这个样子其实也不是装的，我们也在研究你们的收购是善意的还是敌意的。”罗大同对叶凡平说。

“然后你们发觉，我们这几天居然拒绝和你们联系，这个是收购过程中十分不合常理的，因为要是恶意收购的话，收购方一般都会提出一些条件，很苛刻的一些条件，但是我们却没有，我们仅仅是在回避你们。”叶凡平说。

黄嵩他们静静地听着叶凡平的话。

“我们仅仅是不停地从市场上收购你们的股份，还有就是对外向你们表达了我们的主要意图，就是想参与你们的经营。我们没有为难你们王总和张总，还拿了钱帮他们堵上了亏空的那二千多万的窟窿，这样让你们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意图，我们是来求合作，而不是来拆台的。我说的对不？”听着叶凡平的话，黄嵩带头鼓起了掌。

“我们这几天还真的是无暇顾及你们的联系，因为我们是在忙这个。”叶

叶凡平挥手，身后秘书将一大叠材料放到了黄嵩他们面前。

叶凡平笑着站起身：“我知道，只是对你们表达我们的意图是远远没有用的，所以我得拿出点实际的行动来，你们面前摆放的就是我通过李洁得到的你们的项目投资详细资料，经过我们认真的分析与修改后得出的方案，比你们以前的更好，而且不影响现在的工程进度，最重要的是，利润将增长15%。”叶凡平顿了顿，笑着说：“但是必须我们一起合作才能发挥这样的效力。”

黄嵩他们纷纷翻看着叶凡平的计划书。

叶凡平继续说道：“就好像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样，围在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做人亦然，经商亦然，不能局限于现在的发展；所以你们想进入，所以我们想走出，当我们的利益有共同点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致的目标，所以我们就联合在了一起。”

黄嵩站起了身，眼睛里流露着智慧的光芒，伸出手对着坐着的叶凡平：“我欢迎你们的加入。”

2003年10月8号，上交所当天开盘，“新大地股份”股价升致25.76元。

同日，“新大地房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表声明：欢迎“长河实业集团”的加入。

“长河实业集团”发表声明：将长期持有“新大地房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今后将致力于两家公司的共同利益。

“国际饭店”仍旧是那天的会议厅。

经历过好几次类似场景的新闻媒体，都在用他们手中的镜头记录着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这个是打通了海北和外地省份商家的商业壁垒的历史性时刻。

叶凡平第一次以“长河实业”董事长的身份出现在了公众面前。面对着闪光灯的轰炸。

黄嵩和叶凡平分别在文件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起立，交换文件，握手。

“我们将拥有共同的明天！！”黄嵩激昂地对着镜头说。

当日，大量炒家纷纷抛出自己手中“新大地房地产”的股票以套现，当日抛出量3504562股，“新大地”股价在大量抛售下不跌反升，维持在

25.78 元。

2001 年沸沸扬扬的“新大地收购”事件看似以一个戏剧性的结尾结束了，叶凡平他们没有想到自己频频设局，到了最后还是进了别人的局里。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十一章

昔日朋友变敌人

“我和他们的友情早在1997年前就已经断了。”周敬生眼睛望着远方的风景：“有一句话真是很贴切，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共同利益。”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叶董事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北京的特别专员，最近刚好来海北。”一个相熟的领导正在给叶凡平介绍着一个人。

叶凡平老道地站了起来，手伸了过去：“幸会，幸会……”

在与那个人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叶凡平忽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季专员，来我给你介绍……”没等这个官员说完，那个专员说话了：“我认识，大名鼎鼎的‘长河实业’的叶凡平老总嘛。”

“想不到季专员在北京居然对海北的商界这么熟悉呀……”那个官员说。

“我也感觉和季专员一见如故，有曾经相识的感觉。”叶凡平不动声色地说。

“当然，我们以前见过。”季专员说。

那个官员疑惑地说：“你们以前见过吗？季专员以前不是一直在国外吗？”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季专员平静地说。

“我也这么感觉。”叶凡平笑了。

季专员也笑了，忽然季专员改变了自己的一口北京腔，用海北话说到：“我的名字叫季向新，叶凡平你不会忘记吧。”

叶凡平此时的心里像受到了瞬间电击一样，忽然震了一下，他的思绪仿佛回到了1973年的那个秋天。

“我绝对不会忘记。”老到的叶凡平不会让对手看穿自己的心思：“这个是无意的偶然，还是刻意使然？”叶凡平对季向新说。

“什么刻意的偶然，无意的使然呀？”那个官员陪着季向新走出餐厅的时候，忍不住问到。

“呵呵呵呵，有些东西，该发生的，他自然会发生。”季向新答非所问地说，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长河集团地下信托负责人因完成融资任务表现突出获重奖。但是，地下信托疯狂吸储并不能满足长河系日益扩大的“胃口”。其实，从2002年4、5月间，长河系旗下各金融机构相继出现资金缺口。

长河系资金缺口在2002年5月达到15亿左右，2002年底，长河系资金缺口10多亿，2003年4月，资金缺口增至20多亿。

2002年1月至2003年3月是长河系历史上最为繁忙的时段，叶凡平同时指挥五大“战役”：地下管理的组建和运营，金融领域的全面进入，畜牧产业



的大举投入，农资超市大规模布网，旅游产业整合计划，这五大战役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使长河初现的危机进一步恶化，处于悬崖边上。

2002年9月28日，香港上市公司海北地产和海北商贸两只股票爆发性下跌。海北地产一度急跌至0.35元，收0.455元，跌20.18%；海北商贸跌了20.97%，收0.245元。

9月28日，两家公司因股价急剧波动分别作出澄清公告，称“公司并无任何财政困难”。但是，两家公司又称，分别持有海北地产75%股份和海北商贸74.3%股份的叶凡平，已经将部分股权分别抵押给了财务机构以取得银行贷款融资。

10月1日、2日两天，香港廉政公署出动100多名调查员，连续48小时旋风式行动，在香港中环中心写字楼和叶凡平其他几处私人住宅拘捕20多人，当中包括正欲从码头离港的海北商贸公司主席、叶凡平的太太洪淑敏。香港廉政公署发言人表示“行动是应内地执法机构要求而提供协助，案件涉及一笔超过20亿元的资金来源”。

10月3日，海北市政府首次证实叶凡平正被调查，并声明，叶凡平的问题不是海北查办的，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由于事件严重，中央纪律委员会已临时成立工作组，并在上月南下海北，调查“只是刚刚开始”，暗示案件非常复杂，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

在此次风波中，叶凡平最受非议之处，便在于整个收购活动中自己没有出一分钱，竟以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为抵押，透过作为财务顾问的中银国际和时任中银香港总裁高大田的私人关系，私人借取22亿多元的过渡性贷款，除其中的17亿元用作收购外，余下5亿多作为后备信贷额。

2003年10月，中银香港发表声明表示，该行向叶凡平全资持有的长河公司放款十七亿七千万港元，用于收购海北地产股权，现在该行已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接管长河公司。

然而假如人们把视线投向叶凡平在国内多项庞大的投资项目与错综复杂的金融借贷网络时，就会发现，这场灾难的伏笔早在数年前便已经埋下。

从市场角度而言，正是国内的银行体系为叶凡平在房地产、证券、期货等一系列市场提供了巨额资金，并承担了巨大的风险，而银行自身则只是按照“政策规定”获得与其风险不成比例的贷款利息而已。这已经不是中银香港总

裁高大田个人的“违规”问题，而涉及到整个中国银行体系转型前的尴尬处境。

自此事件爆发至今，业界人士所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叶凡平与高大田个人的命运转向大陆银行体系的应对与反馈。中央一系列的举动，应验了一位金融高层官员在年初金融工作会议结束时说出的那句话：“山雨欲来风满楼，上面的决心非常大。”这个决心就是整肃金融业。

在2004年之前，毫无疑问，叶凡平是近年中国资本市场最“牛”的人，对于2004年前国内的资本市场来说，叶凡平就像一条游弋在大海里的巨鲸，其所到之处都会使人产生无限的遐想。但是叶凡平没有想到自己虽然拿了“大鬼”，但是还是倒得这么快。

从2004年4月开始，长河系的“三驾马车”——长河实业、众千投资和明珠实业相继跌停，数周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将过去5年的涨幅尽数抹去，流通市值从最高峰时的206.8亿元降到2004年5月25日的50.06亿元，蒸发了156亿元之巨。

从2003年7月起，长河集团开始裁员，并发生工资拖欠现象，这是长河危机的征兆。2004年春节之后，越来越多的长河精英雇员开始被请走，在5月底达到高潮。

2004年5月30日止，长河系公司再未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而且期间向银行还款17.3亿元，这对具有一定规模的产融集团公司，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均为灾难性的，发生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几乎是必然的。

此时，长河债权人蜂拥至海北长河大厦，叶凡平频繁更换办公和居住地点。7月27日叶凡平、万强一行飞往加拿大休整，以静观事态发展。8月7日万强先期回国，叶凡平8月15日随后回到海北。

当叶凡平回来的时候，周敬生已经离的很远了。

望着坐在自己面前的季向新，周敬生说话了：“我没有想到你又回了海北，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重名的人，没有想到居然真是你。”

“人生就是这样，我以前是从这里走出去的，现在又转了一个圈子回到了这里。”季向新淡淡地说。

季向新接着说：“上面对你们海北在1997年的回归和金融风暴中所作出的贡献与牺牲表示深深的感谢，尤其提到了你们父子二人，你们所做的贡献上

面是绝对肯定的。”

周敬生心里已经明白了，这次没有太大的意外，是绝对不会牵连到他周敬生身上的。

季向新对周敬生说：“我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你想必已经知道了。”

“要查他们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周敬生说。

“废话，没有容易的事情！要是容易还要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两人相视大笑。

“你比我懂得海北，你觉得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季向新问周敬生。

“一般应该从他们的账面开始吧？”周敬生说：“但是我觉得还得从另外的方面，比如说他们经历的金融纠纷。”

“你这样帮我，心里不会介意和他们那么多年的友情？”季向新忽然说。

“我和他们的友情早在 1997 年前就已经断了。”周敬生眼睛望着远方的风景：“有一句话真是很贴切，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共同利益。”

“真是实话！”季向新认同地说。

“兴许我们哪一天就成为了敌人呢，你现在要后悔还来得及。”周敬生对季向新道。

“到时候再说。但我们现在的合作是跑不了了的了。”季向新冲周敬生笑到。

“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两只手握到了一起。

春节前的一天，海北市的一家豪华酒店里人潮涌动，海北一年一度的“海北商界新年茶会”在这里举行。

叶凡平，万刚万强三人都穿着一身同样款式的“乔治·阿玛尼”的西服，坐在一张桌子面前。正在听着台上主持人的讲话。

“周书记来了！”有人叫到。话音未落，周敬生被一大群人拥着进了门。

周敬生客套地和每一个人打着招呼，一桌一桌地说：“先给大家拜个早年了，祝大家生意兴隆，万事如意。”

就在周敬生快要走到叶凡平这一桌的时候，叶凡平三人同时站了起来，“不好意思，我去个洗手间。”叶凡平说。

就在叶凡平三人经过周敬生身旁的时候，有人看见周敬生的那张充满笑容的脸一下冷了下来，不过一会儿周敬生马上恢复了原来的笑容，跟大家继续寒暄着。

第十二章 长河危机全面爆发

国企害怕掉进长河的黑洞之中，叶凡平失去了翻盘的机会。

叶凡平三年前有一个梦想，45岁就正式退休到欧洲打猎，遗憾的是，45岁时长河崩盘，他真的在45岁的时候成为穷光蛋。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2005年5月29日，叶凡平、万强一行再次出国。在出国期间，叶凡平平均每天与长河高管通电话达5小时之久。

7月18日，隐身一个半月的叶凡平从国外返京，开始主笔撰写长河自救的重组方案。此时的叶凡平和常人相比，神色多见沉重。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正承受巨大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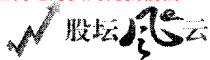
7月26日，长河建议稿《市场化解决长河问题的整体方案》连同厚达一尺左右的相关附件，被递交到了上面，至8月13日，三易其稿。《市场化解决长河问题的整体方案》中指出，“截止到2003年底，长河年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年纳税总额近10亿元，现有员工3.7万余人，为社会提供了17万多个就业岗位，解决了包括新海北人民在内的80多万人员的生计”。

长河提出希望“通过国家政策支持，按照市场化原则，在监管机构和债权人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下，集中管理、统一调用长河资源，通过引进战略投资人恢复市场信用，盘活资产，在运营中清偿债务”。

长河将重组策略分为实业和金融两头。其中实业中剔除上市公司的生产性贷款后，长河眼下“生产型企业的银行负债总额约为35.7亿，资产净值49.2亿”。

长河认为：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完全可以支持自身生产性贷款的偿还。各上市公司和长河关联的12.7亿元的债权，目前已由长河将5.5亿元的资产抵偿，其余7.2亿元继续以资抵债或相机出售资产给予弥补，或以长河非上市公司优良资产置换到上市公司，切实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结构。长河金融债务总额高达300亿元，可通过关联交易和债转股等方式处理，当时合计已完成了238.01亿元债务的意向性处置，未进行或达成处置意向的债务尚有65.77亿元，需进一步研究和洽谈。长河因此建议，采用监管机构、战略投资人和长河三方共管的方式恢复金融机构的运营，监管部门负责严格监管；有实力的战略投资人负责组建董董事会，依靠战略投资人的市场信用，恢复机构存续业务的开展；长河在运营中负责处理关联债务。

8月初，长河成立新的管理团队，明确了11人的执委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具体分为4个部门：一是董事局办公室，由董事局主席叶凡平、副主席万强等3人领导，负责与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的对接；二是产业重组委员会，由长河国际的执委丁光平等3人领导，负责与业务部门、监管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及



代表对接；三是金融重组委员会，叶凡平亲自挂帅，万刚等人具体执行，功能参照产业重组委员会；四是综合管理部，总揽行政、人事、财务、法律、审计等诸多事宜，由长河原行政总经理万强领衔。这支团队的工作几乎是无报酬的，只是象征性地领取生活和出差补贴。

2005年8月3日，叶凡平正式被监视居住于海北地下宾馆。

8月26日，长河国际、海北长河、众千投资及国融分别作为合同的甲乙丙丁方签定了一份《资产托管协议》。根据协议规定，长河将其2004年8月31日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国融，由国融全权行使长河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但该协议所涵盖的主要是长河的实业资产，没有涉及金融资产。

9月1日，长河将所有实业老总召集到北京，与国融在一起开会并讨论重组事宜。

9月7日，叶凡平主笔草拟了一份方案，题为《用创新的市场化手段彻底解决长河危机的整体方案》，方案中抛出了8条偿还长河300亿债务的解决途径：先将长河的实业与金融分开，将长河实业承担银行债务（约37亿）后的余额质押给资产管理公司，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提供30亿过桥贷款，用于解决金融债务。然后，再用金融资产余额解决25亿，市场消化（机构客户债转股）100亿，重组方消化剩余55亿，股票出售变现50亿，最后由长河通过处置资产偿还过桥贷款。

9月8日，长河与国融又补签了一份资产托管补充协议，长河梳理出31家壳公司，并分别与国融签定了资产委托协议——这批壳公司主要控制着长河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的股权。

9月18日，合同中的甲乙丙方分别在三地向作为丁方的国融进行了公章、财务资料的交割。根据合同，长河作为被托管方，仍享有资产所有权和收益权。在资产和债务处置权上，国融全权代理，而对它的回报是，“按照托管资产处置回收金额和抵债或债务减免金额的1%收取报酬”。长河仍是资产及负债的主体，只是把资产债务有偿托管给愿意提供增量资金的第三方，而在没有找到第三方前可由央行以过桥贷款方式垫付。日后，当第三方把资产价值最大化并出售后，按照个人债务、机构债务、银行债务的秩序还款，最后如果有剩余资产，仍归属长河，如还有未能填平的窟窿，也需要长河继续偿付，或是追

究刑事责任。

10月15日，国融提出改组长河国际、海北长河及众千投资的董事会，以及变换法定代表人的意向和方案。

11月2日，海北明珠和众千投资及ST天上董事会同时发布公告，其董事会已改选完毕。随后，ST天上和地下股份也分别召开股东大会新增6名董事，长河系核心企业海北长河等也进行了董事会改组，长河国际董事局未被改组，但长河在重组时机、重组方式等方面已与国融产生重大分歧。

12月28日，海北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由，签发了对长河核心人物叶凡平的逮捕令。海北旗下的天上证券、地下信托、众千信托等金融机构的约10名高管也将被迫以刑责。

此时，叶凡平亲笔撰写的《长河为何进入金融产业和长河反思》一文刚刚脱稿。他在撰写过程中是多么的感叹和无奈。第二次决意回国，不仅需要勇气 and 责任感，更重要的是，叶凡平或许认为，拯救长河非他莫属，一位精明且自负的商界奇才，如今已经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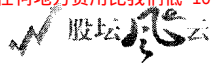
托管终结不等于一无所有，耐人寻味的是，什么是长河真正的终结？是国融托管、叶凡平的入狱抑或长河的解体？不一而足，关键是能不能在托管中再生。

新长河的管理班子召开第二次会议：确定万强为董事长，万刚任副董事长，叶凡平任总裁，张平任代理总裁，洪淑敏等3人为执行总裁，还有4名职员，总计10人。自2004年9月以来，新长河财务拮据，差旅费和生活补贴难以支付，仅靠成立的管理咨询公司赚取咨询费用借以支撑。

尽管如此，新长河还在运营，正与相关战略投资人进行紧张的谈判，整体重组长河……

“但凡拿我们的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在最后关头，叶凡平肯定记得说这话的忐忑与苦痛。叶凡平第二次回国，面对公安工作人员的回答是：“我决定回来就有进去的准备，十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我还年轻”。

当时叶凡平天天指挥追随者想方设法提出长河的拯救方案，并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将方案送到中央高层手里，只要方案被认可，长河就有救。叶凡平给中央高层开出的拯救名单中，大企业一大把，可惜当大企业进行考察，发现长河的实业存在大量的违规的委托理财，而旗下的金融企业更是成为了叶凡平的提



款机，国企害怕掉进长河的黑洞之中，叶凡平失去了翻盘的机会……

面对如潮的讨债大军，叶凡平再次遭遇心灵上的打击。长河的窟窿太大了，就是变卖全部家当，也不够偿还债务，长河已经没有机会……

叶凡平三年前有一个梦想，45岁就正式退休到欧洲打猎，遗憾的是，45岁长河崩盘，他真的在45岁的时候成为穷光蛋。

市场化重组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上面强力介入，国融资产管理公司全面托管长河的实业、金融资产。随着债务的清理，叶凡平非法集资的种种证据开始暴露出来。

叶凡平被正式逮捕。

叶凡平的胆识、睿智和果敢无可非议，但是，长河的倒下及叶凡平的失败就在于太崇尚个人魅力，而忽视外部环境的变化、团队的智慧和执行力。除此之外，叶凡平的一系列违规、违法所为更为他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

对长河及叶凡平彻底失败之后的这番感悟，是否应该更深刻、全面些？中国民营企业总是把企业的能力等同于企业家个人的能力。民营企业面临的最主要矛盾就是“以老板为驱动力”的机会型发展与“以制度和文化为驱动力”的战略型发展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民营企业在持续发展问题上的困惑，是依靠某个人获得繁荣，还是依靠制度、战略管理、赢利模式和企业文化获得持续增长？

人们在回忆中前行，回忆亦可能就是我们的现实。从1986年到2004年之间出现过的那个长河的生命，真的如此短暂？长河对中国传统产业的整合和升级换代有什么借鉴之处？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评估叶凡平？

评价长河就是评价我们自己。20年来，民营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想象力总令人惊叹。研读有过如烟云的快速兴起又顷刻崩溃的“长河类”企业，无疑会使我们变得更加理性，就不止感叹“长河的命运就是我们的警钟”，调整心态，从容而稳健的经营企业，应对市场竞争的挑战。

叶凡平当初起家就注定了他的灭亡。在其不择手段获取暴利的过程中，他忘记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违法的，在法律逐步健全和完善的当今社会，叶凡平的长河没有完成转型，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最终踏上了死亡之旅，其危机重重的代价，渗透着多少人对民营企业自身与生态环境的反思和思量。

梦破了，叶凡平孤独与寂寞相依。

北京的一间看守所，犯人会见室里，满头白发的叶凡平面无表情地坐着，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下身穿着一条病人通常穿的蓝白相间竖条纹裤子。

身后两名武警在监视着叶凡平的一举一动。

“准备好了吗？”一个声音问着对面坐着的人。

叶凡平平静地点了点头。

一份文件放到了他的面前：“这个是要准备的合同，你看了就签字吧。”黄嵩说。

“我现在都这样了，还用的着看吗。”叶凡平说，看了看，拿起钢笔就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你们真的要接？”叶凡平没头没脑地问着黄嵩。

黄嵩默默地看着叶凡平。

回到办公室，对于重组之后的新大地到底如何发展，黄嵩陷入深深的思考……

股市，这个曾经成就过许多财富梦想的地方，这几年则成为一些富豪的落马之地。一个个消失的资本大鳄们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亏空的资金，更多的是我们应该完善监管体制的教训。而新的案例还在发生，叶凡平在争议中批捕落马……

人们在回眸过去时惊讶地发现，曾经呼风唤雨的财富名人纷纷落马，竟然成为一道耐人寻味的新景观。“火山依旧在那里，它并不总让人看见。但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喷发。一旦喷发，正踏在火山口的人只能是毁灭。不管你刚才是多么荣耀，也不管你的攀登是否已经接近成功。”

“大同，你说中国有一流的金融投资大师吗？”黄嵩沉思了良久问。

“有一个人，《股王兵法》的作者，民间股王。”罗大同小心地说。

“他有什么过人之处？”黄嵩问

“他是中国第一代的职业投资专家，他的金融投资理念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主，以西方的金融工具为辅；找到了金融市场的本质规律，按市场规律赢得股市战争，罗大同轻轻地说。

“能请他帮我们吗？”黄嵩说。

“这个人很清高，非常低调，从不帮机构操纵股市；他好像在等待他的投

资理论体系的完善。他在他的博客上对叶凡平失败的评价很有意思”。罗大同说。

“他怎么评价的？”黄嵩问。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转型，中国资本市场越来越规范，而叶凡平的经营思想没有跟上社会的发展。那种不择手段牟取暴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违法犯罪牟取暴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官商勾结牟取暴利的时代已经到了尾声。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真正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必须能够为社会解决问题，才有存在的社会价值；这样的企业越多，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有活力，中国的资本市场才会越健康。叶凡平的失败是必然的，叶凡平只知道贪得无厌，获取暴利，不知道企业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这样的企业是越少越好。”罗大同聊着。

“大师就是大师，看来叶凡平的失败是必然的，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草莽英雄时代结束了。中国经济要发展，中国需要富强起来，富强的中国需要一大批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群体；这是中国崛起的历史必然，不管你愿不愿意，一个转型过后的新时代正悄悄来临！”黄嵩茅塞顿开，随即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 股 - 坛 - 风 - 云 ——

—— 经 - 典 - 推 - 荐 ——

《股坛风云》是独步中国的财经小说，就像一把利剑刺穿了当代证券市场的黑幕，鲜血与欲望横流，揭露人性弱点，揭露了庄家的嘴脸。

——北京交通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学伟

《股坛风云》是继清朝“红学”之后的又一反映时代特征的学术“股学”。当我们张开臂膀向牛市欢呼，当我们垂泪回首向熊市告别，当我们迷茫张望、踌躇不前时，请打开宏皓的《股坛风云》。它会告诉你何去何从，你将从此告别股市大喜大悲的日子，以一颗淡定的心，做个豁达的股市投资人。

——中央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 贺 强

《股坛风云》让我站在一种更理性的角度去审视中国股市，它让我们更清醒的认识到巨大的利益链条背后，制度的腐败和良知的腐烂是多么的可怕。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王国刚

《股坛风云》果敢、深刻。睿智地剖析了中国股市阴暗面，对引领广大投资者走向一个正规化、合理化的投资市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值得细细品读、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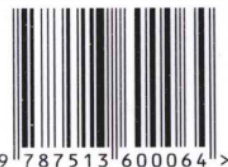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周茂清

责任编辑：吴航斌 赵静宜
wmbook@126.com



上架建议 财经小说

ISBN 978-7-5136-0006-4



9 787513 600064 >

定价：36.00元